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二九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二九册

全
宋
文
金
園
文

目錄

全宋文卷五〇八四

周必大 七一

回潭州朱元晦啓	一
回隆興趙子固鞏啓	二
轉少傅致仕謝宰執啓	二
回金陵張定叟尚書啓	三
回洪帥單虞卿侍郎啓	三
回隆興帥張伯子尚書啓	四
回潭帥趙待制不迹啓	四
回豫章韓帥子及啓	五
謝陳提刑讜生日詩啓	六
謝許監丞知新生日詩啓	六
謝權守鄭通判臨生日詩啓	七
回陳正仲提刑賀冬啓	七

又謝生日詩啓	八
謝吳運使時顯生日詩啓	八
復少傅謝諸府啓	八
回衢州章茂獻侍郎賀復官啓	九
賀陳正仲提刑除職啓	一〇
又回賀綸審察啓	一〇
賀陳勉仲拜右相啓	一一
回甲寅賀冬啓	一一
賀覃恩轉中大夫啓	一二
回賀入新第啓	一二
回乙卯賀年啓	一三
回乙卯賀冬啓	一三
賀除待制啓	一四
遠迎啓	一四
回丙辰賀年啓	一五
回丙辰賀冬啓	一五

回丁巳賀年啓	一六
回丁巳賀冬啓	一六
回戊午賀年啓	一七
回己未賀年啓	一七
餽歲小啓	一八
賀致仕啓	一八
賀己未冬啓	一九
賀庚申年啓	一九
賀郊恩進開國侯用子封通奉大夫啓	二〇
又賀增秩晉爵啓	二〇
謝臨慰啓	二〇
回蕭郎中親書	二一
與胡季解求親書	二一
全宋文卷五〇八五	
周必大 七二	
謝贛守賀生日狀	二二

謝寄居通判賀生日狀……………一二一

謝路鈐路分賀生日狀……………一三三

謝憲司提幹檢法贛州路分將官教授五人共詩一首賀生日狀……………一三三

謝邵英德之綱賀生日狀……………一三三

謝李賀州綱賀生日狀……………一四四

謝贛州齊簽判天覺賀生日狀……………一四四

謝贛州趙路分主管提幹檢法教授賀生日狀……………一四四

謝鄭通判臨賀生日狀……………一二五

謝黃經略王南劍鄭通判徐提幹賀生日狀……………一二五

致仕謝守倅寄居狀……………一二五

謝楊守門送上塚狀……………一二六

謝趙守門送上塚狀……………一二六

慶禮賜粟帛謝太守狀……………一二六

復少傅謝監司狀……………一二七

益國夫人喪奉謝守倅狀……………一二七

黃侍郎艾遠迎狀……………一二七

趙守遠迎狀	二八
孫侍郎逢吉遠迎狀	二八
監司遠迎狀 一	二八
監司遠迎狀 二	二九
張憲行郡遠迎狀 一	二九
張憲行郡遠迎狀 二	二九
張憲行郡遠迎狀 三	三〇
葉憲遠迎狀	三〇
葉憲改江東遠迎狀	三〇
新贛州張舍人貴謨遠迎狀	三一
前廣州趙帥時逢遠迎狀	三一
林侍郎大中被召遠迎狀	三一
胡侍郎遠迎狀	三一
謝太守楊秘書方初到訪及狀	三一
謝太守初到任訪及狀	三一
謝賀禮尚訪及狀 一	三三

謝賀禮尚訪及狀	二	三三
謝楊守任滿訪及狀	·	三三
謝趙守除廣東憲訪及狀	·	三四
皇子誕生謝守倅訪及狀	·	三四
謝俞漕訪及狀	·	三四
謝趙守謝批考訪及狀	·	三四
謝鄭倅權州謝雨訪及狀	·	三五
謝倅交印訪及狀	一	三五
謝倅交印訪及狀	二	三五
謝倅交割訪及狀	一	三六
謝倅交割訪及狀	二	三六
謝路鈴交印訪及狀	一	三六
謝路鈴交印訪及狀	二	三六
謝路鈴交印訪及狀	三	三七
謝倅權郡訪及狀	一	三七
謝倅權郡訪及狀	二	三七

謝倅權郡訪及狀	三
謝倅權郡訪及狀	四
謝太守謝送生日訪及狀	一
謝太守謝送生日訪及狀	二
謝丁守謝諸司薦訪及狀	三九
謝趙守轉官訪及狀	三九
謝趙守除利路憲訪及狀	三九
謝趙守子過省月望訪及狀	四〇
謝郊赦守倅訪及狀	四〇
謝丁守被召訪及狀	四〇
謝湯倅轉奉議郎訪及狀	四一
謝楊待制訪及狀	四一
謝楊閣學訪及狀	四一
謝贛守張舍人訪及狀	四二

全宋文卷五〇八六

周必大 七三

謝黃漕訪及狀	四三
謝黃經略得祠訪及狀	四三
謝彭常德轉官訪及狀	四四
謝彭常德轉朝議大夫訪及狀	四四
謝彭常德轉中散大夫訪及狀	四四
謝廣州胡侍郎紘訪及狀	四四
謝守倅正月望訪及狀	四五
謝守倅三月日訪及狀	四五
謝守倅三月三日訪及狀	四五
謝守倅四月日訪及狀	四六
謝守倅四月日訪及狀	四六
謝守倅四月望日訪及狀	四六
謝守倅五月日訪及狀	四七
謝守倅五月日訪及狀	四七
謝守倅六月日訪及狀	四七

謝守倅七月旦訪及狀	………	四八
謝守倅八月旦訪及狀	………	四八
謝守倅十月旦訪及狀	………	四八
謝守倅十一月旦訪及狀	………	四九
謝守倅十二月旦訪及狀	………	四九
謝守倅十二月望訪及狀	………	四九
謝太守年節訪及狀	一 ………	五〇
謝太守年節訪及狀	二 ………	五〇
謝路鈴倅寄居訪及狀	………	五〇
謝太守冬至訪及狀	一 ………	五一
謝太守冬至訪及狀	二 ………	五一
謝太守冬至訪及狀	三 ………	五一
謝太守冬至訪及狀	四 ………	五一
謝守倅賀冬訪及狀	………	五二
謝倅冬至訪及狀	一 ………	五二
謝倅冬至訪及狀	二 ………	五三

謝倅冬至訪及狀 三 五三

謝倅冬至訪及狀 四 五三

謝趙參議冬至訪及狀 五四

回太守賀臘雪訪及狀 一 五四

回太守賀臘雪訪及狀 二 五四

回太守賀臘雪訪及狀 三 五五

謝太守立春訪及狀 一 五五

謝太守立春訪及狀 二 五五

謝楊守方移厨狀 一 五六

謝楊守方移厨狀 二 五六

謝楊守方移厨狀 三 五六

謝上元移厨狀 五七

謝丁守移厨狀 五七

謝趙守移厨狀 五七

謝十月移厨狀 五八

謝趙守相過賞花狀 五八

答趙守投謝狀		五八
謝趙守移厨狀		五九
謝鄭倅權郡移厨狀		五九
謝權守移厨狀		五九
謝權守開樂狀		六〇
謝移厨後訪及狀	一	六〇
謝移厨後訪及狀	二	六〇
謝移厨後訪及狀	三	六一
謝楊守方任滿訪別狀		六一
謝王倅淹任滿訪別狀		六一
謝張憲垓行郡訪別狀		六二
謝彭守漢老赴常德訪別狀		六二
謝斛倅僖赴調訪別狀		六二
謝趙憲善鑠赴利路訪別狀		六二
謝梁守京奉祠訪別狀		六三
謝湯倅璿任滿訪別狀		六三

謝胡侍郎紘經從訪別狀 六三

全宋文卷五〇八七

周必大 七四

謝宰執啓 六四

與江東張使帥啓 六五

徐憲頌德 六六

周漕頌德 六六

葉漕頌德 六六

徐總領頌德 六七

呂提舉頌德 六七

凌正言啓 六八

宣州樓樞密啓 六八

兼擢臨安府戶部韓尚書啓 六九

權樞密都承旨中書王舍人啓 六九

湯中丞啓 七〇

褚臺簿啓 七一

答陳國政天麟啓	七
賀戶部王侍郎侯啓	七
賀禮部辛侍郎次膺啓	七
賀提舉修書官万俟右相轉官加食邑啓	七
賀進書禮儀使沈左相轉官加封邑啓	七
賀湯右相啓 一	七
賀湯右相啓 二	七
問候沈左相啓	七
問候湯右相啓	七
賀王樞密啓	七
賀吏部張尚書啓	七
賀朱中丞啓	七
問候葛侍郎啓	八
賀何大諫啓	八
賀都司諫啓	八
謝執政啓	八

全宋文卷五〇八八

周必大 七五

賀李漕植啓 八三

賀江東陳憲啓 八三

賀王樞密啓 八四

回陳都官啓 八四

賀陳同知除知院啓 八五

賀宣州魏參政啓 八五

賀鎮江董知府啓 八六

回田開府啓 八六

回柴參議啓 八七

回吳漕啓 八七

賀江東王提舉啓 八八

賀吳漕啓 八八

回淮東朱總領啓 八九

賀賀參政啓 八九

賀賀參政啓 二	九〇
賀湯丞相遷左相啓 一	九一
賀湯丞相遷左相啓 二	九二
賀陳右相啓 一	九二
賀陳右相啓 二	九三
謝執政啓	九四
賀湯右相修徽宗實錄成轉官加恩啓 一	九五
賀湯右相修徽宗實錄成轉官加恩啓 二	九五
賀孟宗丞除江東運判啓	九六
賀王同知啓	九七
賀直院楊給事啓	九七
賀禮部孫侍郎道夫啓	九八

全宋文卷五〇八九

周必大 七六

賀陳知院誠之啓	九九
賀楊少師啓	一〇〇

賀戶部趙侍郎令詒啓……………一〇一

賀魏宣州啓……………一〇一

賀兵部湯侍郎允恭改除戶部啓……………一〇二

賀葉侍郎啓……………一〇三

賀吏部賀尚書啓……………一〇三

賀兵部周侍郎啓……………一〇四

賀左史淇舍人啓……………一〇五

謝執政啓……………一〇五

謝吏部賀尚書啓……………一〇六

吏部葉侍郎啓……………一〇七

吏部沈侍郎介頌德……………一〇七

戶部趙侍郎頌德……………一〇八

兵部楊侍郎椿頌德……………一〇八

刑部黃侍郎祖舜頌德……………一〇八

工部王侍郎晞亮頌德……………一〇九

周給事啓……………一〇九

中書洪舍人遵啓	……	一一〇
起居張舍人頌德	……	一一〇
朱御史啓	……	一一一
任殿院頌德	……	一一一
汪察院啓	……	一一二
任察院文薦頌德	……	一一二
左司諫何溥頌德	……	一一三
都正言民望頌德	……	一一三
賀鎮江鄭直閣作肅啓	……	一一三
賀辛福州次膺啓	……	一一四
賀閩中提舉周郎中操啓	……	一一五
賀閩漕王敷文時升啓	……	一一五
全宋文卷五〇九〇		
周必大	七七	
上湯相求嶽祠啓	……	一一六
得嶽祠謝宰相啓	……	一一七

賀葉樞密啓	……	一一八
賀同知葉樞密義問啓	……	一一九
回宣州朱舍人啓	……	一一九
賀周給事啓	……	一二〇
賀岳都統超起復啓	……	一二〇
賀岳都統超起復啓	……	一二一
賀池州周侍郎執羔啓	……	一二一
賀池州周侍郎執羔啓	……	一二二
賀吏部周侍郎綰啓	……	一二二
賀吏部周侍郎綰啓	……	一二三
賀禮部曾侍郎幾啓	……	一二四
賀禮部曾侍郎幾啓	……	一二四
賀浙西謝提舉伋啓	……	一二五
謝舉自代啓	……	一二五
賀戶部邵侍郎啓	……	一二六
回新江東王運幹渙啓	……	一二七

與新總領啓……………一二七

賀孟少卿忠厚判平江府啓……………一二八

回交代除郎官啓……………一二八

回教授啓……………一二九

賀周內翰麟之啓一……………一二九

賀周內翰麟之啓二……………一三〇

賀中書舍人張孝祥啓一……………一三一

賀中書舍人張孝祥啓二……………一三一

全宋文卷五〇九一

周必大 七八

賀左史黃舍人中啓……………一三三

賀任秘監古啓……………一三四

賀汪殿院澈啓一……………一三四

賀汪殿院澈啓二……………一三五

賀吏部葉侍郎啓……………一三五

賀工部楊侍郎啓……………一三六

上沈丞相啓	一三七
賀金陵韓帥啓	一三八
賀徐信州林啓 一	一三八
賀徐信州林啓 二	一三九
賀戶部董侍郎華啓	一三九
漢州謝到任啓	一四〇
賀揚州劉安撫岑啓	一四一
賀兵部楊尚書椿啓	一四一
賀吏部洪侍郎遵啓	一四二
禮部宋侍郎棐啓	一四二
戶部邵侍郎大受啓	一四三
王給事晞亮啓	一四四
沈正言濬啓	一四四
謝安仁酒官啓	一四五
與恩平郡王啓	一四六
謝解啓	一四六

全宋文卷五〇九二

周必大 七九

上陳丞相書	一四八
又上朱參政書	一五〇
謝執政小簡	一五一
回江東王運幹渙小簡	一五二
妻妹親書	一五三
向宅親書	一五三
小一姪納幣胡氏親書	一五四
十二弟韓氏納幣親書	一五四
江權卿親書	一五五
趙尉親書	一五五
王蘊親書	一五六
與史丞相劄子	一五六
與宰相論李申甫改官劄子	一五七
與蔡戡咨目	一五八

與彭杲書草	一五九
與趙汝誼咨目	一五九
與王卿月江溥書草	一六〇
與牛僕書草	一六〇
與王希呂郭鈞雷世賢書	一六一
與王希呂咨目	一六一

全宋文卷五〇九三

周必大 八〇

與吳挺	一六三
與馮憲傅鈞彭杲	一六四
分付告哀使事目	一六四
與送伴咨目	一六五
與盱眙咨目	一六五
賀魏王年書	一六六
謝魏王賀生辰書	一六六
回魏王書	一六七

賀魏王冬書	……	一六七
回魏王冬書	……	一六八
與魏王賀年書	……	一六九
賀魏王領尹書	……	一六九
回魏王賀生日書	……	一七〇
回魏王冬書	……	一七〇
回魏王年書	……	一七一
回魏王賀生日書	……	一七一
賀魏王冬書	……	一七二
回魏王賀冬書	……	一七三
賀魏王年書	……	一七三
回魏王賀年書	……	一七四
回魏王賀生日書	……	一七四
回魏王通問書	……	一七五
問候魏王書	……	一七六

全宋文卷五〇九四

周必大 八一

與張真甫舍人震書 一 一七七

與張真甫舍人書 二 一七八

與周元持侍御操書 一七九

與劉韶美秘監儀鳳書 一八〇

與黃世永編修書 一 一八一

與黃世永編修書 二 一八二

與黃世永編修書 三 一八三

與永豐蕭谷秀才書 一八四

與太和陳善秀才書 一八四

與孫次山甫書 一八五

與謝堯仁書 一八五

與黃格非書 一八六

與周中顯書 一八七

與鄭大明書 一八八

與劉子澄書 一 一八八

與劉子澄書	二		一八九
與朱熙祖書			一八九
與鄭景望吏部書			一九〇

全宋文卷五〇九五

周必大 八二

與張欽夫左司書	一		一九一
與張欽夫左司書	二		一九二
與張欽夫左司書	三		一九三
與張欽夫左司書	四		一九三
與張欽夫左司書	五		一九四
與呂伯恭正字書	一		一九五
與呂伯恭正字書	二		一九六
與呂伯恭正字書	三		一九六
與王才臣子俊書	一		一九七
與王才臣子俊書	二		一九八
與徐百藥書	一		一九九

與徐百藥書	二		二〇〇
與歐陽邦基書		二〇〇	二〇〇
與蕭仲和書		二〇一	二〇一
與韶州梁守安世書		二〇一	二〇一
與江陰李教授沐書		二〇二	二〇二
與李知幾運使石書		二〇三	二〇三
與成都蘇教授書		二〇四	二〇四
與王道夫主簿自中書		二〇五	二〇五

全宋文卷五〇九六

周必大 八三

與陸務觀書	一		二〇七
與陸務觀書	二		二〇八
與陳君舉舍人書	一		二〇八
與陳君舉舍人書	二		二〇九
與陳君舉舍人書	三		二〇九
與徐子宜書	一		二一〇

與徐子宜書	二	二二一
與徐子宜書	三	二二二
與葉正則書		二一二
與貴州曾司戶元夫書		二一三
與陳伯震書		二一三
與溧陽鄧宰埏書		二一四
與王教授巽伯申書		二一四
與新長沙宰劉仲洪德秀書		二一五
與陳機宜琦書		二一五
與卞箕書		二一六
與岳林智顯書		二一六
與福州西禪德璨書		二一七
與沈叔晦書		二一七
與徐居厚書		二一八
與張唐卿書		二一八
與江寧曾宰炎書		二一九

與奚元美商衡書 一二九

與王景文質書 一二〇

與李守至書 一二一

與李守至書 一二一

全宋文卷五〇九七

周必大 八四

與時教授瀾書 一二三

與王宰淮書 一二四

與王宰淮書 一二四

與陳德卿書 一二五

與胡長彥書 一二六

與周輝書 一二六

與彭澤周宰朋來書 一二七

與贛縣葉丞才老書 一二七

與邵武張簿蒙書 一二八

與成都路王鈐幹聞禮書 一二八

與南陵郭宰堯書	……	二三九
與俞宰庭椿書	……	二二九
與周行可書	……	二三〇
與黃日新書	……	二三〇
與趙蕃書 一	……	二三一
與趙蕃書 二	……	二二二
與太和趙宰師奭書	……	二二二
與清湘楊宰炤書	……	二二三
與劉棠仲贊書	……	二二三
與彭清卿叔夏書	……	二三四
與開先師序書 一	……	二三四
與開先師序書 二	……	二三四
與開先師序書 三	……	二三五
與無錫吳宰獵書 一	……	二三五
與無錫吳宰獵書 二	……	二三六
與湘陰林宰采書 一	……	二三六

與湘陰林宰采書	二	二三七
與安化徐宰華國書	二	二三八
與孟陽黃宰淡書	二	二三八
與醴陵謝宰鼎書	二	二三九
與攸縣歐陽尉巖起書	二	二三九
與臨武林宰寶儉書	二	二四〇
與東安柳宰林書	二	二四〇
與趙藏書	二	二四一

全宋文卷五〇九八

周必大 八五

與曾無疑三異書	一	二四二
與曾無疑三異書	二	二四三
與曾無疑三異書	三	二四四
與寧遠徐宰由己書	二	二四四
與常德傅推官庸書	二	二四五
與曹檢法彥約書	二	二四五

與項平甫正字書	一	二四六
與項平甫正字書	二	二四七
與陳同甫亮書	一	二四七
與龔編修頤正書	一	二四八
與羅次召克宣書	一	二四九
與羅次召克宣書	二	二四九
與羅次召克宣書	三	二五〇
與桃源李宰汝江書	一	二五〇
與程倅準書	一	二五一
與孫彥撝謙益書	一	二五一
與孫彥撝謙益書	二	二五二
與孫彥撝謙益書	三	二五二
與龍泉王琳書	一	二五三
與福巖道聲書	一	二五三
與福巖道聲書	二	二五四
與福巖道聲書	三	二五四

與仰山紹南書 一	二五五
與仰山紹南書 二	二五五
與仰山紹南書 三	二五六
與永豐汪宰文振書	二五六
與陳梅州自修書	二五七

全宋文卷五〇九九

周必大 八六

與寧都傅宰夢泉書	二五八
與呂子約寺丞書	二五九
與汪季路司業書	二六〇
與張嗣留留父書	二六一
與劉伯深江書	二六二
與永新張宰大正書	二六三
與新湖北徐帳幹浩書	二六四
與晁子與書	二六四
與臨川葉季興書	二六五

與撫州張琚書	二六六
與廬陵黃同書	二六六
與劉三退書	二六七
與管球書	二六七
與萬邁子德書	二六八
與王千遇希尹書	二六八
與曾無愧書	二六九
與江州趙倅彥櫛書	二六九
與太和卓宰洵書	二七〇
與汪提幹端中書	二七〇
與余知縣書	二七一
與廬陵趙宰汝厦書	二七二
與吉水王宰中純書	二七二

全宋文卷五一〇〇

周必大 八七	
賀王德言兼玉牒修書官劄子	二七四

爲舅氏求湯丞相舉狀劄子	二七四
謝湯丞相劄子	二七五
與汪聖錫尚書應辰劄子	二七六
與汪聖錫尚書應辰劄子	二七六
與汪聖錫尚書應辰劄子	二七七
與張允蹈直閣劄子	二七八
與魏南夫丞相杞劄子	二七九
與王公明樞使炎劄子	二八〇
與王公明樞使炎劄子	二八一
與王公明樞使炎劄子	二八一
與王公明樞使炎劄子	二八二
與張侍郎運劄子	二八三
與劉共父樞密劄子	二八四
與劉共父樞密劄子	二八五
與劉共父樞密劄子	二八五
與劉共父樞密劄子	二八六

與胡邦衡侍郎銓劄子	一		二八七
與胡邦衡侍郎銓劄子	二		二八七
與胡邦衡侍郎銓劄子	三		二八八
與胡邦衡侍郎銓劄子	四		二八八
與尤延之侍郎袞劄子	一		二八九
與尤延之侍郎袞劄子	二		二八九
與尤延之侍郎袞劄子	三		二九〇
與尤延之侍郎袞劄子	四		二九〇

全宋文卷五一〇一

周必大 八八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一		二九二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二		二九三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三		二九四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四		二九五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五		二九六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六		二九七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七	二九七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一	二九八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二	二九九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三	二九九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四	三〇〇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五	三〇〇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六	三〇〇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七	三〇一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八	三〇二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九	三〇三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一〇	三〇三
與洪景廬舍人邁劄子	一	三〇四
與洪景廬舍人邁劄子	二	三〇五
與林謙之運使光朝劄子		三〇五

周必大 八九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一	三〇七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二	三〇八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三	三〇八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四	三〇九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五	三〇九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六	三一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七	三一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八	三二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九	三三
與劉文潛司業惇劄子	一	三三
與劉文潛司業惇劄子	二	三四
與劉文潛司業惇劄子	三	三五
與劉文潛司業惇劄子	四	三六
與劉文潛司業惇劄子	五	三七
與南昌縣簿政之劄子	……	三八

與楊謹仲劄子	……	三一八
與宜春尉彭子壽劄子	……	三一九
與曾無逸寺丞三聘劄子	一	三一九
與曾無逸寺丞三聘劄子	二	三二〇
與曾無逸寺丞三聘劄子	三	三二〇
與曾無逸寺丞三聘劄子	四	三二一
與曾無逸寺丞三聘劄子	五	三二一
與曾無逸寺丞三聘劄子	六	三二二

全宋文卷五一〇三

周必大 九〇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一	三二三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二	三二四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三	三二五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四	三二七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五	三二七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六	三二八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七	·····	三二八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八	·····	三二九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九	·····	三三〇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一〇	·····	三三〇
與黃仲秉侍郎劄子		·····	三三一
與汪仲嘉尚書劄子		·····	三三一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	·····	三三二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二	·····	三三三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三	·····	三三三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四	·····	三三四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五	·····	三三四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六	·····	三三五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七	·····	三三六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八	·····	三三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九	·····	三三八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〇	·····	三三八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一 三三九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二 三四〇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三 三四一

全宋文卷五一〇四

周必大 九一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四 三四二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五 三四二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六 三四三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七 三四四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八 三四四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九 三四六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二〇 三四七

與陳應求丞相劄子 一 三四八

與陳應求丞相劄子 二 三四九

與史直翁丞相劄子 一 三五〇

與史直翁丞相劄子 二 三五一

又同宰執答史少傅劄子 三五二

與史直翁劄子 一 三五二

與史直翁劄子 二 三五三

與史直翁劄子 三 三五四

與史直翁劄子 四 三五五

與史直翁劄子 五 三五五

與史直翁劄子 六 三五六

與史直翁劄子 七 三五七

與史直翁劄子 八 三五七

與史直翁劄子 九 三五八

與史直翁劄子 一〇 三五八

全宋文卷五一〇五

周必大 九二

與陳季陵侍郎劄子 三六〇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一 三六一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二 三六一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三		三六二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四		三六二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五		三六三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六		三六三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七		三六三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八		三六四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九		三六四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一〇		三六五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一一		三六五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一二		三六六
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一		三六六
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二		三六七
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三		三六七
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四		三六八
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五		三六九
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六		三七〇

與葉夢錫丞相劄子	……	三七一
又乞與王弱翁嶽祠劄子	……	三七二
與韓无咎尚書元吉劄子	一	三七二
與韓无咎尚書元吉劄子	二	三七三
與喻宮教良能劄子	……	三七四
與王宣子侍郎劄子	……	三七四

全宋文卷五一〇六

周必大 九三

與朱元晦待制劄子	一	三七六
與朱元晦待制劄子	二	三七七
與朱元晦待制劄子	三	三七七
與朱元晦待制劄子	四	三七八
與沈編修瀛劄子	……	三七八
與趙秀州善仁劄子	……	三七九
與李舒州異劄子	……	三七九
與江東運使曾原伯劄子	……	三八〇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一		三八〇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二		三八一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三		三八二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四		三八二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五		三八三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六		三八四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七		三八四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八		三八五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九		三八五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一〇		三八六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一一		三八七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一二		三八七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一三		三八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一四		三八九
與詹侍郎體仁劄子	一		三八九
與詹侍郎體仁劄子	二		三九〇

與詹侍郎體仁劄子	三	三九〇
與詹侍郎體仁劄子	四	三九一
與詹侍郎體仁劄子	五	三九一
與詹侍郎體仁劄子	六	三九二
與馬晦叔提刑劄子		三九二
與沈衢州劄子		三九三
與嚴州劄子		三九三
與岳池州劄子		三九四
與胡湖州南逢劄子		三九四

全宋文卷五一〇七

周必大 九四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一	三九五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二	三九六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三	三九六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四	三九七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五	三九八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六 三九八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七 三九九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八 四〇〇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九 四〇〇

與趙德老總領彥逾劄子 一 四〇一

與趙德老總領彥逾劄子 二 四〇一

與趙德老總領彥逾劄子 三 四〇二

與趙德老總領彥逾劄子 四 四〇二

與趙德老總領彥逾劄子 五 四〇三

與趙德老總領彥逾劄子 六 四〇四

與陳制置峴劄子 四〇四

與趙總領汝誼劄子 一 四〇五

與趙總領汝誼劄子 二 四〇五

與趙總領汝誼劄子 三 四〇六

與楊明州獬劄子 四〇六

與成都徐運使詡劄子 四〇七

與廣西胡運使廷直劄子	一		四〇七
與廣西胡運使廷直劄子	二		四〇八
與夔漕張季良續劄子	一		四〇九
與夔漕張季良續劄子	二		四〇九

全宋文卷五一〇八

周必大 九五

與錢師魏參政劄子	一		四一一
與錢師魏參政劄子	二		四一二
與施聖與樞密劄子	一		四一二
與施聖與樞密劄子	二		四一三
與施聖與樞密劄子	三		四一三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一		四一四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二		四一五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三		四一五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四		四一六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五		四一七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六	……	四一八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七	……	四一八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八	……	四一九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九	……	四一九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一〇	……	四二〇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一一	……	四二一
與京仲遠尚書劄子	一	……	四二二
與京仲遠尚書劄子	二	……	四二三
與何道夫秘監耕劄子	……	……	四二四

全宋文卷五〇八四

周必大 七一

回潭州朱元晦啓 甲寅

推轂吳京，開藩楚甸。先聲久播，美化即成。惟朝廷急於用人，而郡國艱於謀帥。雖宸心加意乎簡擢，顧物理有時而乘除。積弊在前，必得賢牧齊其政；庸夫之後，正須真儒變其風。自昔所同，於今尤著。共惟某官奮百世之下，得六經之傳。聰明天分之高，道義躬行之至。宜論唐、虞於廣廈，乃煩羊、杜於征南。坐使湖湘，立成鄒、魯。某三年伯儼，萬事摧頽。賦陶令之歸，幸諧素志；推謝侯之去，可卜輿情。已荷匿瑕，更勤削牘。佩交承之厚德，激愧感之深悰。《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隆興趙子固鞏啓

甲寅

兩辭鄉部之麾，自知非據；一用皇華之使，咸謂當仁。事殊榮戟之遙臨，人喜湖山之自得。共惟某官行推多士，才過萬夫。治聲久著於蜀門，政術尤高於江右。我思用趙，振馬服之威名；無以易堯，契高皇之善任。已寓文謨之直，即聯禁闥之班。俯眷衰疲，曲貽緘翰。珠簾畫棟，莫陪坐上之賓；藤杖芒屨，方受部中之賜。其爲欣感，未易名言。《平園續稿》卷一六。

轉少傅致仕謝宰執啓

甲寅

引年遂請，已荷曲成；增秩示恩，益彰洪施。哀悰易感，厚德難名。欽惟國家，度越載籍；粵從選調，爰暨大僚。皆於休致之時，被以陞遷之渥。既昭邦典，仍篤士風。如某者，初無一日之長，幸際四朝之盛。涼涼踽踽，常恐蹈於鄉原；暖暖姝姝，敢自安於私說？宛其老矣，曷不歸哉？人譏九棘之寵眉，心慊四明之狂客。奏章上徹，俞旨下頒。冠掛虎門，岸角巾於東路；車垂夏篆，策徒步於南岡。永全麋鹿之生，實出夔龍之造。茲蓋恭遇某官股肱任重，甄冶功高。推冕旒優老之仁，爲簪笏抽身之勸。是令朽邁，不失光榮。勇退急流，雖前修之或愧；倒行暮日，庶後悔之能逃。銘佩在中，敷

陳奚究？《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金陵張定叟尚書啓 乙卯

加職西清，擁麾東府。寬顧憂於南面，憺威略於北方。惟今秣陵，視昔洛宅。眷懷先正，開濟中興。早歲鈞樞，贊高廟定都之策；暮年藩翰，宣壽皇復古之威。成功豈在於他門，濟美必繇於賢嗣。蕭相運關中之粟，已振饑羸；夷吾撫江左之憂，更觀勛業。事樞之執，晷刻以須。某甫遂休官，豈應爲佞？敬酬來貺，聊述輿言。晤語方遙，傾依彌切。《平園續稿》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卷四三。

回洪帥單虞卿侍郎啓 己未

臨遣近臣，保釐方面。古之督府，今乃潛藩。德化俶敷，顧憂頓釋。共惟某官儒猷粹美，政術通明。論思早正於貳卿，豈弟備彰於六郡。西江勝概，聊挐雲雨之簾；南省清班，即曳星辰之履。豈應宅牧，遂緩賜環。某幸與農疇，共棲宇蔭。辱華箋之甚寵，視朽質以增慚。欣感交懷，喻言曷究！

《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隆興帥張伯子尚書啓

庚申六月

內聯禁直，外領帥藩。竊觀鼎族名世之英，嘗東阜陵登畿之眷。迨今選授，抑有端由。蓋烜赫舊都，潛邸節旄之故在；而岿巍新閣，淳熙雲漢之昭垂。兼而畀之，榮則深矣。共惟某官端方全德，博洽名儒。家傳忠義之規，世濟直清之美。再登朝路，倍結宸知。惟糾繩司國論之是非，惟封駁繫政幾之得失。凡有志一時之士，皆假塗二者之間。望愈隆而人愈推，功每進而寵每避〔二〕。既儀八座，實邇四鄰。復屢控於封章，竟斜飛於征鎮。外有五長，雖上法於周官；入爲三公，恐難稽於漢制。某睽違久矣，芘賴在茲。設榻東湖，豈君侯之有靳；迷津南浦，歎病叟之無緣。因酬誨賜之慇懃，不覺感悰之忉忉。《平園續稿》卷一六。

〔二〕功：原作「公」，據傅校本改。

回潭帥趙待制不迹啓

辛酉

東浙名藩，疊書課最；南荆鉅鎮，申畀帥連。湘水波澄，岳山勢重。共惟某官世傳令德，躬稟異

才。詞章賀、白之儔，譽望間、平之亞。自結冕旒之眷獎，徧更麾節之劇繁。人云挾山超海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謬門候對，已優踐於禁塗；省坐論思，即冠班於常伯。某攬疴衡宇，引領高牙。昔者分携，已越一星之久；今茲掩惡，尚煩五政之餘。過勤盛禮之施，殊愧前緘之簡。其爲欣感，未易敷云。《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豫章韓帥子及啓

以下壬戌

祥開鵠印，命荷熊旗。十國爲連，群州承檝。均藉帡幪，諒深懽慶〔二〕。共惟某官姿凝瑚璉之器，家襲鼎彝之勳。漢內史之居官，以經術潤飾吏事；周司徒之敷典，篤世忠服勞王家。垂踐中台，力祈外闔。惟徽皇定尉安之府，肇自政和；而忠獻登齋戒之壇，適當皇祐。方上聖遙追於前列，宜後賢復踵於先猷。榮戟一臨，軍民交賀。相尊等耳，聊冠武階；公袞歸兮，即儀文陛。某昔叨事契，今齒部民。姓名未洗於丹書，牋翰羞塵於玉帳。詎期厚禮，首及陳人。南浦飛雲，目極滕王之閣；東湖設榻，夢遊孺子之亭。欣愧兼深，喻言徒費。《平園續稿》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〇。

〔二〕均藉帡幪，諒深懽慶：原缺，據傅校本補。

謝陳提刑讜生日詩啓

解九夏之齋，自恣誤投於世網；校中元之籍，長生敢擬於仙曹！未瞻使者之繡衣，先拜美人之錦段。妙甚唐賢之律，申之史克之言。何臺治之俶臨，爲部民而加禮。歌明月之章於赤壁，諒因歲日之俱同；穆清風之誦於東方，敬祝牡鸞之遄返。其爲感詠，交集襟襟。《平園續稿》卷一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四。

謝許監丞知新生日詩啓

與予同歲，渠長一月。

庾威雌甲辰，敢攀壽隽；公瑾小一月，適契吾宗。過軫高情，曲形盛禮。賦兩詩而寵甚，及二丙以欣然。憶元豐壬戌之明年，有潞公丙午之盛集。今幸密鄰於几杖，阻陪高會於笑談。頌詠攸深，敷宣罔既。綸與其子檢法皆丙子生，來詩及二丙。《平園續稿》卷一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四。

謝權守鄭通判臨生日詩啓

解九夏之齋，自恣誤投於世網；校中元之籍，長生敢擬於仙曹！荷邦君意重於岱嵩，推家學文成於黼黻。併勤饋遺，疊致頌言。贈我金錯刀，增光篋笥；報之青玉案，徒愧砒砒。悚感交懷，喻言奚究！

《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陳正仲提刑賀冬啓

登望闕之臺，黃雲徧覆；按屬城之獄，綠草羅生。盛哉穰簡之祥，時乃平反之報。共惟某官螭階良史，虎觀鴻儒。曼倩繡衣，時當剛長；晉卿愛日，坐轉冬溫。即遄四牡之歸，丕應一陽之復。憶去歲茲辰之禮，密近天顏；詠明年此會之詩，定陪郊祀。方圖馳問，已辱摘辭。感與頌并，意非言盡。

《平園續稿》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九〇。

又謝生日詩啓 以下癸亥

益州刺部，固多中和宣布之歌；魯泮獻囚，繼有耆艾熾昌之頌。蓋仁愛素孚於郡國，則懽謠交著於士夫。敢期德性之好謙，反爲部民而致禱。寵之唐律，薰以班香。靈均初度之嘉，走無是也；魏野中元之句，公則過之。在愧感以俱深，豈叙陳之能既？《平園續稿》卷一六。

謝吳運使時顯生日詩啓

繼萊國而生，已愧中元之句；憶宣城之舊，更驚四紀之年。會華節之遄歸，摘雅詞而下屬。雖洛陽耆德，不稱儼倫；然履道燕居，幸同休退。願歌赤壁，共揖清風。在欣感以交懷，非叙陳之能既。

《平園續稿》卷一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四。

復少傅謝諸府啓

疵瑕久積，灼然復玷之難；造化密庸，倏若轉圜之易。倍極輪囷之感，孰窺垓圯之垠。伏念某資

稟凡庸，仕塵顯美。居不思於特立，動或蹈於妄行。言路糾繩，殆盈百謫；宸衷涵覆，止削一階。未蓋前愆，已仍舊貫。茲蓋伏遇某官道高邃古，勲在皇家。心同稷、契之忠，時際唐、虞之盛。好善優於天下，何區區樂克之強；若已納之溝中，每切切商衡之任〔二〕。助聖明之篤舊，開老退之圖新。遂使里居，獲刊罪籍。班過九棘，阻瞻槐位之尊；身託一枝，自幸林巢之穩。其爲佩荷，罔既敷云。

《平園續稿》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三〇。

〔二〕每：原作「美」，據明抄本、傳校本改。

回衢州章茂獻侍郎賀復官啓

挂冠久矣，麗丹筆以獻新〔二〕；出綵粲然，指青氈而復舊。恩固繇於舜、禹，助亦假於嚴、徐。茲蓋伏遇某官念氣類之同，篤鄉鄰之好。獻可替否，每效論思之言；噓枯吹生，更推獎與之惠。致冒雲霄之澤，免貽田野之羞。方欲馳辭，已勤貽問。紆丈二之組，望之將泣於左馮；率三千之臣，召伯行登於右相。因酬嘉貺，併致忱言。《平園續稿》卷一六。

〔二〕獻新：明抄本、四庫本作「猷新」。

賀陳正仲提刑除職啓

癸亥夏

策勳劇部，加職清廂。計前日之班資，合理參於義畫；重公朝之名器，猶假寵於文謨。綸綍光華，紳綏悅懌。共惟某官學高游、夏〔二〕，文麗淵、雲。當直上於禁塗，尚斜飛於廉使。吏民改觀，欣康侯晝接之蕃；旒冕注懷，佇宣室夜前之席。某素叨眷誼，倍極懽悰。手牘亟馳，衷誠莫寫。《平園續稿》卷一六。

〔二〕原本此下重出「名器」至「游夏」一行二十四字，今刪。

又回賀綸審察啓

子能仕而教之忠，每慚古訓；賢在上而引其類，首辱衷言〔二〕。未嘗學禮於孔庭，乃許觀奇於漢閣。此蓋伏遇某官昔聯中憲，持論挺然；今領外臺，揚清銳甚。既噓枯於屬吏，亦借潤於陳人。恐傷公舉之明，尚闕私書之謝。先勤慶問，倍激感悰。尚惟高明，有以矜亮。《平園續稿》卷一六。又見康熙

《西江志》卷一七三。

〔二〕衷：原作「裏」，據傳校本改。

賀陳勉仲拜右相啓

庭揚大號，國拜中臺。名世之生五百年，時方際可；大學之興一甲子，今乃得賢。共惟某官德業兼隆，文章獨步。伊尹樂堯、舜之道，素蘊蓄於胸中；韓愈視遷、雄之才，亶推尊於海內。周旋二府，啓沃九重。甄冶無心，器方圓而各遂；權衡有信，物輕重而皆平。茲顙面以正朝，益同心而輔政。方且恢四維而厚士俗，闢數路以收人才。稷、契、皋、夔，固將踵武；蕭、曹、丙、魏，豈必希踪？二十四考之方書，前後數公之罕及。某雖還初服，尚託大鈞。願偕沃壤之甿，共樂熙臺之化。其爲忻幸，罔罄敷陳。《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甲寅賀冬啓

以下二十首並與楊廷秀閣學。

朝登度雪之臺，黃雲入望；閑領遊帷之觀，白日自長。雖節令之衆同，在安榮而已獨。共惟某官道符剛長，性察物成。詞章添繡線之華，聲譽振黃鐘之響。時逢小至，慶集大來。某特辱摘詞，更勤致饋。仲尼百榼，醺酣無底之清〔二〕；德裕萬羊，厭飫有期之產。中心積感，多語奚殫〔三〕！《平園續

稿》卷一六。

〔一〕醺：原作「醺」，據傳校本改。

〔二〕原注：「度雪臺，在楊秘監園中。遊帷觀，即玉隆宮，楊所領祠。無底清，所送酒名。」

賀覃恩轉中大夫啓 甲寅

聖主卜大橫之兆，名卿夢中穗之禾。汲黯嘗居是官，以諫諍而外補。神宗尤重此秩，待疑丞之初除。公比德以何慚，上登庸其可必。屬抱疴之未愈，欲請閒而不遑。輒以懽悰，寓之折簡；尚需召驛，別展慶儀。仰惟高明，俯賜鑑察。《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賀入新第啓 甲寅

市近囂塵，賴景公而更宅；書兼草隸，荷外監之屬辭。矧茲蓬戶之居，時乃棘闥之址。當年附驥，七十子之同升；半世營巢，三十年而始有。念衆隳迨今而無幾，幸兩翁相望以非遙。儻因黃堂念蓋公之時，就爲雪舟訪安道之計。殺雞爲黍，當停荷篠之芸；鳴鹿而歌，共話楊侯之舉。其爲感幸，

罔既敷宣。《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乙卯賀年啓

正次於王，新天子一元之歲；未加於卯，外秘書三合之年。方興運之鼎新，宜真賢之泰內。而況多文爲富，直道而行。博古通今，重漢廷之經席；危言讜論，發晉殿之酒樽。在故事以雖聞，捨明公其孰稱？即頒銀信，遂度玉墀。微摯攸陳，切幸鄉風之舉；盍簪莫預，遙思櫪馬之喧。惟是勤拳，莫容殫叙。《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乙卯賀冬啓

景占圭表〔二〕，應一丈三尺於牽牛；注就韋編，推六日七分於大象。翕爾履新之慶，萃於博古之儒。共惟某官溫厚足以破嚴凝，剛方足以祛邪枉。聲名遠播，符廣莫之雄風；壽祉丕延，同舒長之化日。當芸荔挺生之際，是絲綸誕布之時。拾遺班北極之天，方膺異寵；冢宰相圓壇之陞，更祝後年。某甫治書郵，遽勤誨牘。浥盤中之金露，醉德孔多；餽天上之白羊，屬饜何幸。未酬盛禮，姑致感悰。尚冀台慈，俯垂鑑察。《平園續稿》卷一六。

〔二〕圭：原作「奎」，據明抄本、傳校本改。

賀除待制啓

丙辰

懇辭嚴召，商賚殊褒。旌東觀之儒先，拜西清之閣老。共惟某官冰霜其操，金玉厥躬。貫日忠言，規模稷、卨；凌雲藻思，步驟《莊》、《騷》。上自兩宮，下通四海，莫不哀窮而悼屈，謂宜捷出以橫翔。雖越冷熱撰而上征，是名異數；然歷大少蓬而次對，誰可同僚？豈持橐之無人，獨起家爲有耀。詔札密封於泥紫，服章光映於鞶紅。朝廷鄉黨三備達尊，已壯吾邦之觀；官職聲名俱歸詩客，更追乃祖之風。某心馳賀厦之成，迹歎出門而礙。念棘闈之宿契，懷柏悅之深情〔二〕，手牘所陳，心聲莫寫。《平園續稿》卷一六。

〔二〕悅：傳校本作「稅」。

遠迎啓

丙辰

恭聞騎氣，將遂叩關，父老懽迎，吏民距躍。蓋一佛出世，睹共快於爭先；豈二人同心，馬宜奔

而敢後？正以衣冠之挂，難干簪橐之新。在隱顯以差殊，非禮文之簡怠。高明所昭，惴惴何逃？仰冀薰慈，特加孚察。《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丙辰賀年啓

歷紀火龍，班高金馬。齊耆英於溫洛，信古來稀；聯法從於甘泉，從今以始。共惟某官道偕時泰，年與德升。妙論粲花，春頓生於坐上；仁風偃草，冰漸泮於池中。衆人望公如熙臺，四時待公如玉燭。必也重高門之地，豈其遣青笠之心？某占詞未成，飛翰何速！膠牙藍尾，深思常侍之同；新曆舊符，竊起東坡之歎。其爲感咏，莫既敷陳。《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丙辰賀冬啓

南溪測景，符周主晝景之長；東魯縱心，測羲《易》天心之復。當兢辰而考古，宜受祉以及今。共惟某官無心如迎送之雲，觀化應舒長之日。名參禁路，諒懷憶昨之班；使總郊壇，預卜來年之慶。神人所相，福祿其綏。某已屏冠裳，莫陪簪履。沐緘書之腆緡，愧禮度之愆忘。欣頌交深，指陳曷喻！《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丁巳賀年啓

頒正朔以示庶邦，甫窺堯曆；即嘉平而數新歲，已涉商正。贊慶宜先，馳辭敢後？共惟某官事隨時並，德與年增。漏水滴徐，重繹泰亨之象；篆盤香水，賸哦元會之詩。柳條況洩於召音，花塢難牽於野興。綵旗簇仗，行趨濟濟之朝；白獸發樽，聳聽毳毳之論。某銳欲勤東道之主，深恐致北山之移。徒紓頌詠之情，莫寫依歸之志。《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丁巳賀冬啓

元后肇禋，已受釐於宣室；叢祠均逸，盍扈駕於甘泉。瞻南極之景長，慶西清之福備。恭惟某官仁心夙著，剛德時亨。律回嶰谷之陰，人愛晉卿之日。天時已至，韶節相催。某佇聽先聲，將臨近郭。刺繡五紋之弱，誰能閑驗於女工；風流二老之強，但願叨陪於賓燕。其爲欣頌，罔究叙陳。《平

回戊午賀年啓

彩勝金幡，曾共漢朝之元會；蒼顏白髮，今齊絳老之疑年。瞻室邇而人遙，殆形留而神往。敢期筮記，亟治書郵。共惟某官德逐歲新，名隨日起。春風和氣，坐銷客子之塵心；御柳宮花，難狀詞人之妙語。佇瀑深嚴之直，參裁寬大之書。某久矣遊從，茲焉間闊。郊關相望，莫陪真率於耆英；酒醺前陳，乃幸屬饜於盛德。其爲感愧，罔既敷陳。《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己未賀年啓

一元歲之始，漢頒寬大之書；五福壽爲先，魯獻熾昌之頌。當國家之圖舊，繫年德之加新。共惟某官膏雨蘇枯，仁風解凍。徑三三而成趣，時逢花柳之春；卦八八而終篇，繇應乾坤之泰。即遄驛召，遂押庭班。某衰疾龍鍾，緘書猶豫。十漿先饋，敢爲列子之驚；六鷁退飛，竊鄙於陵之願。其爲欣荷，罔究願言。《平園續稿》卷一六。

餽歲小啓

芳歲將除，椒觴載舉。盍簪喧馬，恨阻勝游。對酒愛鵝，首蒙厚禮。不腆牲餼，往塵庖厨。物雖微而誠在焉，施已豐而報何有？尚祈容德，未審若何。《平園續稿》卷一六。

賀致仕啓

己未十一月

掛冠神虎，錫馬康侯。職在紫青，榮陞四等；秩參黃散，優進一階。詔綍光華，縉紳歆豔。共惟某官直方如伯起，清約如公權。準易有執戟深湛之思，爲文無盈川輕薄之體。具古今之全美，震華夷之盛名。延登可期，勇退何果！風月三千首，重繼翰林；休閒二十年，定追洛社。蓋意新者寧拘齒宿，而德邵者常在年高。優哉游哉，休矣美矣！見故人而一笑，時揮鶴禁之金；通大道以三盃，日飲螺岡之酒。某游從最舊，出處頗齊。前進士同稱，猶記曲江之宴；故將軍相過，任從醉尉之呵。願言俾壽之昌，永作斯文之重。《平園續稿》卷一六。

賀己未冬啓

子月四時之首，周得天正；黃鍾六氣之元，漢爲律本。惟昔重陽剛之復，今茲宜賢德之亨。共惟某官道與時行，福同晝永。浩養激葭灰之動，文衡量圭景之長。砌下芸生，記蓬山之舊長；隴頭梅放，兆鼎寶之終調。戲藏陰壑之冰，閑嚙晴窗之日。甫也懷兩院，寄五更三點之篇；牧之勉阿宜，祝十紙一箱之讀。某未作南溪之泛，先勤北海之尊。數九九而哦詩，自憐午瘦；辦多多而有酒，驟覺冬肥。欣感交懷，敷陳罔既。《平園續稿》卷一六。

賀庚申年啓

百二十日而爲春，喜重添於閏月；億萬斯年而啓運，慶五值於初元。阻陪後閣之賓，遙致先盃之讓。共惟某官氣調玉燭，膏潤青陽。聿來嘒嘒之祺，胥樂熙熙之衆。柳催槐泛，記絲光日彩於東宮；珮解簪抽，想名號風儀於西洛。顧夙契時中之道，盍起趨泰內之朝。亦惟舊人共政之圖，歸趁新年太平之賀。某居慚老伴，每辱先施。出丙入丁，幸附壽星之次；乞漿得酒，載欣申歲之臨。頌咏攸深，指陳曷喻！《平園續稿》卷一六。

賀郊恩進開國侯用子封通奉大夫啓 甲子

文帝席前，爵賜通侯之貴；魯公拜後，階陞三品之崇。亶惟國家之榮，何但鄉閭之慶。某幽憂所萃，贊喜弗先。徒深羨慕於再三，姑述悃誠之萬一。《平園續稿》卷一六。

又賀增秩晉爵啓

共審秩漢皂衣，執周穀璧。彰前旒之念舊，煥疊組以俱新。行下蒲輪，立登槐位。某杜門衰疾，賀屢邈綿。敬布懽悰，仰祈炳鑑。《平園續稿》卷一六。

謝臨慰啓 甲子

內助云亡，外姻未至。首紆緹騎，遐顧素帷。既陳德人一束之芻，復枉子舍三株之樹。屬櫻纏於拙恙，阻摧謝於高閤。救民有喪，公不愧《谷風》之什；刺人無禮，走奚逃「相鼠」之譏？姑候痊平之時，自歸皋緩之罪。謹令賤息，先布忱言，仰惟台慈，頌賜澄察。《平園續稿》卷一六。

回蕭郎中親書 壬戌

渝川螺水，密聞雞犬之聲；樞筦鳳池，憶送夔龍之集。繫夙隆於雅契，盍肇講於嘉姻。茲承親家國史大著郎中長令似監倉承事，業茂清修，稱玉筍神仙之裔；而某長孫女十七娘，性存柔順，知《召南》法度之循。敢緣聲氣之同，妄意琴瑟之好。遠勤厚禮，有華用雁之儀；何幸衰宗，將竊乘龍之喜。不腆回幣，具如別緘。《平園續稿》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二。

與胡季解求親書 壬戌

託契先公，嘗遞禁林之宿；依仁大族，久陪鄉社之遊。將爲徽福之圖，輒致求婚之請。伏承親家通判左藏第三小娘子，婦儀夙著，有采蘋南澗之恭；而某姪承事郎、新監隆興府苗米倉某，家訓粗遵，無坦腹東床之傲。飾行人而聽命，資薄幣以馳誠。劉、范世姻，庶益堅於永好；崔、盧門戶，尚何假於他求。不腆之儀，別緘具載。《平園續稿》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一。

全宋文卷五〇八五

周必大 七二

謝贛守賀生日狀

老逢初度，彌追感於親庭；誼篤鄰居，乃寵貽於樂府。粲然新句，賁此衰蹤。調周《雅》之清風，永懷何已；歌楚人之《白雪》，寡和固宜。《平園續稿》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謝寄居通判賀生日狀 丁巳

老而不死，方永慨於劬勞；愛之欲生，乃曲形於褒借。穆清風而作誦，祈黃耇之維祺。粲群玉於西崑，病眸空拭；鏘大鏞於東序，俗耳彌驚。愧感交懷，敷宣罔既。《平園續稿》卷一七。又見《永樂大

謝路鈴路分賀生日狀 丁巳

生我劬勞，方切蓼莪之感；錫公純嘏，過勤黃髮之祈。高誼重於丘山，正聲諧於金石。穆清風之誦，固知鴻筆之有餘；投明月之珠，所愧衰踪之弗稱。但深銘佩，莫究叙陳。《平園續稿》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謝憲司提幹檢法贛州路分將官教授五人共詩一首賀生日狀 壬戌

特紆厚意，遠記賤生。合六律以諧聲，粲多儀而設醴。自慚朽邁，曷稱吹噓！惟傳存盥獻之規，且禮著往來之訓。紅羅不腆，聊資碧線之抽；綠綺甚華，殊乏南金之報。其爲感荷，罔既敷陳。《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邵英德之綱賀生日狀 以沉香并英石爲壽賦詩

分奇芬於海上，已薰班氏之香；列遠岫於窗前，更咏謝公之句。有華二美，來壽一夫。惟愧感之

交懷，豈叙陳之能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李賀州綑賀生日狀 以下俱癸亥

老矣無能，豈初生之尚記；粲然有接，何舊好之彌隆。形妙語於篇章，列多儀於香幣。三復頌言之美，載深悚感之懷。《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贛州齊簽判天覺賀生日狀

月宿南斗，偶類韓公之生；穆如清風，過勤吉甫之作。顧乘除之何有，視碩好以多慚。循正則之名，方悲初度；致敬恭之幣，姑藉未將。感悚交懷，宣敷罔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贛州趙路分主管提幹檢法教授賀生日狀

竊以負之六射，悵永感於頽齡；作者七人，辱聯成於傑句。嘉果餽牽而侑酒，妙香庭燎以祈年。爲禮既豐，寄情良厚。降非正則，方慚初度之名；實在敬恭，聊假未將之幣。其爲悚荷，罔既敷宣。

謝鄭通判臨賀生日狀

靈均初度之名，久茲永感；魏野中元之句，富矣嘉言。正深饋鯉之悲，乃屈屠龍之筆。海沂康矣，盍歌別駕之功；吉甫穆然，反辱清風之誦。中弮積愧，倒置多慚。《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黃經略王南劍鄭通判徐提幹賀生日狀

揆嘉名於初度，每感劬勞；生上相於中元，敢睇賢哲！荷高情之繾綣，形善頌以殷勤。歌明月之章，已窺藻思；穆清風之誦，更滌煩襟。欣感交懷，敷陳奚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致仕謝守倅寄居狀 乙卯

特勤枉駕，俯慶垂車。俶掛衣冠，阻趨榮戟。餘官作「屏著」。其爲愧感，罔既敷宣。《平園續稿》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謝楊守門送上塚狀

丙辰春

竊以岳牧下車，將禮神而夙駕；州民上冢，乃飛蓋於晨門。佩謙德之加隆，激懦衷而增愧。《平園續稿》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謝趙守門送上塚狀

歲時掃墓，是爲野老之常；車騎塞塗，乃屈邦君之重。不遑拜辱，但劇懷慚。《平園續稿》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慶禮賜粟帛謝太守狀

己未

特枉前驅，敬宣上賜。昭二聖交歡之慶，示九重優老之恩。榮幸良深，敷陳罔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復少傅謝監司狀

癸亥正月

某祇奉新綸，寵還舊秩。赦過宥罪，仰自聖君之仁；噓枯吹生，外由膚使之助。緘書先暨，感臆增深。《平園續稿》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益國夫人喪奉謝守倅狀

甲子

自頃悼亡，迨茲送往。疊勤芻奠，仍製薤歌。前驅遠出於郊關，厚禮倍光於阡陌。永言感愴，難盡敷云。《平園續稿》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黃侍郎艾遠迎狀

丙辰秋

茲承厭直禁嚴，出臨征鎮。接壤喜瞻於法從，齊民諒偃於德風。屬此病衰，阻於廷謁。先勤告至，倍極馳情。《平園續稿》卷一七。

趙守遠迎狀

茲審九重臨遣，千騎鼎來。屬得謝以里居，阻爭先於郊勞。其爲企詠，難盡名言。《平園續稿》卷一七。

孫侍郎逢吉遠迎狀

茲審榮剖竹符，暫歸梓里。屬緣老病，不獲攀迎。先辱惠書，第深懷感。《平園續稿》卷一七。

監司遠迎狀 一

茲承使節，行按屬城。方掛朝冠，阻干賓謁。其爲企詠，徒劇襟悰。《平園續稿》卷一七。

監司遠迎狀 二

茲承肅持使節，行按列城。屬當退屏之時，阻快爭先之睹。其爲愧悵，罔既敷宣。《平園續稿》卷一七。

張憲行郡遠迎狀 一

茲審奉詔按刑，揚帆及境。既阻爭先之睹，首勤告至之文。愧感良深，喻言奚究！《平園續稿》卷一七。

張憲行郡遠迎狀 二

恭聞使艦，行按列城。屬以抱痾，阻於納謁。先勤告至，第切感悰。《平園續稿》卷一七。

張憲行郡遠迎狀 三

茲審衣繡祥刑，揚舲按部。屬緣拙恙，阻造行台。愧企良深，敷宣罔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葉憲遠迎狀

茲審某官肅振使華，按行封部。屬養痾於私第，阻納謁於公門。愧企兼懷，敷宣罔既。《平園續

稿》卷一七。

葉憲改江東遠迎狀

茲審某官寵膺新節，榮歷舊封。雖快睹之未遑，喜先聲之已至。其爲欣企，罔罄敷云。《平園續

稿》卷一七。

新贛州張舍人貴謨遠迎狀

茲審某官榮擁使旌，經從鄰壤。雖不遑於迎謁，尚有幸於披承。先辱緘封，倍深感臆。《平園續稿》卷一七。

前廣州趙帥時逢遠迎狀

茲審力辭閫寄，歸奉內祠。屬以卧痾，阻於造謁。先勤惠翰，倍切感悰。《平園續稿》卷一七。

林侍郎大中被召遠迎狀

茲審顯膺召節，已及近郊。屬以卧痾，阻於造謁。其爲瞻企，未易敷陳。《平園續稿》卷一七。

胡侍郎遠迎狀 壬戌秋

茲審報政番禺，領祠廬阜。望鳳姿而在邇，想鷁首以馳情。先辱惠音，倍深懷感。《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太守楊秘書方初到訪及狀 丙辰

竊以榮戟初臨，身驟棲於德宇；衣冠已掛，迹久掃於公門。敢期貴老之仁，不責致恭之禮。枉旌旗於嚴尹，實慚杜甫之才；置薤水於漢陽，空效任棠之意。其爲感愧，罔既敷宣。《平園續稿》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謝太守初到任訪及狀

竊以簞壺填道，俶褰刺史之帷；幡蓋及門，首訪野人之室。荷撝謙之有甚，念往拜之無從。愧悚交懷，敷宣罔既。《平園續稿》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謝賀禮尚訪及狀 一 丙辰春

恭審寶龜獻兆，銀菟分符。條教一新，士民胥悅。屬櫻痾而掃軌，阻挾刺以登門。欣頌攸深，名言曷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賀禮尚訪及狀 二 丙辰春

茲承涓選剛辰，肇開盛府。自惟野老，燕賀厦以末由；誰謂邦君，雁及門而至再。深諗執謙之德，難逃失禮之譏。感與愧并，意非言盡。《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楊守任滿訪及狀 丙辰

初聞解組，便合曳裾。正慚膂力之愆，反辱高軒之過。其爲感激，未易敷云。《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趙守除廣東憲訪及狀

茲承榮解舊麾，光膺新節。特勤寵顧，倍激感悚。《平園續稿》卷一七。

皇子誕生謝守倅訪及狀

恭以元子誕生，普天賴慶。先勤寵顧，倍激懼悚。《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俞漕訪及狀

茲承升華內閣，易節外臺。寄委益隆，士民交慶。特勤寵顧，倍激懼悚。《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趙守謝批考訪及狀

茲承已書上考，行踐中臺。阻慶黃堂，特勤皂蓋。其爲欣感，豈易敷云！《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鄭倅權州謝雨訪及狀

竊以一雨隨車，方謠甘澤；雙旌枉駕，更誦清風。佩謙德之有加，激感悚而無斁。《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倅交印訪及狀 一

茲審涓辰洗印，浹境均懽。已掛朝冠，阻趨公屏。其爲欣愧，交集襟悰。《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倅交印訪及狀 二

茲審涓辰惟吉，洗印云初。坐阻造門，首勤迂趾。永言欣感，交集襟悰。《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倅交割訪及狀 一

茲承榮解印章，寵臨蓬華。感執謙之過厚，愧修慶之末由。《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倅交割訪及狀 二

茲承貳政成功，四民交慶。阻修漫刺，特辱冰銜。愧感交懷，敷宣罔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路鈐交印訪及狀 一

茲承撰良洗印，擁騎過門。屬以抱痾，阻於展慶。其爲欣感，罔既敷宣。《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路鈐交印訪及狀 二

茲承榮解印章，言歸殿陛。冰銜寵逮，感臆良深。《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路鈴交印訪及狀 三

茲承俶解印章，將趨環衛。賁存斯厚，欣感交懷。《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倅權郡訪及狀 一

茲審譽高半刺，榮領左符。坐阻造門，首勤飛蓋。其爲欣愧，交集襟悰。《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倅權郡訪及狀 二

茲承就領郡章，阻干賓贊。特勤寵顧，但極感悰。《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倅權郡訪及狀 三

茲承榮綰州符，益隆德政。阻干賓謁，但極懽悰。《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倅權郡訪及狀 四

茲承已合左符，尚分半刺。特勤寵顧，倍激懼悚。《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太守謝送生日訪及狀 一

竊以弧矢四方，睹快生申之慶〔一〕；弓刀千騎，坐勤訪戴之謙。愧荷交深，名言奚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一〕睹快：原作「尚缺」，據傅校本改。

謝太守謝送生日訪及狀 二

竊以神嵩生甫，大昴儲蕭。豈惟藩翰之良，時乃邦家之慶。阻奉千齡之酒，先勤七寶之茶。更屈顧臨，彌增感頌。《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丁守謝諸司薦訪及狀

茲審諸臺列薦，總計明揚。方遲召節之頒，先枉使旌之過。其爲欣感，交集襟棕。《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趙守轉官訪及狀

茲承策勳螺浦，增秩潁川。未展慶儀，先勤盛禮。其爲欣感，未易敷云。《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趙守除利路憲訪及狀

茲審著龜習吉，符節交輝。阻慶賓筵，第深愜志。《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趙守子過省月望訪及狀

茲承鯉庭得雋，龍節增華。適當既望之辰，過沐先施之禮。其爲欣感，罔既敷宣。《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郊赦守倅訪及狀

吉土肇禋，溥天賴慶。首勤寵顧，同激懽悰。《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丁守被召訪及狀

欣聞嚴召，阻綴賀賓。首辱顧存，倍深悚感。《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湯倅轉奉議郎訪及狀

茲審議郎博士，已陟朝班。除書德音，即裁帝制。禮勤左顧，感極下懷。《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楊待制訪及狀

一掛朝衣，久停賓謁。杜門幽屏，垣短難於自踰；擁騎光臨，鞭長有所不及。倍感眷存之意，賸裝愧慄之懷。《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楊閣學訪及狀

茲審璇宮鳴玉，榮趨學士之班；寶帶兼金，寵厚儒臣之禮。賀厦未容於亟往，御風已辱於來游。快睹爭先，雖有披雲之幸；殿奔敢後，寧無策馬之慚？《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贛守張舍人訪及狀

時屈隼旟，阻瞻鵠首。雖抱樂且有儀之喜，實慚來而不往之非。其在感藏，曷勝言喻！
《平園續稿》卷一七。

全宋文卷五〇八六

周必大 七三

謝黃漕訪及狀

茲承榮持使節，俶拜除書。特枉芳銜，阻干賓謁。其爲愧感，未易敷陳。《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黃經略得祠訪及狀

茲承穆卜辰良，俶均祠逸。禮勤左顧，感極中藏。《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彭常德轉官訪及狀

茲審奉十行之詔，冠六品之階。言念衰疲，阻修慶謁。先勤寵顧，第激懼悚。《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彭常德轉朝議大夫訪及狀

茲承榮遷元士，特枉芳銜。屬以抱痾，阻於造謁。其爲欣感，未易敷陳。《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彭常德轉中散大夫訪及狀

茲審詔班宸扆，階正卿聯。屬以卧痾，阻於修慶。特勤榮問，倍激懼悚。《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廣州胡侍郎紘訪及狀

曲荷台慈，俯臨陋巷。倒屣喜瞻於芝宇，曳裾阻詣於蘭舟。愧感交懷，敷宣罔既。《平園續稿》卷

一七。

謝守倅正月望訪及狀

竊以鶉火中星，蠶膏泛粥。牙旗穿市，雖暫輟於鰲頭；御宴傳柑，行進陪於班首。曲荷顧存之厚，就伸頌詠之私。《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守倅三月旦訪及狀

竊以告朔惟時，宜民介祉。屬養痾於私室，阻修慶於公門。頌詠良深，敷宣罔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守倅三月三日訪及狀

是日初送新火

竊以月紀季春，燧始鑽而首暨；日逢上巳，水未楔而先臨。念賓謁之無階，宜感惊之有甚。《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守倅四月旦訪及狀 一

竊以節紀天祺，氣迎夏令。當公儀之疊講，乃私禮之交修。其在感藏，若爲鋪叙。《平園續稿》卷

一七。

謝守倅四月旦訪及狀 二

竊以清和應候，適當告朔之辰；豈弟宜民，丕受對時之祉。未由趨慶，第切馳情。《平園續稿》卷

一七。

謝守倅四月望日訪及狀

竊以日臨甲子，月滿望舒。推豈弟以宜民，對清和而介祉。禮勤左顧，感極中藏。《平園續稿》卷

一七。

謝守倅五月旦訪及狀 一

竊以日永公堂，喜來登於農黍；風薰廣殿，期歸和於帝琴。念慶謁之無從，辱顧存而有愧。《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守倅五月旦訪及狀 二

竊以日永慶霄，律中蕤賓之朔；風薰樂土，福歸慈惠之師。屬以抱痾，阻以修謁。其爲頌詠，罔既敷陳。《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守倅六月旦訪及狀

竊以律應林鐘，慶歸良牧。屬緣老病，阻造公門。頌詠殊深，敷宣罔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守倅七月旦訪及狀

新秋俶屆，阻瞻召伯之棠；舊好彌隆，特枉魯侯之駕。敬佩謙勤之意，交深感作之懷。《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守倅八月旦訪及狀

竊以蟾宮生魄，熊軾停驂。屬此負茲，阻於倒屣。仰銜眷念，俯極感慚。《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守倅十月旦訪及狀

竊以良月應時，真賢受祉。屬緣老病，阻造公門。頌詠徒深，敷宣罔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守倅十一月旦訪及狀

竊以開藩浹月，肇新視朔之儀；飛蓋凌晨，遠紹顧廬之誼。莫遑造請，徒極感慚。《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守倅十二月旦訪及狀

竊以商正奮若，秦臘嘉平。黃冠正賴於蜡賓，皂蓋特勤於熊軾。其爲感愧，罔罄敷云。《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守倅十二月望訪及狀

竊以嘉平既望，春意將回。阻講慶儀，第深善頌。《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太守年節訪及狀 一

竊以月正元日，春王三朝。瑞先舜牧之班，珍奉漢京之貢。阻陪掾史，祇造廂營。但深欣頌之懷，莫究願言之素。《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太守年節訪及狀 二

竊以象測璿璣，斗柄肇回於蒼陸；氣調玉燭，春風初入於東郊。慶良牧之履端，對昌辰而受祉。阻干賓謁，徒致頌言。《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路鈴倅寄居訪及狀

竊以歲時肇始，品物咸新。宜集殊禧，式符交泰。屬緣掃軌，莫獲造門。頌詠良深，敷陳罔既。

《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太守冬至訪及狀 一

竊以衛兵森戟，盛陳亞歲之儀；野服黃冠，莫玷初筵之客。方展公函之慶，已勤都騎之臨。愧感交并，名言難盡。《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太守冬至訪及狀 二

竊以衛兵畫戟，有嚴亞歲之儀；野服黃冠，莫玷初筵之客。遙致錫還之祝，允符來復之占。謠頌所同，敷陳奚究！《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太守冬至訪及狀 三

竊以黃雲在望，何勞魯觀之登；白日初長，已著晉卿之愛。諒丕膺於祉福，即歸踐於禁嚴。屬此杜門，阻於扣閣，徒深頌詠，莫究願言。《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太守冬至訪及狀 四

竊以潛陽復筦，踐小至之昌期；陰德及氓，膺大來之多祉。況績閱素高於朝宁，而考功屢奏於民庸，願承天地之心，即上星辰之履。阻陪賓席，但激懽悰。《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守倅賀冬訪及狀

比逢國故，茲值陽新。阻修亞歲之儀，但祝自天之祐。頌言斯至，宣述奚周！《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倅冬至訪及狀 一

竊以潛陽復筦，愛景延圭。豈弟久孚，祺祥允集。屬養痾於私室，阻挾刺於公門。頌詠攸深，敷陳罔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倅冬至訪及狀 二

竊以潛陽復筦，欣逢小至之辰；荒徑荷鋤，阻致大來之慶。其爲欣頌，罔既敷陳。《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倅冬至訪及狀 三

竊以愛日踐長，吉人介祉。禮勤左顧，感極中藏。《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倅冬至訪及狀 四

維時亞歲，儲祉吉人。過沐顧存，良深感頌。《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趙參議冬至訪及狀

竊以潛陽復筦，欣逢小至之辰；衰疾負茲，阻致大來之慶。先勤華翰，備諗撝謙。願承天地之心，永受子孫之養。其爲欣頌，罔既敷陳。《平園續稿》卷一七。

回太守賀臘雪訪及狀 一

竊以春元將屆，頒銀信於嚴宸；臘雪先飛，留金穰之大惠。未展黃堂之慶，乃勤皂蓋之臨。愧感交懷，敷宣罔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回太守賀臘雪訪及狀 二

茲以臘雪應期，豐年兆瑞。臨存甚寵，欣感交懷。《平園續稿》卷一七。

回太守賀臘雪訪及狀 三

茲以嘉平紀月，微密應期。阻造梁園，首臨袁戶。其爲欣感，未易敷云。《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太守立春訪及狀 一

竊以下寬大之書，初行春令；底循良之績，即慶璽書。過辱顧存，第深頌感。《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太守立春訪及狀 二

竊以芳春甫屆，瑞雪先飄。諒和氣之素充，致嘉祥之併集。特勤迂顧，倍切欣榮。《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楊守方移厨狀 一

竊以白屋始開，許携於嘉醞；黃童爭看，共掃於漁磯。永言眷待之殊，倍切感欣之至。《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楊守方移厨狀 二

茲者特飾行厨，首陪式燕。設一宿之醴，良愧穆生；合五侯之鯖，更慚樓護。不遑往拜，徒切歸仁。《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楊守方移厨狀 三

竊以秩衛武之初筵，儀方抑抑；設穆生之甘酒，禮過區區。枉竹裡之行厨，轉茅簷之冬日。其爲愧感，罔究名言。《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上元移厨狀

特枉行厨，許陪坐席。煥華燈於俎豆，加餘惠於輿臺。念往拜之不遑，第懷慚而無已。《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丁守移厨狀

茲承驛召鼎來，未陪偉餞。隼旟狎至，先啓華筵。愧感交懷，敷宣奚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趙守移厨狀

特勤車騎，光賁草茅。醴設穆生，厚甚元王之意；饌携嚴尹，缺然杜老之歡。感愧交深，敷宣曷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十月移厨狀

竊以冬日破寒，已賴晉卿之可愛；行厨治具，更勤蜀尹之交歡。所愧西都之賓，莫酬東道之主。寸心易感，尺牘難周。《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趙守相過賞花狀

花開紅紫，已賴春風；轂駐朱丹，特勤都騎。無杜老交歡之萬一，辱淮陰肯過之再三。感愧兼懷，敷陳曷喻！《平園續稿》卷一七。

答趙守投謝狀

野蔌山肴，期摻思人之袂；繡衣金節，坐勤銜袖之書。愧感交懷，名言莫盡。《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趙守移厨狀

茲承已拜使華，未伸餞禮；先勤治具，益厚交情。感愧於中，敷陳奚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鄭倅權郡移厨狀

竊以居類少陵，鋤江頭之草徑；禮加嚴尹，簇竹裡之行厨。有華白板之扉，無愧黃樓之會。永言謙施，倍激感悚。《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權守移厨狀

託枌榆之社，未展必恭；近萸菊之辰，先勤致敬。有華車從，預戒食期。雖盛禮之難當，顧清談之願聽。惟慚飯顆，莫稱侯鯖。坐深愧感之懷，仰冀融明之照。《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權守開樂狀

久辱鄭莊之眷，置驛馬以請賓；今歌衛武之詩，設鼓鐘而飲酒。愧匪有名之士，輒當初秩之筵。禮遇茲隆，感慚交集。《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移厨後訪及狀 一

竊以枉駕肆筵，已慚盛禮；飛綏三顧，尤佩勞謙。阻修下客之恭，但積中心之感。《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移厨後訪及狀 二

疊枉旌幢，寵臨蓬蓽。既屬饜於盛德，仍敬佩於勞謙。往拜不遑，懷慚滋甚。《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移厨後訪及狀 三

竊以獻南岳之嘲，正慚鼻祖；置長安之驛，幸際耳孫。既莫稱於百籩，復屢勤於千騎。茲爲悚感，豈易敷云！《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楊守方任滿訪別狀

竊以黃霸再臨，人徯八年之久；仲尼既用，政成期月之間。何統鼓之興歌，已驪駒之趣駕。自愧垂車之老，阻陪卧轍之忙。悵恨於中，諭言曷究！《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王倅淹任滿訪別狀

茲承監州底績，解印還朝。屬此屏居，阻於祗餞。過勤別刺，倍極感悰。《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張憲垓行郡訪別狀

特枉使車，寵貽別刺。屬養痾於蓬戶，阻祇餞於津亭。愧悚交懷，敷宣罔既。《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彭守漢老赴常德訪別狀

茲承之藩卜吉，擁騎告行。方事藥囊，莫陪祖帳。其爲感愧，罔既敷陳。《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斛侔僖赴調訪別狀

茲承入朝天闕，訪別草廬。久抱微痾，阻陪偉餞。其爲悚感，罔既敷陳。《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趙憲善鑠赴利路訪別狀

茲承邛邛叱馭，欲繼昔賢，驪駒在門，莫留去轍。載披別刺，祇動離情。《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梁守京奉祠訪別狀

聯事熊湘，嘗託子孫之契；持麾螺浦，幸依父母之邦。承歸奉於真祠，阻追參於偉餞。其爲悵戀，罔罄敷宣。《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湯倅璫任滿訪別狀

竊以邦國不空，功成別駕；驪駒在路，歌動諸生。坐深賀下之情，行聽留中之詔。特勤營從，倍激感悰。《平園續稿》卷一七。

謝胡侍郎紘經從訪別狀

瞻烏在岸，禮已闕於將迎；浴鳳於池，勢方殊於隱顯。三復冰銜之辱，載深芒背之慚。《平園續稿》卷一七。

全宋文卷五〇八七

周必大 七四

謝宰執啓

紹興二十六年 以下十九篇並代外舅

假以近邦，已戴陶鎔之賜；縮其遠次，益銜造化之恩。懷組綬以于征，見吏民而伊始。伏念某天資椎鈍，地望單平。識非五總之龜，學止一斑之豹。艱辛宦牒，兢畏官箴。謂我朱愚，人笑南榮之智；爲官拓落，客騰揚子之嘲。十年陪鴛序之聯，終日負鵜梁之愧。力上投閒之請，遽叨共理之除。繇大鈞方播於無垠，故小子亦容於有造。遵塗浹日，及境宣風。將何施設於教條，惟在奉承於法令。夙昔自省，僥冒爲多。茲蓋伏遇某官感會三辰，昭明百度。密勿皋、夔之任，弼諧堯、舜之君。橐籥含生，罄邇遐而畢遂；權衡多士，隨輕重以皆平。遂致妄庸，亦塵任使。惟是桐川之壤，未遙楓陛之朝。訟簡刑清，雖曰庸才之可勉；民貧地狹，奈何經費之不充。方當蒞職之初，預積瘝官之懼。願少寬於箠策，庶自竭於疲駑。狄山居一障之間，既蒙優假；嚴助奉三年之計，更賴生成。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省齋別稿》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九。

與江東張使帥啓

三徑就荒，未決歸田之計；一麾出守，誤叨乘障之恩。已諏龜卜之良，祇佩魚符之寵。伏念某學雖有志，才不逮人。少也孜孜，妄冀事功之立；老而碌碌，但慚廩稍之糜。昨參風憲之糾繩，謬贊露門之誦說。自知無補，力丐投閑。荷上聖之曲憐，假附庸而共理。幸居巡管，庶追譴訶。恭惟某官性兼忠孝之資，世受天人之學。蚤繇一德，歷事三朝。紫微屢告於辰猷，青瑣旋升於夕拜。雞翹豹尾，六卿居法從之先；井鉞參旗，萬里折遐衝之侮。久袖經綸之手，益勤啓沃之心。符刻玉麟，暫付陪都之籥；鼎調金鉉，即遊揆路之沙。某猥以孤蹤，仰依巨蔭。惟是桐川之偏壘，號爲江表之陋邦，財賦匱窮，封圻褊小。絕長補短，尚不足於平時；送故迎新，矧數更於長吏。深虞譴薄，坐致顛隳。惟外臺有以庇之，則屬城免於戾矣。素秋淒肅，玉節光華，願調六氣之和，坐使百祥之合。《省齋別稿》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八四。

徐憲頌德

恭惟某官奧學邁倫，清徽表世。奮勵才猷之茂，踐揚中外之多。卿寺郎曹，最爲舊德；州麾使節，迭奏新功。茲圖壽俊之賢，暫付祥刑之寄。園扉鞠草，既仰助於好生；紫橐荷囊，諒旋膺於促召。宣爲公論，匪曰諛言。某猥以孤蹤，下同前。

《省齋別稿》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八八。

周漕頌德

恭惟某官國器宏深，天資茂粹。問學造聖人之旨，詞章爲王度之華。早著英聲，踐周行而最久；徧臨劇部，論膚使以推先。茲疇登揆之庸，洊付轉輸之寄。方睿哲益新於施設，宜耆明首被於褒嘉。佇聞芝檢之頒，入預荷囊之挈。宣爲公論，匪曰諛言。某猥以孤蹤，下同前。

《省齋別稿》卷四。

葉漕頌德

恭惟某官國器宏深，天資茂粹。奧學究聖人之旨，英詞追作者之風。比協廷僉，亟頒驛召。奉常

議禮，方躋清切之塗；便殿矢謨，俄奉皇華之選。錫名駒於天廐，寓美職於瀛洲。欽聞攬轡之初，已著埋輪之譽。行歸表著，高步禁嚴。某猥以孤蹤，下同前。《省齋別稿》卷四。

徐總領頌德

恭惟某官國器宏深，天資茂粹。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有令聞廣譽而施諸身。早自奮於才猷，常徧儀於中外。璧琮無玷，愈久益新；松柏有心，雖寒不改。復綴九卿之少列，獨司萬旅之餘糧。佇褒寵於顯庸，即超遷於法從。是爲公論，匪曰諛言。某猥以孤蹤，下同前。《省齋別稿》卷四。

呂提舉頌德

恭惟某官奧學承家，清徽表世。襲相門之舊德，結黼座之深知。洊歷劇繁，益隆譽處。比協縉紳之望，擢升輶傳之華。足國裕民，功既成於斂散；摘山煮海，效復見於富饒。佇聞芝檢之頒，入預荷囊之挈。是爲公論，匪曰諛言。某猥以孤蹤，下同前。《省齋別稿》卷四。

凌正言啓

上同江東張帥。伏念某稟生闔阨，殖學淺膚。棲遲名位之卑，荏苒星霜之易。蘭省殆成於白首，柏庭濫綴於清班。黽勉歲周，摧頽人後。方群公之並進，可謂得時；顧朽質以自慚，力祈補外。分合投閑而置散，恩容宣化以承流。載惟僥冒之深，必有夤緣之自。此蓋伏遇某官氣和而粹，道廣而周。居然中坦而外莊，不以澄清而撓濁。烏臺三院，甫揚直諒之聲；騎省七人，旋賴彌縫之益。俯憐樛櫟，夙忝金蘭，每曲賜於揄揚，致獲安於奇拙。居如何武，諒無赫赫之稱；疏若班超，願展平平之策。

《省齋別稿》卷四。

宣州樓樞密啓

輕萬戶以識韓，早諧望履；施餘波而及晉，今幸依仁。甫視印章，虔修竿牘。伏念某學雖有志，下同江東張帥。假附庸而共理。布寬條而有俟，託大芘以知歸。恭惟某官博厚而疏通，溫恭而剛毅。起千年之絕學，獨步儒林；振一代之修名，徧儀禁路。翰苑早敷於邦號，樞庭再本於兵機。久安香火之祠，高袖經綸之手。方睿聖益新於庶政，擇輔藩分命於元臣。歛大惠於一州，錫康侯於三接。圖任

舊人而共政，佇慰民瞻；咸有一德以享天，永符帝賚。某密瞻上府，獲在下風。爲滕、薛之大夫，已踰分量；親龔、黃之善政，願奉規模。過此以還，未知所措。《省齋別稿》卷四。

兼擢臨安府戶部韓尚書啓

背觚稜而北去，方返寒鄉；紆組綬以西來，遽臨偏壘。未知條教，有愧吏民。伏念某殖學淺膚，稟生闔阨。少無可取，直同樗散以棗昏；老復何能，甘作鼠跖而麀怯。昨收朝蹟，旋拜郡符。之官無五百里之遙，竊食預二千石之列。雖民貧而地狹，幸訟簡而刑清。於此庇身，實爲過望。茲蓋伏遇某官英資邁往，精識絕倫。總賦地官，教周卿之禮樂；剗繁天邑，用漢尹之春秋。顧政路之將登，惟人才之務進。有如孤拙，亦賜吹噓。某敢不深體上恩，勉勤吏事。發姦摘伏，縱無一日之長；宣化承流，願奉三年之計。《省齋別稿》卷四。

權樞密都承旨中書王舍人啓

杜門掃軌，瓜未及於齊丘；便道之官，竹已分於漢郡。反求諸己，有愧於心。伏念某襪線無長，鬢絲易老。方群賢之並進，競樂居中；顧弱質之無庸，力祈補外。分合投閒而置散，恩容宣化以承

流。惟是桐川，介於江表。雖民貧地狹，在薄材綿力以難勝；然政舉人存，有善教流風之可法。孤蹤自省，微幸何多。茲蓋伏遇某官德配先民，文傳正法。贊謨右府，宣聖神道德之威；演誥西廂，鼓天地中和之氣。每推公論，力獎遺才。故雖朽鈍之資，亦在吹噓之數。敢不勉思未至，祈稱所蒙。游刃發矟，諒難追於古訓；伐柯取則，期勉跂於前規。《省齋別稿》卷四。

湯中丞啓

假以近邦，已戴提撕之厚；縮其遠次，益知成就之深。紆組綬以于征，見吏民而伊始。伏念某立身至苦，秉德甚涼。每惟骨相之屯，敢有功名之望？郎省已成於白首，憲臺濫綴於清班。眊勉歲周，摧頽人後。始也群公雜進，枘方不可以入圓；及乎衆正彙征，器小復難於用大。推之理數，允矣奇窮。尚分東方千騎之麾，實賴中流一壺之賜。矧茲桐水，未遠楓宸。雖地狹民貧，在綿力薄材而難強；然人存政舉，有風流善教之可師。夙夜以思，叨踰爲甚。此蓋伏遇某官氣全剛大，道備中和。歲寒不改於松青，風疾始知於草勁。提綱柏寺，知宿弊之頓除〔二〕；秉政槐庭，竚元功之茂立。每扶國是，坐正臺評。遂容蹉跲之蹤，猶在驅馳之數。某敢不勉思未至，下同前。

《省齋別稿》卷四。

〔二〕知：明抄本、傳校本作「既」。

褚臺簿啓

三徑就荒，未決歸田之計；一麾出守，誤叨乘障之恩。自惟襪線之無長，加以鬢絲之既老。投閑置散，乃所當然；宣化承流，斯爲過矣。載省叨踰之自，寧無獎借之由？茲蓋伏遇某官問學粹精，風猷警邁。久儀仕路，人皆嘆於進難；擢實臺僚，上獨嗟於見晚。每推公論，仰助清朝。致茲朽鈍之餘，亦在吹噓之數。某敢不勉思未至，下同前。

《省齋別稿》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七。

答陳國政天麟啓

昔年幸會，親觀淡墨之名；晚歲倦游，坐遠金閨之彥。豈謂不遺衰朽，遠貺緘滕。方塵容俗狀之可憎，驚墨妙筆精之創見。執謙良甚，懷感至深。伏惟某官道本師傳，詞皆己出。豹澤靡容於隱霧，鴻毛果見於遇風。帝席夜前，對宣室鬼神之問；學宮晨入，誨諸生行業之勤。諒無歲月之淹，別奉絲綸之渥。蘭臺譔著，固將平步以登焉；玉殿論思，蓋亦歷階而升耳。願慎寶調之術，式符頌望之私。其在惓惓，曷勝言喻！

《省齋別稿》卷四。

賀戶部王侍郎侯啓〔二〕

趣朝天陛，峻陟地官。帝命有光，人言無間。恭以某官高文駿發，懿行淳深。奮才猷於百執之間，備侍從於中興之始。惟時心計，尤簡睿知。故四明方樂於香凝，而九賦復煩於鞭策。昔漢嘗尊於計相，至唐彌重於度支。豈徒司金穀之繁，抑以養鈞衡之望。稍著裕民之效，即膺共政之除。某早辱言揚，欣聞召拜。屬佩左符之竹，阻陪右席之賓。瞻頌於中，敷宣罔既。《省齋別稿》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啓雋類函》卷四四。

〔二〕侯：當爲「俟」之誤。王俟以紹興二十六年爲戶部侍郎，見《建爲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五。

賀禮部辛侍郎次膺啓

召自侯藩，擢升禁從。諸儒改觀，共欣掌禮之得人；庶俗何知，亦喜正臣之在位。恭惟某官持心本恕，守道不回。早見知萬乘之君，期無負平生之學。進居諫省，一言必務於興邦；退領祠宮，三已莫窺於愠色。身居鄱水，名重泰山。逮隆當宁之恩，連奉賜環之命。辰猷既告，夜席盡前。咨伯汝作

秩宗，姑假塗於簪橐；暨湯咸有一德，即當路於鈞衡。某僻守小邦，逖聞成命。莫遂登門之願，敢稽贊喜之書？頌詠於中，敷陳奚究！《省齋別稿》卷四。

賀提舉修書官万俟右相轉官加食邑啓

成書長樂，宣制正衙。冠五等以疏封，躡二階而進秩。僉言允穆，注意加隆。恭惟某官碩大而光明，直方而寬厚。異稟蚤符於帝賚，英猷久峻於民瞻。丁溥天綏靖之期，宅右揆辨章之任。既中外咸安於少事，宜君臣俱樂於無爲。惟茲駟馭之還，尚闕鴻儒之紀。肆煩茂宰，親總宏綱。方和鉛舐筆以編摩，俄緯典敷華而明備。涓之穀旦，導以盛容。薄昭迎后之儀，揭日星而顯著；虞舜慕親之孝，亘夷夏以流聞。汗青恭實於慈寧，副墨仍藏於秘府。爰頒異數，用答元功。昔蕭、曹居丞相之官，初無聞於筆削；班、馬擅史家之學，第私紀於見聞。豈如輔佐之賢，榮奉纂修之詔。所載者非常之慶，宜膺乎不次之恩。亶爲家國之光華，豈獨士夫之歆艷？某身游大冶，耳屬上儀。拘綴銀符，雖莫預班廷之數；傾依玉鉉，其敢忘賀厦之誠？《省齋別稿》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二〇。

賀進書禮儀使沈左相轉官加封邑啓

上同万俟相。丁溥天綏靖之期，宅左揆辨章之任。既中外咸安於少事，宜君臣俱樂於無爲。惟茲魏馭之還，尚闕鴻儒之紀。昨頒中詔，俾輯奏篇。書薄昭迎后之儀，以貽後代；顯虞舜慕親之孝，不在斯文？汗青恭實於慈寧，副墨仍藏於秘府。肆煩上宰，親總盛容。簪紳肅穆以前驅，禮無違者；天日清明而顯相，人皆仰之。繫鉅典之克成，殆聖時之創見。宜舉懋功之賞，用酬領使之勞。非崇資峻陟，無以示天眷之隆；非書社陪敦，無以慰國人之望。甘茂十官之取，何足與稽；張良萬戶之封，固宜未艾。某身遊大治，下同前。

《省齋別稿》卷四。

賀湯右相啓 一 紹興二十七年

金甌名啓，玉鉉位崇。制命一傳，歡謠四起。竊惟至治之世，必有非常之臣。視君如腹心，相王爲左右。用肩一德，永底多盤。歷選時髦，孰爲舊德？斗宮運神樞之柄，既在諸公之先；上相處太微之庭，宜應今日之拜。恭惟某官氣充高厚，忠貫神明。濟世之才，愈汲而愈富；許國之節，彌久而彌堅。早由經緯之文，親結聖人之眷。精誠每竭，燥濕莫移。故凡見諸有爲，率不負其所學。垂紳正

笏，判群疑於片言；偃武修文，興長利於旋踵。更化之際，宣力爲多。方時已安，命相尤重。民皆屬望久矣，上亦虚心待焉。果副具瞻，亟聞爰立。談笑爲治，豈惟垂千載之規；精神折衝，固可制四夷之命。修禮樂以召和氣，進賢能以起治功。三代之隆，遂將再見；兩漢而下，夫何足云？某愚有寸誠，老無他技。虞翻骨相，自嘆多屯；陶令田園，分甘歸去。茲值播釣之始，尚懷爲御之初。望賓客之後塵，雖知邈爾；采士民之公論，不覺欣然。瞻頌之誠，叙陳曷既！《省齋別稿》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五。

賀湯右相啓

二代聞人書庫

光膺典冊，進總機衡。屹若明堂，得棟梁而愈固；浩然巨浸，賴舟楫以安行。渙號播聞，輿情闐懌。竊以輔弼之任，古今所難。咨四岳以奮庸，匪內由於獨斷；使百工而求野，或外盡於周詢。豈知聰明睿知之君，久眷碩大光明之佐。積年詳試，一旦登庸。既聲名素稔於縉紱，宜望實交孚於華裔。恭惟某官應期佐聖，維嶽炳靈。游、夏淵源，洞八索九丘之學；卿、雲黼黻，雜四時五色之文。蚤擢殊科，立登要路。春官議禮，明夏商損益之宜；翰苑代言，繼盤誥聲牙之作。亟被九天之渥，延登兩地之尊。柄幹洪樞，運籌而坐帷幄；烽沉紫塞，挽河而洗甲兵。寢隆巖石之瞻，久徯沙堤之築。果贊元而入輔，遂當路以奮庸。方且感一人特達之知，慶千載難逢之會。股肱盛世，著蔡群疑。飾庶事以

鼎新，奠溥天於孟覆。共欣聖主，獲稷、契、皋陶之良臣；肯使太和，在唐、虞、成周之盛際。《詩》《書》所紀，勲業同歸。某五斗爲貧，一官效智。寢每懷於附鳳，門屢幸於登龍。方此播鈞，敢忘躍冶？祐甫除八百之吏，雖匪舊知；晉卿舉七十之家，尚容筦庫！《省齋別稿》卷四。

問候沈左相啓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 以下代方總領

蒙霧而行，每潤身於膏澤；遡風以望，頻矯首於門墻。當九秋向杪之辰，有萬寶告成之喜。鼎梅久實，和羹方賴於商衡；潭菊可飡，遐壽宜臻於漢相。輒殫款懇，仰詞寢興。恭惟某官正直秉彝，誠明貫道。窮精微於三聖，學有本原；掩述作於兩京，文皆典則。自進隆於國棟，即茂立於邦基。獎拔群材，共翊休明之運；彌綸庶務，密庸造化之功。三台仰驗於色齊，九鼎俯知於器重。縉紳歌詠，中興有丙、魏之聲；旒冕注懷，廣厦論唐、虞之際。克凝丕績，絕擬常倫。伏念某塵慮煩襟，謏材曲學。曩值延登之旦，首膺特達之知。如彼枯魚，驟吸西江之水；譬諸蔀室，頓延東井之光。既遙跡於郎闈，仍總儲於軍壘。眊勉粗殫於駑駘，叨踰終愧於鵠梁。仰藉洪鈞，尚逃司敗。鴈鸞接武，雖寸步之不前；鴻雁來賓，顧尺書之敢緩？其爲瞻頌，罔罄名言。《省齋別稿》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五。

問候湯右相啓

含香錦帳，身游塊圯之鈞；發軔轅門，日注熒煌之座。欽想細旃議政，廣業熙天。茂隆旦、奭之勳，遂措成、康之俗。神明所保，福祿來同。恭惟某官智蘊賢謨，道隆先覺。以聳壑凌雲之質，柱石王庭；以鏘金戛玉之文，笙簧帝典。自峻參於機幄〔二〕，旋進執於宰衡。雖鎮以無爲，孰測廟堂之密勿；然見諸行事，足觀輔弼之規恢。內焉百度之修明，外則群王之綏靖。大昭掛壁，澄霄潛狼角之光；嘉石平民，絕澗息禽遊之酷。積爲和氣，散作歡謠。方且進英髦以共保洪基，飾禮樂以助調元化。郊天祭地，告厥成功；緯典敷華，傳諸後世。太平責塞，小人道消。某襪線無長，鬢絲浸老。牛溲馬勃，辱采擇於醫師；蟲臂鼠肝，正依棲於造化。金莖露涓，玉鉉羹調。冀益護於寢興，永上符於眷注。瞻祈倍極，傾寫奚殫！《省齋別稿》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五。

〔二〕自：原缺，據明抄本、四庫本、傅校本補。

賀王樞密啓

明詔揚廷，元樞正位。有常立武，基聖神宥密之謀；無競維人，成邦國安強之勢。真儒益進，多士同歡。恭惟某官道本誠明，氣全剛大。《詩》《書》執禮，六經皆務於雅言；直諒多聞，萬乘素推於益友。騫翔久矣，譽問藹然。詞掖鑾坡，大冊高文之獨步；經帷工尹，昌言宏議之日聞。自陟幾廷，愈摠廟略。留侯佐漢，功高三傑之中；裴度輔唐，名播四夷之外。擁輅出使，仗節來歸。有折衝厭難之勳，無伐善施勞之失。況三軍五兵之運，久此宣猷；宜十行一札之書，茲焉進長。寵數式隆於當宁，恩章尤異於在廷。既用仲尼，固知天下之無敵；非如汲黯，但使淮南之寢謀。某夙荷恩憐，欣聞冊拜。宏開沙館，知多賀厦之人；邈處柳營，獨阻登門之願。其爲馳頌，實倍常情。《省齋別稿》卷四。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賀吏部張尚書啓

寵錫綸言，峻登文部。任隆常伯，獨專四選之權；班冠從臣，允謂六官之長。雖還舊物，實茂新恩。恭惟某官學粹而文高，氣和而節勁。早登禁路，惓惓形憂國之言；久歷藩方，亹亹盡愛民之意。

既宸心之妙簡，亦輿論之素孚。雖告歸力上於囊封，而趣召屢頒於邦渙。游神琳館，進讀金華。數朝士於貞元，春風屢改；得世臣於故國，喬木猶存。方將倚重於股肱，茲用假塗於喉舌。稽諸周制，天官同冢宰之名；參以唐規，政府總吏銓之事。惟時重任，屬我老成。某久託餘輝，逖聞異數。顧阻申於慶禮，實倍激於懽悰。《省齋別稿》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三八。

賀朱中丞啓

祇奉親除，峻陞獨坐。絳騶清道，一時欣覲於曠儀；白簡生風，多士共覘於勁節。恭惟某官性資誠慤，局度方嚴。學窮六藝之源流，文掃百家之輦輶。自登朝列，即締主知。操挺松筠，歷三冬而不改；質堅金石，經百鍊而愈精。已騰騎省之聲稱，旋振烏臺之綱紀。有猷必告，無弊弗除。果膺非次之恩，遂應久虛之選。執法在端門之右，是亦假塗；輔星明北斗之中，即聞秉政。理之必至，人所共期。某屬奉使華，阻於賓謁。正臣得位，既如鵬鶚之在天；善類歸心，何畏豺狼之當路。其爲欣懌，實倍等夷。《省齋別稿》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六〇。

問候葛侍郎啓

櫟社扶疏，昔依仁於華省；蓬心拳曲，今結戀於朱門。欽惟賢哲之所臨，密有神靈之來相。內凝道妙，外納時和。恭惟某官應物以俊明之資，處躬以渾厚之德。詞章峻潔，如東流赴海之莫磯；聞譽輝光，若北斗麗天之可仰。掖垣掌制，文部典銓。世傳常袞之除書，人服山公之啓事。謂合延登於黃閣，云胡引去於青都？結河山杖屨之緣，作茗水龜魚之主。冲襟逸興，雖寢忘紫橐之舊游；雅望英聲，當勉爲蒼生而再起。某久應襍被，尚許濫巾。蝶夢空勞，莫遂接辭之便；魚書遠至，少伸問訊之儀。悃悃所懷，楮毫奚盡！《省齋別稿》卷四。

賀何大諫啓

演誥鳳池，升班騎省。后從諫則聖，式嘉啓沃之謨；臣事君以忠，愈藉論思之益。恭惟某官執德洪而信道篤，見善明而用心剛。自擢冠於南宮，即締知於北闕。曩由六察，進列七人。造膝惓惓，補袞實同於山甫；抗章纚纚，引裾何愧於辛毗！爰從左掖之聯，就正大坡之拜。青蒲屢伏，旣旌入告之嘉猷；紫橐峻持，更應久虛之妙選。佇疇言績，參秉政幾。某外奉使華，遙聞褒制。莫展陽城之拜，

敢稽商皓之書？欣頌交懷，喻言奚究！《省齋別稿》卷四。又見《啓雋類函》卷七九。

賀都司諫啓

底績右垣，升華左掖。忠言廟上，雖寄任之不移；正色立朝，知班聯之愈峻。恭惟某官文高典則，學洞淵源。挺渾金璞玉之姿，時皆景仰；負烈日嚴霜之操，帝所親知。召居六察之官，擢預七人之列。風聲鯁峭，屢開白獸之尊；諫紙縱橫，備著皂囊之疏。式酬久次，爰畀右遷。臣事君以忠，補袞既彰於山甫；后從諫則聖，轉圜益顯於高皇。佇從耳目之司，入踐股肱之任。某屬縻使事，阻造賓筵。仰賢哲之得時，與士民而共慶。其爲欣頌，曷罄敷陳！《省齋別稿》卷四。

謝執政啓

代陳通判

戊期垂畢，未瞻魏闕之觚稜；詔旨中頒，遽剖漢庭之符竹。顧牧民之寵厚，知宰物之恩深。伏念某智術迂愚，宦游連蹇。三銓列屬，被亟襮以汰歸；萬里觀風，突甫黔而報罷。一投閑散，屢改炎涼。豈盛時獨棄於蒯營，蓋薄命動迎於墻壁。欽惟先德，傳清白之高風；藐視後人，敢磷緇於素手！傷哉貧也，誰者憐之。甌生范氏之塵，瓶乏淵明之粟。晚叨起廢，游畀藩符。章郡頻年，坐對朝雲於

南浦；台城再歲，飽聞夜鶴於北山。居無可紀之勞，寧冀就遷之渥？忽叨成命，改付名邦。方愧杲之依芙蓉而汎水，乃容高適出幕府以持麾。之官雖徯於瓜時，揣分實踰於樗散。茲蓋伏遇某官道隆先覺，勳格皇天。拳拳致主之清忠，汲汲求賢之美意。衡量多士，重輕無杪忽之差；澤潤群生，遐邇失焦枯之患。欲廣聖神之德，尤嚴師帥之官。何取妄庸，亦忝任使？某敢不愈堅末路，靡負初心。戴稷、契之殊知，謹銘藏於茲日；追龔、黃之善政，尚鞭策於他時。過此以還，未知所措。《省齋別稿》

卷四。

全宋文卷五〇八八

周必大 七五

賀李漕植啓 紹興二十九年 以下代帥

疏寵嚴宸，觀風劇部。除書誕布，公議咸歸。伏惟某官雅望映時，宏猷經遠。剖符黜歛，比聞報政之優；易節湖陰，旋舉疇庸之典。未周歲籥，彌著治聲。與其勞飛輓於遐方，孰若展施爲於近地？果膺褒詔，改畀使華。攬轡登車，暫屈澄清之寄；持荷簪筆，即躋侍從之班。某幸以衰蹤，將依仁庇。日徯前驅之至，庶諧宿霧之披。欣忭之私，敷陳罔既。《省齋別稿》卷五。

賀江東陳憲啓

一札疏榮，六條問俗。畫衣冠而民不犯，上既廣於好生；述禮樂而遠有光，下咸爭於快睹。恭惟

某官明察秋毫而行之以恕，學周世用而濟之以謙。雖靖共自守於班聯，而望實交孚於中外。肆倚月卿之重，來分星使之權。昔嘗司天下之平，尚多游刃；今乃仗江圻之節，寧有冤民？初聞繡斧之風馳，已見旄倪之柏悅。諒靡溫於坐席，即歸侍於細旃。某誤剖藩符，實依臺庇。周爰咨度，遙知四牡之勞；惠然肯來，冀慰一方之望。《省齋別稿》卷五。

賀王樞密啓

誕頒帝則，擢貳幾廷。仰帷幄之得人，知簪紳之交慶。恭惟某官才高而學博，質厚而氣剛。精忠自結於深知，雅望寢儀於近列。代言翰苑，詞章奚愧於常；揚；勸講露門，議論力窮於游、夏。方上聖益新於政化，肆群工並赴於事功。乃眷弼諧，尤嚴宥密。雖星低太白，靡勞三傑借箸之籌；然樞運斗宮，實贊七德安民之武。克副本兵之寄，孰踰名世之賢？某幸託洪鈞，竦聞成渙。屬藩符之拘綴，阻賓閣之進趨。欣頌交懷，叙陳奚既！《省齋別稿》卷五。

回陳都官啓

外臺報政，真館就閑。既從香火之遊，宜介神明之祉。伏惟某官性資端亮，才力恢宏。分符馳豈

弟之稱，攬轡著澄清之效。溪山行樂，姑暫適於雅懷；簪橐需賢，即趣頒於召節。某欣聞弭蓋，尚阻披雲。方圖尺牘之修，遽辱長牋之貺。其爲感荷，罔既敷陳。《省齋別稿》卷五。

賀陳同知除知院啓

誕頒宸綍，進長籌帷。兵本不移，民瞻愈峻。恭惟某官才高而學邃，志大而氣剛。以精忠隆當宁之知，以厚德洽在廷之譽。禁塗累歲，屢殫告后之猷；政路踰年，力贊安民之武。宜膺大任，遂正元樞。方四夷稱都護之觴，而中國偃靈臺之伯。垂紳正笏，曾何聲氣之勞；出策畫奇，自有幾微之略。既中外折衝之所繫，宜聖神注意之加隆。某竦聽郵傳，幸依鈞播。屬藩符之拘綴，阻賓閣之進趨。欣頌交懷，叙陳奚既！《省齋別稿》卷五。

賀宣州魏參政啓

起從家食，就領州麾。印組一臨，吏民交慶。恭惟某官氣全剛大，志蘊經綸。與道卷舒，三仕三已而奚恤；逢辰休顯，一都一俞而有爲。正隆惟石之瞻，遽念急流之退。雖雅志自安於琳館，而高名常在於金甌。欲令赤舄之遄歸，先爲蒼生而再起。惟宛陵之奧壤，實江表之名藩。既風俗之素諳，宜

教條之易布。溪山行樂，方巾擇勝之車；老稚聚觀，俄擁班春之旆。諒靡溫於坐席，已亟築於堤沙。某久矣懷歸，尚茲假守。漳、潮相接，深慚政事之不同；虞、虢爲鄰，竊幸齒唇之爲輔。其爲欣忭，罔既敷陳。《省齋別稿》卷五。

賀鎮江董知府啓

升華中秘，擢守南徐。綸綍初班，旄倪胥悅。伏惟某官忠存柏府，譽冠時髦。雖迴翔久試於外庸，而簡注不忘於上聖。昨奉楓庭之對，亟參蘭省之班。逮出總於軍儲，仍就紆於州紱。三年考績，方稽虞氏之舊章；滿歲爲真，姑用漢京之盛典。矧寓石渠之直，彌增銅虎之光。言念衰蹤，密依鄰庇。跂棠陰之在望，知河潤之旁霑。欣幸居多，叙陳奚既！《省齋別稿》卷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五。

回田開府啓

奉詔十行，視儀三事。式表旂常之績，有光帶礪之盟。伏惟某官知勇兼資，韜鈴洞貫。自撤邊疆之警，即宣江漢之威。登齋戒之壇，既久頒於六纛；陟尉安之府，亦坐閱於八年。茲疇經武之庸，併舉懋功之賞。碧幢紅旆，不移細柳之屯；赤舄繡裳，增煥雲臺之像。某遙霑河潤，喜聽廷揚。曾尺牘

之未修，辱雙魚之先逮。其爲欣悚，難盡名言。《省齋別稿》卷五。

回柴參議啓

拜命中朝，贊謀外閫。雖抑九霄之步，實增十國之光。伏惟某官靜慎弗渝，疏通無滯。襲爵常聞於公社，試才久歷於宦塗。茲煩席上之珍，來主幕中之辯。庾公之依淶水，衰蹤預有榮焉；樂廣之善清談，婉畫可無憂矣。曾柔緘之未布，已華翰之先臨。慰感兼深，叙陳奚既！《省齋別稿》卷五。

回吳漕啓

代徐漕

觀風底績，易部示恩。念寄委之加隆，宜士夫之胥悅。伏惟某官器涵渾厚，學造淵深。才猷見於施爲，智略形於議論。比上歷陽之最，就登淮甸之車。逮膺改命於鄰封，益表注懷於中禁。去思來暮，騰兩路之歌謠；威浹惠孚，聳百城之畏愛。佇奉綠綈之詔，入陪紫橐之游。某久愧瘵官，尚叨換節。迫於行邁，雖不容雲霧之披；辱在交承，恐未免粃糠之簸。尚稽展慶，遽辱惠音。惟欣感之交懷，匪叙陳之可究。《省齋別稿》卷五。

賀江東王提舉啓 代吳漕

膺時遴選，爲國外臺。見九郡之吏民，道一人之志慮。伏惟某官剛毅有守，純明不欺。輔之問學之淵源，發以詞章之黼黻。參華宗寺，攷績銓曹。雖清路之游更，顧外庸之未訖。粵勤剖竹，復賴乘輶。總倉儲歛散之權，幹山海阜通之利。民財既裕，國用自饒。言遠有光，方聽皇華之遣；見知則悅，即歌四牡之來。某聯事雖新，傾風惟舊。鱗鴻可致，敢稽執訊之書；原隰交馳，行快披雲之睹。其爲欣懌，難盡名言。《省齋別稿》卷五。

賀吳漕啓 代張帥

疏寵嚴宸，改轅劇部。除書誕布，公議咸歸。伏惟某官以德潤身，用儒飾吏。承流宣化，著美績於歷陽；激濁揚清，藹休聲於淮右。將趣賜環之召，先頒易地之恩。寄委加隆，眷知愈厚。輶車載路，方新舊部之民風；彩鷁橫江，已見新封之候吏。諒靡淹於芳歲，即歸契於荷囊。某幸以衰蹤，行依仁庇。日徯前驅之至，庶諧宿霧之披。《省齋別稿》卷五。

回淮東朱總領啓

代張帥

足食轅門，升班省戶。公言無間，使節有光。伏惟某官毓德粹精，稟資開敏。維其時矣，親承黼座之知；是以似之，克濟相家之美。比輟丞於九扈，來總賦於三軍。允惟心計之優，坐致邦財之裕。迨茲踰歲，果被陟明。錦帳含香，姑歷階而少進；禁塗簪筆，竚越次以殊遷。某幸借鄰輝，欽聞褒詔。曾尺書之未布，辱疊璽之先臨。欣悚交懷，喻言曷既！《省齋別稿》卷五。

賀賀參政啓

一代總領

詔錫綠綈，位登黃閣。閒兩社以爲公輔，助調鼎鼐之和；有一德以享天心，上炳杓魁之象。傳聞所逮，闔澤惟均。竊稽藝祖之宏模，參考唐朝之舊制。敷求英傑，肇置疑丞。密次台躔，禮秩僅餘於一等；同升政路，絲綸首拜於二人。共圖大器之安，永底巨川之濟。洪惟累聖，並守成規。任至重則才實難，寵既深而選宜遴。在昔率多於成德，於今尤擇於耆英。國有人焉，民胥悅矣。恭惟某官學關百聖，望實三朝〔二〕。直道而行，養其氣以剛大；古訓是式，尊所聞而高明。方思皇多士，如周后之時；越圖任舊人，美商邦之政。首頒召節，擢實禁塗。南宮久罄於論思，東省最高於封駁。旋率三銓

之屬，進儀八座之聯。虎殿侍言，冠諸儒之清選；麟毫授簡，成萬世之信書。既劇繁華要之徧更，宜輔弼贊襄之有賴。方且許身稷契，致主勛華。亶亶周詢，務旁招於俊乂；孜孜入告，庸上合於忠嘉。惟成功與日以俱新，則置相指期而可待。某聯榮卿寺，總賦師干。大用得賢，喜聽傳郵之命；群情交慶，將遊播物之鈞。欣幸居多，名言奚既！《省齋別稿》卷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一六。

〔二〕實：明抄本、傳校本作「貫」。

賀賀參政啓 二代漕

誕布絲綸，進居廊廟。仰模乾度，粲芒色於輔星；俯視昕朝，參班聯於揆路。正臣登用，善類懽愉。竊觀治理之朝，慎擇爽邦之俊。左師右保，既資二相之燮調；前疑後丞，復賴四鄰之啓沃。典謨所載，勲績具存。古我先王，圖任舊人而共政；受天明命，咸有一德以享心。偉此道之復興，幸是身之親見。恭惟某官精微而閎廓，柔惠而直方。以經綸之學暢皇猷，以黼黻之文鳴聖代。究心典禮，家傳慶普之書；篤志清高，早慕季真之操。會黃屋鼎新於政紀，宜紫泥趣召於儒臣。踐歷春官，周旋夕拜。紬圖書於石室，冠講讀於金華。直道不回，豈惟揚近侍之職；忠言無隱，固已有大臣之風。況久典於吏銓，實首儀於法從。大厦方須於杞梓，巨川正倚於鯀鯨。越從喉舌之司，擢實股肱之任。已新

巖石，共瞻赫赫之師；行築沙堤，式望堂堂之相。某充員漕輓，託迹鈞陶。雖遙扣閣之期，喜際迓衡之旦。泰和在唐、虞、成周之世，方符揚子之言；聖主得稷、契、皋陶之臣，願上王褒之頌。其爲欣忭，實倍等倫。《省齋別稿》卷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一六。

賀湯丞相遷左相啓

一代總領

金甌載啓，瑤札誕揚。有一德而無二心，既著元臣之效；統百官而均四海，遂登冢宰之官。孚號遠傳，權謠四達。竊考帝王之盛，悉資輔弼之賢。有若成湯，命仲虺而爲左相；逮於周室，尊公旦而師萬民。漢則蕭何實冠於臣鄰，唐則如晦首釐於政事。蓋德隆者位不可以不極，而功大者任不可以不專。必有崇工，乃膺巨用。恭惟某官才繇帝賚，道覺民先。以經綸之學贊皇猷，以黼黻之文鳴盛世。早攄可大之業，入輔非常之君。居多告后之謀猷，綽有濟時之勲業。兵寢刑措，蓋元首明哉而股肱良哉；時和歲豐，故百室盈止而婦子寧止。矧賢能之並用，且禮樂之方興。厥功茂焉，庶事備矣。宜淵衷之妙簡，躋元輔以仰成。仰契天心，齊兩兩泰符之色；俯從民望，聳巖巖維石之瞻。某外總兵儲，逖違英袞。聞寵頒於顯冊，實倍激於懽悰。敞東閣以延賢，阻陪簪紱；運大鈞而播物，正賴鑪錘。欣躍於中，指陳曷喻！《省齋別稿》卷五。

賀湯丞相遷左相啓 二代吳漕

誕揚孚號，進陟元臺。迪高后以康兆民，久注淵衷之意；統百官而均四海，式登冢宰之尊。廊廟增光，簪纓交慶。竊考迓衡之旦，慎求當軸之賢。惟吉士勸相我國家，豈特聖神之有賴；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實爲華裔之具瞻。矧專魁柄於中朝，獨炳台符於上象。必契天人之望，乃膺典冊之頒。恭惟某官道大而才高，器閎而量遠。文傳正法，與日月以爭光；識洞群疑，如蓍龜之先見。早由德進，深結主知。亟參法從於甘泉，旋列詞臣於翰苑。屈燕、許於筆下，蔚爲王度之華；得頗、牧於禁中，久借籌帷之助。逮正鈞衡之拜，力調鼎鼐之和。削浮費以見損德之修，堅鄰權以贊親仁之寶。太平功備，衆正路開。一身獨係於重輕，萬乘方資於啓沃。庸升左揆，祇答元勛。異恩迭進於文階，真食益荒於書社。九章赤舄，聳上相之新儀；三公黑頭，邁前人之盛事。某幸逢亨會，仰託洪鈞。一節以趨，方驅馳於江滸；千里而近，阻奔走於門闌。徒與旄倪，共深欣懌。《省齋別稿》卷五。

賀陳右相啓 一代張帥

底績政塗，奮庸揆路。濟巨川汝作舟楫，式資利涉之功；若和羹汝惟鹽梅，更賴均調之助。廷揚

顯冊，風動綿區。竊以得賢爲邦家之基，論相乃人主之職。旦、奭股肱周室，遙成夾輔之勛；房、杜佐佑太宗，茂展相資之效。偉真儒之並用，知景運之重熙。恭惟某官學博而智周，德全而能鉅。器稟廟彝之粹，材隆國棟之雄。直道而行，養其氣以剛大；古訓是式，尊所聞而高明。久被眷於凝旒，早升華於從橐。十年居外，經綸蓋蘊於胸中；一節還朝，獻納獨高於朝右。粵由八座，參贊萬幾。克壯之猷共推於元老，可久之業益表於賢人。果誕布於策書，肆延登於宰席。儀刑四海，豈惟黔首之具瞻；鎮撫百蠻，將見單于之却立。某本聯桑梓，仰託陶鎔。聞綸綍之初頒，與簪紳而胥慶。望潭潭之相府，莫遂鳬趨；瞻兩兩之台符，第深雀躍。《省齋別稿》卷五。

賀陳右相啓 二代吳漕

讀命宸廷，登庸揆路。旦夕承厥辟，久參輔弼之聯；左右惟其人，就正燮調之任。陶鎔伊始，遐邇同歡。竊以自昔用人，莫難置相。內勤詢訪，固嘗咨四岳以奮庸；外盡招延，亦或使百工而求野。惟其擇之既審，是以授之不疑。自匪真才，孰膺大任？恭惟某官直方而寬博，肅慎而疏明。智周事物之先，學洞天人表。嘉猷入告，早承宣室之知；要路立登，久扈甘泉之駕。名聲籍甚，忠烈巍然。比由常伯之班，擢實前疑之列。垂紳正笏，益隆百辟之瞻；崇論竝言，深得大臣之體。宜正鈞衡之拜，共調鼎鼐之和。聚精會神，相得益彰，密贊唐、虞之主；應變守文，同歸於治，遙觀姚、宋之

勛。惟華夷永託於帡幪，則事業有光於簡冊。某猥塵星使，遙睇台符。黃麻之似六經，竦聽傳郵之命；洪鈞之轉一氣，願爲躍冶之金。慶幸攸深，名言奚究！

《省齋別稿》卷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一六。

謝執政啓

代人信陽軍到任

畢葵丘之戍，偶道譴訶；臨申國之疆，復叨寄委。有詔條可以遵奉，有民社可以施爲。雖號守邊，實榮分土。伏念某羈單寡援，坎壈多艱。牽絲三紀之餘，泛幕十年之久。捫參歷井，飽諳蜀道之難；輿轎拊舟，備習越人之戇。晚預題輿之列，旋膺乘障之除。卧鼓橐弓，際會洗兵之旦；賣刀買犢，招徠復業之人。乏善最之可書，獲代歸而爲幸。敢圖紫詔，洊畀朱幡。矧是封圻，介於淮楚。當周宣之復古，命召虎以俶城。昔稱物阜而地偏，今喜民淳而事簡。微躬曷稱，洪造有歸。此蓋伏遇某官道際天淵，位隆槐鼎。甄陶萬物，頑金成利器之功；橐籥群生，寒谷被陽春之賜。故雖遲暮，未忍棄捐。重念某生本江湖，粗達閭閻之利病；仕經襄漢，嘗安疆場之疲羸。誓殫已試之勤，自詭惟良之政。上則宣布於寬大，下焉勸課於耕耘。德愧惠柔，敢望邦人之咸喜；效臻治理，庶幾民俗之無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省齋別稿》卷五。

賀湯右相修徽宗實錄成轉官加恩啓 一代總領

奏篇乙夜，宣制剛辰。既峻陟於文階，仍陪敦於書社。巖瞻愈赫，輿議均懽。竊以遠考漢儀，序事獨尊於太史；近稽唐制，修書爰董於相臣。雖規摹具著於舊章，而制作實隆於今日。蓋舜孝有羹牆之慕，故文謨如日月之昭。哀二十六載之先猷，寫之琬琰；使億萬斯年之載籍，炳若丹青。自非名世之巨賢，安得主盟於大典？恭惟某官精微而閎廓，柔惠而直方。以道德而致君，以文章而入相。華戎帖泰，禮樂修明。惟祐陵一代之貽謀，久宜會粹；顧石室諸儒之廣記，未訖編摩。欲總宏綱，是資茂宰。一命再命三命，初循考父之墻；大書特書屢書，遂執昌黎之筆。歲時屬耳，篇帙粲然。銓次精詳，無復段公之逸事；搜求浩博，增多遷史之舊聞。冕旒恭覽以褒嘉，簪紱環觀而誦嘆。既疊頒於異數，用寵答於元勛。某身在柳營，心馳槐位。當誕揚於贊冊，莫預班庭；茲竊聽於邸音，敢忘賀厦？傾依旃積，敷述奚殫！《省齋別稿》卷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二〇。

賀湯右相修徽宗實錄成轉官加恩啓 二代帥

太史成書，廣廷敷號。進二階之華秩，衍千戶之腴田。豈惟酬翰墨之勛，抑亦重股肱之體。竊考

帝王之制，具嚴簡冊之規。堯、舜之蕩蕩巍巍，捨典謨而奚見；商、周之灝灝噩噩，即盤誥而可知。古既遠而才寢難，史雖修而文或病。馬遷之迄天漢，尚頗謬於是非；韓愈之紀順宗，猶有差於銓次。欲前芳之獨掩，捨大手以誰歸？恭惟某官精識幾神，懿文貫道。早懋賢人之業，日親天子之光。自秉國鈞，益孚民望。以弼諧之餘暇，提筆削之宏綱。惟祐陵神聖之資，席我宋盈成之運。克開厥後，有二十六載之貽謨；皆聚此書，欲億萬斯年之傳信。既勒成於鉅典，宜寵錫於徽章。某外剖麟符，逖聞鴻渥。莫展望塵之拜，敢稽贊喜之儀？欣忭於中，敷陳奚究！《省齋別稿》卷五。

賀孟宗丞除江東運判啓

代漕

疇庸易部，馳傳遵塗。顧此百城，已稔風聲而胥畏；有如五技，亦資雲蔭以少安。既內激於懽，敢外稽於慶牘？伏惟某官懿文貫道，盛德潤身。才名獨秀於諸儒，議論早參於前輩。粵膺上眷，久奉使華。驅車徧歷於兩淮，亦云勞矣；持橐尚虛於四禁，曷不歸哉？諒清朝已議於賜環，故近甸復榮於換節。稍攄心計，即阜民財。某衰鈍無堪，夤緣有自。告子文之政，昔尚記於合符；同士會之僚，今更慚於倚玉。惟心所欲，俟面以陳。《省齋別稿》卷五。

賀王同知啓

以下代方卿

命賜綠綈，樞分紫極。帷幄倚運籌之略，華夷臻奠枕之安。竊以周設六官，司馬聯於冢宰；漢分三府，太尉列於公台。逮我聖朝，尤嚴兵柄。權均文武，豈惟委寄之不殊；府設東西，蓋亦恩章之並厚。克膺大任，允屬巨賢。恭惟某官碩大而光明，方嚴而樂易。懿文華國，拔象齒以稱奇；敏識絕人，知騶牙之爲瑞。早結凝嚴之眷，徧揚清切之班。紫誥黃麻，司內外坦明之制；赤文綠字，述本支蕃衍之書。聲名卓冠於在廷，朝野共期於秉政。果自文昌之邃，躋陞宥府之崇。當波澄瀚海之秋，實伯偃靈臺之際。有常德以立武事，靡勞南仲之師；用真儒而歸侵疆，坐展仲尼之效。某充員郎吏，託庇鈞陶。峙糗糧於細柳之營，尚遙奉計；陪簪履於翹材之館，莫獲望塵。惟欣悚之交懷，匪叙陳之能究。《省齋別稿》卷五。

賀直院楊給事啓

塗歸東省，倬直北門。論事激昂，百辟憚回天之力；摘文藻麗，四方傳擲地之聲。用既值才，人斯贊喜。恭惟某官秀鍾西蜀，名冠南宮。浩然之氣靡屈於胸中，蓋全所養；作者之名獨高於天下，孰

不知歸！早遊蓬萊方丈之山，旋歷原隰皇華之選。逮聖主益新於庶政，宜真賢還侍於中朝。進參武部之聯，入勸文華之講。將延登於槐路，姑詳試於荷囊。朝遊青瑣之闈，時批紫詔；夕對金鑾之殿，徐草黃麻。極近臣稽古之榮，彰治世隆儒之盛。某逖聞成命，倍激懽悰。省戶爲郎，念夙依於宇廕；和門總賦，悵莫造於賓筵。氣序暄和，禁塗清暇。冀慎寢饗之節，即參廊廟之崇。頌詠於中，敷陳奚究！

《省齋別稿》卷五。

賀禮部孫侍郎道夫啓

敷綸內史，進位春官。輟九寺之卿聯，參六曹之法從。當仁之慶，有識同歸。恭惟某官秀稟岷峨，聲馳京洛。高文大冊，笑屑玉之盈車；博物洽聞，辨青絲之綸簡。早策集英之第，久隆宣室之知。以二十年儒館之英，才名籍甚；歷一萬里蜀川之守，政譽藹然。既詳試於外庸，宜趣還於中禁。典銓文部，貳職容臺。茲回北道之轅，遂挈南宮之橐。禮樂自天子出，正資獻納之猷；籩豆則有司存，更賴總提之力。某逖聞成命，倍激懽悰。下同前。

《省齋別稿》卷五。又見《啓雋類函》卷四七。

全宋文卷五〇八九

周必大 七六

賀陳知院誠之啓 紹興二十九年 以下代方總領

中頒鳳詔，進長鴻樞。班已亞於上臺，權實專於右府。機衡有託，廊廟增華。恭惟某官道廣而用周，氣和而節勁。學精黃卷，究八儒三墨之歸；文振金聲，合六律五音之奏。自擢鰲頭之選，即趨龍尾之階。雙宇岿巍，藹著師儒之望；中臺奧窔，久居禮樂之司。左符方剖於清源，召節已頒於丹扆。鑾坡視草，朝會多典美之詞〔一〕；鄰境抗旌，商侑蔑幾微之色。方時偃戢，尤重弼諧。延登兩地之尊，參幹萬兵之柄。折衝厭難，豈惟薄海之無虞；崇論宏言，更覺大臣之有體。果被聖神之眷，就陞宥密之先。示天下弗復用兵，丕贊周王之德；使國人皆有所式，正繫孟子之賢。光榮聳動於簪紳，倚任愈隆於心腹。某充員郎吏，託芘鈞陶。方峙糧細柳之營，阻曳履翹材之館。《省齋別稿》卷六。

〔一〕朝會：明抄本、傳校本作「胡公」。

賀楊少師啓

班集搢紳，廷揚綸綍。冠孤棘外朝之位，握鉤陳上將之功。注意加隆，折衝彌遠。竊以周尊祈父，俾專督於爪牙；楚命大師，實兼司於環列。蓋事權之所寄，宜爵秩之俱高。矧在熙朝，愈光舊典。恭惟某官精忠貫日，勁氣凝霜。敦卻縠之詩書，備寇恂之文武。早逢興運，親結睿知。昔將壇旌動之秋，屢出平於邊隙〔一〕；暨瀚海波平之際，遂入扈於殿巖。肅萬旅以無譁，弼一人而有恪。勛庸久著，資望至優。將梁三組以垂腰，雖隆異數；奉世十年之居位，宜有殊遷。爰稽二公宏化之勞，併懋經武整軍之賞。錫亞師之新命，仍徼道之舊權。戟纛遙臨，增賁普寧之鎮；土田申衍，益開渝水之封。用光帶礪之盟，式表旂常之績。某夙瞻威範，適總軍儲。望緹騎於章溝，莫陪賀客；窺黃麻於奏邸，徒極歡悰。《省齋別稿》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八，《啓雋類函》卷五四。

〔一〕平：原缺，據明抄本、四庫本及《永樂大典》補。

賀戶部趙侍郎令諤啓

釋符越嶠，持橐漢庭。二千石之惟良，入補六卿之闕；三十年而制用，悉提萬貨之綱。法從得賢，輿情交慶。恭惟某官學高歆、向，德茂間、平。蚤奮勵於宏材，寢踐揚於煩使。轉輸東廣，素推抑強扶弱之稱；澄按南閩，尤得戢吏愛民之指。寓書林之美職，鎮淞水之近藩。資與望優，譽隨日至。賜環趨覲，甫瞻天子之光；鳴玉會朝，已率地官之屬。方資心計，式阜邦財。始末源流，豈析秋毫之小利；優游瞻足，固殊畫餅之空談。少施鞭算之勞，即贊棟隆之輔。某久焉仰斗，邈爾披雲。省戶司珍，仰繫於館轄；轅門總賦，又托於帡幪。欣幸攸深，名言奚究！

《省齋別稿》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

賀魏宣州啓

書頒一札，夢應三刀。起異時廊廟之宗工，付今日股肱之巨鎮。印符甫至，條教已孚。恭惟某官華國文高，經邦道廣。溫溫自克，如琮璜可薦於郊丘；凜凜後凋，若松柏靡欹於霜雪。早翱翔於兩禁，旋總攝於三銓。屢煩仗節之行，首定和戎之利。帝以勳書竹帛，趣堤京兆之沙；公方志在煙霞，

高揖浮丘之袂。逮宣室深思於賈誼，俄延英復召於裴公。圖回大政之元，剗革積年之弊。遽援祖宗之故事，力祈中外之迭居。已勤越嶠之鎮臨，更屈宣城之藩翰。雖云新治，時乃舊游。既民情風俗之周知，宜德望恩威之素洽。暨湯咸有一德，寧久外哉；惟說命總百官，即延登矣。某夙叨造化，喜聽絲綸。職在兵儲，莫展朱幡之雅拜；心依鈎播，但遲赤舄之遄歸。欣頌交懷，叙陳奚究！《省齋別稿》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五。

賀兵部湯侍郎允恭改除戶部啓

命出宸衷，班升法從。求懿德而肆時夏，方參武部之聯；歌南風而阜吾財，就正地官之任。事權增重，眷獎彌隆。恭惟某官氣和貌粹而濟以剛，學瞻詞精而貫乎道。入儀三院，凜然形蹇諤之風；出應二星，籍甚得中和之譽。晝接來從於蜀道，辰猷歸告於周行。惟偃戢五兵，靡藉戎昭之經畫；而低昂萬貨，實資心計之幹旋。用頒進陟之恩，式示登庸之漸。某久勤仰斗，未快披雲。省戶司珍，仰繫於館轄；轅門總賦，又竊於帡幪。聞成化之誕揚，激懦衷而增喜。三庚云伏，九夏將闌。冀調鼎食之和，佇俟堤沙之築。其爲欣頌，罔究敷陳。《省齋別稿》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啓雋類函》卷四三。

賀葉侍郎啓

祇拜明綸，就升橫榻。霜凝憲簡，獨高峨豸之班；風動朝紳，咸避乘驄之節。正臣既進，公道愈開。恭惟某官學造天人，文參典誥。以誠慤靖共之操，濟輝光篤實之資。方彈貢禹之冠，椎輪隼軌；俄請朱雲之劍，砥柱頽波。遂以精忠，簡於淵聽。迨久更於外服，始歸列於中朝。議禮奉常，兼官華省。旋暫持於龍節，即入筵於烏臺。勁氣橫秋，鶚乘風而直上；姦萌掃迹，雪見睨而自消。果膺雄劇之除，益展剛方之志。舉臯陶而不仁遠，姑坐振於憲綱；用仲尼而侵疆歸，竚進參於機政。某依仁有日，去德幾年。瞻佩印之騶，雖阻陪於賀客；扣典籤之吏，顧敢緩於緘書？欣忭於中，名言曷盡！

《省齋別稿》卷六。

賀吏部賀尚書啓

光奉贊書，峻躋常伯。事業任重，實通四選之權；地近班高，獨處六曹之長。耆英登進，遠邇懽傳。恭惟某官學際道真，才周王佐。秉資和裕，如春風醇酎之可親；遇事激昂，真烈日嚴霜之難犯。修名早立，要路久登。雖中年自樂於燕閒，而正宁不忘於簡注。比開公道，亟列禁塗。議禮秩宗，明

春卿之舊典；升華瑣闥，振夕拜之頽風。榮紉石室之書，入勸金華之講。賀公兩命，既遠繼於家聲；甘茂十官，宜游承於帝渥。粵從衆望，擢冠邇聯。惟茲典選之除，自昔奮庸之漸。周書分職，列冢宰於天官；唐制任人，兼吏銓於相府。行參大政，用協前規。某猥預郎潛，實依河潤。屬和門之總賦，阻賓閣之望塵。欣頌於中，敷陳曷既！

《省齋別稿》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三八。

賀兵部周侍郎啓

策勳西省，進位中臺。事簡班高，名列文昌之司馬；職親地禁，實兼翰苑之主人。命出自中，權均於外。恭惟某官學海淵澄而百家並蓄，文鋒峻拔而八面可當。自稱首於殊科，即躋榮於要路。判花西掖，已閱再秋；視草北扉，亦將累月。比對揚於金殿，形褒諭於玉音。謂宣力爲多，久處絲綸之職；而代言有等，具孚簪紱之情。爰錫異恩，并隆徽數。夏官真拜，少休六押之勞；內相增榮，就正五輒之直。寶帶煥黃金之寵，襲衣頒玉筍之珍。頗、牧之在禁中，既坐兼於文武；蕭、曹之安海內，竚登貳於鈞樞。某素辱庇憐，欣聞遷擢。雖踰歲莫趣於階阼，而指期可望於甄陶。欣頌攸深，喻言曷究！

《省齋別稿》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五四。

賀左史淇舍人啓

螭坳序進，鳳省榮兼。九重欣嚴近之得賢，多士慶英髦之行志。恭惟某官家承亮節，名冠異科。學通九流四部之繁，文播六狄五戎之遠。昔焉涵養，再陪藏室之神仙；今也騰驤，亟列清都之侍從。珥筆稍更於晦朔，敷綸游峻於班聯。惟左右史之設官，有東西臺之分職。儻曰識曰才之兼善，則書言書動以迭居。矧禁掖之邃深，發揮帝制；必詞章之灝噩，鼓舞民情。自非鯨呿鼇擲之才，孰筵豹尾雞翹之列？殊知方厚，大拜可期。某遠奉皇華，逖聞徽數。密鄰桑梓，倍深燕厦之情；夔隔仙凡，莫預龍門之客。其爲頌詠，罔罄敷陳。《省齋別稿》卷六。

謝執政啓

外董軍儲，已占諸郎之選；中頒詔綍，更參少列之華。廟堂推特達之恩，肺腑感曲成之造。竊考百官之制，頗高七寺之聯。雖由省戶以次遷，必俟朝紳之衆允。豈容戇拙，輒玷寵光？伏念某窺管才疏，挈瓶知小。乏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無令聞廣譽而施於身。區區寸祿之間，默默衆人之後。宛其老矣，誰則知之？比逢稷、契之登朝，力引蕭、朱而結綬。滋蘭九畹，亦及曲蓬；種木千章，不遺疏

櫟。究擢丞於司府，旋進直於文昌。每愧含香，誓將襤被。會列戍乏峙糧之使，顧在廷須轉餉之才。猥令十駕之駑，來主千金之費。人閑玉帳，初無運粟之勞；歲屬金穰，況值積倉之富。縱道濟蘊沙籌之智，且士安稱鞭算之能。當茲偃戢之秋，何有設施之力？矧伊陋質，尤愧空餐。但知均節於陳紅，仍效鈎稽於朱墨。再期於此，片善則亡。姑容逃司敗之誅，已爲忝冒；乃使綴介卿之位，何以堪任？茲蓋伏遇某官默運洪鈎，茂凝丕績。輔成皇極，無偏陂以遵王；參繹師虞，有謀猷而告后。俯眷轅門之吏，嘗陪材館之賓。播物何私，雖徧加於庶類；回春有信，常首及於朽株。遂使微踪，坐叨優數。某敢不仰銜埏埴，益勵鈍頑！非惟圖稱於詔除，庶亦免貽於簿責。掌九賦九功之貳，固慚周典之官；有萬鍾萬室之藏，願助齊軍之政。過此以往，未知所裁。《省齋別稿》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七。

謝吏部賀尚書啓

支郡分麾，方飲冰而就道；陪京易地，旋出紵以示恩。伏念某早筮周行，久聯法從。主恩未報，自驚蒲柳之衰；家難遽纏，徒抱栢棖之慕。逮祥琴之甫御，嗟樂棘之僅存。庶將歸老於山林，何意辱憐於旒宸。甫憑熊軾，俄畀麟符。豈伊謏薄之姿，堪此頻煩之寵？茲蓋伏遇某官儒林宿望，禁路老成。瑣闥高論駁之稱，銓部著清明之效。紬圖書於石室，冠講讀於金華。視君如腹心，屢罄嘉猷之告；相王爲左右，即聞大政之咨。衆賢咸賴於主盟，朽質亦叨於推轂。某敢不布宣德意，安戢兵民？

雖愧齊侯，政亟成於五月；上追嚴助，計可奉於三年。感幸居多，喻言奚究！《省齋別稿》卷六。

吏部葉侍郎啓

訪京口之舊游，甫祇成命；易秣陵之新組，更冒除書。眷此會藩，號爲劇寄。任九郡兵農之責，全藉撫綏；司一時管籥之權，必歸信謹。而某器資甚陋，才力弗強。自經憂患之餘，尤覺精神之耗。忽叨宅牧，大懼瘵官。誰爲汲引之謀，亶有夤緣之助？茲蓋伏遇某官宏猷經遠，碩學造微。鶚立臺端，議論動關於大體；鳳儀禁路，銓衡不愧於昔人。史闡高譔次之功，經幄致緝熙之益。多士每資於借助，孤蹤遂致於叨榮。增秩賜金，雖乏潁川之治；操刀製錦，尚逃鄭國之譏。感幸居多，喻言奚究！《省齋別稿》卷六。

吏部沈侍郎介頌德

茲蓋伏遇某官文華緯國，術業康時。自連揖於賢科，即高騫於清路。六卿率屬，既登貳於天官；三格修書，復茂明於皇統。當論思之餘暇，推獎借之公心。遂致陳人，猥膺遴選。民安渤海，願希龔遂之風；福及京師，更效細侯之政。其爲感幸，豈易名言！《省齋別稿》卷六。

戶部趙侍郎頌德

茲蓋伏遇某官儒猷飾吏，忠概光朝。早踐歷於劇煩，浸發揚於譽問。幹旋版部，方追晏、巽之風；丞弼政塗，行表間、平之績。當論思之餘暇，推獎借之公心。遂致陳人，猥膺遴選。發奸摘伏，雖有愧於古人；宣化承流，尚勉追於循吏。其爲感幸，罔既名言。《省齋別稿》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

兵部楊侍郎椿頌德

茲蓋伏遇某官名先多士，望重一時。徧更內外之華，彌簡聖神之眷。中臺東省，迭躋法從之清班；西學北扉，備極儒臣之榮遇。爰以論思之暇，曲推獎借之言。遂致陳人，猥膺遴選。民安訟理，儻少助於中興；政拙心勞，顧敢辭於下考？其爲依向，實倍等夷。《省齋別稿》卷六。

刑部黃侍郎祖舜頌德

茲蓋伏遇某官材堪國棟，學貫經郭。早占郎位之星，晚上禁塗之轍。臯陶之弼五教，允賴明清；

蕭何之作九章，更資刊定。爰以論思之暇，曲推獎借之言。遂致陳人，猥膺遴選。竭其知力，固無赫赫之名；假以歲時，或效平平之策。其爲依向，實倍等夷。《省齋別稿》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五六。

工部王侍郎晞亮頌德

茲蓋伏遇某官詞章辨博，器宇恢宏。久訓導於成均，旋雍容於宰士。擢登法從，姑董正於百官；參預政機，即圖回於萬務。爰以論思之暇，下同前。《省齋別稿》卷六。

周給事啓

秩二千石於南徐，方被自天之命；付十九符於建業，誤頒易地之恩。觸熱到官，涓辰視事。言念庸虛之質，久叨獎擢之榮。持橐甘泉，鼠易窮於五技；擁麾炎海，馬幾敗於百鈞。逮纏風木之悲，甫畢苴麻之制。驟司宮鑰，深愧梁鵠。茲蓋伏遇某官名冠兩科，身兼數器。屢告辰猷之益，峻躋夕拜之聯。金匱紬書，述作何慚於遷、固；玉堂視草，才華實儷於常、楊。俯眷孤蹤，每推餘論。遂致詔除之寵，洵分閫制之嚴。坐撫軍民，既竊蕭公之任；兼容獄市，願師齊相之風。感幸之深，叙陳奚究！

《省齋別稿》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八〇。

中書洪舍人遵啓

一麾出守，方便道以之官；十國爲連，復冒恩而易鎮。惟金陵之奧壤，實江表之名藩。人物浩繁，蓋南北要衝之地；江山佳麗，號古今形勢之區。孰謂孤蹤，可司留鑰？茲蓋伏遇某官家傳勁節，名冠殊科。演誥西垣，鼓天地中和之氣；宣猷右府，助聖神道德之威。爰於獻納之餘，借以揄揚之助。肆容異寵，洊及非才。殿天子之邦，既仰塵於任使；在諸侯之選，願追繼於循良。《省齋別稿》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八一。

起居張舍人頌德

茲蓋伏遇某官望隆國士，名冠儒科。君舉必書，久珥螭坳之筆；王言作命，兼裁鸞閣之文。爰於獻納之餘，下同前。《省齋別稿》卷六。

朱御史啓

北固承流，方飲冰而就道；金陵易鎮，旋出綍以疏榮。任愈重而才微，寵既深而懼集。伏念某久聯冗從，積愧空餐。方分竹使之符，遽失蘭陔之養。琴既聞於切切，棘猶嘆於欒欒。敢謂誤恩，曲憐舊物。中詔亟頒於銅武，半塗復畀於玉麟。誰爲推挽之謀，亶有夤緣之助？此蓋伏遇某官學窮聖秘，智蘊賢謨。右省拾遺，首膺於親擢；南臺執法，大振於直聲。剛明蓋稟於天資，風采獨高於朝路。竚陪幾政，用展壯猷。方臺評務別於忠邪，故闔制靡遺於衰朽。某敢不勤求民瘼，力報主知。及馬問羊，雖愧子都之智；帶牛佩犢，願回渤海之風。感佩攸深，敷陳奚究！《省齋別稿》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七七。

任殿院頌德

此蓋伏遇某官稟資勁正，造道深醇。粵從分察之聯，就進副端之職。鸚乘風而直上，衆正咸依；雪見睨而自消，群邪遠屏。竚陪幾政，用展壯猷。下同前。《省齋別稿》卷六。

汪察院啓

三年銜恤，僅畢素冠；十國爲連，遽膺丹檢。惟秣陵之奧壤，實岳狩之名都。人物浩繁，據南北要衝之會；江山雄偉，號古今形勢之邦。孰謂孤踪，可當遴選？茲蓋伏遇某官稟資端慤，植操剛方。芸閣校讎，萬卷默藏於胸次；楓廷奉對，一言密契於宸衷。暫司糾察於六曹，行振抨彈於兩院。曲推餘論，猥及陳人。俾從憂患之餘，亟冒蕃宣之寄。某敢不奉揚德澤，綏靖兵民，上以酬聖神再命之榮，下以慰父老一方之望。其爲依向，實倍等夷。《省齋別稿》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七七。

任察院文薦頌德

茲蓋伏遇某官氣和節勁，道廣用周。以淵源之學貳曲臺，以敏濟之才游銓部。擢登烏府，方觀糾察之功；進發獸樽，佇展剛方之操。曲推餘論，下同前。《省齋別稿》卷六。

左司諫何溥頌德

茲蓋伏遇某官名魁俊造，望冠簪紳。烏臺躋六察之聯，騎省綴七人之列。后從諫則聖，方資論議之公；臣事君以忠，即預弼諧之峻。每推餘論，加賁孤蹤。遂叨獎擢之榮，薦冒蕃宣之寄。《省齋別稿》卷六。

都正言民望頌德

此蓋伏遇某官河山稟粹，金玉凝資。烏臺分糾察之權，騎省振彌縫之職。謀猷告於后，既結異知；左右惟其人，即膺巨用。某敢不敷揚德意，安靖封圻？《省齋別稿》卷六。

賀鎮江鄭直閣作肅啓

榮陞中秘，來剖左符。遙分東壁之光，增重南徐之寄。恭惟某官器資寬博，問學精深。憲臺高糾察之稱，卿寺著委蛇之節。久從外補，殊鬱遠猷。方公道之宏開，宜舊人之復用。宣室之思賈誼，將

承前席之咨；馮翊之試蕭生，尚仰本朝之志。紛旗旄之載路，儼幡蓋以臨民。方丈蓬山，兼寓圖書之直；西樓月觀，更雄江海之觀。某適此充員，於焉託庇。鄰封在望，知富燭之可分；餘潤旁沾，何上流之不及？其爲欣幸，罔罄喻言。《省齋別稿》卷六。

賀辛福州次膺啓

擢從藩郡，盡委連城。尺籍伍符，新元戎之節制；油幢畫戟，增舊履之光華。恭惟某官浩養積中，懿文彪外。早以剛方之操，揚於諫諍之聯。疏屢紀於皁囊，箴尚留於丹宸。仲山補袞，惓惓惟王道之陳；佐治引裾，挺挺有祖風之繼。久抱江湖之興，比陪簪橐之遊。方觀接武於夔、龍，乃復希蹤於召、杜。謂一圻布政，未足究於遠猷〔一〕；故八郡宣威，庸就分於外閫。事權加重，眷獎彌隆。惟望實之素孚，諒撫綏之有裕。民之攸暨，既興豈弟之謠；王曰遄歸，即筵弼諧之列。某傾風惟舊，託庇在茲。幕府宏開，悵莫陪於賓謁；緘書遠致，姑自竭於誠心。瞻詠於中，敷陳奚究！《省齋別稿》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八五。

〔一〕未足：原作「□未」，據四庫本、傅校本改。

賀閩中提舉周郎中操啓

請外抗章，臨軒授節。朝士嘆急流之退，海邦瞻膚使之華。恭惟某官重厚有常，疏通無滯。素蘊淵源之學，進逢休顯之時。雙宇峇嶺，久授絳紗之業；中臺親切，首含錦帳之香。逮兼宰士之聯，將綴從臣之籍。力祈去國，爰畀乘輅。北苑靈芽，獨幹阜通之利；南州陳粟，坐收斂散之功。惟清朝正急於掄材，顧雅望難稽於持橐。甫濡牡轡，即返鴛班。某稔風聲於多士之間，託雲庇於鄰封之內。高山在望，未降既見之心；尺素可傳，少叙願交之意。其如悃悃，難盡名言。《省齋別稿》卷六。

賀閩漕王敷文時升啓

聯華六閣，按漕七閩。輟卿月於周行，煥使星於劇部。睿知厚甚，輿論翕然。恭惟某官秀稟山河，德全圭璧。飭躬以有用之學，應務以不群之材。曩自民曹，出專軍賦。足兵足食，功高細柳之營；如綽如綸，寵進大農之貳。將峻躋於禁路，庸詳試於外臺。南國觀風，益著點鞭之算；西清寓直，更增攬轡之光。諒玉節之方持，已璽書之來下。某傾心德宇，託芘寶鄰。未容布武於門闌，敢廢將誠於竿牘？其如欣頌，難盡名言。《省齋別稿》卷六。

全宋文卷五〇九〇

周必大 七七

上湯相求嶽祠啓

紹興三十年 以下代王仲寧

潭潭公府，萬方共竊於帡幪；兩兩泰符，一介未瞻於焜燿。屬炎燠正行於夏令，而清徽穆布於薰風。遙知廊廟之雍容，密授神明之欽助。寢饗有裕，戢穀無窮。恭惟某官正直秉彝，誠明貫道。博通當世，仲舒有王佐之才；重任在躬，伊尹先天民之覺。早富碩大光明之業，徧儀清華嚴近之聯。深結異知，驟膺大用。懋展經綸之志，追還晏粲之期。以士民則臻淳古之風，問夷夏則底輯寧之績。豈特稽載籍之內，名莫與雙；蓋常考中興以來，功居第一。矧謙德之滋茂，視治功而弗矜。惟江河之量有以推其心，故草芥之微得以伸其喙。伏念某周鄉賤士，顏巷寒生。擁腫不材，真鄧林之棄物；疲駑無用，乃樂廐之贅疣。雖知屈首以受書，殆類索塗而擿墮。偶延世賞，獲綴仕塗。旋繇銓部之試程，俾主金陵之簿領。舟車非遠，俸稍亦優。昔云幸而得之，今乃有不然者。親庭萬里，方游蜀道之難；子

舍一身，敢顧臺城之樂！居則念違於色養，行焉慮過於官期。徘徊累月之間，兢畏踰年之罪。與其鬱方寸之懷而笑羝羊之觸〔二〕，孰若乞尋常之水而希轍鮒之濡。用瞻赫赫之師，備罄惓惓之懇。願回鈞造，特畀嶽祠。庶往來吳蜀之郊，私心遂矣；而積累歲時之閱，寸進隨之。肺肝永誓於銘藏，父子共圖於報稱。仰干威重，伏候誅夷。《省齋別稿》卷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三。

〔二〕笑：明抄本、傳校本作「嘆」。

得嶽祠謝宰相啓

陳情甚切，自通公臺管記之前；加惠至深，俾綴嶽鎮祠官之後。寬僭煩之大戮，徇省侍之寸誠。埏埴恩隆，銘藏志極。竊以重莫重於三旌之位，微莫微於九品之官。既霄壤之勢分，宜鑪錘之理絕。三上書而不報，昔焉事有至難；一出言而遽從，今也談何容易。蓋上相擴至仁之政，故匹夫無不獲之私。伏念某資本妄庸，迹仍闔阨。既才力難充於晏御，何姓名敢徹於膺門？昨以賞延，許親簿領。雖官期之浸邇，顧親膝之滋遙。中實徬徨，勢惟怵迫。念終始受恩之厚，誠無越於大人；則恢宏播物之功，必不遺於小子。用瀝肺肝之懇，自投鈇鉞之誅。豈謂竿牘甫聞，甄陶已暨。俾釋鈎稽之煩劇，容參卜祝之優閒。家請官供，坐竊代耕之祿；冬溫夏清，行趨學禮之庭。一被洪私，兩諧素願。此蓋伏

遇某官道公毋我，德大有容。象極承天，運四方於掌上；垂紳正笏，應萬變於胸中。雖彌縫輔贊之莫窺，而汲引招延之可考。凡名片善，已悉使之逢辰；曾是微生，亦俯令其遂性。門墻在望，頂踵知歸。某敢不靜言厚幸之來，推本曲成之自。寬仁傑太行之顧，將歸覲於嚴君；反翰林蜀道之難，願追蹤於前輩。其如報效，何憚糜捐！《省齋別稿》卷七。

賀葉樞密啓

代人 正月

紫誥誕頒，黃樞對掌。萬乘仰成於宥密，四方屬望於安彊。竊以周設六官，司馬聯於冢宰；漢分三府，太尉列於公台。惟聖神參考於前規，肆文武平分於大柄。正資元老，協贊多盤。恭惟某官道大才宏，器公量遠。鏘鏘鳴鳳，覽德輝而下之；濯濯祥麟，爲聖人而出也。名實素高於中外，眷知特異於臣鄰。方其居副端橫榻之時，固已有貳政秉鈞之意。小紆軌轍，大振銓衡。至於攝八座之崇資，修三朝之信史。既踐更之略徧，在登用以何疑？遂自甘泉，進儀右府。武有七德，莫先禁暴，豈惟逆折於遐衝；天生五材，安可去兵，正賴坐恢於遠馭。英髦大任，軍國咸依。某久辱顧存，欣聞冊拜。漢得子房而勝千里，竦聽運籌；魯用仲尼而歸侵疆，固知奠枕。其爲忻躍，未易敷云。《省齋別稿》卷七。

又見《啓雋類函》卷五二。

賀同知葉樞密義問啓 以下代監司

誕頒宸綍，登貳幾庭。光動斗宮，映泰階之兩兩；威行夷裔，知四海之皇皇。恭惟某官氣和貌粹而濟以剛，學瞻詞精而貫於道。凜然松柏，靡容霜雪之欺；粹若琮璜，宜備郊丘之薦。結綬即持於正論，影纓久歷於要津。此逢公道之開，連錫召音之寵。朱繩勁直，振兩院之威稜；金鑑清明，澄三銓之流品。紉圖書於石室，贊講讀於金華。時譽益隆，主知彌厚。謂安危注意，莫先樞管之權；惟文武憲邦，可補廟堂之缺。是資一德，進本萬兵。既望實之素孚，宜邇遐之歸重。用孔子而無敵天下，古有成言；得留侯而運籌幄中，今觀顯效。某充員外計，託跡大鈞。瞻蔽芾之棠陰，敢忘封植；想深嚴之槐位，正賴陶鎔。欣幸居多，指陳曷喻！
《省齋別稿》卷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五二。

回宣州朱舍人啓

政成嚴瀨，命易宛陵。前導後隨，紛千騎旌旄之衆；去思來暮，沸兩邦謠頌之聲。恭惟某官詞章爲王度之華，聞望作士林之冠。西省早資於獻納，南箕俄哆於播揚。韓愈之訪曲江，屢形絕唱；子牟之存魏闕，愈勵孤忠。逮公道之宏開，宜左符之洊畀。郡守民之師帥，少殫共理之勞；執政君之股

肱，即下延登之詔。某傾風自昔，借潤在茲。疊嶂岩巖，阻奉謝公之樂；朵雲娟妙，喜披韋陟之書。欣幸居多，指陳罔喻。《省齋別稿》卷七。

賀周給事啓

拜恩玉陛，平奏銀臺。名參黃散之班，任極清華之選。初傳除目，允協輿情。恭惟某官德冠淵、騫，業窺稷、契。讀三墳而博古，度兩漢以摘文。翰墨策勛，允矣中朝之第一；忠精事上，居然當世之少雙。方靈臺收偃伯之功，顧武部豈盡才之地？疇咨碩望，封駁瑣闥。元素回天，魏鄭嘆仁人之論；李藩批敕，裴公推宰相之風。既茂著於多庸，諒難淹於大用。某外將使指，阻慶賓筵。諤諤常聞，仰家聲之復振；期期靡奉，視祖德以何慚！欣慕居多，叙陳奚究！《省齋別稿》卷七。

賀岳都統超起復啓 一 以下代人

紫綰頒恩，墨綬泣事。抑至情於苦塊，增壯觀於貔貅。上眷至隆，師言允穆。恭惟某官忠精拱極，氣槩橫秋。山濤靡學於孫、吳，默究孤虛之要；葛亮自方於管、樂，孰窺知略之奇？隱然賢過於長城，儼若形圖於烟閣。方慶堂萱之茂，遽纏風木之悲。雖孝思慕曾、閔之誠，立祈上印；然國典有

漢、唐之舊，難狗倚廬。既奪衰麻，即頒節鉞。某密聯王事，敢緩郵籤？惟欣頌之交懷，匪叙陳之能究。《省齋別稿》卷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九。

賀岳都統超起復啓 二

起從苦次，復總戎昭。將士騰懽，旗旌動色。伏惟某官學通《三略》，智運六奇。執戈衛社於薄伐之初，經武整軍於中興之後。綵衣終養，固殊蓼蓼之莪；要經罹憂，遽嘆欒欒之棘。顧制閫方專於一面，豈呼門可待於三年？是資移孝之忠，用舉奪情之禮。方圖往訊，首辱飛文。惟欣感之交懷，匪叙陳之能究。《省齋別稿》卷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九。

賀池州周侍郎執羔啓 一

灼龜諏日，分虎臨民。畫戟前驅，奉版輿而增煥；甘棠甫憩，鄰梓里以交輝。善政一敷，懽謠四達。恭惟某官識窺聖秘，知覺民先。以英詞登鼎甲之科，以直道結宸旒之眷。徊翔九寺，典領三銓。旋繇宰士之要塗，寵拜秩宗之近列。懷章出鎮，寧辭蜀道之難；引綬來歸，頓覺長安之近。況此邇封之易治，夫何游刃之足勞？即頒一札之書，趣正三槐之位。某辱知素厚，沐德寢深。獻薄技於春闈，

敢忘衡鑑；望高旂於秋浦，幸託帡幪。方修贊喜之書，俄枉鳴謙之問。其爲欣悚，交集襟臆。《省齋別稿》卷七。

賀池州周侍郎執羔啓 二 以下代帥

敷綸內史，改命名藩。以簪橐之舊臣，鎮枌榆之鄰壤。教條誕布，民吏咸歸。伏惟某官識洞幾微，學該象數。道逢辰而日顯，才遇事以風生。自服周行，寢儀榮路。六卿分職，論思獨著於春官；十國爲連，鎮撫久勤於蜀道。比上使親之懇，果疏易地之恩。近尺五之天，既易彰於政化；旌二千之石，當入補於公卿。言念衰踪，夙叨雅契。遠披尺牘，喜聞四牡之徂齊；密映上流，更賴餘波之及晉。其爲欣幸，莫究敷陳。《省齋別稿》卷七。

賀吏部周侍郎綰啓 一

寵頒帝制，擢貳天官。班趨龍尾之階，名列雞翹之後。老成登用，輿議懽傳。伏惟某官篤學自其天資，雄文追於古作。三十年之外補，豈忘存魏之心（一）；一萬里以遐征（二），嘗歷渡瀘之險。既踐揚之滋久，宜望實之交孚。比自外臺，入儀雙宇。詞章議論，蔚爲西漢之儒宗；耆舊風流，猶是貞元

之朝士。萬乘首嗟於見晚，諸生咸快於睹先。曾芳歲之未周，果荷橐之申錫。人惟求舊，姑小試於吏銓；道之將行，即峻參於揆路。某依仁久矣，聞問欣然。屬司宮鑰之嚴，莫展賓閤之慶。其爲頌咏，罔既敷陳。《省齋別稿》卷七。又見《啓雋類函》卷四〇。

〔二〕豈：傳校本作「不」。

〔三〕以：原作「之」，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賀吏部周侍郎綰啓 二代人

詔褒壽隼，位列禁塗。國子先生，已著作成之效；天官小宰，正資裁鑑之公。上眷至隆，人言無間。恭惟某官鍾英靈嶽，藹譽儒林。堯醴舜醺，粹矣淵源之學；周情孔思，蔚然黼黻之文。早被選掄，屢戡盤錯。叱馭靡辭於西土，埋輪幾遍於中州。歲適凝寒，獨見堅剛之操；時方更化，宜先耆舊之圖。暫假道於賢關，遂升華於法從。矧是銓曹之要，實爲政地之儲。蓋爲國求賢，既已坐清於流品；則得時行道，自能參幹於鈞樞。揆理必然，指期可俟。某昔叨聯事，今睹除書。憶別浦之班荆，未周歲月；仰明庭之持橐，恍隔烟霄。惟欣頌之交懷，匪敷陳之能究。《省齋別稿》卷七。

賀禮部曾侍郎幾啓 一代帥

光膺書贊，進貳儀曹。陪紫橐之近班，寵清時之宿望。伏惟某官氣全剛大，學造深醇。有令聞廣譽而施諸身，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先朝涵養，早參麟臺槐市之聯；上聖選掄，屢付龍節竹符之寄。比圖壽隽，再踐周行。方總群儒，明二星於東壁；俄升宗伯，亞八座於文昌。惟中興議禮之秋，且大報躬郊之歲。假塗禁路，姑蒐輯於上儀；論政法宮，即咨詢於故老。某傾風舊矣，聞問欣然。屬司留鑰之嚴，莫展高閎之慶。其爲頌詠，罔罄敷陳。《省齋別稿》卷七。

賀禮部曾侍郎幾啓 二代人

輟從中秘，峻貳春卿。雲起蓬萊，坐遠三山之路；風清閭闔，同趨九陛之朝。恭惟某官懿行服人，清徽映世。搢旌書府，誦河東三篋之亡；振藻詩壇，繼華黍六篇之補。粵從壯歲，亟踐要津。擅才名者四十年，騰扶搖者九萬里。比辭熊軾，入冠麟臺。既冕旒簡注之彌隆，宜簪橐論思之有賴。矧測圭於日至，方踐豆於國南。非鴻儒不足以練習浸容，非耆德不足以相成熙事。上心所眷，物望攸歸。與弟子以起儀，暫資制作；圖舊人而共政，即贊燮調。某夙仰英猷，竦傳成命。舜庭在望，雖阻

聞四岳之咨；周禮既行，尚及見兆民之阜。欣愉備罄，敷寫奚殫！《省齋別稿》卷七。

賀浙西謝提舉伋啓〔二〕 代帥

積歲奉祠，阻遂朋簪之盍；晚塗制闔，幸叨鄰燭之分。念霜臺纔數舍之遙，而記室乏尺書之問。忽傳音駟，倍激感悰。伏惟某官學術深醇，性資夷雅。庭蘭擢秀，世傳康樂之風；池草摘華，人誦惠連之句。懿行早儀於星省，洽聞旋贊於月卿。雖久安勝地之游，然常在明臣之目。起膺郡寄，四民騰豈弟之謠；就陟使華，一旦展澄清之志。既長安之日近，佇宣室之席前。秋令云初，商飈已肅。冀慎寶調之節，進迎禁從之除。頌詠攸深，名言奚究！《省齋別稿》卷七。

〔二〕伋：原作「級」，據四庫本改。

謝舉自代啓 代漕

某伏聞台慈薦某自代者。國家眷求偉望，擢寘禁塗。每當蒞職之初，申以舉代之制。豈特觀其引類，抑亦廣於求賢。侍郎以豐、沛之故人，參嚴、徐之侍從。胸中涇渭，清濁奚逃；皮裏春秋，智愚

坐別。茲由版部，改貳夏官，謂宜博選於真材，庶幾靡負於推轂。某之無似，衆所共知。意甚廣而才疏，力雖多而效寡。早陪諸彥，妄意事功；中值多艱，甘心流落。比宏開於公道，蒙起廢於偏城。旋被選掄，猥參漕輓。坐閱再時之久，曾無寸效之聞。不稼取禾，自知明甚；拔茅連茹，豈所當然？敢期過采於虛名，特與榮加於剡奏。星星雙鬢，懼莫稱於吹噓；炯炯寸心，顧豈忘於荷戴？《省齋別稿》卷七。

賀戶部邵侍郎啓 以下代人

正位版漕，升華禁橐。司徒掌邦教，式資安擾之功；南風阜民財，更賴幹旋之術。久聞成渙，倍激懽悰。恭惟某官行應時須，識明政要。以游、夏淵源之學，兼由、求果藝之才。雖汹汹風波，能使帆檣之暫偃；然森森松柏，豈因霜雪而遂欹？逮上聖之灼知，眷名儒而復用。皇華外歷，宰事內聯。既久陪文石之班，宜入扈甘泉之駕。豈特擇財經武，坐令萬貨之饒；固將足國裕人，仰副九重之意。某屬縻近甸，阻筵崇墉。侍從得賢，喜符同於公論；庇庥託跡，尤慰愜於私情。《省齋別稿》卷七。又見

回新江東王運幹渙啓

暫屈長材，來裨外計。辱書郵之爲好，知祖道之涓休。伏惟某官懿行純全，雋聲清劭。孔庭學禮，久窺禹穴之奇；儉幕泛蓮，將訪秦淮之勝。雖素志務安於平進，而清朝正急於詳延。試語掾於江東，既攄婉畫；空馬群於冀北，行肅召音。某積歲傾瞻，指期晤對。想方勤於行邁，冀益保於冲和。欣頌交深，名言奚盡！《省齋別稿》卷七。

與新總領啓

代方少卿

陞班省闥，董賦轅門。內倚重於名郎，外增華於膚使。除書一布，輿頌四傳。恭惟某官蹈德冲和，摘文敏贍。自褰旌於仕路，即掉鞅於榮階。剖竹臨民，屢紀循良之績；握蘭典選，獨高簡要之稱。輟自周行，往臨禹會。方著澄清之效，竚收歛散之功。陟明將筮於崇班，錫寵更膺於劇寄。仍文昌之峻職，調武旅之餘糧。士飽而歌，益壯軍聲之十萬；人圖其舊，佇觀海運之三千。某久愧空餐，茲勤揚粃。祇膺嚴召，固難俟駕而行；載徯來音，或許合符而去。其爲忻懌，難盡名言。《省齋別稿》卷七。又見《啓雋類函》卷四五。

賀孟少卿忠厚判平江府啓

代外舅

揚庭讀命，折節分符。左九棘之崇班，既資寅亮；右扶風之近郡，復賴蕃宣。溫詔郵傳，嘉師柏悅。恭惟某官望隆朝禁〔二〕，道際天淵。貴窮百執而秉德甚謙，祿極萬鍾而提身彌儉。自解黃樞之柄，久從綠野之遊。四牡孔修，方趣韓侯之入覲；周邦咸喜，旋觀申伯之還南。進寵秩於亞卿，聳多儀於三輔。神旗豹尾，掩畫戟之前聞；絺冕篆車，視朱幡而有煥。稍奏裕民之略，即歸秉國之鈞。某方伏衡門，欽聞盛事。賜郭氏三公之服，已見班春；爲滕文一廛之氓，敢忘賀厦？青陽駘蕩，玉節逶迤，願精茵鼎之調，俯慰旄倪之望。《省齋別稿》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一〇〇一。

〔二〕朝禁：明抄本、傳校本作「朝野」。

回交代除郎官啓

以下代郡守

比叨郡寄，實踵英猷。瞻之在前，方嘆所立之卓爾；瞠乎其後，遂將交臂而失之。欽惟一節之趨，已奉九門之對。神明所相，戡穀來宜。恭惟某官麗藻瓊敷，英規玉立。高文大冊，早決殊科；亮

節清名，久儀要路。方報桐川之政，俄歸蘭省之班。諒甫閱於歲陰，即進參於法從。眷言朽鈍，久闊風標。雖合符許續於銅魚，而騎氣已登於金馬。不圖華翰，先賁孤踪。聽清廟之朱紘，但知三歎；聞二都之正義，請誦終身。《省齋別稿》卷七。又見《啓雋類函》卷四八。

回教授啓

早並鄉粉，接英游而舊矣；晚分符竹，聯王事以欣然。未修一紙之書，先奉五雲之翰。伏惟某官氣由直養，業以勤精。中坦外莊，士皆無怨而無惡；左仁右義，志欲有猷而有爲。方將校三館之芸，聊復采泮宮之藻。欽惟聖世，彌重儒官。大器猶規矩準繩，固非俗吏之爲也；四維乃禮義廉恥，必招諸生而誨之。自慚假守之非才，預恐化民之無術。實賴範模之正，助成師帥之功。晤語非遙，瞻言更切。《省齋別稿》卷七。

賀周內翰麟之啓 一代監司

疏恩中禁，正位北門。仙嶺提鰲，應久虛之妙選；王人馳騎，舉迅召之彝章。都邑聚觀，簪纓聳嘆。恭惟某官炳靈河嶽，範質珪璋。文與道俱，故作者之名獨高於天下；氣由義集，故浩然之養不屈。

於胸中。早連揖於魏科，旋徧更於要路。自遊東觀，已攝西垣。視周、漢之文章，可無愧矣；如常、楊之制詔，其猶劣諸。比升封駁之聯，兼寓凝嚴之直。朝居青瑣，回天嘉議論之公；夕草黃麻，擲地美聲音之振。逮茲真拜，時乃異知。名專翰苑之主人，實冠清都之侍從。王言之有七制，是亦假途；豕宰之正百工，即聞當路。某屬縻外計，阻造崇墉，惟欣懌之在中，匪叙陳之可既。《省齋別稿》卷七。

賀周內翰麟之啓 二代人

輟從東省，擢正北扉。滿一歲而爲真，式稽漢制；候五輒而入直，增煥唐儀。自非傑出之英，孰應久虛之選。恭惟某官道該衆善，學總九流。笑談連揖於賢科，烜赫寢彰於令聞。凡曰清華之地，孰不踐揚；顧如粹雅之辭，人皆傳誦。久獨司於鳳掖，旋寓直於鑾坡。博物洽聞，考近世莫能及者；高文大冊，雖古人無以過之。宜被寵於中宸，特升華於內相。竊考簡篇之故實，茲爲廊廟之權輿。蓋雍容日侍於禁嚴，故咨決備聞於議論。班高內宴，既先一品之官；禮絕同僚，行踐三公之任。某逖聞成命，倍激懽悰。黃麻之似六經，方觀制作；鴻鈞之轉一氣，即預埏陶。欣頌攸深，叙陳奚究！《省齋

賀中書舍人張孝祥啓 一代漕

光膺書贊，就正詞垣。紅藥蒼苔，重詠鳳池之鳴佩；青春紫綬，共觀淮海之俊人。除目遠傳，輿情胥悅。恭惟某官才資卓越，器範粹清。學博而精，有若總龜之聚；文雄而俊，不殊逸驥之馳。自擢冠於大廷，即躡登於要路。校讐麟省，記注螭坳。凜然廊廟之姿，籍甚簪纓之譽。五花判事，既久兼寓直之榮；六押分員，宜寵錫真除之命。恩章特異，眷簡彌隆。紬繹典謨，方且上規於姚、姒；推明德意，豈惟近比於常、楊！諒無歲月之淹，亟貳機衡之峻。某猥參漕輓，實賴庇庥。逖聞成渙之頒，阻綴賀賓之列。其爲欣懌，莫究敷陳。《省齋別稿》卷七。又見《啓雋類函》卷八一。

賀中書舍人張孝祥啓 二代監司

疏恩禁幄，正位綸闈。參法從於甘泉，豈特妙儒臣之選；敷聖謨於寰海，又將爲王度之華。喜動群工，光生四戶。恭惟某官詞鋒峻拔，學術崇深。冠時髦於談笑之間，躋榮路於休明之際。君臣契合，視前世以少雙；德業恢宏，號中朝之第一。自秉螭坳之筆，即裁鸞閣之文。紅藥翻堦，昔既勞於久假；紫薇伴直，茲果慶於爲真。晝三接以方來，歲九遷而未艾。灑灑噩噩，姑上追二代之書；業業

兢兢，即入贊萬幾之政。某外將使指，逖望賓階。雖莫遂於趨風，顧敢稽於贊喜？其爲欣懌，難盡名言。《省齋別稿》卷七。又見《啓雋類函》卷八一。

全宋文卷五〇九一

周必大 七八

賀左史黃舍人中啓

紹興三十年 以下代監司

親承睿獎，入綴從班。輟領袖於麟臺，振羽儀於螭陛。維時在列，共慶得人。恭惟某官莊重有常，剛方不撓。早以游、夏淵源之學，發爲卿、雲黼黻之文。射策宸廷，高出群公之右；影纓榮路，久游三館之間。旋從封爵之司，峻陟師儒之席。抗旌絕幕，北鄰之好益堅；率屬登瀛，東壁之星愈煥。騫翔滋久，名實具孚。爰參黃閣之班，進珥赤墀之筆。賢人之德、賢人之業，既詳試於朝端；王言如絲、王言如綸，即序升於詞禁。某外將使指，逖望賓階。雖莫遂於趨風，顧敢稽於贊喜？其爲欣懌，難盡名言。《省齋別稿》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八一。

賀任秘監古啓

敷錫恩綸，寵褒賢德。輟副端於柏寺，躋少列於蓬山。光騰東壁之二星，喜挾金閨之諸彥。恭惟某官道源深造，文體兼該。挺渾金璞玉之姿，負烈日嚴霜之操〔二〕。自簞鵷班之列，即陪烏府之遊。正色立朝，俾小人之自遠；忠言廟上，非大體則不陳。即久宣彈劾之勞，宜改付清華之任。果膺宸渥，擢冠英躋。命御史而掌蘭臺，姑遵漢制；以秘書而豫朝政，即用唐規。某祇畏官箴，阻干賓謁。竦聽選掄之重，何勝欣悅之私？《省齋別稿》卷八。

〔二〕負：原作「貞」，據明抄本、傳校本改。

賀汪殿院澈啓 一

寵頒分贊，擢列副端。憲簡風生，共仰正人之進；朝紳草偃，喜逢公道之開。恭惟某官局度方嚴，性資誠慤。文掃百家之輦輦，學窮六籍之源流。操挺松筠，歷三冬而不改；質堅金石，經百煉而愈精。平時靡急於人知，比歲自膺於上眷。校讎中秘，方觀子駿之通經；糾察南臺，俄見馬周之悟

主。未溫坐席，游被除書。以剛明練達之才，當彈劾糾繩之任。上則維持於國是，下將逖遠於官邪。鼎鑄而魑魅莫逢，人皆有賴；霜嚴而鷹隼始擊，今適其時。竚酬鯁亮之言，越進弼諧之列。某屬將使指，阻慶賓階。惟欣懌之在中，匪叙陳之可既。《省齋別稿》卷八。

賀汪殿院澈啓 二 以下代總領

誕頒鳳詔，增峻豸冠。殫勁節而事聖君，茲惟時矣；振直聲而肅朝列，孰不仰之？除目遠傳，師言允穆。恭惟某官以博古通今之學，負絕群邁往之才。見善明而用心剛，故議論不隨於流俗；執德宏而信道篤，故設施皆合於古人。三年紬館閣之書，一語契冕旒之意。暫勤分察，旋陟副端。風采所加，何止能搖於山嶽；威稜既著，固將盡屏於豺狼。上以酬萬乘之選掄，下以振一臺之綱紀。益隆眷異，即踐中司。某猥以駑才，總茲軍賦。違光塵而浸久，託芘蔭以居多。鵬鶚之在秋天，方觀凌厲；燕雀之賀大廈，倍切忻愉。《省齋別稿》卷八。

賀吏部葉侍郎啓

疏恩禁幄，正位從班。綜叙群才，方賴崔、毛之德；裁成大典，更資遷、固之文。簪橐得賢，縉

紳交慶。恭惟某官德能輔世，道可覺民。忠精早簡於聖神，政術屢更於事任。自登烏府，頻發獸樽。虎嘯谷而風生，奸萌盡折；玉在山而木潤，善類咸依。將均彈劾之勞，越進論思之地。典司銓部，譔次信書。少常伯之清塗，既列六曹之長；太史公之重任，又爲二府之儲。某宿賴芘休，逖聞進擢。屬總和門之賦，阻陪大厦之賓。忻忭於中，敷陳奚既！《省齋別稿》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四。

賀工部楊侍郎啓

寵膺宸命，登貳冬官。獻納論思，既助倪寬之間作；匠工技巧，又裨宣帝之中興。除目播傳，輿情忻懌。恭惟某官才華卓越，器範粹清。眷知獨異於在庭，士論久期於持橐。省闈踐歷，嘗炳煥於郎星；宗寺委蛇，久光華於卿月。眷言起部，允謂名曹。舜若予工，命或先於三禮；周爲民極，職並列於六卿。厥惟俊邁之資，乃副選掄之意。告猷禁路，足殫致主之謀；扈駕甘泉，更侈用儒之效。某違離滋久，瞻系寔深。逖聞出綍之言，阻綴登門之客。其爲忻忭，罔究叙陳。《省齋別稿》卷八。又見《啓

上沈丞相啓 代人〔二〕

柱石王庭，久仰棟隆之吉；調膺公餗，方觀鼎寶之亨。欽惟兩儀交泰之時，內盡四體觀頤之道。休有自天之佑，來臻視履之祥。恭惟某官直大以方，輝光而實。備賢人之德業，懋君子之經綸。黃裳之文，足以藻飾乎治世；白賁之質，足以砥礪乎貪夫。早植離明，屢膺渙渥。作樂而薦上帝，妙制作於春官；施命以誥四方，罄論思於夜直。接物謙謙而有吉，事君蹇蹇以無尤。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望寢隆於中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道每順於盈虛。逮九重革故之秋，乃群小剥廬之日。真才萃聚，何止十朋之龜；大號夬揚，有蕃三接之馬。車積中而任重，川利涉以安行。方且懲忿窒慾而堅二簋之誠，思患預防而盛西鄰之禴。求王明以受其福，除戎器以戒不虞。萬國咸寧，百官以治。永裨天地之常久，無復冰霜之始凝。某職典童蒙，身居豐蔀。念邐如之甚久，每嗟若以自憐。況衆賢皆願於詭隨，豈小醜敢懷於盱豫？待時而動，妄思尺蠖之伸；觀國之光，肯作羝羊之觸？願普屯膏之施，仍寬資斧之誅。如是則鶴鳴在陰，庶假與縻之爵；鴻漸於陸，亦參可用之儀。進必有歸，言不盡意。

《省齋別稿》卷八。又見《宋四六選》卷二〇。

〔二〕題下原注：「沈方進《易解》。」

賀金陵韓帥啓 以下代總領

內史敷綸，价藩作牧。資兼文武，既坐鎮於兵民；望重簪紳，復典司於管籥。恭惟某官器凝簡重，學造淵源。以博雅而預論思，以剛明而理煩劇。進擢遂登於八座，翱翔殆徧於六曹。粵持嶺海之麾，咸徯鈞樞之拜。會晉京之調守，須碩德以庇民。爰屈老成，來分憂顧。且日畿要壤，尚彈壓以靡勞；矧天塹奧區，宜笑談而可治。麟符暫綰，鳳沼旋登。庶成輔佐之勳，用展經綸之業。某自惟衰鈍，夙幸瞻依。周府負丞，嘗預帡幪之末；漢營總賦，將承聲歆之餘。《省齋別稿》卷八。

賀徐信州林啓 一

紫泥封詔，皂蓋隨車。起簪橐之近臣，鎮股肱之名郡。恭惟某官淹該博古，端重鎮浮。早歷華塗，多士共推於舊德；比躋禁路，嘉猷屢沃於淵衷。暫違兩觀之觚稜，旋畀上饒之符竹。民淳事簡，顧卧治以有餘；望重資高，諒遄歸之可待。即觀共政，用罄同寅。某繼高躅於柳營，託餘輝於枌社。憩棠勿剪，居懷召伯之思；維梓必恭，遙詠周人之《雅》。其爲欣頌，罔既敷陳。《省齋別稿》卷八。又

見《啓雋類函》卷九五。

賀徐信州林啓 二 以下代漕〔二〕

大君有命，价人維藩。褰賈父之帷，甫臨樂國；詠廉君之袴，已致歡謠。恭惟某官雋軌名流，儒紳舊德。氣浩然而不屈，故每任於行藏；名籍甚而益彰，宜久隆於獎擢。方上聖重牧民之選，俾近臣膺分土之榮。謂其日侍於禁嚴，可以熟知於德意，肆煩耆哲，來表循良。以秋官議獄之能，於聽訟乎何有；以版部理財之效，則裕民而可知。望之既試於平原，汲黯即還於禁闥。某披風已幸，聯事更榮。輓粟非長，正賴帡幪之庇；憩棠在望，敢辭原隰之勞？欣懌居多，喻陳奚究！《省齋別稿》卷八。

〔二〕以下代漕：原無，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賀戶部董侍郎華啓

輟剖竹符，峻持荷橐。周卿掌邦教，正資安擾之方；舜琴阜民財，更藉幹旋之術。聞邸音之傳遠，知親擢之得人。恭惟某官重厚而疏通，端方而樂易。早游霸府，參豐、沛之故人；晚踐周行，值唐、虞之盛際。外則使節州麾之徧歷，內焉郎曹卿寺之游更。茲由簡擢以牧民，乃復曳鳴而入對。上

心念舊，未容褰鄞水之帷；帝命維新，趣使從甘泉之駕。矧嘗司於九扈，每深戒於二東。本末源流，既達理財之義；優游贍足，竚收富國之功。某漕輓非長，帡幪有賴。聆除書之誕布，豈慶問之敢稽？欣頌於中，喻言曷既！《省齋別稿》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啓雋類函》卷四四。

漢州謝到任啓

代外舅

浪迹江湖，竊慕散人之號；疏榮觀闕，驟分刺史之權。載橐籥之恩深，愧瓶罍之量溢。伏念某起家寒甚，與世遭如。意甚廣而才疏，心每勤而力困。平時事業，有類虎頭之痴；薄宦兢憂，常虞馬尾之誤。昨以閭閻之小子，久陪臺省之諸公。人笑揚雄，何爲官之拓落；自憐方朔，聊棲位以從容。粵襍被於柏庭，尚剖符於桐水。雖賴洪鈞之播物，豈期曠弩之射人？蓋由所領之邦，適治無辜之獄。倘使曲加文致，稍甘使者羅織之心；其如妄起事端，將失朝廷寬平之意。未容投劾，俄已汰歸。幸公議之甚明，在私情而何憾？一丘一壑，方且浮游；三沐三薰，忽蒙蒞拔。爰從家食，復畀州麾。朝引綬而示故人，夕飲冰而問前路。既賴滌瑕之施，詎辭叱馭之勞？舟車幾萬里之遙，寒暑涉三時之久。捫參仰脇，固知蜀道之難；見日舉頭，尚覺長安之近。況此土風之美，居然民俗之淳。江山雖岷、浙之殊，郡縣實漢、唐之舊。誤叨共理，殊愧空餐。茲蓋伏遇某官道可覺民，忠能致主。納誨而輔台德，巨川資舟楫之功；以智而爲帝謨，元首賴股肱之喜。泰符愈煥，巖石增隆。俯憐棖闌之小材，曾是門

闌之舊物。故推涓滴，以沃焦枯。某敢不深察吏謾，勤求民隱？布垂政惠，實慚王濬之風；安輯蠻夷，尚效子嚴之治。《省齋別稿》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三〇。

賀揚州劉安撫岑啓

以下代監司

一麾出守，甫被詔除；十國爲連，就膺閫寄。上列侯之印組，植元帥之旌旗。喜極旄倪，光生巡管。恭惟某官士林宿望，禁路老成。如漢君房，言語妙於天下；如唐子厚，議論屈其坐人。早殫啓沃之心，久袖經綸之手。逮聖神之圖舊，須哲父以奮庸。洊膺宅牧之求，用示秉鈞之漸。民之攸暨，既興襦袴之謠；王曰遄歸，即奉絲綸之命。某猥塵使事，密借鄰輝。挹淮海之波瀾，通津不隔；想平山之風月，半坐遙分。惟欣頌之交懷，匪叙陳之能究。《省齋別稿》卷八。

賀兵部楊尚書椿啓

誕敷明詔，因任耆儒。武部久居，就正夏卿之職；鑾坡舊直，并升內相之華。迭二命以峻遷，實一時之榮遇。恭惟某官業窺稷、契，德並淵、騫。方其奮迹於西南，固已騰芳於中外。追陪興運，徧歷要津。以道事君，蓋恥同於嫵媚；有猷告后，每務竭於忠精。比擢貳於司戎，仍兼官於視草。世推

洪禮，蔚爲文武之全材；帝眷韋公，時訪國家之大事。將付股肱之寄，先登喉舌之司。挈八座之荷囊，鴈班加重；賜九重之蓮燭，鼇嶺增崇。某夙幸瞻依，欣逢進擢。已知頗、牧，參議論於禁中；行慶蕭、曹，措治安於海內。其爲忭躍，豈易名言！《省齋別稿》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五二。

賀吏部洪侍郎遵啓

輟從西掖，進貳中臺。策舊勞於翰墨之林，試游刃於銓衡之地。班聯愈峻，寵數加隆。恭惟某官道覺民先，學窺聖秘。詞章峻潔，如東流赴海以莫磯；聞譽輝光，若北斗麗天而可仰。久儀麟省，旋侍螭階。自入贊於命書，即兼承於密旨。帝王之制坦然明白，豈惟四海之流傳；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抑亦九重之倚信。眷言先政，常著殊勛。身雖不踐於台躔，慶寔有開於賢嗣。已回旋於法從，即參預於政機。茲惟天理之當然，矧復人心之咸屬。某係官江上，注目日邊。聞賢哲之得時，與士民而胥慶。其爲欣頌，罔究敷陳。《省齋別稿》卷八。

禮部宋侍郎棐啓

祇奉贊書，擢登宗伯。副疇咨於四岳，參法從於六官。既德望之素孚，宜師僉之允穆。恭惟某官

身兼數器，名冠群倫。負撥煩治劇之才，濟博物洽聞之學。入儀司府，明周官式法之功；進貳奉常，擅鄭國討論之美。况早歲已躋於蘭省，而比年屢剖於竹符。九重夙簡於深知，多士共推於久次。果自卿聯之峻，躡升禁路之華。惟是春官，寔司邦禮。俎豆聞之矣，必將修盛世之彌文；鐘鼓云乎哉，豈特考有司之故事。某屬將使指，阻筵賓階。但同封部之民，日竚中和之化。其爲欣懌，難盡名言。

《省齋別稿》卷八。

戶部邵侍郎大受啓

疏恩天陞，正位地官。扈清蹕於甘泉，佩紫荷於禁路。詔除誕布，輿論交懽。恭惟某官奧學邁倫，英規表世。早歲入儀於觀闕，中年自樂於江湖。玉點於蠅，何傷潔白；珠藏於蚌，愈見光輝。逮聖政之益新，適宸衷之圖舊。握蘭星省，持節日畿。既並著於休稱，顧難淹於近用。果由宰士，擢貳版曹。總少皞之九農，明有商之七教。三十年而制用，既豐內府之儲；五百歲而應期，即輔中興之運。某猥參漕輓，實託芘庥。拘縻莫遂於登門，賀慶敢稽於削牘？其爲欣頌，未易敷云。《省齋別稿》

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啓雋類函》卷四四。

王給事晞亮啓

承恩金殿，進位銀臺。資獻納於宸猷，振塗歸於夕拜。一聞成命，咸激懽驚。恭惟某官學有本原，氣全剛大。雋譽早蜚於庠序，英聲久藹於簪紳。比由宰掾之聯，進陟事官之貳。得時行道，兼寓直於黃屏；滿歲爲真，遂正名於青瑣。惟茲重任，時乃要塗。元素回天，舉世嘆仁人之勇；李藩批敕，在廷推宰相之風。既遠繼於前修，竚入參於大政。某改轅無補，託庇有初。逖聞錫命之優，莫展登門之慶。其爲欣頌，曷罄叙陳！《省齋別稿》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七九。

沈正言濬啓

誕布綸恩，擢司言責。輟烏臺之六察，參騎省之七人。公道既開，輿情胥慶。恭惟某官氣和節勁，志大才高。既問學之家傳，亦剛方之世濟。談經朱邸，涵遠業以靖共；奉對丹墀，罄嘉猷而啓沃。雖親擢亟升於峨豸，而昌言未究於伏蒲。遂自南臺，進參右掖。魏謩補闕，遠追文正之遺風；吉甫效勤，喜見贊皇之賢嗣。諒纔溫於坐席，即交秉於政機。某竊吹江干，依仁宇下。聖賢相逢而張治具，已際明時；日月亭午而息邪陰，更觀盛事。其爲欣懌，難盡名言。《省齋別稿》卷八。又見《啓雋類

謝安仁酒官啓

代子上兄 紹興三十一年

量其才而有請，甘試吏於糟丘；徇所欲以無爲，遽疏恩於甕牖。自憐小醜，亦點大鈞。伏念某人品卑微，家聲沉寂。士皆務學，顧慚不學之愚；世適求才，獨抱非才之嘆。攀緣一命，拓落半生。進不能條當世之便宜，上書於北闕；退無以致全家之飽煖，負耒於東阡。三年畢戍於祠官，一馬來游於帝所。羈單寡援，鵲繞樹以安歸；志願易充，鼠飲河而已足。幸逢稷、契，力贊唐、虞。搜羅可用之英才，恢廓未伸之公道。權衡誠設，重輕不可以物欺；冰鑑橫陳，奸醜固難於形遁。輒忘不韙，妄冀兼收。念旅進於數百入之中，初無藉手；姑求官於三千里之外，何敢傷廉？雖瓶罍未免於勞心，而升斗得寬於餬口。此蓋伏遇某官以時俊傑，爲國阿衡。籍甚有聲，久著經綸之效；澹然無我，莫窺好惡之私。稍沾造化之功，即是鑪錘之物。某敢不深思幸會，勉服官常？漢家賴權酤之利源，儻裨課最；晉國舉管庫之能吏，願預恩憐。《省齋別稿》卷八。

與恩平郡王啓

代外舅 隆興元年

遐徼撫封，蔑聞善狀；近畿徙節，遽奉皇華。惟易地之過優，豈非材之敢望？伏念某生而庸陋，老更鈍頑。引分歸耕，乃爲宜稱；冒恩乘障，常恐顛隳。頻年捫蜀道之參，一旦近長安之日。雖孔門以片言折獄，知難繼於前修；然漢使以六條察州，幸具存於成憲。況依舊茆，或免大訶。恭惟某官秉德高明，宅心寬厚。追攀二獻，既學問之天成；糾合諸姬，亦聲猷之日茂。久賜苴茅之履，寢高列棘之班。棣華之萼方輝，盤石之宗益固。某甫茲弛擔，復此辦嚴。敢銜寵榮〔二〕，引綬徒驚於郡邸；自欣幸會，曳裾將覓於王門。瞻頌交深，叙陳奚究！《省齋別稿》卷八。

〔二〕敢：原缺，據四庫本補。

謝解啓

代十四弟 乾道四年

上踐祚之七年，正切新田之采；詔求賢於三載，豈徒舊貫之仍？惟江右之多才，而廬陵爲稱首。既有司勞於考閱，故不肖得以叨塵。雖曰幸焉，亦云愧矣。竊惟科舉非以待英傑，而名卿以爲仕進之

階；試程豈所爲文章，而前輩或觀公輔之器。自西漢以來，未能易此，雖仲舒之學，恒必由之。逮本朝博問以旁詢，歷諸老深思而熟講。雖規模歲月，間有更革；而經術詞章，要無等差。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故糊名圍棘非禮也，而不敢以爲薄；裹飯擔簠非高也，而不敢以爲嫌。惟其舉出於公心，是亦何傷於直道？譬之索馬市駿骨，則千里之足來；如彼披沙得金鑛，則百鍊之精在。倘由此聖賢之相遇，則自然世道之交興。如必厚之非才，豈斯文之敢議？徒以少失先人之緒訓，莫承奕葉之清芬。僅嘗屈首以受書，終愧強心而爲智。雕蟲自笑，況在他人；畫虎不成，果爲何物？雖已無心於利祿，顧慚有道之賤貧。方旅進於八千人之中，僅逃曳白；俄同升於七十子之內，大類奪朱。究非出於素期，宜甚慚於公論。此蓋伏遇某官心潛聖哲，名震華戎。以孤忠亮節儀禁塗，以崇論宏言侍帝幙。暫游綠野，行轉洪鈞。翰墨篇章，國人皆有所式；施爲注措，天下想聞其風。既幸仰高，敢忘立懦？偶綴賔興之末，率繫指授之餘。某敢不思奮遠圖，更殫薄技？事惟求遂，於以少副明天子采擇之公；歸則有名，庶幾不負鄉先生作成之賜。《省齋別稿》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五〇。

全宋文卷五〇九二

周必大 七九

上陳丞相書 代大兄 紹興三十一年

某竊謂尊且榮者惟大丞相，而事之重者亦莫大丞相若也。官一品，祿萬鍾，運動樞極，幹旋造化。喜有賞，溫乎其春；怒有罰，凜然若秋。百辟之所儀刑，九重之所禮貌。仕宦至此，信尊且榮矣。雞初鳴，澤笏委佩，翼趨於帝庭，日與天子論經國安民之道。退而坐廟堂，則卿大夫以次白事。郡國日有啓聞，萬務之微無不關總。應酬小差，利害立見。人徒知位之尊，而不知心常下也；人徒見身之榮，而不知念常深也。丞相之事不既重矣乎！中興以來，築堤沙者十有二，而相公應期佐聖，爲國元老。海涵而嶽鎮之，不足以喻其重也；文經而武緯之，不足以喻其才也；逐日以新，隨風而流，又不足以喻其勛業名聲也。今者獨專魁柄，裁成萬化。四方萬里，自一命以上，孰不願見而可使者。事何由而濟，績何由而成，願相公博采於平時，精擇於一旦，參之以衆多之論，照之以冰鑑之明。孰

善理財，孰善治民，孰善濟煩劇，類集而籍之，以俟有用，將見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矣。此擇人所以貴於有素也。自古進退人才，多不能泯愛憎，置恩怨。牛、李紛紛，迭相排擠，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嗟夫！勢利之徒，朝夕門牆，雖一歲九遷其官，彼且以爲當得，偃然有無涯不已之心，緩急則向背見矣。今賢人君子，豈無嘗經擢用而廢棄者，而閑散者，而典領藩郡者？相公胡不引而置之臺省寺監，以責其效，以盡其才乎？夫專用後來，孰若已試之詳練？峻遷驟用，孰若迭出之均一？釋二美而不爲，殆非所以重爵祿慎名器也，用人豈可不以至公乎？孟公綽之才，不可屈之滕薛；黃穎川之政，不可移之宰輔。何者？大小不同故也。設官分職，其事不一。賦才稟德，其理亦不一。奈何在上者不度能而授之，在下者不量力而受之？使強明幹敏者或徘徊於散地，而懦緩樗散者反應日不暇給之務乎？任人隨才，此尤不可不汲汲也。嘗試以是行之，則百官必稱其職。百官稱職，則萬務自舉矣。相公都俞巖廊之上，從容槐棘之間，天下稱其賢，後世頌其美，蕭、曹之勛何足道哉？某遠方之鄙人也，往者屢拜下風，今以調官來行都。竊喜相公之得時，私慕相公之德化，願再望顏色而無求知之意焉。雖然，自敵以上其贊見不可無說〔二〕。有雅故者則恃其雅故，有介紹者則取必介紹。或以資格進，或以論薦顯。咸無焉，則又趨趨囁嚅以效其勤，滑稽脂韋以獻其佞，期必售乃已。若某者，孤寒無能而粗知自守者也。既無前四事可以自媒，由後之二者竊又恥之。故殫精致思，陳愚者千慮，以仰裨聰明之萬一，庶幾自別於旅進之士，而妄意一盼之寵。惟相公察其忠而恕其愚，無任感暨。不宣。《省齋別稿》卷九。

〔二〕明抄本「贊見」下有「者」字。

又上朱參政書 代大兄

某不佞，竊嘗妄論自古賢人君子所以能任大事立大功，修身則身修，治國則國治者，其說有三焉：曰才，曰學，曰德而已。蓋人非才則無以行才，非學則無以明學，非德則無以成德〔二〕。方人之少也，志氣敏銳，視盤錯肯綮莫不迎刃而解，可謂有才矣。然而天資雖高，浩養未至，中局所守，外物或得以搖之。譬如乘輕車，策駿馬，固可日馳千里，至於積中任重，則有時乎敗矣。故必少安下位，深涵遠業，以堯、舜、文、武、周、孔之道端其源，以三代、漢、唐之事暢其流，然後物來能明，事至能應。彼雖膠膠擾擾，而吾優游自若也。學明而德成，其效若此，始可以爲成材而堪世用矣。昔諸葛孔明，卧龍也，然且躬耕南陽，抱道草廬，及蜀主三顧，乃慨然以當世自任。至唐元稹、宗元之徒，其才雖高，其守未固，驟居要路，輕試而妄用之，難乎免於顛沛矣。由是而言，才以行之，學以明之，德以成之，固自有次第哉！恭惟閣下以經術文章少年取名第馳雋聲，所居之官大，所爲之績成。凡命宣諭於外者，莫不交口稱道。章在公車，可覆視也。人謂日三接歲九遷矣，顧乃輕視爵祿，專意古學。凡廣大精微如六經，奧美辨博如諸子，上下數千百載如史氏，典章法度如本朝，率皆深窮而力究之。如是者二十年，經綸之學富矣，中外之望隆矣。於是時也，天又相之，乃當主上厲

精更化、圖任舊人之際，而閣下寔首進焉。一命而爲爭臣，日以堯舜之仁義、祖宗之勤儉沃上心，正國是。再命而爲中執法，非特奸邪畏其鯁峭也，善類蓋有賴焉。三命而登廟堂，則又盡以平昔之所言措諸行事。今鼎席虛位，進拜在旦暮矣。人徒見閣下之德顯著如此，而不知天賦其才於初，究所學於中，如積春夏以成歲功，而非一日所能至也。某一介賤士，身遊大治，幸因調官，得望顏色，而言詞淺訥，不能歌詠勛業以爲賓贊之藉，姑臆度閣下杜德機而冒陳之。若乃既見壺子，則必有自失而走者矣。不宣。《省齋別稿》卷九。

〔二〕德：原無，據四庫本補。

謝執政小簡

代方總領 紹興二十九年

某官鈞座：某區區申詞之儀，謹具右幅。即日恭惟雍容廊廟，綏靖華戎，六氣順迎，鈞候動止萬福。融和在序，仰乞上爲宗祊盡珍重理。某無任懇禱，不備。

某猥以孤蹤，庇身大治，日與黎庶涵泳膏澤，百年之幸，無以喻云。惟是違去熒座行再期矣，咫尺之書雖時瀆顯融之聽，而奔走左右，則未有期。戀慕之私，祇攬方寸，尚乞矜念。

某不佞，讀虞、夏之書，則知大臣謨明弼諧之功；讀商、周之誥，則知大臣立經陳紀之效。昔聞

其語，今見其人。某官邁德如皋陶，格天如伊尹，交修如傳說，至於制禮作樂，則又視周公爲無愧。此非某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敢以爲黃閣之獻。

某人品么麼，斷斷兮無他技。某官封植人材，不棄菅蒯，拔自常調，列之節曹。資淺望輕，常畏二十八宿之笑，今乃第其功次，曲加陶鎔，使預司府少列之選。夫以名參卿月，職應使星，前人以爲美仕，而庸虛不肖者併得之。自非造化深功，豈易臻此？空言何足叙感，姑以見萬分一耳。

某竊考成周設官，凡主計之臣鮮不及軍旅之賦。若乃均節財用，則太宰專之。蓋所謂主計者不過吝出納，執成法而已。唐以輔臣判度支，用此道也。今錢穀大計，實本廟堂之規畫。顧乃錄屬吏之小勤，舉陟明之盛典。「無功冒寵，以懼以慚。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願賦是詩以爲謝。

某聞之，書非可以盡言，言非可以盡意。然傳千里之恣恣，寫寸心之拳拳，捨是則無以自見。用忘犯分，澡雪精神，裁爲短啓，致之記府，其視言意兩忘者不猶愈乎？若曰壞穴微蟲，簞鼓太虛，則某知罪矣。《省齋別稿》卷九。

回江東王運幹渙小簡

某頃趨佐尚書，於版部稔聞俊譽，恨一面之未遂也。茲承贊畫計臺，乃可朝夕見之，何慰如之？顧上春猶有寒色，而修塗不無動止，衛生有術，願加之意。執事文學政事得家傳者，是宜妙齡秀發，

已爲朝廷所知。闊步要津，可拱以俟，婉婉幕中，直假途耳。既喜視印有期，且慶峻擢之隨至也。
《省齋別稿》卷九。

妻妹親書〔二〕

東阡西陌，幸容自附於鄉鄰；北富南貧，敢謂見求於昏對。既早識盈階之玉，遂遠馳擇壻之車。伏惟某人得隽詞場，信人門之俱美；而某第幾女留心女誡，處閨闈以自修。及笄方議於有行，委幣過勤於不棄。施衿輦而從父母，雖未著於柔儀；執箕箒而奉姑嫜，亦勉承於嘉命。乃如微物，已具別牋。《省齋別稿》卷九。

〔二〕明抄本、四庫本題下注：「代外舅。」

向宅親書 以下並代大兄

生而有文，仲子所以歸於我；占之曰吉，有媯所以育於姜。惟二姓開天合之祥，故六爻遇咸亨之象。伏承令姪女幾娘子襲紫傳龜之後，可想功容；而某仲弟具位某裂荷焚芰之初，不輕伉儷。薄宦瀟

湘之境，密瞻星斗之光。敢以同生，聘於猶子。雖門閭不稱，頗違鄭忽辭大之言；然鄉黨相鄰，或得王褒欲婚之意。敬陳薄幣，具載別牋。《省齋別稿》卷九。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一。

小一姪納幣胡氏親書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飛鳳諧占，已參同於初筮；委禽匪强，宜兼備於未將。倣二纁三黑之儀，成八木九金之數。腆辭誠幣，儻昏禮之無違；筵廟迎門，俟主人之有命。其如名物，別具翰牋。《白虎通》云：納徵玄纁，束帛儷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省齋別稿》卷九。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二。

十二弟韓氏納幣親書

乾道四年三月

求繫當懲，盍議朱、陳之姓；相攸可樂，輒昏韓、魏之家。幸南北之俗同，忘强羸之勢隔。問名納吉，既洊辱於矜從；束帛儷皮，顧敢辭於菲薄？其如名物，別具牋封。《省齋別稿》卷九。

江權卿親書

姊妹若人，未忘前好；弟兄猶子，許續嘉姻。豈無他門，是式古訓。伏承某人摘詞場屋，擅無敵之聲；以某姪女某人毓質閨房，及有行之歲。遠貽厚幣，申講大昏。因不失親，彼既篤通家之契；人惟求舊，此詎移擇壻之車。薄禮往酬，別緘具載。《省齋別稿》卷九。

趙尉親書

乾道五年

變彼諸姬，莫振周公之冑緒；好成二姓〔二〕，敢攀高帝之子孫。豈圖流落之餘，乃講綢繆之契。伏承某人端莊有立，素推宗室之英；而某女純靜無華，早慕閨門之秀。荷良媒之遠暨，殆嘉耦之夙成。浩浩銀潢，正賴餘波之及；暉暉玉潤，更增朽質之光。薄禮往酬，別牋具載。《省齋別稿》卷九。
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二。

〔二〕好：原缺，據四庫本補。

王蘊親書

代王簡 嘉泰二年

北陌東阡，昔以朱、陳爲重；故家遺俗，今何齊、鄭之嫌？幸附一塵之眈，願承二姓之好。伏承令姪女三小娘閨門夙著，在齊眉舉案以非難；而某姪孫登仕郎蘊家閥雖衰，尚坦腹食牀之自若。占既諧於鳴鳳，喜或類於乘龍。微物有常，別緘具載。《省齋別稿》卷九。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一。

與史丞相劄子

隆興元年三月十五日

某伏蒙鈞慈親煩掾屬，示以曲折，非相公憂國之心切，行下之道周，豈易及此？某雖不學，然其心之所存，相公固知之矣。使宗社尊安，身名俱泰，豈非榮願？顧不幸至於不可得已之地，而又委靡苟且，則上負國家，次累知己，爲世大僇，相公亦安取此？爲今之計，使二人者出奉外祠，則士氣自伸，公論自息。然後某自以私計，或以疾病爲請，求一宮觀差遣，仰以釋聖上朋黨之疑，下以解二人報復之怨，此上策也。某非不知思權時之宜，爲調停之策，但若不決去，則此輩必謂士大夫可以爵祿誘，可以威命脅。一墮其計，人主信之愈堅，任之愈篤，禍發蕭牆，毒流華戎，是時相公任天下之責殆有甚焉。故某以爲莫若使臺諫給舍因此二人稍稍引去，庶幾聖慮稍回，知士大夫之不可輕，近習之

不可親，易軌轍而新之，猶爲報國也。古人尚以尸諫，況因去就而有所益，則亦何憚而不爲哉？古今未有自宰相至百執事，人主一切輕視而能治天下者。惟相公念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言而審處焉。某感激眷憐，固已素定，若相公垂紳廊廟，無階瞻望，則願因書時有所獻。異時功成名遂，奉板輿以從赤松，亦當不憚重趼，追陪下客，惟相公念之。《掖垣類稿》卷六。

與宰相論李申甫改官劄子

某近見朝士云，李申甫特改宣教郎、賜緋，朝廷不令經由後省，亦不關報執政諸處，徑付吏部出告矣。某初聞之不信也，蓋以朝廷若欲密用申甫，故優進官秩，則給舍亦豈肯沮格成命以壞幾事？若止謂不欲宣布，則批旨出劄子之時堂吏知之，劄付吏部則長貳郎官、當行胥吏皆知之，既到告院則主判之官、書寫之吏又知之，何獨關防給舍如此？此某初聞之所以不信也。明日以問給事中及當直舍人，則皆曰未見錄黃，某於是疑焉。久之乃知吏部止憑三省、樞密院機速房劄子而已，毋惑乎朝士之云云也。恭惟相公以精識碩望任天下之重，正宜循守法度，大振紀綱，使人主有所敬畏，國人有所矜式。今此舉頗異前聞，諸公既未深思而遽爲之，有司又不知體而奉行之。若每事如此，大亂之道也。願相公勿以遂事爲是，明諭機速房，自行檢舉關報所屬，收還元降劄子，書黃行下，猶足以彰改過之善而弭不知者之謗，未審鈞意以爲然否？又伏睹二月三日聖旨，盡以堂闕歸部，此朝廷厭紛紛之求，

示至公之道，甚盛舉也。然累日以來，小使臣如浙西安撫使指揮、樵貨務號簿官、諸州贍軍酒庫之類，除授紛然，外議藉藉，皆謂頗類郡守監司將代籍之際，乘時周旋人情。萬一言者有所論列，則前日之美意不幾於自壞乎？亦願相公白諸公亟止之。某備員官屬，又辱知照，偶有聞見，不敢默默。若揚己而歸非，則某所恥也，惟相公察之。《掖垣類稿》卷六。

與蔡戡咨目

淳熙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奏事得旨，訪聞劉光祖在九江，繼皇甫倬廢壞紀律之後，一時雖能尚嚴，然略無恩義拊存士卒，已不相安。未期月間，貪心既生，惟利是務，自此威令頓弛，甚於前人。專任將官雷旻爲腹心，公肆掊克。如諸軍回易及馬草等錢，日納月納皆有定數。妄興修造，大破物料價值，擅役官兵於興國軍管下買山伐木，多至千餘人，少不下五百人，造成籩棧，率多入己。作院日役匠軍二千餘人，光祖家時時點茶與之，洎至月頭收掠茶錢。貪猥之狀，不可悉數。九江巡尉司嘗獲販私茶人，乃是本軍出戍官兵。守臣韓康卿親自引問，各稱差出日本軍借錢五千，回日却要一十五千送納，別無營運，只得販茶，須往回三五次方得錢足。其人怨怒號訴，靡所不言。康卿憐而釋之。此類皆有實迹。逮被命改除，用七百人搬擔行李，三晝夜不絕。黑光窗榻至七百餘片，他物稱是，帑藏爲之一空。節次開落官馬，私自帶行者七十餘匹。故臨行所至，貼匿名書疏其過惡，未審果如何。聖上專委總領密切體究，

請一面具奏。《奉詔錄》卷一。

與彭杲書草

淳熙十一年

五月十六日後殿奏事，聖上令諭旨都統：得來奏，謂義勝軍安居已久，遽然移屯，恐動人心，未敢彰露行遣；或必欲施行，即乞令朝廷使喚自大安軍登舟，免陟沿邊山險，候到荆南續指揮屯駐出處。足見思慮詳審，甚副闡寄。聖意本謂此軍並係契丹、渤海、漢兒，昨者憤疾金虜，慕向本朝，相率來歸，委實忠義，所以倍加存恤，專待他日之用。近報虜主遠還上京，深慮向去別有事宜。如此軍每以報國爲心，恐緩急地遠難於調發，兼蜀塞險阻，不便馳驅，故移荆鄂，庶展長技。今秋涼尚遠，猶可商量。都統宜明以此意詢察衆情，若欣然願遷，當依來奏改行近裏水路上，令就荆鄂間屯駐。或衆人只欲留彼，即更審度奏聞。其制置總領及金州都統司，亦可就近達此曲折。恐發遞遲滯，須具回奏，遣人星夜前來，別俟處分。《奉詔錄》卷二。

與趙汝誼咨目

淳熙十一年

五月十九日得旨，聞蘇諤酒席間曾批雷世賢頰，委總領密切體究，請徑自聞奏。《奉詔錄》卷二。

與王卿月江溥書草

淳熙十一年

襄漢密邇宛洛，屏蔽荊州，在今日最爲重地。虜酋既遷都，將來或爲傳授之計，內則兄弟紛爭，外則豪傑競起。在我既不可不思備禦，又不可不圖進取。惟能自定規模，乃可臨機應變。所以邊防事宜切須精思熟講，條具以聞。又有一事，帥藩宴集，蓋存事體，通人情，理不可廢。至棋飲，平時尚妨職業，況今日非雅歌投壺之時乎？皆得旨宣諭，請一面自具回奏〔一〕。《奉詔錄》卷二。

〔一〕回：原作「目」，據傅校本改。

與牛僎書草

同前，不用「棋飲」，却添此段。

修葺義勝軍寨〔一〕，緣興元彭杲奏謂此軍新舊婚姻〔二〕，久安於彼。更須詢察其情，若是樂遷〔三〕，固亦未晚。所以降旨別聽指揮，并希知悉〔四〕。《奉詔錄》卷二。

〔一〕修：原作「講」，據四庫本、傅校本改。

〔二〕新：原作「親」，據右引改。

〔三〕若是：原脫，據傳校本補。

〔四〕原注：元奏作「亦恐欲知」。

與王希呂郭鈞雷世賢書

淳熙十一年

淮西屏蔽江表，密邇中原，在今日最爲重地。虜酋既遷都，將來或爲傳授之計，內則兄弟紛爭，外則豪傑競起。在我既不可不思禦備，又不可不圖進取。惟能自定規模，乃可臨機應變。將來守禦攻討之策，皆當精思熟講。元奏作「慮」。如韓信一登將壇，便謂三秦易併；趙充國請先至金城，圖上方略，其後無言不酬者。苟非先有區處，安得成此隼功？得旨以此宣諭，請一面仔細回奏合措置事件〔一〕。《奉詔錄》卷二。

〔一〕原注：郭鈞書中仍令諭意梁師雄。

與王希呂咨目

淳熙十一年

所奏合肥不可不守五說甚詳。昨來郭鈞亦欲移所部兵專任此責，非忠誠慷慨，不擇險易，安能體

國如此？聖上極深嘉嘆，但有曲折，尚當詳議。合肥地當四衝，別無險阻可恃，須宿重兵，乃能堅壁。倘虜以一軍綴我城守，而縱輕騎深入，則和州孤城，何以自立？而雷世賢在定山獨受大敵，亦豈萬全之策？前書所以詢及民兵、萬弩手、山水寨等，正欲帥師糾合諸頭項人兵獨當一面，爲兩淮藩籬，却令郭鈞駐和州，雷世雄駐定山，互爲聲援，乃無疏虞。今所乞正軍二萬人，兩司必難盡輟。若共遣若干人馬爲根本，而帥司參以民兵、弩手、本州效用軍兵及沿淮忠義人等，分地而守，似爲上策。但不知今年所教民兵已置籍否？其決可用者幾人？一路弩手千七百人，緩急便可點集否？預行收集，又恐張皇。其他效用并所招軍兵共有幾人？沿淮忠義臨時約可得幾何？宜速疾詳具以聞，續當稟行下。《奉詔錄》卷二。

全宋文卷五〇九三

周必大 八〇

與吳挺 淳熙十二年

得旨，都統所奏：欲將舊請折米價九引、八引之人添作十引，每歲計增錢引八萬四千三十餘道，却將倍給七十六人、添支九十三人、使司例三百五十八人三項，每歲多請八萬五千餘道對補其數，既使軍中請給均平，又免總所驟添財賦。自非仰念國計，下恤軍士，誰能及此？便可降旨施行，緣興元、金州諸軍折估亦用十三四州軍則例，已密令馮憲、傅鈞、彭杲日下取見兩處數目，候到即一體行下，免致再有奏請。恐都統欲知曲折，特令宣諭。《奉詔錄》卷三。

與馮憲傅鈞彭杲

淳熙十二年

得旨，聞蜀中諸軍折估糧米一項，見用十餘州軍則例勘請，其少者折價九引、八引，而多者却至十二引，參差不齊，深以爲念。見今多者更不裁減外，欲將少者一例添十引，今後所招軍兵並以此爲率，庶幾恩及將士，無不均之患。只恐總領所財賦有限，先當約度所添錢數，就降處分。除興州軍已曾取見數目外，其金州、興元兩處可密切細算月糧一項，見用幾州軍折估則例，內八引、九引者幾人，十引者幾人，十一引、十二引者幾人，疾速開具聞奏。《奉詔錄》卷三。

分付告哀使事目

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告哀使副三節人從，已據太常寺國信所檢照到嘉祐八年、元豐八年遣留使副禪除後吉服過界體例等，自合遵守。或恐彼界引紹興二十九年例，即須再三說諭，以向來顯仁皇后元自上國還本朝，兼當時國書等體數並各不同，所以稱哀謝使，蓋不止告哀，兼是致謝。今來專以告哀爲名，兼主上見服三年之喪，所遣使人豈敢便從吉制？須是顏色慘戚，語言諄切，彼必聽從。萬一堅執舊例，再三不得已，即諭以沿路未敢易，候至上國闕庭，當隨宜入見。

一、所賚禮物，萬一彼間問及數目減半，亦當諭以今來止是告哀使，與當來顯仁皇后上仙哀謝事體不同，其詳已載前項。《奉詔錄》卷五。

與送伴咨目

淳熙十四年

十月二十五日得旨宣諭送伴使副：今有牒本一道，可依式脩寫，候到盱眙，具述宰執傳奉聖訓，有公文與國信使副，備見回謝之意，諭令收接。又慮臨時推辭，宜更寫下一本，令盱眙軍寫公文差人先賚往泗州當官投下，依常例取批回軍。如國信所已收接，即不須牒泗州，先具稟聞奏。《奉詔錄》卷五。

與盱眙咨目

淳熙十四年

十月二十五日得旨宣諭盱眙知軍：如送伴賀生辰使副到軍，有牒北界國信所文字，可依常式用本軍牒繳與對境泗州，令候國信田尚書及副使一行到彼當官投下，仍具知稟聞奏。《奉詔錄》卷五。

賀魏王年書 以下代東宮

某拜啓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逖違誨色，倏已經年。企仰在中，非可言喻。臘寒甚勁，共惟鎮臨海服，神相人詠，尊候動止萬福。某坐阻侍教，臨風增情，願調寢饗，以對戩穀。拳拳不備。某拜啓：伏以四序更端，群生交泰。仰惟班春有裕，受祉滋多。引領旌麾，無由奉觴致千歲之祝，姑憑尺牘，少展寸誠，敢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祺祥交集，姪輩侍奉均慶。臨安或有所委，願聞其目。《承明集》卷一〇。

謝魏王賀生辰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不奉怡怡之樂，浸易歲華，引領東望，殊切馳仰。深秋極涼，伏惟綏靖海邦，神人共護，尊候動止萬福。某侍膳攸拘，莫遑瞻拜，仰乞寶調冲粹，翕受丕祉，永膺君父之眷。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辰，特蒙記念，遠勤專介，寵以教墨，而又香幣器物，既厚且嘉，自非友愛素隆，何以臻此？祇受以還，感藏無斁，區區謝悃，尺紙奚究！尚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尊履日臻殊祉，姪女以次均安。並枉壽儀，尤深悚荷。《承明集》卷一〇。

回魏王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初冬晴霽，恭惟藩府政清，百神交贊，尊候動止萬福。某恪奉君親，粗安子職。逖瞻榮戟，侍見無階，戀戀之心，與時俱積。天氣日寒，敢乞垂意珍嗇，永綏多祉，式符頌詠。不備。

某拜覆：屬者人還，拜書幸徹崇聽。方圖寓便，嗣承起居，乃蒙恩慈，洊枉誨問，仍以木棉海錯爲賜。深惟友愛之厚，豈勝感篆之情？憑書叙謝，聊見萬一，尚蘄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尊履對時納慶，姪輩長茂。此或有委，辱賜下諭，幸甚。《承明集》卷一〇。

賀魏王冬書

某拜啓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逖違誨言，又見冬仲，惟是企仰，與時俱增。寒色方凝，共惟表海成功，京師蒙潤，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極，莫展弟恭，敢祈上體君父之眷，益調寢膳，永

綏吉履。臨文戀戀之至，不備。

某拜啓：新陽協序，亞歲迎祥。仰惟惠政及民，千里欣頌，履茲長至，純嘏倍增。某阻奉壽觴，惟深善禱，專馳慶幅，尚乞省覽。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翕受既多之祉，姪以次均慶。此豈無可委者，敢望誨示。《承明集》卷一〇。

回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圭景踐長，臺雲告瑞。恭惟布宣上德，神悅人和，尊候動止萬福。某問安有守，趨侍無階，坐馳寸誠，朝夕不置。風霜方凜，保衛爲先，願調寢羞，嚮用丕祉，是爲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比以至節俯臨，恪修賀問。竊計方塵尊覽，豈謂遠勤記念，遣介貽書，三復眷存，備諗友睦之意。謹此叙謝，莫究萬一，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順履昌辰，駢臻多祉，姪以次侍奉均慶。臨安或有所委，願承尊命。

《承明集》卷一〇。

與魏王賀年書

某拜啓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不侍誨言，又將閱歲，中心懷仰，形於夢寐。即辰天氣凝沍，共惟從容藩翰，神明翊扶，尊候動止萬福。某東望榮戟，莫遑瞻拜，惟乞致和宣滯，益綏繁祉。臨筆猶切依鄉之至，不備。

某拜啓：伏以天令更新，物華資始。惟時厚德，當擁殊休，而況惠愛其民，靖恭介福，俾昌俾熾，理有必然。某思奉壽觥而不可得，謹專人少致祝頌之情，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春元，坐膺福祿，姪以次同受新社。行都倘有委令，願效區區。

《承明集》卷一〇。

賀魏王領尹書

某拜啓大尹判府大王尊兄座下：即日氣序清和，共惟宸渥方新，神人欣贊，尊候動止萬福。某茲審布宣渙號，尹正南荆，仍更雙鎮之節旄，增煥四明之符竹，用本朝之異禮，示當宁之殊恩，諒深歡慶。某未獲面伸賀悃，謹此少見區區，伏乞尊察。不備。《承明集》卷一〇。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大尹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逖遠旌麾，又復累月，中心企仰，未嘗少忘。秋序日涼，共惟坐鎮名藩，神人交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修子職，遙依餘芘，末由再侍誨色，敢蘄厚輔茵鼎，益綏戩穀，式對宸眷。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日，特蒙尊慈曲垂軫記，遠貽慶幅，貳以器幣香茗之貺，意愛勤厚，祇受感作。忽忽叙謝，莫究萬一，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惟柔履倍膺多祉，姪以次侍奉均安。有委於此，願聞尊命。《承明集》卷一〇。

回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兄座下：遠違誨言，坐踰累月，拳拳傾仰，未嘗少忘。寒色甚嚴，恭惟威惠浹民，神物森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君親，莫遑參省，敢乞俯遵時令，益衛鼎茵，永綏戩穀。不備。

某拜覆：雲書魯史，道長義爰。仰惟德化具孚，民謠轉達，乘茲穀旦，丕擁殊祥。某阻捧壽觥，姑馳慶幅，熾昌之頌，徒切於中，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共膺純嘏，姪以次均慶。此或有委，切乞賜諭。《承明集》卷一〇。

回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兄座下：即日歲律肇新，共惟榮戟森嚴，顯幽咸相，尊候動止萬福。某問安侍膳，阻遂怡怡之樂，徒切馳頌。重茵列鼎，因時而節宣之，斯爲真禱。不備。

某拜覆：竊以一氣回春，三陽交泰。惟吉德介自天之佑，惟宅牧擁宜民之祥。相望數百里，無由面伸善頌，方且馳辭修慶，乃蒙誨翰俯及，其爲欣感，交集於中。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惟同膺新社，姪以次侍奉協吉。此或有委，願奉約束。《承明集》卷一〇。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下：逖瞻榮戟，久闊誨言，不勝拳拳傾仰之心。顯氣澄秋，共惟鎮臨東藩，神物森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闈，末由恭拜，敢乞對時珍賚，益綏龐鴻之祉，

庸副頌願。不備。

某比者共審宣麻昕陛，建牧咸陽，舉承平之盛典，旌異等之治效，諒深懽愜。某既不獲面致賀誠，又復稽於馳慶，下情徒切愧悚之至。

某拜覆：某特蒙尊慈俯記始生之日，專介遠貽教墨，貳以壽儀香蔬等，仰被友愛之厚，忽忽叙謝，莫究萬一，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對令辰，坐膺繁祉，姪以次侍奉均休。此或有委，敢乞賜諭。《承

明集》卷一〇。

賀魏王冬書

淳熙五年

某拜啓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不親誨色，再見冬仲，卑悰瞻仰，言不能宣。寒威方勁，共惟美化及民，自天介祐，尊候動止萬福。某子職攸拘，末期待見，更乞精調寢饗，益迓殊祉。不備。

某拜啓：律應黃鐘，日行北陸。維時厚德，茂履剛辰，宜集繁禧，用對道長之慶。某逖瞻榮戟，阻奉壽觥，謹此少叙下悃，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坐膺新社，姪以次侍履協吉。有委於此，願承約束。《承明集》卷一〇。

回魏王賀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寒色方嚴，共惟政平訟理，神相人詠，尊候動止萬福。某坐阻瞻見，不勝馳仰，敢冀精調寢膳，丕迓方來之祉。不備。

某拜覆：茲以踐長觀復，輒具書少伸慶禮，伏計方徹尊視。特蒙翰墨之賜，仰諗友愛之隆，區區感惊，尺紙莫究，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恭想茂迎純嘏，姪以次均慶。或有委令，願聞尊命。《承明集》卷一〇。

賀魏王年書

某拜啓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逖違顏範，冬律游更，傾仰於中，不忘昕夕。即日冰霜凝沍，共惟班春有裕，神物介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恭定省，阻奉誨言，所蘄保毓粹冲，嚮用戩穀。某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啓：伏以行夏之時，肇新令序；維周之翰，宜介繁禧。矧宣化政勤，及民利博，凡在千里，孰非善頌之言，茲又致祥之尤者。某莫遑面叙賀誠，謹此少伸下悃，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昌辰，丕膺殊祉，姪以次侍奉協吉。有委於此，敢乞賜諭。《承明集》卷一〇。

回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逖遠高牙，薦移圭籥。雖音問以時往覆，而懷仰誨色，實深下情。即辰春入東郊，恭惟鎮臨藩服，獲助幽顯，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清光，末由瞻覲。當寒威之尚勁，惟保愛之是祈。拳拳之心，敢乞照亮，不備。某拜。

某拜覆：比以四序維新，三陽交泰，專具書申慶。伏想方瀆清聽。茲蒙誨函俯逮，備彰友愛，三復欣浣。惟是熾昌之禱，感荷之惊，有非尺書所能盡者，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春祺備集，姪以次侍履均祉。或有委令，敢乞尊諭。《承明集》卷一〇。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即辰天高氣肅，萬寶告成，共惟政績彌彰，堪輿顯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虔問寢，正阻侍見，臨風徒極依戀，敢乞因時御宜，保衛冲粹，永對丕祉，垂副

傾禱。不備。

某拜覆：久違顏範，雖幸音驛間通，而拳拳尊仰，何以自致！茲者初度載臨，遠勤尊念，特遣騎吏，墜貺書翰，申以壽儀，金幣香茗，粲然溢目，物偕意厚，深諗友愛之情，其爲感謝，尺紙莫究萬一，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玉體安和，姪以次侍履均休。是間委令，望示條目。《承明集》卷一〇。

回魏王通問書

某拜覆尊兄座前：深秋清涼，共惟森戟凝香，神明欽佑，尊候動止萬福。氣序向冷，寢餗之間，宜先調衛，謹致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茲者合宮肇禋，稀世闢典。初謂蟬冕陪祠，可遂瞻侍。伏勤書誨，乃知尚緩入覲之期，下情悵仰。木棉海錯，沓來厚賜，祇受悚感，言莫能盡，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敬想淑履坐膺百順，姪以次均安。或有委令，顓俟尊諭。《承明集》卷一〇。

問候魏王書

某拜啓某官尊兄座前：即辰天氣清肅，共惟偃藩靜治，神相德履，尊候動止萬福。末由侍見，臨風馳仰，敢乞保輔粹冲，永綏戩穀。不備。

某拜啓：竊聞近日體中略曾愆和，得非府事繁劇，未免縈心而致然耶？更望節思慮〔二〕，調飲食，以速勿藥之喜。謹專人承詞，敢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翕臻多祉，姪以次均安。或有都下委令，須切誨諭。《承明集》卷一〇。

〔二〕思：原缺，據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五〇九四

周必大 八一

與張真甫舍人震書 一 隆興二年

某頓首再拜，真甫知府安撫待制舍人年兄台座：往在臺省，無日不會面，而無議論之不同，蓋如是者踰年，固疑此樂不常得於造物。今相望萬里，累月略不相聞，理固乘除也，且置是事。即日不審台候何如？雲安全蜀門戶，事任非輕，真甫由兩制出鎮，與晝錦何異？然愛君憂國之志深，而牧人馭衆之利狹，未應遽忘雅意也。自國初懲創五代，盡削方鎮之權，慶曆以後猶置帥臣，實不及漢之郡將、都尉，一有武事，則又不可諉曰我無與也，識者蓋深憂焉。真甫於一官一職未嘗碌碌，況爲國近臣，蒙上委寄，而肯碌碌耶！長慮却顧，必有以處此。幸德和總四路，并甫使襄漢，同心合意，不至掣肘，憂顧其遂寬乎。某初夏出北關，舟過蘇、常，皆後真甫一兩日，遂失一見。歸次信州，以書託唐立夫送當塗，尋見報趣真甫赴新鎮，此書必不達矣。某去墳墓幾一紀，今而得歸，幸甚不可言。所

居距城二十里，號永和鎮，東阡西陌，不廢往還。有田數畝，奉入財萬五千，踰度伏臘，未必能給，力加撙節，則亦未至凍餒。此外惟書生事業可以自娛，但方平老矣，不喜爲此狡獪。每念學道一節最爲要切，其如根器凡下，譬荆棘瓦礫雜土地而生，非若腴田偶廢耕耨，一遇良農便可芟夷也。前時固以是愧真甫，今復何言？至於芒屨藤杖自放山林之間，樵唱漁歌都忘歲月之邁，雖不可與山西紅旆堂上玉笙同日而語，大鵬尺鷃，亦各逍遙而已。紙盡無他，祝爲時自重。不宣。《書稿》卷一。

與張真甫舍人書 二

某再拜上問：尊嫂碩人暨台眷，計已到府治，長少咸安。屈指計發當塗時，蓮子已結實矣，亦與俱否？孥累昨緣盛夏且寄紹興，近差人般挈，未至也。某有長兄右從政郎、監衡州安仁贍軍酒庫某，極廉勤解事，且風義甚高，更數月滿六考。某向在朝路，不欲以舉狀干人，今又無可干者。湖南張漕允之老兄與之甚厚，且此除又出薦延，欲乞數字力懇來春一章，如某受賜也。又有祖母姪孫李紹直、紹宜兄弟，乃國初勳臣謙溥之後，家涪州樂溫，貧甚，切望周旋之。其子弟有爲夔路帳幹者，亦連紹字，不知替未？或欠少文字，願爲成就。渠亦不知某與老兄相知，緣祖母之故不能已耳。地遠難通問，故并及二事，死罪，死罪！行朝諸公絕不敢通一字。近荷元持寄聲甚勤〔二〕，且云有書附送告人，行想已得之。國器改廣東漕，過此必可少款也。《書稿》卷一。

〔二〕元持：原作「元特」。按「元持」乃周操字，見《嘉泰吳興志》卷一七、《宋史翼》卷一二，據改。下篇亦誤。

與周元持侍御操書〔二〕 隆興二年

某惶恐死罪。孟冬薄寒，恭惟侍講侍御台候動止萬福。某自收朝蹟，且與農夫爲伍，由丞相而下皆不敢輒通姓名。屬者明公自諫省副臺端，崇言宏議，日進於上前，雖陰與中外同受大賜，亦不敢輕致賀問，勢當然也。豈謂憂國執法之餘，猶記寒遠，手書問勞，如待當世之賢者。內自忖度，不知何以得此也。方感激不置，俄有客自城中來者，具言主上以間日訪道爲未足，詔關殿廬，命經筵官更直其中，而明公首以百篇之書入侍矣。退而歎曰：「此仁祖用臺丞預講讀故事也。慶曆、嘉祐之治，其復見於今乎！」未數日，則又聞有進專風憲之命，喜極殆欲起舞矣。某所以喜者，非謂出入門牆之舊，竊竊然慶明公進擢也。聞古有師氏者，以媿詔王，且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夫媿之爲善，積微以至著，而用虎名門，取義甚武。二者疑若不相似，然乃命一官兼之，取義深矣。後世指談經講道爲儒者，故其弊也或迂闊而委靡；謂排姦觸邪爲法吏，故其弊也或刻轢而微訐。主上方鑑古御今，以師氏之職處明公，明公必將以正心誠意之術，朝夕納誨。《大學》之言曰：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堯、舜、三代不難致也。如某者雖無用於世，自放寂寞之濱，亦且安其耕鑿而無藜藿見

采之慮，欲無喜得乎？先以自賀，然後賀執事。《書稿》卷一。

〔二〕持：原作「特」，據傳校本改。

與劉韶美秘監儀鳳書 隆興二年

某自識長者，始知當今之世可爲人師者固自不乏。三年鄰牆，再預僚佐，造物所以見假者至矣。而頑然之質，終不能霑丐膏馥以稍自振發，豈其心異學者而甘於自畫哉？力不足耳。一投閑散，書札不敢輒至都下，思老成之益，誦高古之文，每爲遠方賢士大夫言之，從而歸心者衆矣，某之尊鄉固不待言也。霜寒，不審台候何如？起草南宮，何止滿歲，而領袖儒館，亦復許時，進擢一何緩耶！恭惟靖康以來，業鉅事叢，而又三朝信史迄未奏篇，明公方以大手筆兼典斯事，此固司馬氏父子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其忘留滯固宜，第儒效久不白於世，捨明公尚誰望邪？某屏居粗適，默計向之叨竊，慚悔無地。既免大僇，歸守墓墳，荼亦甘也，況飽食一囊之粟乎！往蒙矜憐，許作先夫人誌文，緣去國時甚忽忽，所類事實同書籍皆寄陽羨，須務觀到京口借舟津發，度歲前可拜浼矣。先有一事，是亦追成親志，皇恐敢言之執事。某之外祖給事公學成於元祐，而仕顯於政和，其節槩文學政事，假令某公言之，猶懼庸妄不足取信，況重以外家之私乎？去年春，值今御史尹公初到朝廷，以其鄆人也，意必知

外祖大略，叩之果然。既相與歎息遺事之不傳，他日手疏行狀一通，相授於北關，業已登舟，未暇告之太史氏也。還家無事，憶在館中時見著作局申請云：四十年來日曆漸備，惟臣僚數百人皆未見家傳。因念外祖之卒適在丁未歲七月三日，蓋建炎改元之初，四方正擾擾，必未暇有所記錄。今幸明公以木天之華職〔一〕，故敬往。御史公所論次者，凡其大要皆疏依據於後。又明公與御史同朝，有疑焉可以致詰，非如夏、殷無徵〔二〕，且與畫容貌者之或繆悠也。願明公少垂憐焉，使外祖之遺休潛德自今不泯，九原固無憾矣，先夫人實寵綏之。且又如某之不肖，前日久親模範，雖不能粗有所益，今乃夤緣登門之故，能爲外氏了一事，亦不虛辱在門客之列，而少贖既往之咎。是一舉而三利也，明公爲賜不既大矣哉！詞情懇切，俯伏俟命。不宣。《書稿》卷一。

〔一〕木天之華：原缺，據傅校本補。

〔二〕夏殷無徵：原作「徵夏無」，據四庫本改。

與黃世永編修書

一 隆興二年

世永編修學士老兄台座：自聞進掾樞庭，未果再奉狀，非但無便，亦以世永邁往之資，絕人之才，憂國愛君之忠，正使大用猶未爲過，況一職事官乎！雖然，諸公有助，善類有望，則亦不勝其喜

也。前寧都轉致翰墨，茲又勤專人問訊，感慰何可具言？初暑，且喜台候萬福。賓之改官即罷，自來例如此，初不待其有除目也。外虞未弭，勉旃以赴功名之會。不宣。《書稿》卷一。

與黃世永編修書 二

某惶恐再拜：記事已領，去年忽忽出都，不及終篇。後見汪氏本，遂決意傳錄，今納七冊去；餘換易未到，然乙巳、丙午間致寇之由，應敵之失，皆具此矣。讀之使人拊膺隕涕，士大夫誤朝一至此乎〔二〕！方彼有善意也，大臣則安余堵之詐，失信而挑敵，雖何桌輩不肯一出。及勢至不可遏，然後低首下心，逼兩宮扣其營，以惻隱之仁望豺狼之類，三尺童子知無及矣。且不計我之強弱，而惟敵是視，自古有此理否？淮陰初見高祖，孔明初見先主，天下事特未定也，而二人規模終始不易，豈隨項羽、曹操愚智勇怯，臨渴掘井乎？憶生長田間，見良農耕種耘穫皆有時日。苗立則望穰，穰結則望穀，終歲盡力，乃不徒勞。有閑民者，飽則嬉游城市，飢則亟走畎畝〔三〕，終歲皇皇。家既耗而田無入，乃復歸罪於歲，歲何罪哉！靖康用事之臣，不幸類此。因悼往失，輒復及之。某性懶異常，得放浪山林，蓋天賜也。怨仇當路，僕不過不仕宦爾，何病焉？雖妻孥不堪寂寞，時時怨罵，所不恤也。公方進爲時用，自此無緣以書至都下，不覺忉怛。過日即裂去，毋使增罪戾也，千萬千萬！《書稿》卷一。

〔一〕「讀之」至「此乎」：原無，據明抄本、四庫本、傅校本補。

〔二〕畎：原作「畝」，據四庫本改。

與黃世永編修書 三

某再拜上問通判丈：蒙賜書，已自具謝。眷集上下均慶。蜜不敢闕其直〔一〕，當與山僧共享也。端紗遠勤佳惠，不敢却，愧感於中。以湖南兄爲納采於向氏，遂留連贛上未肯歸，書信續爲附去。謝君所謂雄詞殆天得，不可及也，可歎可歎！安國開府金陵，必有可觀。以三字易待制，無說否？晉彥又折肱，得無不堪乎？劉氏白蟬，必有尺水乃傳丈波也。來示念及民困，願公以身任之，無使識者憂蕭牆也。廷秀書令來人自往投，庶使得報。村鎮無可，有魯國碑二本，甕器四樣作一節，并廬山鞋一雙同往。兄方曳履榮路，顧何用此，蓋欲功名富貴中不忘西來意耳。某兀坐僧坊，正好刮磨諸垢，而宿緣淺薄，了無入頭處，自憐而已。昔與兄兩遇於名藍，後會知復何地？言之悵然。《書稿》卷一。

〔一〕蜜：原作「密」，據四庫本改。

與永豐蕭谷秀才書 隆興二年

某頓首啓：辱示《教善錄序》，謹已三復。自唐已來，士大夫論此者多矣，足下歸而閱之，是非可見。雖然，已猶以爲疑，而欲驅一鄉之人，使聞吾之說而信焉，是猶立於長府之外，隔關而指曰某物良可貴，某物粗可賤，其能免人之惑乎？足下破鑰而觀，適市而評，斯有定價矣，何以競爲！若某者讀儒書且未徧，何暇議佛老？足下連日見迫，輒爲一言。不宣。某再拜解元足下。《書稿》卷一。

與太和陳善秀才書 字才達 隆興二年

某頓首再拜，解元足下：頃自場屋相遇之後，薄宦奔馳，加以衰病慵惰，所學日益荒廢。聞足下優游里閭，行成而業精，又推其緒餘以誘掖來者，未嘗不歎仰且自愧也。遠辱惠書，喜承起居住佳勝。二妙携文見過，陳義甚高，遣詞亦過人，皆萬金產也。足下猶以爲貧，何哉？每見近世學者常患無師友可以講學，然聖如孔子，賢如孟、揚，或師弟子問答，或著書立言，傳道解惑，無餘蘊矣。使吾徒生於其時，親炙有數，根器有限，未必得如今日讀其全書之爲深切著明也，亦在乎潛心而已矣。昔黃魯直嘗問文章之法於蘇翰林，翰林告以熟讀《禮記·檀弓》。魯直取二篇讀數百遍，然後得之。翰林遠

矣，就使及見，親聞此言，其能廢餘事，伏几案，終日如童子琅琅誦習以驗其言乎？誦書小事也，猶未易行，況其大者哉！凡某之學所以日益荒廢者，正坐不能尊所聞、行所知耳。喜二妙之好學，輒自陳其短以復左右，亦以求教。不宣。《書稿》卷一。

與孫次山甫書

乾道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即日凝寒，伏惟法曹鄉丈尊候動止萬福。某生長江南，未嘗望燕國之社而識圃澤之賢也。頃與劉君子澄游，徒聞執事廉介絕俗，以胸中浩然之氣昌其詩文，由此歸心願見，如懷往哲；亦未知當修鄉黨之敬也，逮賢郎相過，始知之。久逃空谷，縱未能勇往以聽蹇然之音，猶應略致尺牘道所以然。無何，病目經年，二事都廢，惟有愧恐常在方寸間。今者忽得快讀《守愚》巨編，句法高古，興寄清遠，譬如夜光鼯采，一旦陸離於蔀屋，其喜幸尚可一二言耶！古詩一首，聊致詠歎不足之意，非敢持鼓雷門也。春煖，即圖奉杖履於快閣。未間，更乞爲道自重。不宣。《書稿》卷一。

與謝堯仁書

乾道三年

某頓首：比辱翩然相過，適新遭姊喪，又營度遷奉，方寸憂撓，殊不盡所懷，至今以爲恨。去臘

得十月書誨，柯君後至，又得前書，甚以爲慰。邇日履況何如？某半年奔走道塗，幸畢大事，艱險勞苦備嘗之。祇今葺茅三間，爲廬墓躬耕計，他不足道也。足下天資卓越，用力精勤，以此學道，直差易耳。貧者士之常，能勞吾之形，不足動吾之心，折吾之氣，觀古人莫不然。然有一說，學必有宗。一卷之書，道德性命之理皆具，通於一以貫衆妙，則力省而功倍。退之謂孟軻之傳得其宗，有所見也。太史公乃云儒者博而寡要。彼其父子病在多愛，多愛必寡要，自尤則可，豈可以此厚誣儒者哉？足下觀此，則學《中庸》、《大學》，學《易》、學佛，無不可者。至於爲文，則人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取前人句法，即吾深慕而近似者自勉焉，不成不止，庶乎一變可以名家。若違所長，用所短，如吳人捨其舟楫而馳驟車馬，失故步決矣。揚子文章有何不可，而苦欲摹倣聖作，以取銷後世，此又愛奇之過也。某少時亦有意修學爲文，多病至懶，遂自怠自棄，直無所成。聞足下之風，惟恐不得而友，顧猶以心迹不相應見疑，何哉？子中兄甚欲相屈致，而足下累重，吾家力薄，未敢輕易。今方赴調，須歸日謀之。轉運芮公能好賢喜士，足下欲見之否？亦可爲之先容也。柯君急回，書不盡言，餘惟自重。不宣。《書稿》卷一。

與黃格非書

乾道三年

某頓首啓：適語離，殊悵然。雨寒，尊候多福。左右清才拔俗，不特江西名勝，殆國士也。貧病

交攻，不能款留歸騎，愧恨深矣。柳文端布，聊以致賁，并得小詩云：「詩社飄零二十年，春官老子復登仙。謂曾吉甫。豫章幸有橫枝在，好覓鸞膠續斷絃。」羈懷無奈時，或可發一笑耳。從者一薄給之。餘冀保愛。不宣。《書稿》卷一。

與周中顯書

乾道四年

元章足下：曩辱携書相過，其論堯、舜、孔、孟、揚子之道，有諸儒未嘗及者，固已歎足下問學之深。繼枉二詩，興寄高遠，力追作者，又以見足下詞章之華。今復傾困到廩，見投鉅編，而先之以自叙之文，寵我以近體之作，用意愈勤，執禮愈恭。諷誦累日，然後知足下識甚遠，志甚大，非徒事科舉、望名第而已。雖然，足下文如是之富，德如是之謙，苟布露於聞人，必有當惠施、鍾期之位，膺東阿、昭明之任者矣。此之不求，而詭僕以一言，無乃身勤而事左，博施而狹望耶！抑僕賤商也，倚市門，登龍斷，所閱者燕石魚目而已。一旦遇連城之寶，照乘之珍，夜光鼂采陸離乎其前，方且拱揖不暇，眩駭失措，遽欲妄評高下之品，輒酬多寡之直，其不爲旁觀嗤笑嫚罵者幾希。請爲足下匱藏之，求良賈而問焉，徐以告足下，惟少需之，毋亟。不宣。《書稿》卷一。

與鄭大明書

乾道八年

某頓首，東升解元足下：往蒙携書相過，極論古聖賢之出處，以及近世之名卿，辭義卓然。凡足下平昔之所存，雖未易窺，固已得其大略矣。旋辱嗣音，陳義益高，顧猶有內外之疑，何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苟盡其才，雖愚必明，況如足下之智乎，特在加之意而已。新陽，惟多納福慶，正寒，更幾善愛。不宣。《書稿》卷一。

與劉子澄書

一 乾道八年

某頓首再拜，子澄知丞奉議友兄執事：辱十月二十五日書，喜承奉太夫人暨令兄教授動止安寧，貴眷均慶，爲慰千萬。聞歲前沿檄迎侍暫歸，日冀良晤，不勝拳拳也。伯共義當遣書，度須自日邊宛轉，遂且中輟。彼想亦難方便，或有之，切望及此意。敬夫却時復通問，每以力學爲言，近作《主一箴》、《敦復齋銘》之類，字字有意，真可謂後生準式，曾睹之否？元晦捨束脩而隱於藥，其說安在？得非寓濟人之意乎？范簿獄市繁劇，相會絕疏。弱翁行滿秩，近以揚清振淹之說告鄭、劉二使者，未知云何？有士如此，使之陸沉，誠爲可惜。子中兄登名審官，且復試邑，約臘半到家，書中甚以推恩

過當爲懼也。茅栗殊有益於夜坐，感刻之餘，惟爲道自重。不宣。《書稿》卷一。

與劉子澄書 二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拜啓：比方遣狀，又枉手書，喜承尊候萬福，眷愛吉慶。老兄抱才未施，屈佐一州，尚謂泯默慚負，慣習恬然。若某所居者何官？所職者何事？而徒知愧歎，莫能自克，其罪將不勝誅矣。李仁父病益殆，猶力求納祿，良可愛重。上不得已，進學士以寵之。始終無疵，在渠何憾，第世間寧復有此端正博洽君子乎！架閣欲得倅，爲他日鎡基，亦降指揮矣。郫縣曾回權否〔二〕？戎帥爲其姪求差遣已了，單煒不是闕，却換替秦奎如何？望與商量示及。餘冀以時厚愛。不宣。《書稿》卷一。

〔二〕權：原作「擢」，據四庫本、傅校本改。

與朱熙祖書 乾道九年三月

某頓首：比獲款晤，良慰鄙悰。喜承別後履況多福。長書陳議愈高，遣詞愈工，而用意何其愈謙也。顧不肖無以當之，徒愧悚耳。《左氏》、《詩》論，尤歎才識之茂。如謂伯比不盡言、秦晉久謀雠、

問鼎非楚之罪，深得推見至隱之遺意。至於鄙范卿之祈死以勸盡忠，閔國氏之先亡以戒言利；四封多盜，源流甚遠，和戎五利，古今不同；推伍氏以警讒夫，卑罕樂以強君德；昔賢奧窔之旨一旦煥然，其有益於後學多矣，甚善甚善！惟中肩一節不可以訓，雖削之可也，況冠篇乎？既辱下問，輒獻所疑，亦勝母不入之義也，未知是否？左右春秋鼎盛，已能切切於求道，汲汲於立言，積而不已，其成也孰禦焉？忝契深厚，不勝欣服。尊公知縣比有書送蓮栽來，方且遣報，想頻得安問。末由再會，萬萬加愛。不宣。《書稿》卷一。

與鄭景望吏部書

乾道元年

某向來常恨無路款教，今使節言旋，雖獲一再瞻望，又義不敢曲留從者，凡所欲言，十未布一二。正爾耿耿，伏辱貶教，喜承經旨台候動止萬福。程氏書嘗收數本，而未有如是之備者，最後《經說》尤所願見，拜賜感幸深矣。大凡深於學，必能合乎內外之道。近世士人稍通其說，則謂施於事者便與聖賢合，自信太早，而不知他日未免害道。所賴吏部及欽夫二三公推所蘊以覺來者，於抑揚去取間，使是非深淺皆有所別，自然儒效日白於世。某所望門下莫先於此。此外惟爲國保重。會君舉教授告再三致意，昨所箴儆，不敢不勉也。《書稿》卷一。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一。

全宋文卷五〇九五

周必大 八二

與張欽夫左司書 一 乾道九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欽夫知府直閣左司尊兄麾下：近奉書，當已達。稍不聞問，伏惟台候萬福，尊眷上下吉慶。某杜門幸無他，惟是思仰道義，一日三秋。又向與伯共游，纔覺過差，輒聞箴儆，今乃相望數千里，誰與晤語？此懷殊耿耿也。鄭景望學問醇正，見於履踐。前日奉祠過此，僅得一面，其在閩中，嘗類《程氏遺書》、《文集》、《經說》，刊成小本，獨《易傳》在外耳。留本相遺，其意甚厚。但慵惰愚闇，無受道之質，深自愧也。文潛歲前至此，勇於革弊，民甚德之。劉樞到闕未？若得留中，大幸。某甚欲因游嶽求見，負罪多畏，勢未能動，臨風益以悵悵。餘寒，惟爲時自重。不宣。

《書稿》卷一。

與張欽夫左司書 二 乾道九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欽夫某官尊兄台座：胡氏僕至，辱教答，感慰。不知澧州便介所附書到否？初夏，恭惟台候萬福。問及出處，此雖三尺童子知其當辭。適會近制例格免章，欲力懇相府敷奏，則剖符之初不肯略爲一言，方且以擇地那闕爲功，今豈肯逆同列美意，伸匹夫大義乎？知識間人人念僕，而無救之之策。以正理見教者，謂須直述所以不可受而待上命。此固當然，其如銀臺不通何？近日龔實之作禮數辭待制，尚以見銜是殿撰却不奏，散郎從可知矣。又有相識勸啓行數程，却入文字，庶朝廷無疑。殊不知此身既動，得請便回可也，若或未諧，豈不進退失據？二月、三月間得趣上指揮，即往請祠祿，少致可以無取之義；却用狀申都省，力言疾病，仍乞奉祠，而不敢及其他，庶幾肯爲將上。別以書與二公，明言決難祇受。縱緣此獲貶降，亦臣子之常分。只恐又降不允之命，或經却回，其將奈何？亦可如朱元晦之被召，遷延不行否？莫子齊事體一同，渠家湖州，易見與決，繼此自可援例。萬一逼於強予，黽勉之赴，不得不過爲之慮。地遠難往復，且望兄子細垂教。辭受有義，本無可疑，只緣籲天無路，而當軸不以廉恥待士人，致此擾擾耳。《書稿》卷一。

與張欽夫左司書

三 乾道九年

兩辱書誨，恭審寢膳復常，喜慰無喻。每夕靜坐移時，大應得力。某數有此意，但不雜念則困睡，有以敗之，其過非一日積也。切近工夫，可略聞其目否？頃見士友云：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及以五經、《語》、《孟》攷之，竊恐不然。蓋顏子鑽仰堅高，所見既已了然在目，非特知之者，然於進步尚且如此之難，況餘人乎！只此一事，欲請教者甚多。竹林新亭想已成，恨無路共追涼耳。學子相從今幾人？不知如胡安定因其材而篤之，惟復一槩語上也？邇來晚輩喜竊伊洛之言濟其私，欲詰之，則恫疑虛喝，反謂人爲蹇淺，非如庸夫尚有忌憚。此事不可不杜其漸，高明以謂如何？因顏路分人行，附此爲問。正暑，切幾保重。《書稿》卷一。

與張欽夫左司書

四 淳熙元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某官尊兄台席：比辱九月十一日誨答，不勝感慰。訊後薄寒，恭惟台候萬福。某屏居如昔，廬陵晚稻既損，又值陰雨，其成熟者須再折分數。賴上異恩，與湖南例蠲下户半租，極爲利益也。知與行之說，具曉尊意，鄙意蓋有激而云。觀嘉祐以前名卿賢士未極談道德性命，而其踐履

皆不草草。熙寧以後論聖賢學者高矣美矣，迹其行，往往未能過昔人。至於近世，抑又甚焉。雖其間真學實能固自有人，然而上智常少，中人常多，深恐貪名棄實，相率爲僞，其害有不可言者。且孔子善誘不倦，而二三子猶疑其有隱，則其誨人固有先後，未嘗一概語以極致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學者進德亦有次第，未敢遽以聖賢自期也「二」。此事要非會面莫能盡，若兄明年來宜春，尚圖避席。偶相識曹主簿，寄書叙別，云欲至門下，因得附此。未拜見間，伏冀保重。不宣。

《書稿》卷一。

「二」也：原無，據明抄本、傳校本補。

與張欽夫左司書

五 淳熙六年

某比屢拜書，想一一關覽。茲奉九月五日誨示，喜承台候萬福。劉守移郡上，於老兄不爲不厚。聞其人昨陛辭時，具言中間預論符離事不合，以爲嫌隙，專用此自解。蓋閑廢年深，患失彌甚，不得不爾。劉思義既送廬州，只得聽之。又所發按范倅奏劄後劉奏兩日方到，所以令范還任，蓋輸先手耳。然此留彼易，事體亦無大虧損。若不顧先入嫌隙之言「一」，疾之已甚，則本是小事「二」，却成紛紜矣。且如前輩爲臺諫，攻擊小臣，亦有不行者。況彼已移動，未至難於兩立。恐所委廉問之官間有

鹵莽處，不可不知，姑任之如何？廣東寇已平否？文潛其殆哉！李仁甫父子幾日過彼，深憂其不能堪此境界，更宜開廣之。某以虛空無用之質，久玷從班，獨以上知，徘徊於此。纔過宗祀，不俟恭謝，連章請祠，乃復未遂。若論孤危，則老兄在外猶爲太山四維之也。雖然，無愧於天，強爲善以報主足矣，禍福懸諸天，難深計也。方從駕歸，疲甚。不宣。《書稿》卷一。

〔二〕入：原作「人」，據傳校本改。

〔三〕是：原無，據明抄本、傳校本補。

與呂伯恭正字書 一 乾道九年

某頓首拜啓伯恭大孝正字學士尊兄服次。比因永豐湯尉麟遣僕歸，附書，達否？辱正月所賜教，感服眷意。訊後不審孝履復何如？端憂無事，道學當有新功。某邇來慵懶益甚，相愛相勉，誰如兄者？每一懷想，恨無羽翼。欽夫時通問，屢欲訪之，蓄縮未敢輕動也。子澄近過此，留數日，相劇談，不異陪杖屨時，獨恨不能從兄之折衷耳。宛轉附遞，不暇他及，惟冀節哀自重。不宣。《書稿》卷一。

與呂伯恭正字書 二 乾道九年

近託奏邸寓書，達否？楊廷秀送歲前所惠教，不勝感慰。訊後孝履何如？先使君遽經祥祭，孝慕何以爲懷？來示每以學道未至爲言，此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某輩又將如何？近得敬夫并元晦與子澄書，亦是如此，竊深歎仰。某辭郡之章既不獲通，不免力懇相參敷奏，想須見憐。地遠，又無由請教，想不見念也。汪丈在三衢，必數通問。劉汝一何日上？去冬有王日休秀才携其書來，席未暖而卒，已呼其子至此津遣歸閩，因會望語及也。興化兄令再三致意。子中闕尚遠，偶過隆興謝龔帥，未歸。陳君舉一書告爲遞去。餘冀節哀自重。不宣。《書稿》卷一。

與呂伯恭正字書 三 淳熙元年

某頓首再拜，伯恭正字學士尊兄坐下：子澄回，辱誨答。今既累月，欲時寄數字，苦於無便，遞中又慮浮沉，徒有愧企。暑甚，恭惟尊候萬福。祥琴久御，未睹除目，何也？開諭諄諄，歎服無已。兄以高世之資，濟不息之學，皇皇焉有言必詢，有疑必改，蓋將追賢哲而與之齊，非特欲寡其過而已，甚休甚休！罷會極善，人衆則賢不肖雜進，恐非徒無益。其間有不事科舉，專以學問爲事者，留

三五人相與講論，亦閒居至樂也。某慵懦自畫，兄所素知。每思向來琢磨之言，他人誰肯如此？今不加勉，日退一日，遂將爲庸人以老，徒自慚懼。廬陵過從極少，幸南豐兄未赴官，可請益耳。其他非會面握手莫能盡，一味馳仰。欽夫春間一病危甚，極爲之慮，比幸復常矣。元晦一意古學，固無可議。只是晚輩喜假其說，輕試而妄用，其於許可之際更勸其致審爲佳。士龍之訃久已聞之，骨相太屯，知難任重，可傷可惜。君舉因書致意，前附一紙，未知到否？子澄兄弟在贛，音問甚數。謙之自西徂東，頗不樂，數遣記，都未得報。此公矜持尺牘，可亮其非相疏，至於賢德，則使人極不能忘也。韓丈已自遣書。餘冀保愛。令女曾議親否？《書稿》卷一。

與王才臣子俊書

一 乾道九年

某頓首。向從蕭伯和得足下詩文一編，意謂他鄉異世老於翰墨者之所作，不知近出州里而年方踰冠也。道中蒙携贄見過，議論殊高，筆勢益翩翩。內顧不肖，何以得此，徒愧感且自幸耳。還家日應俗事，未果奉書。羅永年來，復勤問訊，喜承文履清佳。來歲且留蘭溪否？科舉不遠，當俯爲祿養計，其於著述初不相妨。山谷云：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本既立，則末皆應，豈以古文時文爲間哉？某雖蒙恩得閑，而心氣舊疾非朝夕可愈，極怕作書，幸恕草草。正寒，自愛。不宣。某再拜。

《書稿》卷一。

與王才臣子俊書 二 淳熙六年

某再拜。久別，不勝思企。辱書勤懇，具審起居佳福，良以爲慰。中間嘗附一緘，似未達，何也？科舉事病之久矣，再爲儀曹，即入文字云：「殿試有初考、復考、詳定、編排，省試有點檢，有參詳，有知舉，皆經三四手，猶患不能盡得實才。解試爲取士之原，乃決得失於一夫，又期限促迫，去取不公，是汨其源欲流之清也。」既下國子監詳議，迄今乃無定說。本意欲五十人解額處元差試官五人，各令五倍取之；却再謄錄此二百五十副，別差覆考官兩員，使不相通，再加審擇，取所謂五十人者。庶幾二人得以精選，而分房容私之弊可革。或者乃疑常歲試官猶不足數，安所求此兩員者？又五員知中否不在我，將鹵莽應之，能者愈無路可進矣。坐此半年文書猶未上，而蜀士忽獻云：「士人得第之後，舊業並爲棄物，不若令盡習詞科，但明示出題所在可也。朝廷主之甚力，便欲施行。僕謂科舉大事，熙寧、元祐間，兩制、三館議論紛然，今安敢造次更張？且經義詩賦，考官童而習之，白首猶紛如。若變爲宏詞，則自唐以來退之已有古今之辨，況今日乎？恐愈荒唐難攷也。《淮西碑》、《谿堂詩》正符皇雅關鍵，豈易知邪？本朝至嘉祐，太平已百年，而歐陽公在朝亦久矣，加之名公巨卿欲變文格者多，然須俟知貢舉明示好惡，使士人自爲從違，猶召鬧於一時，後乃自定，初不在改法也。東坡議狀蓋盡之矣。不知於差解試官處別有何策可救目前之弊？其亦付之偶然，使士人各試其命耶？」

向爲吾才臣、蕭伯和兄弟及陳杲卿輩不平久矣，前年秋偶見温州葉適者，文筆高妙，即以門客牒曹司，適會有石司戶識見頗高，遂寘前列。省試幸在行間，廷試遂居榜眼。旦夕錄其三次程試拜呈，若時文皆爾，亦何不可之有？然葉行年三十，在鄉曲未嘗發薦，以此知遺才甚多。此才臣諸公所以未遇也。曾南康告歸。暑甚，煩渴，連飲白酒兩盃，爛醉，書不成字，又多差誤，惶恐。不宣。《書稿》卷一。

與徐百藥書〔二〕

一 乾道元年

某往來清江，不翅七八，知賢而不早見，罪固多矣。去春荷垂顧，僅一再見，而別半年，又得一會面，今復踰半年矣。清資遠韻未嘗去心，大篇短章未嘗去手，獨恨無由朝夕見耳。忽辱書翰，陳義益高，語益奇，有以知足下志氣彌勵，問學日進，滔滔如百川之東，蓋方增而未止也。欽歎之餘，且喜邇來德履佳勝。某素有懶癖，加之多病早衰，終日兀坐，遂爲小人之歸，此外無足言者。近著必多，時望錄寄。天氣未霽〔二〕，萬萬爲器業自重。《書稿》卷一。

〔二〕百：原作「伯」，據明抄本、傳校本及《書稿》卷五《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二》改。

〔二〕霽：原作「齊」，據傳校本改。

與徐百藥書 二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啓：辱近書，喜承履況多福。慶典升秩，諒深懽愜。常平賢使者朝夕相從，釋氏所謂自他俱利者。郴窮陋甚，闕期又遠，易地固佳，但恐難得恰好去處。他日使所居之官大，則存乎人矣。謹仲銘詩，義當作簡〔二〕，思邈亦豈可無一言？其如老病廢學，加之憂愧叢心，安得好語？少需或能踐言耳。令子銓闈中選，可喜。幸京兆相延留，苟有所闕，自當致區區。餘冀保愛。不宣。《書稿》卷一。

〔二〕義當作：原作「當作義」，據明抄本、傅校本乙。

與歐陽邦基書 淳熙元年

某頓首，茂才歐陽君足下：往蒙惠書至千八百言，固已歎服才學之贍矣。繼辱嗣音，陳義益高，而復不鄙其愚，示以試程，經學淹該，議論純正，一第猶不足道，況鄉學乎！然且垂翅回谿，此有司不明之過也。昔曾南豐爲彌封官，讀曹、方、孟三子之辭，以謂宜在高選，既而皆失之。今足下之黜

猶三子之黜也。三子者不以失得置心，顧以進業爲樂。足下家有哲匠，日奉詩禮之訓，其爲樂又非三子可比，而何病焉？某方祇命造朝，百冗叢并，叙謝草略，千萬自愛。蕭子荆《春秋辯》一部附納，窮經如此，乃無愧耳。《書稿》卷一。

與蕭仲和書

淳熙二年

某頓首啓仲和解元賢友：辱書況，具審文履清福，至慰至感。某冒居邇列，其於職業常事尚以衰病不能給，況論思獻納如古人所云，則何敢覬？以此日夜慚負於中。比復得十四弟遠訃，憂傷憔悴，愈不自聊，夢寐未嘗不在青原白鷺間也。科舉事重於侵官，姑存於心，極荷垂教。末由會晤，千萬厚愛。不宣。《書稿》卷一。

與韶州梁守安世書

淳熙五年

某再拜，知府監丞麾下：某仰慕才望之日久矣，每有未見君子之歎。間蒙墜貺緘啓，義高辭古，深得歐、蘇二文忠之遺意。私謂執事他文必皆稱是，安得入群玉之府，盡窺琮璜圭璧耶！會執事鄉人在朝者多，每相過輒道此心，不謂遠達清聽，長書見及，且示近著表、啓、古律詩、長短句一編。伏

讀累日，一字三歎。如推擇度支，本原學問，昔賢之論，晚節爲難，傷臨川之術誤，憫銀鹽之害民，皆用意至到，忠告無隱，而秀傑忠厚之氣行乎其中。乃知子美詩外大有事在，豈止與雕琢纂組之徒爭工鬪靡而已哉！因念近世文人一或抱負所長，則驕矜傲忽，憎嫉勝己，輕賤不如己，所謂以能問不能、以多問於寡者，未之聞也。故其才華雖甚可愛，而常使人逡巡畏避，不敢與之親。今執事本之以德業，持之以謙厚，將一洗陋習，尚友古人。雖如某輩不學無文，猶屈己而幸教之，其爲賜也大矣。抑某何以稱此？惟當傳示搢紳諸儒，上及於公卿，使知執事筆力如此，反牧遠郡，某不才如此，乃容久汙玉堂之直，棄黃鍾，鳴瓦釜，却騏驥，御駑駘，用舍倒置，聖時所宜察。庶幾有誦周南之滯、薦《子虛》之賦者，持以爲執事報，不亦可乎？屬苦腹疾，無聊叙謝。不宣。《書稿》卷一。

與江陰李教授沐書

淳熙五年

七月日，具位某謹復書教授修職足下：古者公卿大夫之家，其父兄既植德累功於前，其子孫復增修績美於後，傳祀數百，不隕其名，是之謂世臣巨室。及其季也，華門圭竇之人暴登貴仕，而公侯子孫往往降爲皂隸。國之興替，常於是乎卜之。本朝盛時，如文元晁氏、忠憲忠獻二韓氏、文正范氏、宣獻宋氏、申國呂氏，或文獻相承，或德業交著，因事立功，與國同休，至於今賴之。惟會稽公以厚德通儒範模斯世，蓋嘗運樞機、釐政事矣。其進退出處，無一不合於義，凜乎有異時大臣之遺風。足

下又能力濟其美，年方英妙，已馳雋聲於大學，取巍科不翅拾芥。自常情言之，亦可無求於人矣，方且孜孜乎前輩之事業，切切乎當世之師友，此豈獨天資茂美、刻意問學所能致哉？過庭之間，議論聞見，其必有大過人者矣。進修不已，國家之興將有助焉。如某不肖，欲通姓名未敢也。豈期過聽，示以漢史論著及詩文三編，先之以長書，禮下而詞溫，若欲僕助成其名者。伏讀累日，初如觀富商大賈之藏，四方珍異莫不咸在，少焉如游十二閑，騏驥騄耳、飛兔驎騶，驤首驚駿，可喜可愕。何足下富於學，豪於文，一至此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今足下事親養志，既孝矣；推其所得，日與諸弟講論道義，作為文章，繼被薦送，既悌矣；金閨之諸彥，山林之奇士，皆折節與之友，既信矣。僕方當投所學以學於足下，足下於僕何取焉？銘佩謙施，言不能盡。屬病起氣乏，具謝，不宣。《書稿》卷一。

與李知幾運使石書

淳熙五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郎中年兄執事：季秋霜冷，恭惟台候萬福。某不佞，筮仕以來四入中都，敬愛蜀士大夫，每自忘其固陋而強附焉。如執事邁往之才，博古之學，高妙之文，重以同年之契，其願交承益尤為切切。執事亦三入承明，不為不久，不知造物者竟有何意，使之相避如參辰，背去如鵲脫

也。每一念此，悵然西望，不能自己。今夏伏領去冬所惠書，陳義崢嶸，垂意繾綣。仍錄近詩十篇爲寄，大抵因事有作，無一語虛發，名效樂天，實啓少陵之關鍵，感激歎服，執卷不能釋手。因念自古學愈進，文愈奇，身益困，仕益不遇者何可勝計，無乃山川英靈之氣取之傷廉，造物開闔之機發之太盡，故特以阨窮抑鬱相乘除耶！明乎此，則世間區區之毀譽何係輕重，置之不足道也。賢郎早世，固亦有由。揚童烏之與《玄》文，邢居實之賦《南征》，執事考古驗今，幾人早成如是耶？使壽而康，萬象其無如矣。讀二文編，莫知所報，姑用是少寬慈抱耳。某洊朝滋久，身非不遇，而迂陋寡儔，言不足取信於公卿。一有所善惡，或者輒反其說，不能成人，祇以累人。雖塵華貫，如蹈淵谷。加之年來衰態種種，無日不病，屢嘗自劾，尚此佻儻，纔過會慶，即復籲天祈歸，老於山林。年兄重來，又將悵悵如前日，是以臨紙不覺忉忉，皇恐皇恐！陸務觀得團扇墨妙輟方舟者見遺，使常得把玩，吾人相與相念之情略可想矣。餘乞以時保重。不宣。《書稿》卷一。

與成都蘇教授書

淳熙六年

某頓首再拜，教授朝奉執事：某觀本朝世臣巨室，與國同休者固多，至於文獻相承，久而不替，則前有晁氏，後推君家。執事又力學取科第，厚重而通世務，此某所以一見願結交焉。所恨職事拘牽，無由數面，又不能如狗監略誦《子虛》於上前。別後雖切馳企，而愧於通問，殆以是耳。賢季出

初春所墜教，感悚可知。訊後恭惟尊履佳福。益州多士所聚，分教之任不輕，由此進用，如適越已南其轅，刻期可至，夫復何患？沈福州文字又成刻舟，然左右豈藉此哉？某久冒榮祿，重以衰病，宜去非一，旦夕即丐祠歸矣。相望愈遠，臨風悵然，願言爲才業加重。因賢季歸，奉狀。不宣。《書稿》卷一。

與王道夫主簿白中書

淳熙六年

某再拜，主簿修職足下：中都蓋士之鄧林也，奇材異植，四面而至。某幸甚，前後數爲王官，每聞士之有器業者、文章者、一善一藝者，必挾刺踵其門，惟恐或後。雖位卑言輕，不能有所軒輊，亦欲致區區好善慕義之誠耳。累年以來，超取顯美，號爲天子近侍，且無魏其、武安、衛將軍尊重之嫌，推薦人才似非進越，而容容固位，未嘗犯嚴一伸其喙。若徒以先見爲勤，此孟子所謂恭敬而無實者也。自是雖賢者相過，或愧謝不敢見，況敢即之乎！故始聞足下氣節之高邁，學問之淵博，中讀庭對，至論治平以前，大觀、宣和以後風俗之所以不同，及進君子退小人、擇守令選將帥之說，大率詳明剴切，言人之所難言，輒擊節歎曰：有士如此，千里猶當友之，近在跬步，可不識乎！然卒遲遲者，前之說有以愧其心、絆其足也。乃者竟煩先辱，雖忽忽無暇款語，此心則固降矣。困於緒使，未果奉書，又蒙函教甚寵，且不鄙，示以《孫武新略》三卷。伏讀累日，益知足下蓄蘊閎富，兼資文

武，著書立言，期於見用，非如近世文人才士誇張翰墨，馳騁辨博而已。昔杜牧之憤四郊多壘，嘗注此書，自爲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今足下之心，牧之之心也。序有權衡之喻，思過半矣，尚欲僕掛名經端，何哉？張欽夫未死前數月，以牧之所注刻板荊州，其後題數百言，頗有發明處。他日足下此書行於世，僕當采欽夫之意作爲數語繫之卷末，自託不腐，蓋未晚也。本書十篇，末書二十八篇，倘可舉以見教否？葉正則間通問，稱道盛德甚至。何時參坐，傾倒所欲言？臨筆悵悵。病起倦怠，且復草率。當暑，厚愛。不宣。《書稿》卷一。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九。

全宋文卷五〇九六

周必大 八三

與陸務觀書 一 淳熙九年

某頓首拜啓：正月間辱誨答，知從者遊鄞，未果再遣記。尚甥轉致近音，喜承台候萬福。太史滯留，人人皆謂合鳴國家之盛。奉祠浸久，起家爲郡者甚多，某身在四近，乃不及一狗監，愧當何如？旦夕試爲左揆言之。《劍南詩稿》連日快讀，其高處不減曹思王、李太白，其下猶伯仲岑參、劉禹錫，何真積頓悟一至此也！前又從張鑑直閣借得《續稿》及富沙新編，所謂精明之至反造疏淡，詩家事業殆無餘蘊矣。造化困兄之仕，殆不堪雕鏤嘲弄耶！某往時樂聞蜀中山川文物之勝，今讀兄前後佳作，極道其風景華麗，至眷眷夢寐間不少忘，甚悔少年不努力也，一笑。餘乞保重。不宣。《書稿》卷二。

與陸務觀書 二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拜啓：近疏奉記，非獨緒使，亦以目疾爲祟，經月未愈，有妨執筆，其於悵仰，殆不勝言。歲事告新，恭惟台候萬福。某力小任重，已非所安，年衰氣索，又覺難於支吾。思奉談笑於雲門鑑湖之間，恨無飛羽也。逼節尤冗，亟此爲問。願乘泰亨，早陟班列，此亦衆論所同祝者。官會一角封納。餘乞保重。不宣。某頓首再拜，務觀知府編修尊兄執事。《書稿》卷二。

與陳君舉舍人書 一 淳熙九年

某頓首拜啓：間不聞問，詹仰無窮。即日恭惟尊候萬福，眷愛吉慶。某孤立於朝，全無師友教誨之助，持此倥侗而欲任重有補，斯亦難矣。春間得伯兄訃，便當告歸，止以主恩未報，難徇私計，遂因循至今。比填星犯上將，於占當任其咎，因是可以自弛矣。胡君拔解，可喜。徐君厚謂其程文頗平易，去省試尚數月，更與琢磨之，遂繼正則爲佳。鄭全真行，欲子細附一書，竟爲事奪。燈下草草，惟冀保愛。不宣。某頓首再拜，崇道通判國錄兄執事。《書稿》卷二。

與陳君舉舍人書 二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近不聞問，恭惟尊候萬福，眷聚吉慶。胡君何故未來？李侍郎六月間恐可到此，牒試尚難指擬也。景元竟就祠祿天台，若少助之亦無妨否？囑宗正宛轉如何？更俟來諭。龍圖墳地不謂小人又爾侵犯，是誠叵堪。太守書謾封去，人各有所見，難強之也。聞親舊已貽書別乘料理，第恐疏決近耳。子宜想時相會，切爲致意。某自得宜春兄父子之訃，憂惱成疾，在此極不皇安。奉行文書既以救過不暇，至於經國遠慮，略不能措意，其間豈有心知其非而常可強顏者耶？因鄭君遣介，草草爲問。餘冀保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陳君舉舍人書 三 紹熙三年

某竊以清和協序，恭惟某官主盟斯文，高厚顯相，台候萬福。灝噩之詞，時見邸報中，西垣省上計已涓吉，由此領袖鼇禁無疑，每用是以釋企仰。更蘄愛玉體，以承帝渥。某比遣狀幸達，祠請曲蒙借助，感荷無斁。昔人乞身强健時，固欲優哉游哉，以全晚節。若僕者年齡如此，百病交攻，勢窮力殆，初非得已，苟免鄙笑已幸，他復何云。目前藥不離口，傍及妻稚，日日問醫，比復失三歲次孫。

年來星運不寧，常惴惴於懷也。黃瑞安文字已收。潘葑以舍人下諭，雖微換易，自當那輟。但今歲三章，始緣行之薦帥日先已半諾，既而陳同甫又來力薦，古不背死，今當奈何？元樞、子宜諸公多薦羅場，勢未容諾。而頃所稟數人外，去臘適爭數日，不曾舉張善化及邵教授、趙帳幹，比皆以照牒來責償，莫知所指。幸潘葑成資在來夏，莫可待至臘月否？今且納照牒，不敢食言。一語少欺，他日何以自解？故人必諒此心，坐是亦未敢作潘葑書，幸爲說及。瑞安回字先發去，得免浮湛，幸甚。《書稿》卷二。

與徐子宜書 一 淳熙九年

某頓首拜啓：久不聞動靜，冬寒，孝履何似？北堂夫人寢膳如宜，眷愛均安。端憂餘暇，過從不乏否？某力小任重，憂愧異常。朝士雖衆，略無相親相益之友。愚而自用，玩歲愒日，安得不誤主知？旬日來填星犯上將，訊之占書，咎匪他人，用此愈不自安，聖節後勢當控請。懷安之罪固大，若妨賢竊位，又將不勝誅也。蔡、邵州闕整二年，在今亦未易得，因會致意。正阻晤言，萬萬節哀自重。不宣。某頓首再拜，子宜大孝奉常友兄。《書稿》卷二。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九。

與徐子宜書 二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再拜。比辱九月二十五日書，況不勝慰感。訊後不審孝履何如？想侍北堂夫人〔二〕，所履支勝。某以一身而周百慮，其懼其勞其危，皆可意度。得失有命，此非所計，惟中外之事未易區處，顧於斯時而載高位，略無相助之人，其將何以塞責而副聖主委任之意耶？物情隔越，使來者不能盡情，此不肖之大病，平居每以爲患。而學力不至，所養不固，臨時輒忘之，此正當克己自反而不敢尤人者。非老兄相愛厚，孰肯箴其膏肓？感激感激！象先每以不容款曲爲恨。李簡州近得書，嘗同施參爲丞相言宜與一郡，又不欲逼，更俟旦夕言之，第恐其鄉人自爲矛盾耳。乳香、鍾乳、茸、附各致少許，此誠不可闕。緣例却四方饋遺，而素不服煖藥，餘無贏也。先奉議既告祭，日俟來歸。未承晤間，更幾保愛。因仲潛專人回附此，適目疾未愈，不能詳謹，皇恐。不宣。《書稿》卷二。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九。

〔二〕侍：原作「倚」，據明抄本、傅校本改。

與徐子宜書 三 紹熙四年

某茲承榮遷宰士，持橐有期，不勝贊喜。欲作書爲慶，而連日痰眩牽聯，頭目昏痛不可言，寫字極艱，遂爾占吏，當辱情察少意。某去冬到官一考，懇還郡寄，蒙恩降詔不允，深欲勉強少留，以圖報塞，今復半載矣。乃自春以來衰疾日侵，心力疲乏，觸事廢忘，最是兩眼如割，視物艱辛。從舊術者多云今歲運氣不佳，自推亦是如此。初亦未甚深信，今覺得疾病嬰纏，甚可畏也，若不亟投閑散，必貽深咎。已具奏乞奉祠，恐聖主批降詔不允，則再請又須數十日。欲望稟白宰執，先爲奏過，庶幾相應。已諭舊吏，令得台旨方投奏劄。仍告一言於右史中書舍人，緣不能親書，所以附此叙懇，得同致力，莫大之賜也。他未暇及，蘄爲國保重。不宣。《書稿》卷二。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九。

與葉正則書 淳熙九年

某頓首再拜：辱近書，喜承榮侍官居，尊候萬福。科舉曲折，日夜念之。前佐東府，不能有所獻明，今祇增愧耳。考校所得能幾何，初不爲此，只望得數奇士，他日副國家之用。三復閔慮，又以歎服，不復及之也。餘惟爲時厚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貴州曾司戶元夫書 淳熙九年

某頓首啓：間者幸數面，知賢而不能用，其愧可知。執事既不以是見望，乃因其冒居西府，猶有以教之，其相期厚矣。自揣何以當此，惟極慚感。邇日想惟履況多福，湖廣利病，謹以三復。守令誠得人，雖遇水旱，人亦不忍爲盜，此固爲治之本也。若乃兵卒未練，日夜以爲慮，憲車甚留意職事。沙侯威聲素著，去冬上特加路鈐以寵之，必能振職以爲報。其他有可垂諭者，繼此尚幸不鄙。此外萬萬厚愛。《書稿》卷二。

與陳伯震書 淳熙九年

某啓：慰禮已具右幅，邇日孝履何似？安撫直閣奮由儒學，抱能未施。雖中年仕宦不偶，而主眷至厚，謂當召用，不料一疾不起，士大夫無不嗟惜，矧辱契愛者乎？每惟卷懷事業，放情山水，寓意詩文，其取於造物廉矣，然猶奪其年如此之遽，天理何可曉也！襄奉在幾時？更幾節哀自重。不宣。

《書稿》卷二。

與溧陽鄧宰埏書

淳熙九年

某頓首啓：辱書翰，喜承別後履況集福。下車將期月，學道愛人之志可以少施。財賦匱乏，所在固有，然虛數如此其多，亦太甚矣。既留鑰相知，別無掣肘，頗可隨事料理否？《左氏類對》，三復歎仰，恨崔大雅不及見此版本也。綠淨亭想如故，公餘登覽，形於篇詠，追繼孟生，爲金淵之美談，不亦樂乎！末由再晤，萬萬保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王教授巽伯申書

淳熙十年

某頓首啓：戊戌歲在殿廬讀左右所對策，自齊家、治國、修身、正心而至於遠便嬖，用正人，刑四凶、少正卯，辨即墨、阿大夫，首尾殆七千言，意忠而氣直，辭達而理暢。雖未識面，此心固已降矣。自爾叨塵益過分，乃不能略誦周南之滯，徒有愧怍往來於心，以是不敢相聞。敢圖不棄鄙陋，既以書先，又有以教之。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冬凜，孝履何如？主上深念養兵衆且久，民力殆不能支，慨然欲議屯田。始御札示將帥監司，尋慮其擾，博謀卿士，擇人而後付，可見謹之重之，不敢輕舉矣。左右端居餘暇，非特條陳利病，又畫爲可行之策，自非以范文正之心爲心而循其故事，孰肯如

此？顧某實何以當之，豈所謂寧有不可告而告之者耶？佩服至意，莫知紀極，謹寘几案間，朝夕披閱。緣衆人未有定論，須俟極其所至，乃當發明仁言之利，決不敢虛辱厚況。來介索報，冗迫，亟此道謝。餘幾節哀自重。不宣。《書稿》卷二。

與新長沙宰劉仲洪德秀書

淳熙十年

某頓首啓：間違，不勝思企。至後方辱八月所惠書，雖云甚久，亦足爲慰。邇日想惟尊候萬福。通才束於著令，屈臨一邑，矧復需次，殊鬱輿論。某叨塵過分，夙夜憂愧，欲從容州縣以安方寸而不可得。古人仕至六百石輒免去，有以也夫！仲遠見闕可喜，莫申明免對否？末由會晤，萬萬爲才業厚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陳機宜琦書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別久，不勝傾企。辱書，喜承尊候萬福。客從固可樂，况龍圖公名德甚重，錦官城古今號爲樂土，於此遊宦，其樂又豈他處比耶！北方恫疑虛喝，所在皆然。度葛王無恙，必懲覆轍，纔易世便自不可保。兩司數論蜀中邊防等事，皆經遠之慮，朝廷一一報去。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正賴幕中之辨。更幾以時珍厚，共赴功名之會。不宣。《書稿》卷二。

與卞箕書 淳熙十年

某啓：兩承惠字，具承孝履如宜。先丈通判清名奧學，當享遐齡，奄茲淪謝，良極嗟惜。行實幸得三復，惡語恐不足以發揮潛德，未敢造次。以田易僧寺葬地可行。今先納參議史郎中書，託宛轉叩制帥，不欲徑言之。如謁參議，亦須婉其辭。蓋賓主皆奉親，此等事非所樂聞耳。餘冀節哀自重。不宣。《書稿》卷二。

與岳林智顯書 淳熙十年

某拜手：兩辱書況，具審起居清安。坐夏人多，此非力致，必有以服其心矣。正宜大闡宗風，未可便打退鼓也。某自得宜春兄父子之訃，憂惱成疾，極難堪處。今又聞族姑不幸，老懷益深惻楚，已兌百千助其葬事，切勸伯隱兄弟乘時了却世俗，無益之費，皆可削也。度牒止給川廣，此未有之。餘冀保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福州西禪德璨書 淳熙十一年

某啓：久不聞問，馳企良深。辱近書，喜承啓處清勝。林下道人猶有多病蚤衰之歎，況如不才冒處要劇，愧懼交懷，豈止髮白面皺而已？常河依依之性則不繫於老少，安得晤言，共究斯事？臨風惘惘。荔子歲煩遣致，感忤而已。檇蒲綾一疋，謾寄意。餘惟保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沈叔晦書 淳熙十一年

某悚息拜啓：自聞先德棄背，屢欲附狀，而營職疲勞，因循未果，惟是企仰未嘗一日去心。逮承祥琴已御，膺入幕之命，雖欲遣記，則已後時。忽迂誨翰，慚忤無以自解，亦惟故人恕察而已。歲事將新，恭惟尊候萬福，北堂夫人壽祺增永。左右氣節學殖宜在中朝，復從外補，未愜輿論，會有誦周南之滯者。某叨塵益踰分量，未知所以塞責。相識非不衆，其肯以直諒相益者絕少，已爲小人之歸，固所未問。至於尸祿素餐，負上委寄，罪將若何？以此日夜不勝其愧且恐也。值便急謝來辱，未暇他及。寒凜，所幾保重。不宣。《書稿》卷二。

與徐居厚書〔二〕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再拜。近別，不勝傾企。辱書，喜承侍履佳福。邵武闕聞十五日當謝，果得之，亦勝他處。貧者士之常，若親老則須有以娛其志。左右今當以負米爲急，未可專慕曲肱陋巷也。某冒居高位，千慮百憂，未嘗頃刻少安。不相知者滔滔，亦有以自取，豈敢尤人？是非得失，在所不計，只是力小任重，無補國家，此爲愧耳。梨榴輟甘旨之餘，拜嘉感幸。紫綺一疋〔二〕，衣絹倍之，湖綿二十兩，敬助尊夫人禦冬雜用，皇恐皇恐！秋冷，切冀保愛。不宣。《書稿》卷二。

〔二〕居：原作「君」，據明抄本、傳校本及四庫本改。

〔三〕綺：原作「隔」，據四庫本改。

與張唐卿書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啓：辱書，喜承別後起居住勝。某叨塵過分，正此悚懼，褒語非所敢當。水寨船甚勞相視，圖本精詳，尤見留神。上江打船，在此不覺張皇，而彼之科擾當十倍於此。又順流撐駕，大費人

力，勢須別作措置。三數日間即降指揮，或有未安，却幸垂諭。匆匆具此爲報，餘冀珍愛，倚俟榮改。不宣。《書稿》卷二。

與江寧曾宰炎書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啓：辱書，喜承涓吉洗印，履況集福。紹興末，見金陵倚郭事極簡，而盛邑尤號易治，每謁洪令，終日蕭然飲食圍棋而已，今何爲頓異也？學道愛人，惟字民乃可設施，名家隼胄，更宜勉旃。留鑰因書，當道才美。餘惟若時珍愛，以俟明陟。不宣。《書稿》卷二。

與奚元美商衡書

淳熙十二年

某悚息再拜。日困應酬，浸疏嗣問，方此愧企，辱手教，喜承尊候萬福。賤生之日，每蒙軫記，不勝慚荷。集句甚工，自荆公及臨江孔氏、江陰葛氏以來，久無此作矣。《山房筆語》凡六經、諸史及本朝事實無不貫穿，他日當版行以示後學。不鄙見示，何感如之！左右名重當世，用此見嫉於人，一動一靜，更宜審處。凡諸同年〔二〕，方岌岌不自安，姑置是事，永嘉當徐圖之。匆匆遣謝，莫寫心曲，續別拜狀。酥蜜食二斤、果食八斤，值節謾往。子厚《乞巧文》今可作否？彼最喜模效前人，如

《新堂記》、《答韋中立書》之類，吾人獨不可遊戲於斯乎？秋熱，萬萬保愛，庭闈均介多祥。不宣。

雜說載典故最難，《石林燕語》箋注極多，蓋謂是也。端明學士中興以來侍從如董耘、胡交修輩極衆，近歲如王曦亦是，直云特敏公而已則未可。秦檜記得賜謚忠獻而未審。樞密使副、知院、同知，近歲敕局修書不合並入雜壓，并殿下不合並刻石位〔二〕。或者多云失改正，非也。

《書稿》卷二。

〔一〕凡：原作「無」，據四庫本改。

〔二〕殿下：原作「殿不」，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與王景文質書

淳熙十二年

某悚息再拜。讀名章俊語，願結交之日久矣。間者僅一面，今遂十五年矣。會晤既未諧，音問亦復不通，惟有傾企，常往來於心也。忽奉緘書，詞源如翻三峽之浪，快讀殆不能去手，何感如之！何慰如之！訊後不審履況奚似？留意《詩》、《易》，當益見聖人之用心妙，固執事緒餘，而所謂幻者，無乃太謙乎？夫惟病病，是以不病。他日尚容請教，姑此復來況。餘惟以時保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李守丕書 一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啓：別後不勝傾向。夏熱，緬惟孝履支裕。萬里護先公之柩善達故鄉，此天相，非人力也。送終大事，更冀勉旃。長書詞意惻惻，感悵無已。某荷先公知愛特厚，自從永訣，悲愴異常。昨既與諸公共致奠文，不敢別叙其私，乃如哀挽，豈容但已。屬兩月來目疾大作，繼以感風暴下，更無一日好況，勉強十章，殊不成文。蓋荒唐有素，今復憂邊思職，翰墨都捐，況值病衰，思致尤窘。雖然，就使不忙不病，亦安得好語耶！相望遼邈，後會難必，萬萬節哀自重。不宣。

某拜問尊夫人體候輕安，老婦輩謹致千萬意。令弟通判、令弟承務並勤惠問，悚刻之至。抱痾不能一一修報，大略如右也。兩賢良位均勝。曹使君想常通書。帥普州之諭當爲丞相言之。有需勿外。某再拜。《書稿》卷二。

與李守丕書 二 慶元二年

某再拜啓，知郡朝議麾下：分手歲月浩然，企詠未嘗少忘。去年下元節，臨安轉知七月旦書翰，勤勤累幅，把玩不能釋。萬里相望，踰十旬方領來教。僻居無入京便，不能即致報幅，今又踰十旬

矣。懶慢之罪何以自贖，亦恃久要以不恐耳。即日恭惟台候倍擁殊祉。分符涓井，行當秩滿，聞已除代，且別有晉擢，杜門莫知其詳。有如政術通明，家學淵博，自應入登要路，朝夕以冀。某老而多病，去年歲旦即上章納祿，秋間方拜俞旨。只今藉藥石以扶持，其他一切弗暇問。文簡公文字，不曾得賢季書。宗正鉅儒，應有大手筆發揮事業，某既非其人，況衰疾乎？宛轉叙謝，濡滯浮湛皆所不免。胸次陳陳，未容披寫，惟幾爲時珍重，亟對召節。不宣。

某拜問德門眷集，緬想上下均祉。大著郎中方上要津，多賀多賀！制幹亦聞改除，未果專狀。小兒待撫倅已數年，今尚有年餘闕也。附子、天雄、梁墨、竹簾、邛杖，遠物陳前，佩刻無已。紫蓮花紗一匹，聊締僑札之好，不在物也。劉衡州家事，大著郎中必於家訊中詳言之。某再拜。《書稿》卷二。

全宋文卷五〇九七

周必大 八四

與時教授瀾書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前年六月，辱寄示《平勃王成論》，理致高遠，諷味不能去手。屬應酬少暇，而持書人又不待報，遂成因循。昨因徐、譚二君，近呂子約歸，皆託道愧謝。既荷心照，必未貽誚也。茲勤嗣問，喜審履況佳適。二序并書，益嘆辭遠。來諭謂太史公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固得進道之門，積而不已，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如孟子所云，非可知之實耶！昔東萊切切然以先知覺後知，今不復有斯人矣。師道之傳正在君等，更幾勉旃。餘惟保愛。不宣。《書稿》卷二。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三。

與王宰淮書 一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辱書，喜承別後履況集福。需次實淹才猷，然迨此暇時，涵養器業於親側，亦足樂矣。劉承務書已收。去年其兄名孝立者相訪，出元城數帖，後有詹靜江諸人跋，且云累喪在廣東，無力遷葬於衡。因爲題數百字，寄聲鞏帥、馬漕、韓倉，諷其資助。後來不曾得報，未知真僞竟何如。今劉殊不及之，莫是別有浮湛否？匆匆，姑此布復，餘冀以時保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王宰淮書 二 慶元六年

某頓首。辱書，喜承夏暑字民底績，翕受多祉。先德潛懿，意雖不敢失實，然懼骭骹不足行遠。寄示副墨，不勝悚感。樣式有古意，單君佳士，篆自工也。葛紆、《中興頌》、《浯溪碑》、鰻線，過荷寵惠。李西臺書偶收得墨蹟數軸，適卧病，再旬未愈，尚稽一言。《考工記》，三復歎仰。近者俞新淦亦嘗考證〔二〕，謂其屬皆散在五官中，亦是一說，然豈若因其文類而析之爲工也！振濟自來極難，如來諭則均無貧人，甚善甚善！暑中無可寄遠，土織克絲二疋，畫扇十柄，謾往。餘冀保愛，以需榮改。不宣。《書稿》卷二。

〔一〕近者：原缺，據明抄本、傳校本補。

與陳德卿書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啓：游勤惠翰，喜承履況集福。長書偉麗，申以文編，凡可寓謙勤而致誠意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塗之人亦當曲從，況託鄉枌之好乎？左右所求又非甚高，不過欲一二書覓薦剡耳。此而固拒，豈近人情？所以遲遲未能輕發者，正以監司帥臣歲有文字三數紙，而求者常不下數十人。舉者之難甚於求者，蓋既有故舊，又有辦職事人，又有親戚對易者。其以中都之勢逼而取之，乃一端耳。若監司帥臣偶是相知，則或從或違尚無利害；萬一孟浪〔二〕，強而不從，彼此寧免懷疑乎？幸左右到官未久，願少需之。且如鄱陽彭丞亦鄉人也，近嘗親至此，告以曲折而歸。自某面上言之，只二賢者自要文字十紙，而相參臺諫侍從故舊又不知其幾何，果可一一取必否？此甚易知，所以縷縷布聞者，緣道遠勞煩專人，承聽亦未易辦，非如珠玉可得於咳唾間，是以不覺占吏喋喋耳。屬感風已旬日，勢猶未已，欲取佳篇賡和一二不能也。向熱，萬萬保重。不宣。《書稿》卷二。

〔二〕浪：原作「進」，據四庫本、傳校本改。

與胡長彥書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拜啓：比方遣狀，并納石刻，茲復拜墨妙，殊深佩刻。秋暑，恭惟尊候萬福。某衰病，久當劇任，常懼顛沛，以忝所生，每臨初度，感悵增切。豈謂長者敦篤契好，歲貽傑作。今茲中和之說，上自六經，下至漢唐，包括殆無遺者。正使盛年苦學，未易臻此，孰謂年開九秩，乃爾精博！用是占壽考之祥，則千二百歲何疑焉？念無以酬厚況，輒致忱禱如此〔二〕。廬陵比困旱歉，上自擇趙守，往蘇疲甿，果不負知人之明，甚休甚休！《書稿》卷二。

〔二〕致：原作「敢」，據明抄本、傳校本改。

與周輝書 淳熙十二年

某悚息再拜。辱書，喜承履況清福，眷聚吉慶。某頭童齒豁，久合歸休，益冒恩榮，將何以稱，一味憂愧而已。故人宜規而頌，雖佩愛予，然非所望也。毒熱可畏，水鄉少過從，不妨賦詠於茂林修竹間。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竊計所得皆倍於我，豈止歲月閑忙耶？何時入都，尚

圖晤語，未間保重。不宣。《書稿》卷二。

與彭澤周宰朋來書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啓：去臘嘗辱書況，既冗且病，而走介又不待報，遂成因循，愧企常往來於心也。暑雨，不審履況何如？有民有社，足行所學。今幸非淵明之時，正當勵梁公事業耳。長牋文采甚奇，欽歎無已。末由再晤，萬萬保愛，以俟識擢。不宣。《書稿》卷二。

與贛縣葉丞才老書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家兄史君眼高一世，素謹許可，每書來道足下學問賢德累數十言。雖未識面，而求益之心已切。忽辱書況，貳以長牋，欣感不可名也。秋暑，履況復何如？《次韻蒙求》，精切博洽，非獨遠過李瀚，如王令亦當敬避下風，轉示朝士，無不咨美。今既版行，自應與學者共之，甚休甚休！何時晤語，警發淺陋？臨風悵望，餘幾善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邵武張簿蒙書

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辱三月所惠書，喜承別後起居住勝。內之議論，外之方維。見教諄諄，累數千言，連日披讀，不能去手。非以先東萊師友之誼，今石湖舅甥之好，其孰肯不鄙而教之如此之周也？每惟叨塵過分，心雖勞而力弗勝，恐卒負士友所期望，而益重風俗之敝，是以朝夕羞愧，未知所以自解，徒有感刻不忘於中。姑此道謝，餘冀加愛。《書稿》卷二。

與成都路王鈐幹聞禮書

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啓：辱六月書況，喜承幕府雍容，坐膺多祉。某叨塵過分，日切兢懼。薦賢乃第一義，其如孤跡不爲衆論所與，王弱翁輩適以累之耳。折估爲六十州之害，亦嘗深思救之之策，粗得其說，正緣獨力無助，有唱莫應，未容改爲，奈何？左右雖職清事簡，然協贊制閫，其功非簿書期會可比。但古今是非難信，又接乎耳者止出乎士大夫之愛憎，所謂民之真毀譽，何由可聞？更蘄熟講。此外萬萬保愛。《書稿》卷二。

與南陵郭宰堯書

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啓：辱九月書，具審履況多裕，至慰。補欠足彰敏手，亦有頑民妄狀陳訴，刑部初擬送提刑司委官體究，常諭以恐長小人之勢，別令勘當。然不可不大爲之防，蓋作邑誠未易耳。豫章帖極佳。匆匆姑此布復，餘冀以時保愛。《書稿》卷二。

與俞宰庭椿書

紹熙元年

某悚息啓：去秋經從，疊荷迂顧，行色匆匆，殊恨不款。歸而杜門，無從奉記，方切傾鄉，好音來暨，喜承履況集福。《周禮》六官譌誤，每以爲疑，今讀《復古編》，謂每官皆六十，釐正甚詳，其論司徒尤善。昔韓退之在西掖頗久，而外集僅存《崔群除戶侍》一制，首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其末僅有「擇才經賦」一句。唐戶部專掌財賦，而退之自有先後之序，殆與左右議論合，非深於經者不足以與此。又世婦當爲一官，環人義不主圍，皆前人未嘗及者，開發多矣。稍涼，當以數語附其後。目前非獨炎熱叵堪，兼腹疾半月餘尚未全愈，極爲疲憊，未暇致思也。歐帖甚妙，但治平四年三月兩詔乃神廟親札。是歲正月英宗已上仙，未踰年，故未改元，宜亟正之，恐摹印漸廣耳。稍安，別

奉記條。惟加愛，不宣。

十有四，省去「年」字。「霸」，古「魄」字，更無可疑。唐君碑蓋何從得之？便可添入跋語中。
《書稿》卷二。

與周行可書

紹熙元年

某啓：數勤迂顧，得奉談笑，極以慰幸，即刻起居何如？《詩傳》博取諸儒之說以合經旨，用力至矣。連日細讀，開發爲多。佳篇長短句又皆規模前輩，未嘗苟作。既從于湖，又識南軒，定自不凡也。不腆酒饌，聊代面晤。餘冀保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黃日新書

紹熙元年

某啓：遠蒙相過，寵惠長書，極論師友之誼，自非志勤學富，孰能及此？愧某無以稱也。《附圖通鑑韻語》積二十餘年之力，使千三百餘年治亂興衰聚於一編，自博而約，以便觀覽。是書若成，學者將願見而不可得，乃反皇皇然，預求當世名儒爲序爲跋以發揚之，抑何謙也！某老諄廢學，安敢輒附名諸公之後？而誨諭諄勤，當有以報。詳觀足下所次韻語，自云以《通鑑節要》爲主，然後即史以

著其始末大概。爲溫公纂是書以廣帝學，故其事備，其帙繁；退而思與天下後世韋布同之，故舉其綱，撮其要。其說美矣。然今所謂自序者，既有神考寵以冠序之語，又有退居獨樂園取舊編削繁蕪之文。按公當裕陵上賓之兩月，即入爲門下侍郎，於時尚未用廟號也。其後拜相，薨於位，豈嘗再歸讀書堂耶？若謂在元豐中居洛時，則初未奉諱，安得謂之神考？設使《節要》先成，序文後作，亦當略言其故，奈何全不及之？抵牾如此，非文正親筆甚明。朱公元晦知而不言，蓋期足下進於道而不在乎書也。元晦又謂諸圖不可及，自可孤行，其待足下至矣。他日成編，敢不敬題其後？匆匆奉此，或未行，尚圖面叙。不宣。《書稿》卷二。

與趙蕃書 一 紹熙元年

某悚息啓：辱書翰，欣審別後履況集福。某老病不才，豈能當藩翰之寄？已力控免矣。家兄封示近作，歎服彌甚。徐子筆力超邁，一第何足取？莫勸其且留意舉業，以紹世科，然後竟此事否？前輩雖歐陽公猶未免如此也。陳明叔之子嘗薄周旋之。屬兩月來瘡瘍爲祟，兩手猶甚，執筆良艱，占吏草草。惟冀保愛。不宣。某悚息啓昌甫監廟從事鄉友。《書稿》卷二。

與趙蕃書 二

某悚息啓：比睹因任之報，方切贊善，便中得首春華翰，喜承履候多福。古詩愈奇，緬懷劉張、潘，殊以悵然。某強顏忽忽累月，行當自弛歸理荒徑，他無足言。長沙比極窘匱，非到此不知。向來從容之源流，大抵各是趣了目前，不恤後日，其於甲令則有所不問。某方反是，遂費支吾，深言又似拒四方之賓客。因來諭略及之，他日會面方可白也。冬春大暖，遂苦赤目，全不能作字，值芮宰耑使，略此占謝。餘惟順令頤養，不宣。《書稿》卷二。

與太和趙宰師爽書

紹興二年

某悚息啓：承近問，欣審邑政已成，履況集福。紅藥名醞併辱佳惠，遂無「頭慵舉、眼懶開」之歎，何感如之？徐明叔篆深有騎省家法，揭之縣宇，可謂壯觀。徐又嘗題臨江之清江臺，近歲張安國書而易之，每爲太息。去年，屬潘守詢訪，偶得之入石，遂爲江西二絕矣。匆匆姑此叙謝，餘冀保愛，以需識擢。不宣。《書稿》卷二。

與清湘楊宰炤書

某悚息啓：自頃復狀，老病杜門，無由嗣音，方此馳企。辱惠問，喜審官況安適。彭守深恤其去。士大夫有意爲民者多矣，往往才力有限，施設之際鮮如本指，幸得此君，又不能滿任，造物殊難曉也。承下車一考有半，漕已薦聞，行慶獎擢。所諭備悉，偶倉臺昔有見攻之嫌，他處難及之，恐會語涉商量耳，高明能加亮否？末由會晤，臨風依向。秋暑，萬萬保裔。人還布復，不宣。《書稿》卷二。

與劉棠仲贇書

紹熙二年

某悚息。稍間起居何如？朋酒聊助昆仲燕集，才華敏妙，固不必乞巧也。故事扇知是青氎舊物，婁欲印去，適九夏雨涼未果遣〔二〕。今雖清秋，而酷暑異常，輒往十柄，或可用至八月耳。他俟面承。《書稿》卷二。

〔二〕遣：原作「遺」，據四庫本改。

與彭清卿叔夏書

紹熙五年

某頓首。昨日荷垂顧，經昔起居住佳勝。前婁得新詩，固深歎服。茲緣徙居，蒙以百韵爲况，學廣詞健，步驟前哲，非流輩所能髣髴。愧不肖無以稱，惟當逢人說項斯耳。耑此爲謝，不宣。《書稿》卷二。

與開先師序書

一 紹熙二年

某啓：曩幸款言，間違傾企。辱書，欣審戒體輕安。二頌句中有眼，殊深歎服，所愧老謬不足以當之耳。前秋到山中，頗惜瀑小。今春雨雪有餘，飛流濺沫，極天下之壯觀，徒形夢想而已。石刻佳茗，並荷垂寄。川附子二十枚，聊致藥籠，笑留爲幸。餘希保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開先師序書

二

某拜手。辱書，喜承戒體清安。坐夏今幾士？想甚有學道之人。見性之說，何不領略？此豈俗儒

所能辦乎？殿記已收，張無盡大悟大徹，縱橫妙用，何可當？如某不過排比紙上語，有何見解？幸賴濡頌華翰以傳耳。安樂茶百缶分餉，至感。南安焦溪及此間傳擔各二十餅，既是熟茶，多啜無害也。匆匆，姑此布復，餘希爲衆加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開先師序書 三

某拜手。遠辱書翰，欣審戒體清安。示諭去住任緣，期於無愧，未嘗介懷，此正平日用工夫處，今乃得力，甚善。寶巖雖愧乏傾〔二〕，不妨結緣，如在員通時也。某自閑退，不敢先發時官書，有來即答之耳。安樂茶荷分況。閩乳十片謾往。餘希厚愛，不宣。《書稿》卷二。

〔二〕雖：原作「惟」，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與無錫吳宰獵書 一

某悚息啓：暌異，歲月浩然，每懷劇談，輒以悵望。雙緘遠暨，喜承游刃恢然，官況安適。某老病不才，自合退休，聖恩滂至，誼難固避。謁來士鄉，想欽夫之餘風，思文潛之遺事，既不容復見

矣，庶幾賢者可以晤語，則又游宦他邦，無由款承，此情怏怏，可想而知也。長牋詞意高妙，當珍藏以爲永好。屬禱雨未應，憂愧中略此叙謝。餘惟爲遠業珍愛，即俟晉用。不宣。《書稿》卷二。

與無錫吳宰獵書 二 紹熙五年春

某悚息拜啓：別日滋久，傾企良深，音驛不能頻致，更以爲愧。春元甫屆，緬惟道與時亨，倍擁如川之祉。某以衰殘理繁劇，可謂不自量而強所短。豈料幸逃殿罰，俯仰三臘，微諸賢有以掩覆之，何以及此？今蒙上恩徙鎮，藉此且爲歸計，安敢希畫繡之榮耶？辭廟二文，頗述鄙意，別紙錄去，煩呈似南強平父也。馮教授舉狀垂成，而職司未入手，乃公廷勞以爲言，不敢效近世姑用虛言塞責，詳具南強書中，更望相與實圖利之。旅瑣，遣記草草，餘惟爲遠業珍厚，以俟晉遷。道夫袖詩送別，深以爲感。不宣。《書稿》卷二。

與湘陰林宰采書 一 紹熙三年

某悚息啓：辱惠問，喜審官况安適。湛氏自貽伊戚，初緩而後急者，亦隨其理勢，何容心焉！過煩道謝，祇以爲愧。民訟固願從簡，但彼或無辜拘繫之類，至令親戚有詞，安得不下縣取索？蓋當官

能平氣盡心者寡矣。若州郡便迫人相擾，則是據信偏詞，不過具因依，催結絕，所謂移送，十無一二。況諸司日日打罵，州府豈敢必其無詞耶？內有果是無理，邑中明與辨析，差人解州，當如湛輩窮治〔二〕，以警妄訴，庶幾兩得，未審雅意如何？治盜方欲奉聞，見此商議，不知移寨還舊處已了畢否？匆匆，姑此布復，餘希厚愛。不宣。《書稿》卷二。

〔二〕如湛輩：原作「加懲治」，據明抄本、傳校本改。

與湘陰林宰采書 二 紹熙三年閏三月

某悚息啓：比幸晤言，既別傾向。承惠問，喜審官况寧嘉。冬春少雨，今歲十二龍治水，人皆以爲憂，所禱未應，勢有可慮。有合措置事件，千萬先爲之備。陂渠雖修，若無儲蓄，猶不修也。其他非書所能盡者，更願介念，節次垂報。魏巡檢無狀，本欲對移，爲要令就任內移寨仍舊，故且少緩。若有支費，當爲理折，幸同所委官亟圖之。暴家岐修釘木植亦然〔二〕。結絕民訟已悉。餘冀保愛，不宣。《書稿》卷二。

〔二〕岐：原缺，據明抄本、傳校本補。

與安化徐宰華國書

某悚息啓：比幸晤言，既別傾企。辱雙緘盛禮，喜承涓吉視篆，坐膺丕祉。邑僻人頑，想倍費料理，然豈弟之政自足化民成俗，殆未可以他吏期也。某衰老備員，待諸邑曲盡其至。近頗以寬縱相玩，或符移不報，或飲宴廢事。此雖深當自咎，然至於誤事，則未免差人稍加督責。況新漕風采聳聞，尤不可忽。惟賢者能亮誠意，乃敢言。餘冀保愛。有可垂諭，毋惜片紙以告。不宣。《書稿》卷二。

與孟陽黃宰淡書

紹熙三年春

某悚息啓：游勤惠問，喜審履况安裕。清修寺詩荷介念，石不必移，只留寺中爲佳。財賦方委官下諸縣剗刷，若貴治以時催趁，則可免其一行，彼此之幸也。如強竊盜，煩督巡尉嚴行捕治，聞管下多有隱而不言者耳。匆匆，姑此布復，餘冀珍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醴陵謝宰鼎書

某悚息啓：辱示翰，喜審奉親治民，履況集福。某蒙復職，方此控辭，首枉長牋，第深悚感。百里甚勞區處，緣諸色財賦欠多，州家乏用，而期會又不以時報，已差主簿督責，蓋非得已。若治境能無違欠，使所差官免勤館人，亦彼此之利也〔二〕。餘冀保頤，以需來渥。不宣。《書稿》卷二。

〔二〕此：原無，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與攸縣歐陽尉巖起書

某悚息啓：比勤寵顧，幸得款承。別後方切傾鄉，辱書，喜承官況清適。爵里狀備悉。邑境盜有未獲者，切煩加意捕治，至祝。匆匆，姑此布復，餘冀厚愛。不宣。

知縣相會，煩致意。攸溪文已收。科義來擾人，略不來商量，何也？主簿所示坊場事，其利害曉然，須俟新宰至議之。《書稿》卷二。

與臨武林宰寶儉書

紹熙三年

某悚息啓：游勤惠問，喜審官况寧嘉。財賦匱乏，所在皆然，樽節外別無說也。兼兵須從太守保明，乃可施行彈壓緝捕。不知共幾人？煩先問具數及補授年月，所居鄉分，一一垂諭，當斟酌行下。土軍何不稟白州郡？既衣糧在邑中支請，豈容強狠難制也？匆匆，姑此布復，餘冀厚愛。不宣。《書稿》卷二。

與東安柳宰林書

紹熙三年

某悚息。比復書幸達，茲沐嗣問，喜審已遂洗印，起居集福。邑中屢經回祿，其何以堪？比憲車云嘗撥漕司錢米相助，太守亦賢仁，凡百必不掣善書之肘也。張憲二書已收。餘冀珍愛，以需考績。不宣。《書稿》卷二。

與趙葳書

紹熙三年

某悚息啓：辱去臘書翰，喜承履況集福。令兄再得祠，可喜。一書幸呈似邑宰，書中已及昆仲依芑之意矣。十月以後，月給三十千，并蘇合香丸一兩並封去。雖藥物之類，皆以俸爲之。帥司本州月支供給添給凡萬緡，更無毫髮贏餘，窘迫殊可笑也。偶赤目爲祟，不及親染，惟幾厚愛。不宣。《書稿》卷二。

全宋文卷五〇九八

周必大 八五

與曾無疑三異書 一 紹熙四年七月〔一〕

某頓首。近往記，幸達。游勤墜教，喜審履況集福。曲記賤生，寵以樂章二疊，藻思駿發，玩味不能去手，所愧無以稱之耳。《六一集》方以俸金送劉氏兄弟私下刻板，免得官中擾人。編年自當附入。蒙索元稿，謹封納，是正畢却幸垂教。夏旱，湖湘亦然。老病丐去未遂，極費支吾也。修城事，無逸亦問及，嘗縷縷寫去。通天下郡邑，何處無郭郭？此間斷缺二百餘處，存者草木叢生，根株盤互四出，日就摧毀。再三籌度，約費十數萬緡可以補治。初與豐漕議，藉彼嚴重辦集，且免本州侵移之嫌。豐漕欣然謂允當，乃敢有請。及命下，而士人及好閑議論者休以日給當厚，廣袤當削，又欲大爲濠塹，拆毀附近民居，而不知軍中役兵自有常例。縮而小之，爲備禦計，則雖數十萬兵豈能周徧？內地非邊防，亦安用如此擾擾？皆與本謀相違，非口舌能勝，遂緩其役，以避九良星者。今一面聚集磚

灰，以待後人。不必遠求，只如廬陵、宜春亦有城否？禁軍可防守否？近世士大夫不問事之本末，動輒云云。所以自爲謀者一切無所規畫，聽其自然，蓋避此也，如何如何！餘冀保愛，臨風思企。《書稿》卷三。

〔二〕紹熙：原作「紹興」，據明抄本改。

與曾無疑三異書 二 嘉泰二年

某前奉記甚滅裂，辱教勤懇，喜承履況集福。飢民逐食，雖無能爲，亦是鄉居之擾，今當定矣。傳啓已收，毛拔萃文俟全編至，寬限題數語。蓋素無七步之才，今老邁，豈復事筆硯耶！均是出身，進士爲重，尚與制科遷轉不同，況諸科乎？官制舊典未嘗詳考沿革，止采一說，安可全憑？來諭得其大概矣。唐制文散官甚多，如每品必分上下階，八品上階既有給事郎，下階又有徵事郎，皆文散官也。本朝已從簡略，「徵」況犯諱，故存給事郎，後遂改承事之類矣。匆匆，姑此布謝，餘幾加愛。

《書稿》卷三。

與曾無疑三異書 三 嘉泰三年

某昨答簡，燈下目昏，不暇詳悉。來諭禮惟繫牲乃可言碑，此特一端。《禮記》又云：「公室視豐碑。」注疏極詳，謂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若不穿竅其上，安能緹以下壙？偶與繫牲之狀同耳。按許氏《說文》：「碑，堅石也。」然則凡堅石刻文皆謂之碑，自漢已然，如韓愈《平淮西碑》之類皆是也。特不當泥古鑿竅於平地之碑耳。至如浯溪刻頌，亦在石崖，恐難便謂黃張之訛也。所謂誌墓，比于用銅，其來遠矣。後世人力既不能辦，亦無良冶，或以木代，或以甗爲之。蓋漢甗甚堅，不減於石，如銅雀之瓦，尚可作硯，況甗乎？後世人謀益深，甗又不堅，始代以石，愈久愈簡便也。深虞前說浸傳，輒述愚慮，未敢以爲當也。圖志且望介念。手凍草草。《書稿》卷三。

與寧遠徐宰由己書 紹熙四年〔二〕

某悚息啓：一陽來復，緬惟宜民受祉。長牋多幅，深荷勤至，第切愧頌。諭及佐官曲折已悉，前日唐宰，人頗稱屈也。鍾乳、花木，遠方所闕，宜留散施，隨行自有之，不敢虛占。金橘聞地頭亦難得，此等亦足啓窺伺之口，欲封回恐損壞，已令公庫支十千付來人分遺同僚矣。作縣大難，謹之又謹

乃無後患。忝一日雅，敢不盡情？外臺想自通書。餘冀珍愛，不宣。《書稿》卷三。

〔二〕紹熙：原亦作「紹興」，今改。

與常德傅推官庸書

紹熙四年

某悚息啓：比幸再晤，既別傾企。辱書，欣審善達官所，侍履多福。湖北仕宦比湖南差冷落，却事簡可喜。若論人煙，則過桃源，入辰陽路，更不堪開眼也。某念歸久矣，蒙恩徙鎮，姑藉是歸舊隱以養衰疾，即遂引道，隆寒喜於挾纊也。別紙所諭，有少曲折，勢未容及，且納一書道才美耳。雖處囊中，鶴在雞群，何患不己知也？餘惟厚愛，不宣。《書稿》卷三。

與曹檢法彥約書

紹熙四年

某頓首：辱示翰，喜承履況集福。暫遊蓮幕，足據素蘊。諸臺皆推重，而未有以相成，共深太息。某向者一見，灼知遠器，初未詳冰翁乃杲卿也。今讀《盡心堂賦》，非特知詞采高妙，其及漢、唐本末，用意尤遠，倍深降歎。某已辦歸計，略此奉酬，餘續馳布。近書坊刻《玉堂雜記》，漫往一

觀，別有兩本，煩納二使者。緣目痛，寫書不得耳。匆匆，不宣。《書稿》卷三。

與項平甫正字書

一 紹熙四年

某悚息啓：疊辱書翰，亦頻奉記，顧豈若向來款承之爲樂也！邇日履況何如？登瀛浸久，講貫必有新功，但深企羨。某病日益甚，全不能作字，日俟祠報，想在道矣。奏篇謹讀數過，意婉義深，學廣文贍，歎服不已。眷聚在此甚安。先爲修方總坐船，支錢百三十九千、米十石，爲荆南往復之費。偶得尊君書，却令徑過武昌，仍差人護送過湖，而自以小舟往相就，順流同下；仍俟彼起發，走介再來，方且離岸。自當一一奉承，惟是舟人歸日泝流費夥，非特州郡目前窘乏，那融未得，兼緣總管、路鈐輩向開此例，今不可止，將來芹泮定是攀援，遂成此例冊。莫若就浙中尋士大夫來此赴任者，就令乘坐以來，庶幾支給有詞。已給引明言之，想喻此意。不然，漕司亦須相助，他時貼支亦不多矣。欲去猶爲後慮，迂拙皆此類也。占吏草草，惟爲時珍愛。不宣。

饒掾事依部符申省照會而已，却聞批下刑部勘會。鄭丈侍郎既是鄉人，必可一言，或恐不相照應耳。某與鄭丈厚，正以目痛未能作書也。《書稿》卷三。

與項平甫正字書 二 慶元二年春

某頓首啓：賀州劉教授方附到去秋書翰，亦足爲慰。即日不審履候何如？校讎高選，又兼史事，足展閎蘊。丁懷忠文字想已投下，只恐某休官遂請，未及放散，亦足表區區之意也。右相近有劄子，頗訝久無一字。向來作郡，每遇二府除拜，不敢不通書，蓋藩侯體當如此。今閑居，豈應以姓名至東閣？今諸府皆然，不獨相府。又鄉曲相識知諸公皆舊交，爭來覓書，一切告以未嘗通問，請從門司詢訪，然後稍定，豈敢有短垣而自踰之耶！若掛冠後却當遣書叙謝，此則前輩例也。天官侍郎亦告及此意，其他未暇及，只是欲從汪季路借《六一集跋》十卷甚切。季路性緩，又有不肯借書之癖，望吾友雇人就抄一本，速附示，厥直當奉還。得此則歐集可成編。至祝至祝！餘冀爲遠業珍厚。庭闈壽祉駢臻，眷集均祉。不宣。《書稿》卷三。

與陳同甫亮書 紹熙四年夏

某悚息啓：兩辱書誨，深佩至意。邇來履況復何如？天生名世之才，決不徒然，特成就有遲速耳。廷對必在鼎甲，日俟吉語。紫薇想不翅如己得，因會煩致意。某兩月來眼力頓乏，全不能作字。

比控祠請，計有成命。雖欲附一書，力未能也。比緣此中好事者收拾語言，妄相鬪諍，尋聞釋然矣。馬察推極可喜，同僚之幸。占吏，莫究所懷，惟爲時自重。《書稿》卷三。又見《龍川文集》附錄。

與龔編修頤正書

紹熙四年

某悚息啓：比方遣記，茲辱誨筆，喜承起居萬福。石湖身後，賴左右調護，得歲前夫婦合葬於祖塋之側，爲惠大矣。其他則在後之人也。沉刻以平生交分誼不當辭，況大手筆編次有法，不過爲之節文，申以銘詩耳。但某自去年腹疾爲祟，迄今猶未全愈，適此改移，冒大雪，挈老幼，陸歸以俟祠報，勞頓殊不能支，須還家休養身心，稍俟春暖即下筆。既不及葬期，不必較此。所遣介告歸，略此爲報，幸語至忠及二孤也。所代《遺表》尤粲然盡肫怛之誠，《海鹽龍祠碑》尤高古可法，《播梓杜舉箴》及三贊皆措意深遠，辭與事稱，置之前輩文集，亦復何愧。天日清明，殆有神助云〔二〕。旅舍扶憊，作此莫究所懷，到廬陵稍定專附狀。餘惟順令珍愛。《書稿》卷三。

〔二〕神：原缺，據四庫本補。

與羅次召克宣書〔二〕 一 紹熙五年

某頓首。前荷携文相過，連日快讀，如身在康廬而目擊鬱孤也。遷居冗擾，未暇求款，又沐二詩，爲蝸舍之光。自當壓倒劉、白，何止能賦短章而已！匆匆叙謝，不謹。《書稿》卷三。

〔二〕羅次召克宣：原作「羅次君堯宣」，據明抄本、四庫本改。按本集《平園續稿》卷一一《跋劉共甫與胡邦衡帖》（見本書第一一六冊卷五一三六）亦云「鄉人羅克宣次召」。

與羅次召克宣書 二 慶元元年

某頓首。辱示翰，欣審體力清安。魏花乃相識送來，適值上巳、清明同日，遂與坐客同賦，豈復成語？四詩妙絕，信拋磚可引玉也。荒園數種正開，老病不能伴客，或與相識凌晨來寓目，却無相妨。昨留下兩軸，復納去，與吾友初無不周，何爲偏呈知己！聊發一笑。《書稿》卷三。

與羅次召克宣書 三 慶元五年

祥暑不可當，老病尤非所宜。向承示雜著二十四篇，置之案上，朝夕披誦，賴以蠲痼。今又得長篇，真濯清風也。啓行定在幾日？臨期訪別，勉強以出，先此爲謝。《書稿》卷三。

與桃源李宰汝江書 紹熙五年

某悚息啓：辱惠問，喜審辦嚴餘暇，起居住勝。迂吏何日到？桃源風物甚美，然地大事繁，州郡督迫必峻。遠接或有雇夫錢糧之類，切不可支用分文，此第一義也。諸司雖或相識，最緊是憲守，其他稍遠，自不必通姓名。聞太守入文字回避憲車，兩公性皆高強，理固應爾。吾友到官，看彼事體如何，一兩月後專人垂報，臨時商量。若預發書，必致疑相怪，非徒無益。爲左右謀甚忠，又策之頗審，非惜片紙也。蠻獠既定，陳倉必赴夔路，未知新倉除誰也〔二〕。《度關銘》想非僞，當寶藏之。蓬萊香十兩，聊表意。餘惟遠業加愛，眷集均慶。不宣。《書稿》卷三。

〔二〕除：原作「附」，據四庫本改。

與程倅準書

紹熙五年十二月

某拜啓：慰禮如右。邇日凝寒，緬惟孝履支持。先尚書奧學碩才，獨步當世，雖登八座，未究素蘊。引年而歸，公論翕然，謂當享百年之期，主盟斯文，奄爾淪謝，士大夫無不嗟惜，況契愛至厚者乎！今年來夢相見甚頻，雖出慕仰，亦由尚書將遂仙去，故爲是神交耶！臨風倍切悲悵。屬杜門，人事盡廢，尚稽致唁，忽得令姪宣教書，悲駭無已。浙兵不慣遠涉，在道頗久，立便要歸，未能辦微禮，私居又重於借急足，尚圖後信。餘惟節哀自重，不宣。《書稿》卷三。

與孫彥撝謙益書

一 紹熙五年六月

某頓首：前奉記納《六一集》，必遂關徹。毒暑，不審尊履比何如？曾無疑送別集目錄來，共三冊，并移改手書五卷，丁朝佐劄子一幅，並納呈，幸仔細點勘，疾速送示。恐未能併了，逐旋發來如何？事戒因循，且望加念，仍令小史牢固簽貼，恐有遺失也。病軀殊不能支，占叙草草，惟冀珍愛。不宣。《書稿》卷三。

與孫彥撫謙益書 二 紹熙五年

某拜啓：秋冷，不審履況何如？《六一集》并總目何爲許久未蒙封示？乃如《年譜》，皆說六一先生是景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丙辰生。前日搜訪得《于役志》一卷，乃是自館閣貶夷陵時舟行日記，止到公安，其間於六月二十一日說「予生日爲壽」。尋取《真宗實錄》及《長篇》再三契勘「二」，果是丙辰乃六月二十一日，已得戊申月節氣。然則諸家考證容或未詳。校書如拂塵，一重過了又一重，非虛語也。河東、河北兩路奉使奏稿約四萬字，徧問相識，尋求未得，因繙故書，却自有繕本，當併刊刻。今汲汲欲得《總目》及諸集排比，庶免因循，何乃遲遲如此？不免專懇邑令借人齎來，勿留滯，幸甚。他未暇及，惟幾保愛。不宣。《書稿》卷三。

「二」長篇：似當作「長編」。

與孫彥撫謙益書 三 慶元元年十月

某拜啓：游勤惠翰，欣審履況集福。前方遣記，而來示隨至。向日所校歐文皆檢尋在此，他日拜

納《年譜》之類，因便且望付還。至祝至祝！十七歲雜犯落解之後，凡三舉到省。是時間歲科場，契勘登第之年，正合。此乃公《答荆南樂秀才書》自說者。謂如胥學士一啓是代曾爲司理參軍之人，前後只作公自用，偶因病起細加考證，方知曲折。其表奏四六排比極整齊，他日吾兄見之必以爲然。《河東奏事錄》已刻成，見開河北者，其餘接續理會。蓋逐一字皆經眼，每一篇必經手，又匠人不多，所以費日，聊爲消閑之具。所恨吾兄在遠，不得一一求教耳。趙宰已自答書。餘惟善愛，以綏壽嘏。不宣。《書稿》卷三。

與龍泉王琳書

紹熙五年四月

某啓：蚤荷訪別，移刻起居住勝。《白兔》古賦，所謂體物而瀏亮者，有如抱負奇偉，固嘗賓於王矣，遭時明昌，尚何羨於斯類？勉旃可也。示及答先德別紙，前五幅亡弟戶曹代作，後四幅筆吏劉賢書。回首垂三十年，真若隔世，感嘆無已。專奉手啓爲謝，不宣。《書稿》卷三。

與福巖道聲書

一 紹熙五年秋

某啓：比勤遠牋，至感惠問，審承戒體輕安。生朝荷垂記，適重華上仙，痛心疾首，豈講禮之

時？經疏香燭，復付來介，想能加亮。四衆雲集，自他俱利，架石導水，宛有廬山氣象。何由一奉談塵？馳情而已。宣老且在寺中否？餘惟厚愛，不宣。《書稿》卷三。

與福巖道聲書 二 慶元四年七月

某啓：久不聞問，每勤依鄉。特沐好音，欣審四大輕安。上刹冠於嶽山，自非福慧兩足，安能久居而無魔擾？王樞相所謂青出於藍者，信矣。惠及疏燭香茶，並領遠意，極深感悚。松花三十朵、蔗杖糖霜八斤，聊以持贈。其活血丹甚濟用，蓋小民要者多耳。餘惟以時自厚，不宣。《書稿》卷三。

與福巖道聲書 三 慶元六年三月

某拜手。得閏月書，喜承戒體輕安。九年演法，自他俱利，所諭已悉。時節因緣，要須啐啄相應，非偶然也。餘希爲衆自愛，不宣。《書稿》卷三。

與仰山紹南書

一 紹熙五年十二月

某啓：別後方切思企，辱書，喜承四大輕安。入院無魔，福緣響合，向來妄傳，如湯沃雪矣。比來人戶窮乏，少得檀施，用度更宜撙節。若放手則須取債，未免費力，此僧俗所同也。茶笋荷寄，復有餘積柏燭二十條表意，笑留爲幸。餘希善愛，不宣。《書稿》卷三。

與仰山紹南書

二 慶元六年夏

某拜手。辱書，喜承戒體清安。某一病兩月〔二〕，尚未清快，頂相姑俟他日題數語也。南華棟宇，大非昔比。向來至肩輿祖師來贛求化，窮陋可知。力辭其行，甚善，青原亦未必肯往也。惠茗，至感。蔗杖糖霜十條，聊以伴書。餘惟爲衆加愛，不宣。《書稿》卷三。

〔二〕某：原缺，據傳校本補。

與仰山紹南書

三 嘉泰二年冬

某拜手。承惠問，喜審戒體清安。衲子雲集，闡揚宗風，甚善甚善！佛照得十一月手書，寄扇面字畫，清勁可喜。彼若歲前遣人往，千萬令來取書，不然自尋便也。竹萌、茶栗，遠勤寵況，至感。贛柿百枚、白糖四角，聊以持浼。餘冀以時珍壽，副四衆之望。不宣。《書稿》卷三。

與永豐汪宰文振書

慶元二年十一月

某頓首。比幸晤言，既別，傾企如初。奉手教，喜承官況安適。作邑匪易，上下共知。惟學道愛人之君子，於不得已之中存心忠厚，隨事致思，其功必倍於衆。此固左右所長而士譽所歸者，更幾不倦，以需其成，幸甚！示及三記六十餘詩，大概文從字順，理暢辭達，玩味殆不容釋，何文星常聚黥、歛之分也！某老且病，已上章納祿，他無足言。春元密邇，願言保愛，以對泰內。不宣。《書稿》

卷三。

與陳梅州自修書

慶元二年春

某悚息拜啓：自頃復狀，老病支離，且無從訪便，浸缺嗣音，如此傾鄉何？新春，恭惟台候萬福。二千石足以行志，想闔境受賜不淺矣。君舉交游三十年，心實敬愛不少忘，中間爲長沙舊僚及一二唇吻之士妄相鬪諜，左右所深知，固嘗爲解釋矣。近中司論渠尚有今識其人之語，無乃復致疑乎？向止謂減上三等户折米錢二萬緡，致官員月俸欠闕兩月，激賞庫捐橋口酒錢八千緡，帥司官供給無所從出，以是指同僚獻利害者，君舉何與焉？此外固無毫釐差失，而某亦無半言相誣，不料好事者釀成口實，慚懼無地。因書幸爲及此，蓋目擊與耳剽，虛實自不同耳。末由款晤，臨風增情，願加保愛，別俟召用。不宣。《書稿》卷三。

全宋文卷五〇九九

周必大 八六

與寧都傅宰夢泉書 慶元二年

某頓首。別後音驛雖疏，每極懷想。往見執事恢宏寬簡，固知爲世偉人，未審屈臨一邑，爲政何如。凡士夫自贛來，輒詢動靜，皆云平易近民，事亦辦治，屏棄拘攣，易縣門而正之。然後知儒術果非迂，而斯民果可服，足以塞俗吏之口，增吾黨之氣。方欲奉記道懽欣之意，便中先勤惠問。所謂鄧君尚留外邑未來也。邇日春暄，想惟官況益佳，眷聚均吉。某平生忝冒，年至病侵，始掛衣冠，何足以爲高？三復來諭，汗顏不已。金精勝境，舊嘗一遊，安得陪笑語於其間？臨風重以悵悵，萬萬爲時自重。不宣。《書稿》卷三。

與呂子約寺丞書

慶元二年十月

某拜啓：臨江轉致九月三日書，不勝感謝。不聞問復月餘，想惟德履超勝。令似痼疾，必已無事。賢閣安人少睡，必是多慮。會稽曲折，豈應知也。某老病杜門，交游殊稀，蓋季章痔未全愈耳。今秋渴雨，芙蓉大段稀疏，小車按行之樂亦豈易得耶？汪時法計時通問。錢文季寓金華縣，俟來春趁班注邑，可謂良圖。近附倉司便遣報，因書試詢，達否？劉公度得耿漕文字申明，詣曹改官，張帥語客云爾，未知果何如。考亭間得書，孜孜范碑，殊可敬嘆，然亦有疑。慶曆諸賢黑白太明，致此紛紜。六一壯年氣盛，切於愛士，不知文靖渾涵精深，期於成務，未免責備。正獻兄弟方含章不耀，人所未知，故語言多失中，後來大段自悔。所謂君子之過，不必曲爲說道理。如《仁宗實錄》皆經名公筆削，仍親聞當時議論，其於西事本末略不及二公，意亦可想。今觀《自記》首云「學道三十餘年」，却似後學說話，至以忠宣比堯朱，亦太過。本朝諸公心平如忠宣者幾希，設有真蹟，尚未敢必，況居仁所傳耶！張續帖在誰家？如「修性多病」之句良可疑，「殊不喜居京」亦非六一語。蘇明允帖若果有之，則黃門《龍川志》說碑處自當具言，何必引張安道爲證也！陳無己《談叢》尤乖疏，如說幸澶淵，謂寇公不容章聖起還內，徑自御坐登車，是何識見？故說文正過文靖一段絕鄙野。今於集本並列衆論，以俟識者。蓋小說極難信，其來相告有好惡，有差悞，秉筆則當決擇耳。鄙意如此，未知當

否？更望批誨，以代劇談。餘惟厚愛，不宣。《書稿》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三。

與汪季路司業書 慶元二年十二月

某悚息拜啓：比奉狀後，數遇的便，每欲嗣記。竊意左右日奉親懽，沉酣典籍，不欲敝精神於無益之書，輒不敢復作。令親瞻軍至，既辱誨答，又得就詢動靜，喜可知也。冬序溫和，恭惟台候曼福。申命祠庭，可占朝廷待遇之意，又聞卜居已定，殊爲贊喜。某踰七望八，頓覺衰疲，最是目瞶足弱，尤妨事，他無足云。所諭《六一集》中有疑，及校以碑刻他書，苟可見教，悉望付示。惟呂、范一節，朱元晦、呂子約屢以爲言，終不敢曲從者，亦豈無說。歷觀近代用心平直如忠宣公可一一數，決不違父志強削誌文。又本朝正史，惟兩朝多出名公之手，最爲可信。是時呂氏子弟顯用於朝者多，而於呂、范列傳並無一言及此，却於《孫威敏傳》中備載詆呂之疏，他傳多有之。只如歐公上書，攻呂不應遣富文忠公使虜，詳見東坡所作神道碑，書今不傳。某初以爲過。何者？了國之事，富誠堪其任，何爲不薦？不然，須用不了事之人。此未足病呂。至於不使富公知國書意，至煩發緘歸換，是何用心？推是以觀，於范公何有哉？呂居仁傳歐公自誌、再三誌，子約實無親筆，縱有亦是歐公自悔前疏太過，欲自解於正獻兄弟，不須憑也。在政府詆言者，豈止營屋一端？要是責人責己自分兩塗，若能合此，則爲聖爲大賢，豈細事哉！從諫名書，既泛言章疏，何必因一二公遂匿其書也！往侍端明尚

書，嘗見晏元獻與呂帖，痛詆歐公以解呂之怒。晏非真罵，乃呂深怒，欲爲調護。不知此帖尚在否？當時大率類此，可以意度。子約已傳歐公與蘇明允一帖尤僞。蓋明允初得歐公寄范碑已論此事，嘗贊其用心廣大，豈待後來！黃門《龍川志》記此甚詳，殊不及也。陳無己《談叢》多失輕信，頗類齊東野人語。今范集載祭呂文，自是先得遺書，乃用州郡禮致祭，初無感激自悔之詞。但考兩朝史諸臣傳則未嘗交歡，各爲國事，忠宣必得於過庭，豈忍誣其先人自墮不孝之域乎？縱筆及此，以代面晤。餘惟以時自愛，不宣。

某悚息拜問國太夫人壽祉增崇。今次慶禮，曾加封否？奉安興遷新第，何樂如之！眷集上下均慶。令子昆仲，未果別啓。小兒待贛闕，已過望矣。內禪碑并淳熙御書各納二本。內制偶爲太和士人傳，得院吏所錄，要刊刻，俟成當納呈。其他自知不成語，未嘗收拾也。有所需，勿外。《書稿》卷三。

與張嗣留留父書

慶元二年春

某頓首啓：一別六年，懷企不置。忽辱書翰，喜承履況集福。頃得新詩，許與過當，每切愧感。所示舊著（二），自投贈楊誠齋至送郭敬夫凡六十九篇，宮商相宣，詞意俱高，珍藏篋笥，時一展玩，且逢人說項斯而已。汨汨度日，失於馳問，今知從同叔於吳門，賓主之勝，山川之美，恨無由奉陪笑語，臨風倍極黯然。許青陽止此，可惜。其子頗衆，能亢宗否？向暄，萬萬保愛。目疾，奉記草草，

不宣。《書稿》卷三。

〔二〕所示：原無，據四庫本補。

與劉伯深江書 慶元二年

某頓首。辱示翰，欣審文履清康。報德堂小詩殊不成語，表而出之，祇切赧顏，軸子別寫去，但安福刻字全失真，如近日橋記、李登仕詩之類皆然。昨日陳太和誠之摹哀容來〔二〕，其刻字却可觀，謾往一本，可見也。《鑾坡紀錄》又勤送示，至感。匠人却勝城中者。今有《玉蕊辨證》，就煩一手雕刻，蓋相識多來求本耳。桂山心地如佛菩薩，惜乎書尺禮數不爲垂後計，未敢題姓名，恐識者以爲非，他文則可，想喻此意。人還，匆匆占報，并有佛手、香佩之屬共三事，謾致後房。餘惟善愛，不宣。《書稿》卷三。

〔二〕陳太和：明抄本、傳校本作「太和陳」。

與永新張宰大正書

慶元三年

某頓首。辱書，喜承起居萬福。邑無大小，其難等耳。易地未必諧，就如雅意，徒有往復之勞。謂宜暫束三《傳》於高閣，姑悉力以治民事。凡百虚心應之，使寬嚴適中，縱有扞格處，更且隱忍，美成在久，會當鑄頑成仁也。《楚詞考》已快讀上卷，辭意深遠，晞蹤古人。朱、趙二子文筆自可喜，何必他求？「落英」，舊嘗因《爾雅》謂俶、載、權輿、落皆訓初，遂比「訪予落止」、「楚子落章華臺」之類，疑爲初英。今左右連墜露而喻憔悴，則與華落色衰、桑之未落、不學將落之義相應，其理自長。近有臨汝薛慈儉云：「屈子拳拳宗國，至以身殉，豈肯反取伍子胥之讎人？今觀所引伍子失家巷事，謂班固改易前疑，則薛言殆有證矣。其謂《傷往日》、《悲回風》二篇復如何？併錄本去，願聞折衷。至如名平字原之訓釋，子椒、子蘭之比興，分析其章，辨明九數，不襲不鑿，自成一家，往往究王逸之遺餘，登靈均之秘奧，諒非神交千古，豈易及此？然且概以中道，歎多言之數窮。又云《漢志》直曰賦二十五篇，後人乃僭名爲經，曰章句，曰傳，皆非是，未嘗執一偏之見而曲爲之說，用心可謂公矣。所著《音義》雖亡，尚可省記而補之否？某老病，不能出一語少贊盛美，姑以手書道謝。餘惟爲民自厚，不宣。《書稿》卷三。

與新湖北徐帳幹浩書 慶元三年

某頓首。居幸鄰州，聞盛名之日舊矣。知與元晦、君舉、從之、茂獻諸公游，固宜尚友前哲，笑視老詩。雖欲強附，有所不敢。豈圖高誼，先枉手書，重以雜著數十篇，論事之高遠，發策之精詳，表啓之得體，詩詞之中律，譬如奇材異寶，森列橫布，反覆誦味，拱揖不暇。至於《唐論》五篇，探端知緒，深切著明，尤得作者關鍵，而非尋常文人才士所能及也。則雖未識風度，而所謂看書道眼、驚坐英談，已在不肖耳目中矣。方當執熱，頓濯清風，其快孰禦哉！屬病倦，強捉筆爲謝，不審履況何如？尚阻晤語，萬萬保愛，不宣。《書稿》卷三。

與晁子與書 慶元三年

某拜啓：間違歲月崢嶸，仰德爲勞。書翰遠臨，歷歷記舊事，殊不類踰八望九之人，知壽祿綿延未艾也。感荷以還，欣審履況集福，精於調攝。又傳文元之心要，此固某所敬畏，願請教而未遂者，反蒙垂記賤生，惠以三詩。筆力乃學道之餘事，施諸不肖則過矣。某後一星終而生，正坐叨竊過當，日敝精神於無用，心悸足弱，目昏耳聵。往者不可追，來日復不知自勉，視吾兄賢愚相萬也。東昌夢

寐所不到，三復來示，又以太息。餘惟順令頤養，追配喬松。不宣。

某上問眷集均慶。元歸省元，未果專狀。小兒幸依仁，有以教督之，良幸。群從文采交映，南渡以來，鮮有故家文獻相承如盛族者，欽羨！元默想常通書，求薦難於登天，深恨不能致力也。有委勿外。《書稿》卷三。

與臨川葉季興書

慶元三年

某頓首。辱十月二十八日書，論天人之難□〔二〕，明學問之大端，申以二詩，意深辭古，自非識度高明，蘊蓄閎富，安能及此？竊窺雅度必欲與前哲並驅爭驚，豈但與近世文人才士相爲雄長而已！惟是自處太謙，施之不肖者太過，愧無以稱也。邇日凝寒，履況何似？向於小兒處得《瞽譚》一編，熟讀累日，敬服敬服！如謂武王樂舞，孔子明之；晏嬰近諛，孟子卑之；莊、列異端，差自毫釐；周、漢遷都，規模整暇；呂后稱制之由；東晉機會之失；景帝深刻，尚知文帝之寬厚；德宗昏庸，猶習太宗之納諫；申屠嘉未爲不學；李勣譎不可掩；譬之形過水鏡，妍醜畢見，物遇權衡，輕重無差。此貫穿古今，審思力究之功也。至於明言形勢不如德□之所出，足以彰博洽；收人才於科舉之外，足以觀議論。所恨相望數百里，老病無由面承緒言，大啓疑蔽。臨筆惟切馳企，謹謝。餘希保愛，不宣。《書稿》卷三。

〔二〕難□：四庫本作「至理」。

與撫州張琚書

慶元四年正月

某頓首。前歲冬，嚴仲和過此，適曾祖母忌辰，初不知從者偕來。茲承華翰，感愧無已。初夏清和，喜承履況集福。長書詞義高古，甚非所稱，借喻乘槎，抑何謙也！詩文二百一篇，又雜著五首附別卷，連日快讀，如游清都，夜光鼉采，照耀銀海。徐而審觀，則意之所至，言必隨之。種學績文，夫豈一日之功？凡前輩鉅公及近時名士，班班見於卷中，則足下平昔博約固有自來。《通鑑遺說》、《戰國策雜論》，發明昔人所未及，尤有益於後生。何時得奉談笑，聞所未聞？臨筆馳企，謹奉此爲謝。向暑，保重。不宣。《書稿》卷三。

與廬陵黃同書

慶元四年

某頓首。昨荷垂顧，即惟文履清勝。示及《詩書詳說》，緣卷帙稍多，老眼昏花，繙閱費日，茲方能竟。大抵漢儒訓傳皆有傳授，語雖簡而意則長。至近世，諸公講論益詳，往往發明聖人之道，其有補於學者甚大。然譬之海焉，愈測愈深，亦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已。今足下二經

既不背先儒之言，又能參以衆說，其用力勤，其存心善。持此誨人，足以祛未達，施諸決科，直反掌之易耳。元本奉還，略此爲謝。不宣。《書稿》卷三。

與劉三退書

慶元五年

某頓首。蚤勤寵顧，惠以長牋及《和陵陽》二詩，歎服無斂。丁未歲惡札，讀之汗顏，當時不能爲地，今復何云？相國帖幸得三復。昔者周旋如此，今茲豈止老商之眄而已。昭州歐陽簽判昨日携冬官書來，輒以回字浼從人。有如令子，涵養一紀，決登高第。鄉里自有李寶之、郭叔敬，近事足繼，何必他求？不宣。《書稿》卷三。

與管球書

慶元五年二月

某頓首。適勤訪別，至感。移刻起居何如？長書、四詩，三復欽歎。令祖朝奉躬有賢德，克備五福，子孫衆多，親朋徧於鄉閭，無故八年未葬，其說安在？足下切切以貧爲言，當折衷於禮經。夫子不云乎：「稱家之有亡。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既以是告子游矣，子路又問：「傷哉貧也，死無以爲禮。」復告以稱其財之謂禮。今捨此不圖於親且舊之間，而望

郭元振、范忠宣於他鄉，不亦過乎？老病無緣留款，十千聊助旅費。餘希善愛，不宣。《書稿》卷三。

與萬邁子德書 慶元五年

某頓首。疊勤相過，至感。春和，起居住勝。《平園賦》願席之正，憎几之曲，履道之直，取履之方，其於治也，挈矩已得其要，然後馳騁歷代，周遊四方，反乎一鄉之中。凡措意遣詞，悉有條理，而又協韻在助語之上，合於律度。傳言「登高能賦，可爲大夫」，進而不已，一第直相恩爾。雖然，既爲僕設，未免溢美，將出以示人，恐貽《子虛》亡是公言過其實之誚。抑而弗揚，則擲地爲金聲，無自而發。二者未知所處，足下其重教之。不宣。《書稿》卷三。

與王千遇希尹書 慶元五年三月

某頓首。疊勤寵訪，病倦不能延款。春暄，想惟旅食佳勝。寵示長牋及北遊古律詩賦一編，文從字順，有意前修，體物叙事，略無滯澀之態。自非學殖富，筆力高，安能至是？宜乎艮齋、誠齋稱道於前，四方士大夫交譽於後。若僕者老退明農，舊學荒廢，既無萬間可以庇子之貧，又無一字可以揚子之善，惟愧且感，不知所云。謹奉此爲謝「二」，不宣。《書稿》卷三。

〔二〕奉此爲：原無，據明抄本、傅校本補。

與曾無愧書

慶元六年

某拜啓：比荷垂顧，以能教不能，迄今有味盛作也。別後未果奉記，辱書，喜承履況清安。某今年五月四日火星入限，與當生月孛相值，對照命宮，往來留逆，歲莫乃退，每以爲懼。是日遂覺感冒，畏風伏枕，何其神也！諭及忉利之說，出洪覺範《高僧傳》，臨川有本。近太和刻《墨池閣記》，謾納二本，其一煩送無疑。屬病中，占吏草草。餘惟珍愛。不宣。《書稿》卷三。

與江州趙倅彥櫛書

慶元六年夏

某拜啓：比以書附譚司理人，何爲未達？茲辱翰示，欣審台候集福。禱雨喜遂感應，不後時否？《忠節錄》幸得拭目，但愧序文不稱耳。告詞何故於具位姓名之下添「制曰」二字？莫是當時告院吏人差誤？或日曆所書如此耶？即印當時真本，又不應爾，要當除去爲佳。某自端五後抱病，迄今未全愈，占復草率。所幾爲時珍愛，佇膺環召。不宣。《書稿》卷三。

與太和卓宰洵書

慶元六年

某拜啓：霜寒，恭惟政成俟代，尊候萬福。冰翁神道碑久已相諾，只候從耆入城面納。今新宰既到，不免扶病類次。但《行狀》中前後除授多無年月，如任禮侍同知貢舉乃淳熙八年，某在榻前進呈，尚記曲折，今《行狀》却與權吏書並作十一年，皆差三年。又恐老諄所記不審，未知有鄭丈脚色否？然此事鄭丈出守在十年二月，契勘得却子細。謂如自權檢正移大理，今直書曲折。湖南憲避諫官，豈非林居仁乎？漕是司馬否？今皆潛其姓名矣，歲月則不可無。尋常憚於執筆，正爲不敢鹵莽耳。餘冀保愛，即對召擢。不宣。《書稿》卷三。

與汪提幹端中書

嘉泰元年

某拜啓：天氣漸熱，恭惟執喪盡禮，體力支裕。某往從南豐令親處傳尚書劄翰（二），嘗丁寧遇便相報，欲致酬答。繼傳遺表已上，不勝悲駭。去夏卧病涉秋，平地一跌，幾至委頓，歲莫乃甦。方圖訪便致唁，而專介寵况翰墨，三復感懷，重以忤慚。尚書厚德真才，雖享遐壽，士論猶恨不大用且百

年也，發揚潛德，義不容辭。恨衰病非兩年前比，文思益落，又方貶秩，正此省愆，全不成語，姑用翰林所書行實及參以別冊綴緝納上。龍曾事某固身受其害，然不欲書者，投鼠忌器，蓋有深意；不然明主用人，豈渠輩所能與乎？惡札不敢辭，正恐尚有合商量處，且未知石大小，須俟來命。若篆額，則如陳紫薇茲可就委，只欲知借誰階，然後併寫。道遠不煩專介，只送臨安舊吏秘書省雜務張成忠思恭，常有便介，頗速也。餘冀自重，不宣。《書稿》卷三。

〔二〕往：原無，據傳校本補。

與余知縣書

嘉泰元年

某頓首啓：慰禮如右。霜冷，緬惟孝履支持。先丞相盛德偉望，中外皆期再相，起鎮乃其漸也，不謂遂棄斯世。殄瘁之悲，士大夫所同。某比收道中所答鈞翰，方俟開藩，嗣布區區，則已無及。追惟淳熙同朝之好，恨恨可知〔二〕。適衰病閑退，無人可以探伺，不獲一走宜春、臨江之間迎候池筵，慚恨無已。今遣私僕遠致奠儀，文固不工，其叙大理一節，他人未必知也。襄奉在何時？願言節哀自厚。不宣。

某拜問國夫人，欽想玉體安裕。昆仲學士，未果一一奉狀。劉公實侍郎必相見，望再三致意，實

緣病倦，久不通問，非作疏也。《書稿》卷三。

〔二〕恨恨：原作「恨恨」，據四庫本改。

與廬陵趙宰汝厦書

嘉泰二年

某拜啓：辱手帖，喜承德履清勝。誠齋二帖極荷寵教，更欲老諄一言，執謙過矣。古人學力唯臨民然後見，故以夫子之聖，猶宰中都；而其高弟以治邑稱於《論語》者，不一而足。及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豈學政之謂乎〔二〕。明府洗印未久，而吏畏民愛，治效已著，三年有成，又當如何？此無他，昔者學優而仕，今復仕優則學，真得聖人之遺意矣。即墨萬家之封，行有誦留滯周南者，謹拭目以俟，尚惟勉旃。不宣。《書稿》卷三。

〔二〕學政：原作「政學」，據四庫本乙。

與吉水王宰中純書

嘉泰二年夏

某拜啓：比幸晤言，既別傾向。辱惠翰，欣審鳴琴化俗，坐膺多祉。繼美政〔二〕，省力爲多。況

高明豈弟自足鑄頑成仁，曾未五月，治聲已藹然，可爲百里慶也。前郡委蘭溪曾三異修治境圖志，補昔日之疏略，必須得寺觀碑刻之類子細考證。私家既不能辦，若從官司，則雖小事亦未免行移擾人，不然以非急務忽之。若於政事餘閒能遣一介招曾君相見，與之面議，庶幾有成。其人自是佳客，非鹿鹿者比也。蓴菜分惠，至感。匆匆姑此叙謝，餘冀爲民珍厚。不宣。《書稿》卷三。

〔二〕美政：明抄本、傅校本作「弊政」，四庫本作「爽政」。

全宋文卷五一〇〇

周必大 八七

賀王德言兼玉牒修書官劄子 紹興二十六年

伏審某官榮拜芝函，兼修皇統，恭惟慶慰。竊以三格之書，列聖攸重，非特推洪源之濬發，紀銀潢之派別而已。凡聖謨睿德，殊勳偉績，悉繫大手，登載本末。蓋不如此不足以鏤白玉之牒，秘金匱之藏，傳無窮、施罔極也。今主上隆儒復古，益崇盛典，而先生環詞奧學，獨被選除。用既值才，辭必稱事。策勳翰墨，行秉政機，慶牘之馳，當繼今而往矣。言非佞妄，惟台慈孚察，幸甚。《書稿》卷四。

爲舅氏求湯丞相舉狀劄子 紹興三十一年

某幸得以庸瑣之才，蒙特達之知，拔從奧渫，服在朝路。重施不報，日夜慚負於心，誠不宜自列

私情，抵冒執事者之誅。然念古之君子所以事知己者，猶子弟之事其父兄也。有懷不盡，是爲隱欺。深惟此誼，輒抒情素。某聞子犯請亡，重耳投璧；韓伯還都，商浩興歎。蓋外家者已所自出，因親之愛繫焉。恩意一薄，非所以厚風俗也。伏見舅氏右從政郎王符年十六受官，二十而入仕。今六十矣，猶皇皇於選調。身賤地遠，無當路者爲之知；守常抱義，無游談者助之說。分於聖代，沒齒無聞。今值先生以宗工大臣薦士於公車，某誠哀外王父某少以儒術起家，簪筆持橐事徽宗皇帝十有餘年，出藩入從，見謂名臣，顧其後寢微，僅存一子，而闔阨不振如此。又竊自悲生而不天，早失三遷之教，每讀經傳至康公之念渭陽，魏舒之顯甯氏，輒流涕橫臆，不能自止。故今敢以舅符姓名冒言之，庶幾昔人萬分之一。伏惟念受知之深，察甥舅之情，軫湮墜之緒，憫孤露之故，俯而從之，爲賜大矣。若乃德之未酬而反有求焉，罪一；冗賤羈單而公府是干，罪二；言詞猥并而視聽是勤，罪三。誅之宜也，貫之幸也，惟先生命焉。《書稿》卷四。

謝湯丞相劄子

惴惴冒陳，罪應萬坐；緘滕俯逮，言訂千金。屈公相之先容，伸甥舅之私志。深仁易感，厚幸難名。蕞爾肺膺，豈足貯丘山之賜；悉其精力，或能圖犬馬之酬。《書稿》卷四。

與汪聖錫尚書應辰劄子 一 紹興三十一年

某自侍郎復留，雖嘗到門下而不獲瞻望，悚懼無已。即辰恭惟台候動止萬福。諸將失淮保江，固非得已。然江陰、常熟一葦可杭，今昇、潤之兵既不可分，而召募又難遽集，此縉紳日夜以爲慮者。某竊謂惟有令張和公守平江兼沿江制置使一策耳。府幕一開〔二〕，應募之兵旬日間可得數萬，此外殊無策也。某久欲告之丞相，恐疏賤不能取信，故以告侍郎及夏官陳公，倘以爲然，願力白丞相言於上而行之。況自連帥易方州不爲進越，以符竹當一隅無預他事，想丞相不以爲難，主上不以爲疑。然今已晚矣，惟侍郎速圖之。或以洪書在彼，重於移易，則召還班有何不可？不知台意以爲如何？泥雨乏人，不得躬詣台屏，無任惶恐之至。《書稿》卷四。

〔二〕幕：原作「募」，據文意改。

與汪聖錫尚書應辰劄子 二 隆興元年

某比奉七月誨答，感激無已。旋聞榮被上恩，進班廣內，非特循用故事，實欲褒表治功也。是宜

占詞，少致賀慶，而自浪迹山林，書牘例從闊略，以自墮於簡慢之域，亦惟知遇度越常情，恃以不恐耳。即日恭惟政化以成，坐嘯餘暇，台候動止萬福。僧院湖田等遂如舊制，仁言之利溥矣。以此知朝廷舉事初亦何心，一以爲可而行之，及知其有害則又寢之，持議者當思於其始，而有位者不惜極論於其後耳。北方眷眷講解，雖曰詭秘難測，然揆之以事，亦可略見。若我不爲自弊之計，圖實利，遠浮辭，雖恢復可也。侍郎以爲如何？徑山遂超然宗門，豈復見斯人乎？聞有川顏者往東林，其高弟也，然亦老病矣，識之否？某平生無寸長，獨以嬾，故極能居閑。所居去城二十里，太守一兩月一見之，其餘過從亦不乏。然退之每患學者不知從師，而其求友乃至哀歌於市，顧常以此自愧。雖然，奮乎百世之下，猶得聖人之傳，今豈無人哉？而某無以自致也。何時得見，慰此孤陋？霜寒，伏乞爲廟朝自重。

某惶恐再拜上問大門寶眷，恭想福祥駢介。近於郡人處見《六一奏議》，云侍郎宅本也，不知十四卷皆備否？明白忠款而無迂闊之論，謂宜刻板，使士大夫皆見之，不審台意以爲然否？或令筆吏錄草，當爲懇宣子舍人亦可。郡人所錄止數卷耳。《書稿》卷四。

與汪聖錫尚書應辰劄子 三 隆興二年

某去冬嘗具狀爲次對之慶，委廬陵高仁知縣付鄉僕林七，亦頗詳悉，不謂其浮沉也。專使伏枉誨

帖，勤懇千萬。恭審以經濟大才，歛惠一道，民兵按堵，台候動止，萬福，下情感慰，不可具言。竊聞揆路力請錫還，璽書想在旦夕，清源正本，捨門下尚誰望哉！大要今日之虜初不足畏，患吾規模不定耳。晉之服楚，吳之謀越，施設先後皆可歲月計。譬如農工日耘日見，治病日藥日輕，非嘗試而幸中也。楚漢、魏蜀所以相周旋者百方，而韓信將壇之計，諸葛亮草廬所陳，始終不渝，豈視敵之堅脆愚智而徐圖之哉？至於同舟而情意不通，殆以惑毀譽、擇利害太過，故謾言謾應者多耳。夫解疑辨惑，拾遺補闕，誠藉衆論。若乃決大策於帷幄之中，出獨見於疑似之表，當有任其責者。使他人言而我行之，其不首尾衡決者幾希。蓋弈者當局，固患乎迷；雖然，百人指之，則一是一非，一東一西，機洩而勢亂，秋亦敗矣。況朝夕自弊，所憂非特顛輿也。侍郎以爲如何？辱知遇異甚，信筆及此，狂率可罪。國器過此，共飯於西峰，觀塔院留題，相與懷仰久之。亦云敦立頗憔悴，殆不堪三折肱耳。《書稿》卷四。

與張允蹈直閣劄子

乾道四年

某伏見伊川先生爲其父作《家傳》云：遇士人與父同年者，無賢愚高下必拜之。夫齒與父同，愚下猶拜，況賢而高者乎？拜且不憚，況敢居其上坐乎？恭惟某官與先人同生於壬申，德賢而位高。今者偶獲侍食，若使忘古人必拜之誼，廢孟子達尊之禮，雖欲成執事者之謙，在某將何說以自處？不敢

費詞以瀆清聽，謹具劄子陳稟，伏惟矜從，幸甚。不然，當再拜避席矣。《書稿》卷四。

與魏南夫丞相杞劄子

乾道七年

某伏以秋有餘暑，恭惟判府大觀文相公鎮臨雅俗，神人交贊，鈞候動止萬福。某末由跪履，敢乞崇護粹和，上承注意，即歸廊廟，永福寰海。

某違去熒煌之坐倏焉許久，爲中都官日困緒使，欲斯須閑不可得，以是依鄉道德雖切，而竿牘之敬缺然不修。相公河海之量固無所不容，在某內省，寧不汗顏？今茲以後時之過自歸，奚敢文飾？尚乞鈞念。

某仰惟相公秉哲迪義，爲時儒宗。釋政以來，天下日望復相。典藩近甸，上意固自可見。況惟慈惠之政冠於諸道，入爲三公，在他人猶用漢制，則夫鈞衡之舊又可知矣。班迎在即，不勝欣企之至。

某迂愚不肖，踰年三館，日負素餐之愧。方且襤被俟汰，忽蒙上恩晉擢，大懼過分。念非相公疇昔力賜埏埴推輓，亦何以及此？朝謝纔累日，恰欲裁啓，少叙感悰，而鈞慈俯念一日之雅，不以大臣自居，先賜緘翰。三復以還，慚汗浹體。尚望察其非簡，恕其不逮，庶幾他日猶可進謝於門下。臨筆皇恐之至。

某皇恐僭易申問闔府鈞眷，伏想具膺榮祿。冷泉荷蒙珍餉，下拜知感。往年味失之大醇，今遂爲

浙西第一。昔人以此占郡政，信不誣也。臨安凡有委使，悉願效力。《書稿》卷四。

與王公明樞使炎劄子

一 乾道七年

某竊以仲冬之月，寒色凝嚴，恭惟某官任重鈞衡，威加夷夏，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末由瞻侍，敢乞上體注意，調適茵鼎，即正左揆，永爲宗社無窮之休。某卑情不勝頌望。

某乃者僭具尺牘，方虞草率獲戾，豈謂鈞慈復賜寵答，禮意過謙，甚非么麼之所宜得，一味慚懼感激而已。茲望行府邈在梁益，未容陪賓客之後，窺袞繡之光。伏紙遡風，勞思增劇〔一〕。

某恭審讀命於廷，延登公輔。雖宣威西土，尚勤元老，而台路星階，已正久虛之位，仰惟懽慶。相公以名世真儒，應五百年之亨會，贊元經體，固其素蘊。至於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中外士夫，維日望之。素辱知愛，方依陶冶，其爲欣躍，實倍蓰於他人。伏乞鈞亮。

某備數於朝，了無毫髮之補。昨叨晉陟之後，愈踧踖不自安，日襍被爲去計，以是姓名久不暇通於鈞座，而此心拳拳則未嘗斯須忘也。茲因郵傳，略寓賀牘。比他人既後時，又不能修雙緘見誠意，疊犯不韙，惟相公以河海之量矜而容之，他日尚容曳裾東閣。不然，雖擢髮莫數其罪矣。併乞鈞念。

〔二〕思：原作「吝」，據四庫本改。

與王公明樞使炎劄子 二 淳熙元年

某伏以秋陽益熾，恭惟宮使大觀文相公德望愈隆，神天密護，鈞候動止萬福。當二府更易之際，人人皆望相公霽霖雨於寰海，諒已應高宗之夢，協渭濱之卜。敢乞珍衛沖理，導迎龐禧，竦聽制麻，首獻得賢之頌。某乃者嘗修牋敬，審關鈞覽。茲準告命，寓直館殿。匿瑕含垢，固出上恩，向非元老大臣甄陶士類，初不以內外爲間，則如么麼豈容得此？引領潭府，纔數百里，既未能一千賓贊，躬述謝悃，又不敢別修緘啓以恩鈞重，姑此叙感激之萬一，伏乞鈞照。《書稿》卷四。

與王公明樞使炎劄子 三 淳熙二年

某伏以孟冬之月，寒色尚峭，恭惟判府安撫大觀文相公開藩有俶，威惠交孚，神相人詠，鈞候動止萬福。某末由趨侍，向風不勝馳戀。敢乞上爲宗祏，俯爲軍民，倍保鈞重，即登宰席，以迄勳業，慰華夷之望。

某自違煢坐，歲籥屢更。北望門墻，一葦可通，而屏迹甬廛，邈無叩閣之路。茲聞袞繡起鎮長

沙，道出清江，而某適祇命造朝，意謂可以望塵雅拜，而跛蹙踈蹕，自致後時。正如神山在眼，風引其舟，徒瞻雲氣，爲之悵悵。雖然，四海方仰膏澤，豈不以一見爲幸甚。

某恭審相公簡在宸衷，起膺闕寄，不待稱謁，即日引道。惟聖主圖舊之意蓋非偶然，而大臣體國之心可謂至矣。今已開幕府，宣上德，諒席未及暖，麻制已宣，正位元台，力圖恢復。此固天下所共屬望，非匹夫所敢諛也。

某伏蒙鈞慈專介賜書，寵示先太師遺事與夫沉刻之副，使得竭其駑鈍，論次大略。惟先太師忠節行誼表表在人耳目，相公豐功偉績顯揚未艾，自當有請於朝，詔儒臣學士大書特書，於以傳信。如其淺於學而腐於文，豈能鋪張潛德之萬一，以副相公念親追遠之孝？然念辱知愛異乎稠人，鈞命所臨，安敢辭避？不知容俟蹤跡稍定，然後卒課否？匆匆，先此復大況，餘續具稟。伏乞鈞照。《書稿》卷四。

與王公明樞使炎劄子 四

某昨蒙鈞慈賜之翰墨，初冀面伸謝悃，即與急足同舟而下。逮阻望履，亟修稟劄，欲遣行間，張守處又領手教一通，重以脯腊果實爲賜。雖大臣不忘微賤，眷遇每加，而某自省稽緩失禮之罪，擢髮奚數？尚望融明燭物，察其非故，庶幾他日猶可自比於賓客之後。不然，在棄絕之域審矣，惶恐惶

恐！相公此行恐不止方面重寄，以相印而督師，固有次第。蓋天以大任屬我，則亦宜以天下之重自任。東山之興，當墮渺茫，向來佚老堂惡語殆成詩讖矣。《書稿》卷四。

與張侍郎運劄子

乾道七年

某竊以霜冬微凜，共惟某官均佚珍臺，神相耆哲，台候動止萬福。更乞與時順序，加意調攝。大政所咨，捨門下將焉往？瞻祝瞻祝！某違去德誼之日久矣。頃者村居，猶得承問興寢。謁來行都，才智短淺，趣了目前，略無暇時。故雖依鄉愈切，而尺紙竟未能至。隱之於心，固所甚忤；揆之以理，亦宜得棄絕於長者矣。今茲謙厚過人，先賜書翰，抑不知惇念疇昔，眷眷晚輩，不計常禮耶，將有以愧之也？臨文自訟，悚惕無已，惟高明終亮之，幸甚。

某竊惟儒林宿望、甘泉先進有如老先生者，今代無幾。袖手奉祠，閱天下事益熟矣。起之林泉之間，延賓廟堂之上，必將鎮浮厚俗，折衝綏遠，如古人之爲，豈直計區區功利而已！衆論所期，輒私布之。指廩盛舉（二），中外尤所嘆服。使士大夫悉如斯，豈不轉凶年爲樂歲乎！璽書既下，足垂光簡冊矣，多賀多賀！

某向來奉職無狀，投閑八年，百念灰冷，甘爲農圃。上恩拉拭，洊冒華貫，省循踰分，夙夜不自安。顧非大雅老成陰爲道地，則亦未易及此。然既賴吹噓之賜矣，盍有以教督之，使免大戾乎？終惠

之請，不勝懇切。《書稿》卷四。

〔二〕指廩：傳校本作「捐廉」。按，據文意似當作「捐廩」，謂捐獻廩穀。

與劉共父樞密劄子

一 乾道八年

某竊以錢膺迎春，恭惟判府安撫大資樞密甫膺宸渥，將對延英，神人懽贊，鈞候動止萬福。更乞厚輔茵鼎，致和宣滯，副聖上虛左之懷，慰百官班迎之望。某不勝懇懇。

某夏間率爾修箋敬，退惟不遑，日虞棄絕。敢謂鈞明洞照肺肝，手書酬答，意愛周備。江海之量固無所不容，顧小子豈足以當厚賜，凜乎不知所措也。

某恭審制書誕布，帥鉞重頒。秘殿隆名，益昭異數。樞密三年銜恤，屢詔而請益堅，忠孝兩全，近古未有。祥琴既御，當正元台。意者上慮袞舄來遲，故先開鉅屏，式遘入覲，以示不可辭之指。不然，長沙舊游，非所以煩經綸手也。

某屏迹江鄉，粗適野性，日佇樞密均膏澤於天下，庶安田里，遂擊壤之樂，餘無所冀也。久欲馳候鈞重而患無便，偶前靖守李朝散專介至府第，因得附致尺牘，惟鈞慈恕其簡率，幸甚。《書稿》卷四。

與劉共父樞密劄子 二 淳熙元年

某竊以秋陽熾甚，恭惟樞院覲主載路，宰柄將持，神人欣贊，鈞候動止萬福。某密瞻行府，無由進干賓贊，拳拳之心何翅繫馬而止？敢乞體上注意，副民具瞻，觀頤自養，益介繁祉。濟川作霖，斯翹首以俟之耳。

某屬者人還，嘗具稟札控叙謝臆，計關鈞覽。茲聞帝眷舊德，趣頒召音。當元台虛位之時，思良弼沃心之效，計已涓吉告於大廷，盛事盛事！今歲秋熱異常，雖大臣許國，不以暑行爲憚，然徒御跋涉，亦云勞矣。因顏路分拜道左，附此少伸依鄉，伏乞鈞察。《書稿》卷四。

與劉共父樞密劄子 三 淳熙元年

某竊以秋律過中，天氣清肅，恭惟判府安撫大資政樞密威惠交孚，百職畏慕，顯膺天助，鈞候動止萬福。某引脰賓階，邈未有侍見之便，惟是依鄉形於寤寐。敢乞惠迪時序，保調寢饗，佇開延英，以相舊弼。某不勝拳拳之禱。

某七月初聞有庚牌過湘中，士大夫賢不肖皆謂袞舄旋歸，平治有日。適顏路分過宜春迎候，附尺

牘，少叙欣戀之意。久之乃未聞稱姪，甚鬱輿論，得非上念湖湘寄委隆重，弄印莫畀，故藉碩望少蘇疲甿乎？丁漕徙京西，眷倚亦可見矣。雖然，先一道後天下，似終未安。上方察萬民之情，而置相揚廷，當在旦夕，非某敢爲佞語也。《書稿》卷四。

與劉共父樞密劄子

四 淳熙二年

某竊以青陽開動，萬物棣通，恭惟判府安撫留守大資政樞密年德加新，神人頌詠，鈞候動止萬福。相位虛席已久，都人屢傳袞歸，蓋人望所在，有不期然而然者。人心即是天意，爰立之命隨新眷而下無疑也。更乞上體倚注，益調寢膳，以答中外之心，幸甚。

某伏領誨筆，仰諗鈞慈眷與之厚，下情感激。去冬之旱，所在皆然。金陵會府，百物之價反平，此非經綸之效與？日後此間再得一雪，然殊未濟事，嗣歲將如之何？胡丈遇羸博之戚，其何以堪？樞密數過存之，且爲辦舟楫行李之屬，無所不用其至，此惠如丘山矣。前日爲其次子求一差出，省部及本路皆難之，最後干陳能之，乃爲出檄，因知慷慨成人者未易多得也。近有旨檢舉所積磨勘，而太上龍飛，據恩報亦當遷秩，似欲少慰其意耳。特蒙鈞翰，不覺覩縷，皇恐皇恐！《書稿》卷四。

與胡邦衡侍郎銓劄子

一 乾道八年

某密瞻香城，幸不爲官守所繫，而經時不到長者之門，其罪大矣，未論渴仰也。冬候晏溫，恭惟台體起居萬福。一陽又將來復，端誠小語，恍如夢事，洞巖相從，尚踐此言，因以面致道長遄歸之慶也。爲甚酥一槃〔二〕，敬侑壽觴。燕俎豈乏此，亦以尋舊盟耳，皇恐皇恐！《書稿》卷四。

〔二〕此句四庫本作「爲湛酥一槃槃」。按「爲甚酥」，酥名，其典出蘇東坡，見周紫芝《竹坡詩話》。

與胡邦衡侍郎銓劄子

二 乾道八年

某竊以餞臈迎春，雪餘寒勁，恭惟宮使侍讀閣學侍郎契丈將奉詔除，神人欣相，台候動止萬福。青陽動陸，君子泰征之時。當軸秉鈞，燮調元化，理有必至，奚待頌禱？嘗以五行家說參之，壬午辛卯得癸巳而貴全，其大拜機會也，多賀多賀！地黃條稍脆，輒修故事。來歲茲辰，隱顯相望，願致此饋，其何可得？雖然，口脂面藥拜賜九霄，猶望分銀罌之餘瀝也。《書稿》卷四。

與胡邦衡侍郎銓劄子 三 乾道八年

某竊聞下帷著書，不敢時爲安昌客。心馳誨色，晨夕以之。方遣介具記，忽紆真帖，敬審台候動止萬福，下情慰甚。閩荔頻拜珍賜，亟同如丹之酒，薦諸屏攝。白糖薄少，姑實來奩，雖不足奉墮玉船之懽，亦可助調金鼎之味，當未以輕觸過督之也。新元善頌，已列前緘，伏乞台察。《書稿》卷四。

與胡邦衡侍郎銓劄子 四 乾道九年

某竊以霜風清厲，恭惟宮使侍讀閣學侍郎契丈盛德所居，自天垂祐，台候動止萬福。某違離左右，忽焉累旬。雖在旅瑣，不忘慕向。茲審稍還議郎之秩，雖再期而叙，具存成憲，然非九重眷注，固有寢而弗下者。郊裡密邇，又當申命。側聞治舟楫爲秣陵之行，伏計道拜嚴召，遂登黃闥，豈止復青氈而已，多賀！某過樟鎮而心氣大作，不免再上祠請，稽留詔命。經涉八月，似聞朝廷有語，勢應譴謫，度月末可以得報。季真夕拜，必已聞之。方務德緣武憲窘其多差攝局求致仕，遂進閣學士奉祠歸嘉禾，前所傳非是。王日嚴却仙去，又有客云嘉叟六月間夢與王龜齡論詩，次日賦一篇，皆嘆世之語，焚之祠堂，龜齡守泉，故有生祠。俄暴下而卒。異事因便具稟，不盡所懷。向寒，乞順令珍攝，以

輅宸渥。寶氣迎謁，今且驗矣。《書稿》卷四。

與尤延之侍郎袁劄子

一 乾道八年

某竊以臘寒方勁，恭惟國史大著郎中台候動止萬福。昨於沈教授使人處領台翰，感慰無已。屏居念咎，不敢數通於公書，必蒙深炤。大著名譽日起，新春當右遷，此縉紳所共期，非私禱也。委諭補發沈章，謹如所戒，旦夕送贛州矣。李兄更旬餘須到家，每書必言眷遇教誨之勤，而尚氏子得免狼狽，此惠何可忘也！似之闕在何時？向得書欲遣報，而不知留永嘉或歸閩，遂因循至今。因風賜諭至懇。有童子李如圭者，入都應舉，力求司業林丈、禮部蕭丈書。細思司業是主司，不可先謁，第令略詣門下，非敢有所求，只是遠方寒士恐催趨文字，假借使令，或以干聽。鄉人奉常楊丞亦須面稟也。正阻參近，切幾爲國保重。《書稿》卷四。

與尤延之侍郎袁劄子

二 淳熙八年

某遞中辱公劄，諭及十三縣第四、第五等殘零苗米，緣當時各已指定災傷去處，如興國軍嘗劄下矣。此外十邑，版曹恐並緣災傷，官物皆減放，故不肯蠲免。若使司取見米數那融代輸，計不過三二

千石耳。前年錢漕倚閣小户米亦止數千户，而干涉人家極衆，昨展至今秋輸納。二丈仁心素著，倘於此二項垂意焉，其利溥矣。僭言知罪。《書稿》卷四。

與尤延之侍郎袁劄子 三 淳熙十年

某竊以秋氣漸清，恭惟提刑敷文吏部台候動止萬福。特辱書況，不勝感慰。微恙不必深治，但胸次稍寧，勿藥而瘳矣。欲閑久已相諒，屢言之集賢，昨既屈令相見，曲折必自馳稟。夏秋之交，旱勢可畏。上念仍歲祈禱後時，凡百先事爲備。一念通天，遂得中熟，豈偶然哉？豪右圍田滋不可制，其害殊未艾，度非賢明有立之監司守令，而朝廷悉力助之，不能回也。宜春兄百日內已葬，過蒙遣介致奠，豈勝悲感！指期晤言，更均馳系，願言加意保攝，來承天寵。

某悚息拜問台閤眷集，想惟上下均慶。惠叔行計如何？且攢其婦寺中，與兒女偕來，免使汪夫人遠涉，有何不可也？委令幸預垂示。《書稿》卷四。

與尤延之侍郎袁劄子 四 紹熙三年

某時獲通問，足慰啓仰。鄒浩事曲折頗多，曲不在彼，難用中國法治之。若止編管來長沙爲便，

又恐已施行，輒謾言之。某丐祠度須遂請，病悴望歸甚切。平生故人，今日所望惟全其晚節耳，至懇至懇！他未暇及，敢冀台察。《書稿》卷四。

全宋文卷五一〇一

周必大 八八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一 乾道九年

某伏以春序暄和，恭惟大丞相格天業茂，及物功深，神明翊贊，鈞候動止萬福。某一去材館，坐踰歲律。身在鈞播而姓名不獲自通，則以負罪至深，屏迹田野，勢難以書僭干記府。仰惟鈞明無所不燭，必賜矜亮。逖瞻台路，趨侍無階，伏紙遡風，拳拳滋劇。敢乞上爲宗社，俯爲華戎，倍調鼎食，永佐聖主以隆太平之業。某不勝懇禱。

某么麼無取，重以早衰多病，冥心宦路久矣。向蒙相公力賜陶冶，拔置周行，黽勉一年有半，求去之言無日不關鈞聽，此固相公所深知者。去春名以罪逐，實遂素志。杜門省僭外，更無他念，雖槁死山林，亦所甘心焉。忽聞與郡，震駭無地，便欲控免，而秩卑正礙近制。猶謂闕期稍遠，可以徐自爲計，今復被旨趣上，進退失據，莫知所裁。蓋某事體與王廬州迥然不同，豈待煩瀆，相公固已洞

見。且某向來狂率出於不思，優與外祠，朝廷不爲無恩。今樞府既不過責，又從而薦之，此大臣之公心也。恕其罪戾，畀以潛藩，此聖上之寬仁、相公之造化也，在某分義則有難處者矣。使其不病猶不敢當，況比來心氣之疾日甚，方寸昏亂，觸事謬戾，而又風濕乘之，四體弗彊。倘冒膺郡寄，將來不止如任守癯老廢事，其顛頓狼狽殆有甚焉。已具狀再乞宮祠，望相公念出入門牆之舊，少加憐憫，俾如所欲。不然，遷延不能即路，懇請至於再三，勢須獲罪。某固不敢自愛，深恐非君相起廢之本意也。況薦章已自報行，中外士大夫下至閭閻畎畝皆知其爲盛舉。今某自以病不能堪，而非相公之不用，斯亦可無嫌矣。悽悽之情，拙訥莫能殫叙，惟相公擴大惠而軫納溝之念，不勝幸甚。《書稿》卷五。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二 乾道九年

某伏以炎蒸在序，恭惟大丞相感會三辰，昭明百度，神天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屬者不量進越，輒修尺牘，仰恩黃閣，日俟不韙之誅。乃蒙鈞慈手書賜答，禮均匹敵，意重嵩岱。雖大臣不忘微賤，自足以厚風俗，特某不肖，無以當之，不知懦衷之激昂也。無由趨謝，徒切依歸，敢乞副萬方望治之心，謹四序節宣之道，益綏純嘏，坐致太平。某下情無任頌詠之至。

某比殫情悃，仰瀆大鈞，乞還左符，仍食祠祿。伏蒙相公察其至誠，特與敷奏。初謂必獲如欲，

今乃被不允之命。蓋聖上俯憐叢品，既已予郡，不欲使一請遽遂。伏惟此恩，何以報塞？使某稍可勉強，敢不扶疾祇拜？況莫温州已去，尤不當立異取譏，實緣病悴有加，自度不勝繁劇。與其獲罪於他日，孰若知止於茲時？窘迫之狀已具申都省，並無一語欺罔。伏望某官念門闌舊物，擴甄冶大惠，早與將上，力賜奏陳，亟降俞旨，以安愚分。況昨來本府差到吏卒三十人，在此累月，未免費用，而漕臣兼領，終非久計。此不獨於某私心未安，深慮有誤州府財賦，却致他時之害。意拙辭訥，莫盡悃悃，惟東向百拜，以祈矜念，下情不勝戰汗。《書稿》卷五。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三 乾道九年

某伏以霜晴微凜，恭惟大丞相鼎席雍容，巖瞻峻極，有來神助，鈞候動止萬福。某跼伏田野，正阻跪履，敢乞順乘月律，加御大烹，永輔聖朝，均福夷夏。某卑情無任頌詠之至。

某逖違台符，再見冬序。滲漉膏澤，雖與衆同；瞻依盛德，則惟己獨。間陳愚悃，浣布尺書。仰勤典籤，每賜酬答。三復之後，什襲以藏。區區感悚，言豈能盡？敢乞鈞照。

某仰惟某官躬不世出之資，逢大有爲之主。非特垂紳正笏，措區宇泰山之安；又將長慮却顧，增廟社九鼎之重。輿人之誦，搢紳之言，凡前日以誕妄爲進身計者，悉退聽矣。厚根本，陳綱紀，方次第施行之。少須歲月，始見元氣充盛，外邪罔干，則內修外攘，惟意所欲，蕭、曹、房、杜何足進

焉？如某謇訥，安能稱述萬一？徒與斯世，均爲幸民。尚觀復古之勛，勉繼得賢之頌。

某比蒙拉拭罪戾，畀之符竹。人非木石，豈不知幸？而薄命多屯，病疾略不少貰，冒昧乞祠，蓋非得已。曲蒙鈞播，賜以如欲。自此訪求醫藥，休息身心，或有痊損之望，感戴厚賜，謂宜如何？謹專人控叙謝悃，不敢別具牋啓，仰瀆鈞重，乞賜矜念。《書稿》卷五。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四 乾道九年

某伏以歲時將新，天氣晴燠，恭惟判府大觀文相公開藩有俶，威惠交孚，聿來多助，鈞候動止萬福。某屏伏田野，邈未有跪履之期，敢乞珍固冲理，儲祉導和，遄歸鼎席，書郭令之考。某卑情不勝頌望。

某十月間專人具尺牘，計其到闕下日相公已赴新鎮，不知曾宛轉達鈞聽否？每惟孤蹇，最辱知遇，而無由陪賓客之後，觀道德，聽教誨，徒矯首馳心，晝夜不置。伏惟矜亮，幸甚。

某比者恭審需章三上，懇避鈞樞。秘殿隆名，既極宰司之異數；錦里鄰封，復遂慈闈之榮養。進退可謂美矣。然而復古殊勳，既開厥緒；經邦美績，方遠乃猷。輯而成之，舍相公其誰望？諒不待五月報政，堤沙已聞再築。嘉與黔首同被膏澤，固不敢佞辭以干戾也。

某昨以窮薄衰病，不敢輒當符竹，留連中道，日俟譴訶。伏蒙相公拔之隕穫之中，置諸安閑之

地。藥醫既便，可望痊平；祠廩再霑，足代耕釣。恩施之重，丘山爲輕。正使趨伏材館，猶懼不能占叙感臆，況假方寸之紙，陳拙訥之詞，安能敷述萬一？「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願借古語爲謝，敢乞鈞察。《書稿》卷五。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五 淳熙九年

某惶恐再拜上覆：慰禮敬具右番。載惟國太媿德娠賢，流芳垂裕，坐閱相公入冠宰席，出典方面，以萬鍾之祿爲三牲之養。子孫榮寵，壽考康寧，古今所謂全福者，舉無憾矣。惟是相公至行天稟，逾閔度曾，乍失慈顏，難忘孺慕。更乞以邦倚民瞻爲念，節抑孝思，用全中制。某不勝拳拳頌望之切。

某惶恐再拜又覆：不審扶護靈輿以幾日達清源？先太師舊阡可合葬否？某屏居遐遠，無由再拜素帷之下，敬具尺書，宛轉借人申稟，勢未能別致奠儀，尚望鈞慈俯察微誠而略其不至，實爲萬幸。

《書稿》卷五。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 六 淳熙十三年

某茲承以周師臣遷漢甲第，尚稽賀慶，恒切搖旌。不腆酒果，聊犒騶從。倘蒙恕留，有萬其幸。

《書稿》卷五。

與梁叔子丞相劄子〔二〕七 淳熙十三年

某伏以象測璿璣，斗柄肇回於蒼陸；氣和玉燭，春風初入於東郊。若時宗工，宜介丕祉。恭惟侍讀觀使大觀文相公調元道著，宰物功成。暫釋政機，日罄謀猷之告；茂臨歲旦，時臻備順之全。方當感會於風雲，迄賴平章於軍國。某遲聞受謁，即冀造門。頌詠攸深，叙陳莫諭。謹此布懽悰之萬一，伏乞鈞察。《書稿》卷五。

〔二〕原本此篇與上篇連作一篇，但提行。明抄本、四庫本別作一篇，今從之。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一 乾道九年

某竊以季春暄淑，恭惟庶子中書舍人四組垂腰，論思多暇，台候動止萬福。某自聞舍人趣召還朝，上眷隆渥，奉常詞掖，儲禁右銓，徧歷華要，貴名愈白，不勝欣躍之情。屬在閑廢，修慶不敢先衆。亦惟德望揚歷，凡今卿大夫，誰出舍人右者？大用且有日，將與田夫野老均被膏澤，固不待尺書乃見懽悰也。更乞爲國保重，以究經綸之業。

某去門墻且彌歲，瞻仰不忘。春閏，昆山方轉送去秋所賜台翰及沈持要書信，佩服眷私，銘鏤膺鬲。某駑才薄命，安於畎畝，衆所共諒，而舍人尤知之。近忽叨富沙之命，訓詞又出大手，極力褒借，何以稱塞？惟是早衰多病，外雖未至龍鍾，而心志不翅八九十人。閑居尚憤憤如癡，豈堪作郡？欲具辭劄，恐廟堂拘近制不爲將上，惟有控叙悃悞，再乞奉祠，乃爲上策。況起廢之由既已報行，士大夫皆知朝廷之意，可以無嫌。已力懇相參，更望舍人贊成之，毋使至於再三，却貽罪戾也。乞祠文字亦止說疾病，不敢他及，恃知愛復出等倫，乃爾干瀆，乞賜矜念。《書稿》卷五。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二 乾道九年

某竊以晨夕霜寒，恭惟侍讀直院中書舍人典司二制，日近清光，天相忠良，台候動止萬福。某比審擢登掖垣，正位翰苑，入勸華光之講，聖知彌厚，大用在即，雖搢紳交口相慶，然在舍人德望，揚歷則已晚矣。紫樞黃閣，計遂延登。方與農夫徯望膏澤，固未敢輕爲賀問也。凝嚴在序，惟乞寶用道冲，慰中外歸重之意。某才駑命薄，閑退之日視在官常居十九。屬者蒙恩起廢，豈不願勉效綿力，爲息黥補劓計？而疾恙日侵，若有物引其足者。是以冒昧懇辭，仰荷台慈始終調護，卒免大戾，俾如所欲。丘山之惠，何日敢忘？謹此叙謝，伏冀台察。《書稿》卷五。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三 淳熙八年

某茲承某官，誕日載臨。與國同休，則天子有「賚予」之詔；維嶽降神，則士民有《崧高》之雅。如某素蒙知愛，辱在下風，而拙訥不敢致拳拳之祝。惟是熾昌耆艾，壽母令妻，既多受祉，永爲周室之輔，《詩頌》之言備矣，願借是以爲禱。不腆薄物，具在別幅。此豈當浼瀆威重，不敢廢禮耳，皇恐皇恐！《書稿》卷五。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四 淳熙九年

某茲蒙鈞慈以香、幣、羊、酒、鳧、兔、畫燭、時果爲賤婦生朝之賜，顧其晚出，視鈞座猶父，豈敢上勤厚禮？得非以其適同大昴垂精之日，特以是爲雌甲辰之寵耶？《書稿》卷五。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五 淳熙十年

某恭承上相特進國公誕日載臨，家國同慶。永惟事親之孝表儀百僚，調元之功甄陶萬類。積此盛烈，宜與壽母，千齡錫羨，永作元輔，理有必至，何待頌禱！顧念辱知託契，特異常均，輒繪福星，少寓誠意。忽忽不暇裝飾，謹同香幣併浼籤吏。冒瀆鈞重，伏深愧汗，惟鈞慈矜恕，幸甚。《書稿》卷五。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六 淳熙十五年

某祇導太上靈輿，沿途並值晴霽，方安奉於獻殿而雨隨作。先後不違如此，既可卜在天之威靈，

又以見聖主之孝感。伏恐鈞慈欲知，輒此稟布。旅次不及親染，併乞鈞照。《書稿》卷五。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七 淳熙十五年

某竊以夏令過半。暑風清微，恭惟判府特進大觀文相公衮繡光華，幡蓋赫奕，神人懽贊，鈞候動止萬福。更乞上體注意，加衛生經，虛左有待，即奉遄歸之詔。

某久侍同朝，蒙知愛異於倫等，私意感著，未易名言。語離江亭，依黯殆無以爲懷也。共想榮侍潘輿，乍還鄭里，親族爭來致問，而父老黎庶又皆涵泳膏澤之久，羅拜馬前，不無酬應之勞。惟是柯山，士民已歌來暮；河潤九里，京師亦冀蒙福。雖欲留行，得乎？俟聞開藩，別具稟劄，伏乞鈞照。某自鈞旆之東，日欲具尺書承詞，而衰病爲雨濕所乘，腹疾大作，倦卧一榻，極不能支，乃今始獲布區區。不敏有過，安敢文也？沈牧初議江東漕，而廣德寺正以避礙爲言，當用他路處之，須丞相入境方敢進擬。上饒使君已赴議事堂。醉翁舊遊，無可疑矣。

某惶恐僭易拜問兩國太夫人，恭想心愉神悅，壽祉增隆。兩國夫人懿候多裕，子舍學士侍履均福。有委令，悉望垂戒。《書稿》卷五。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八 淳熙十五年

某竊以庚伏火見，暑威赫然，恭惟宮使特進大觀文相公衮繡親傍，委遠塵務，神相榮樂，鈞候動止萬福。某咫尺潭府，尚阻趨謁，臨風不勝悵望。謹此少叙拳拳，敢蘄省察。

某載惟浮屠不三宿桑下，蓋畏牽聯，況復得侍同朝踰一星終，驟茲別德〔二〕，其戀戀蓋可想矣。方血指汗顏之際，巧匠傍觀，得無憫而笑之乎？更冀善保粹和，倚需公師之召。

某比承力辭左馮，均佚大滌，嘗因郵附一紙，以酬先辱，正欲嗣致尺牘，而謙眷有加，榮問踵至。當此炎熱，清風入懷，欣沃可不言而喻矣。病餘具謝不恪，然猶愈於逋慢之罪，惟鈞慈幸恕之。某惶恐僭越拜問兩國太夫人，欽想壽祺。紛委梱政，夫人均介繁祉，寶眷協吉。伯昌想朝夕過從，近兩得書，尚未暇遣報也。有委乞垂戒。《書稿》卷五。

〔二〕德：原缺，據明抄本，四庫本補，傳校本作「得」。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九 淳熙十六年

某惶恐再拜上啓：慰禮如右。即日恭惟栢棧永慕，神物欽相，孝履支持。兩國太夫人陰功隱德被於天下，婦順母慈著於閨門，榮就公府之養有年數矣。享齡耄耄而聰明不衰，無大疾病，安然逝去，豈獨今世所稀，求之方冊，蓋鮮其比。自他人視之，夫復何憾？然孝子念親，豈有終窮？更乞節抑至情，期協禮制，拳拳不宣。

某不審襄奉在何時。既祔葬先太師之兆，則規模必已素定，莫止俟時月之利否？某自聞變故，即合致唁，而春夏之交數感冒在告，嘗屢語潘漕矣。今緣尸素無補，上章丐退，恐還江西則道遠，艱於走介，故輟忙作此，少叙不敏，惟鈞慈矜察，幸甚。《書稿》卷五。

與王季海丞相劄子 一〇 淳熙十六年

某竊以秋氣浸清，恭惟至孝大丞相魯公孺慕彌深，天人交相，鈞體動止支裕。更乞勉御飡粥，協《禮經》之中。國是迄賴大賢而定，勿過於哀戚，幸甚。

某比具記，深愧草草。蒙賢似學士傳道鈞意，豈勝感激。茲又千里走介，墜況尺牘。雖曲念曩

契，弗遺罪戾之人，足厚風俗，顧某何足以當之？惟知感戴而已。

某賦性猜阻，行己頗僻，初不自克，用過其量，蹤跡敗露，載之白簡。既伸善類不平之氣，垂之信史，又爲小人無忌憚之戒，慚負何言？自此惟知杜門省譽，以畢餘生。仰恃眷憐，輒布底蘊，尚乞鈞察。

某昨去國時正觸初暑，舟中局趣，幼稚得驚癩之疾，又兒婦當免身，不容不小憩陽羨。雖姻館在焉，其寔旅寓，種種非便。今已啓行，由溧陽過蕪湖，遂泝大江，度九月方可定居。伏恐軫念，故敢及之。

某惶恐僭易拜問闔府鈞聚，欽想長少咸安。紗帛、松實、鰻魚、名醞，沓來珍賜，祇受銘刻。贛布十端，聊效獻紵。然非丞相端憂中，亦不敢輕浼也。糖冰、魚鰾各十斤，併以持浼，臨行愧無佳物也。廬陵委令，願聞其目。《書稿》卷五。

與洪景盧舍人邁劄子 一 乾道九年

某疊被近誨，喜審政成清暇，台候動止萬福。《山堂學記》益奇古，而二詩用韻高妙，爲某之賜甚寵，豈止壓倒元、白而已！三復欽歎，不能去手。朱提以人數未足少留，須其行，別牽課爲謝次。十尊風味佳甚，真可占美政化，此間厨醞絕不可飲也。某辭郡，或格或寢，不免再懇相參。以病乞

祠，語甚切至，度須見聽。每荷問念，感激不忘，餘乞爲國珍練。聞詣闕誦德政者百十曹，徵黃當在旦夕，謹傾耳以俟。《書稿》卷五。

與洪景盧舍人邁劄子

二 乾道九年

某竊以餘寒尚勁，恭惟知府都鈐殿撰舍人契丈奉宣寬詔，神相豈弟，台候動止萬福。履端乃英賢泰征之會，近聞九宸注想，已議召還，得信頗的，非泛泛頌詠語，以此日佇迎謁。浸缺具記，先拜台翰，且不鄙庸陋，示以《新橋記》，考古精詳，遣詞高雅，非得筆墨三昧，豈易及此？謹寘壁間，朝夕披咏。《尉廨碑》日夕以俟，欲爲對耳。厨醞拜賜，渾舍盎然生春，感荷不可言。文潛怒故侯未已，到此訟諍紛然，殊不容款曲。嘗問上贛否，笑云：「有守如此，何事不舉，豈須某耶？」泰之想已來，然未得報。尚便介過豫章未回，偶專人至田親處，先此承訶，且謝緩故。餘乞爲國珍練，早登三事，慰滿人望。《書稿》卷五。

與林謙之運使光朝劄子

乾道九年

某自聞持使者節，日日望近音，欲迂勞於清江。忽龔丈報行李次南浦，喜可知也。秋深猶暑，恭

惟台候萬福，尊眷遠涉，一路吉慶。某屏居本自適，春來忽叨分竹，進退不可，緣是心氣大作，終日如醉，百事皆弛。當時若稍自信，如永嘉徑去，未害爲通。既不能然，今遂實身戶限上。所以扶病略到豐城，却引疾而歸者，上以承朝廷美意，下以全不能則止之義，未知中節否？禍福素定，本自不計，所患不知我者謂立異過當，或激作生事耳〔二〕。長者度幾日離豫章？若重陽前後可到樟樹鎮，在豐城、臨江之間。則欲徘徊俟一見，蓋不州不縣可以少待，正恐帥漕曲留。來期尚遠，願示端的，別當奉約也。過信州時，子直已交割否？千萬批報。專人問訊，餘容面稟。未間更冀保重，別需召拜。

《書稿》卷五。

〔二〕或：原作「感」，據明抄本、傅校本改。

全宋文卷五一〇二

周必大 八九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一 乾道九年

某竊以初冬晴冷，恭惟都運龍圖侍郎年兄台候動止萬福。某蒙賜教勤懇，爲慰千萬。二十九日得倉司小報，知所請已俞，遂移舟臨江，稍便醫藥，日望彼間的信，掛颿而上。今却未及之，何也？計所爭不過一二日事，顒俟顒俟！館客方欲還家細詢，忽免解進士劉人傑相過，無以易堯矣。近文三篇錄呈，其首篇向日見譙者，渠本丞相莘老疏族，經義詞賦皆嘗用心，今居新淦，比吉尤近。其人有父兄介特，不妄交，文行似相副，更在裁處。若無疑却速批報，過淦時面語之，不然，他日別物色拜稟，惟此等事不可徇人情耳。興國兄廉謹有餘，於何失事使者之禮？初不知之，曲蒙寬恕，慚感無限。來年四月當滿，妄意改官最難得職司文字，久不敢啓口。念欲躬致此懇，正爾有礙，因來諭不免張本。倘收置藥籠，雖無劫病之功，真參苓也。未審許僭越否？臨筆先已愧汗，餘乞爲時珍厚，行俟

召拜。《書稿》卷五。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二 淳熙元年

某竊以春寒未解，恭惟某官年兄刺舉餘間，坐膺多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昨日再以書託高安向丞轉致，想先此通呈。是間可作門客之人，往往自有書會，兼畏牒試鄰路，牽帥不前。所諭臨江徐得之，即向所說者，記得誤稱百藥，乃其字耳。詩筆極高，雖未曾見其舉業，但臨江士人多從之學。又廬陵教官楊同年乃其先生，適叩之，云工於作賦，亦有操履。已經作書道台意，并令急足致曲折，未知肯往否。大抵士人無稜角者，即文字或平凡且猥釀難保；若格品稍高，未免粗費調護。此亦書生常態，顧處之何如耳。餘具前緘，不復怛怛。惟乞爲國保重，即對嚴召。《書稿》卷五。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三 淳熙元年

某竊以微涼應序，恭惟某官年兄惠加一道，陰隲日隆，台候動止萬福。某比屢拜狀，久之不聞近音，交游素厚，安敢以爲疑，但無如瞻仰耳。茲蒙手牘勤懇，仍示二碑，慰感殆不可言。如謂孺子之隱實懷伊尹之心，澹臺之名遠過王侯之貴，用意至別，皆前人所未及。至於詞章高古，自可追屈、宋

而逼韓、柳，非近時文人才士所能彷彿也，欽歎欽歎！仲益來歸，當力誦周南之滯。敢乞爲時珍練，以需召用。《書稿》卷五。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四 淳熙十年

某竊以踐長觀復，恭惟宮使閣學尚書年兄茂對陽剛，百順來備。入登四近，久矣其時，頌詠精虔，非他人比也。咫尺無由面慶，走介少致拳拳。蓋孤蹤只俟新春徑求閑散，以應晦氣，恐他日艱於通問，故因令節以此爲勤耳。餘乞保輔冲襟，丕席天寵。

某僭易拜問台閣眷集，想惟長少均祉，孥累敬伸忱悃。羊羔、朋酒、栗實兩筵，聊助壽罍，淺斟低唱，恨不得爲安昌客也。日曆本乃是李仁甫未改時，今納一冊去，比後來所修精粗不同，望爲指揮對過。若向來例得是新本，則欲差人就彼逐漸鈔一本，未審可否？劉監廟前月幾殆，投以丹劑乃再生，亦天相廉吏耳，年兄孜孜士類，因筆及之。有委願奉承。某僭易再拜。《書稿》卷五。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五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肅霜在序，恭惟某官年兄道腴日勝，台候動止萬福。向者謝牘既遣，即被誨墨，有以見情

意相與，致書郵交馳於道，感幸無已。今復祇領榮問，知愛益深，展誦把玩，殆不容去手，但恨無飛羽可飛墜雪溪之上耳。氣候日冷，願言加毖鼎茵，以對嚴召。

某伏蒙別紙諭及，非相愛如骨肉豈肯及此？此固不敢望於他人也。葉謨所言，向拜書似曾布稟矣。北方簽兵，治器械，打舟船，修城壁，諸路探報極多。竊意虜主此時方去，疑我襲其後，固爲恫疑虛喝耳。然其子監國，與今汴之統軍烏林答天錫者素有踴躍用兵之志，因而生事，亦未可知。大要彼國傳授之後定須妄作，在我不過內治自修而已。如所謂點檢防城器具，會計海舟，教閱民兵，前此率二三年一爲之，故中外不以爲疑。五七年來一切不講，忽聞舉行，便自驚駭，至於明年，即爲常程。所謂民難於慮始者，既在其位，不容避也。若僕身上事則又多端，以不才而冒居政地，且稟性疏直，好別白是非，言無隱情，宜其被謗不一。猶幸時無張方平、王拱辰，未至巧發奇中耳，每自憐復自笑也。乃知外攘則人豈不自知〔二〕，渠敢負荷此事耶？彼云云者措意別有所在，老兄當能意曉。只如鄒詡乞減任子，而滿朝皆以相咎，久乃稍定。此無他，嫁其怨於衆則立敵者多耳。然豈無天乎？雖然，此等事古今一揆，亦非創見，故常安之。昔人戲引《觀世音經》云「如日虛空住」，以謂此撲終在，聊資大噓。因便毋惜寄聲，有聞悉垂誨，庶可自警，亦當有以報也。《書稿》卷五。

〔二〕則：原缺，據明抄本、四庫本及傅校本補。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六 淳熙十二年

某比辱誨翰，示以《老子解》。既佩勤眷，且知深窮性理，真欲揖袂浮丘，不但結緣香火，良切嘆服，未審全書可得見乎？蘇黃門所著，學者共傳之，兄當無靳也。方圖具謝，洊枉著筆，意愛深厚，舉世少雙，感幸謂宜如何？餘暑，恭承台候萬福，又以爲喜。下諭恐有由來，自古稍肯爲時出力，必爲衆忌。吾曹豈不知此，但不忍欺君欺心耳。今雖未睹端緒，然有此理，自推五行，此去亦非安坐廊肆者。人生定分，毫髮奚逃？夷考平生得失，蓋亦可知。若欲逆閑其門，必至弄巧成拙，失邯鄲之步，兄以爲然否？只今滿朝更無一士見與，非必有所鄙惡，勢則使然，用是未嘗尤人。獨兄參辰相望而膠漆益固，感激深矣。虜儲既沒，未聞所立何人。今冬似無他，然江浙閩廣同日地震，太白見今經天，安得不懼？所懷千萬，非書能盡，姑報來況。餘乞珍御冲理，蚤遷嚴近。劉弼又得祠，蓋右轄在越偶同僚耳。繼此有聞切告，毋大小虛實，乞賜警飭。《書稿》卷五。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七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上冬晴寒，恭惟某官年兄閒館燕趨，台候動止萬福。某久別，既未得日夕承教咫尺，自當

時奉尺書，而邊虜戎政，憂懼萬端，心剿形勞，有不暇給，其如瞻仰，豈容暫置？忽捧誨函，展誦數過，感悚交集。至於道腴日勝，英譽日高，拳拳欣慕，非獨小人而已。淹留於外，殆由五行，初不繫樂與不樂也。如某叨塵歲久，疑忌益衆。一紀頑然不去者，未當動也。來年既本命，又大小運併，又大運刑尅生時，真當去矣。兄勿以向說偶未驗遂爲戲言，蓋前有救解，美惡相參，今直惡故也。餘乞以時珍護，及此受釐，遂前夜席。

某皇恐拜問淑人懿候清安，孥累伸問起居。知丞文字方議定而漕去，好笑好笑！判院已赴官否？徐聖可之諭雖非力所及，然敢不宛轉，亦當語以台誨之諄諄也。趙再可他日須能舍蓋，亦是一事。劉守何日行？前數誦言其賢，不知曲折乃爾。甚矣，人之難知也！有委切望垂戒。《書稿》卷五。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八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春王三朝，恭惟某官年兄道與時行，象符履泰，台候倍膺戩穀。年德加新，士論欽跂。昨日史魯公入宴，力誦周南之滯，來歸不在茲乎？更乞保輔寢羞，以承駟召。

某歲前本遣介爲履端慶，二十六七間忽爲寒氣所薄，腰膂牽痛，不能起卧屈信，平生未嘗如此，殆欲令祝宗祈死也。閱旬方稍輕，然猶在病告。今年元命，又大小運併尅，已決意乞去，適與病會，或者未必不以見疑，勢須罪行，乃有出場，姑置是事。目今俯仰尚未復初，衰態種種，奈何？今似知

承送台翰時正作痛楚，即嘗遣人達曲折，家訊當能具稟。漕回劄謾呈，此事乃公實見阻，非不肖敢愬然，頗辱情恕否？左轄東床老弟甚少輟那，何害？年兄可密致意乎？某欲言，恐疑其觸也。《書稿》卷五。

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 九 淳熙十四年

某辱誨翰，喜承政清民和，神所聽相，台候倍膺休祉。請祠足見遠慮，聖意既未俞，只得少需也。《易老通言》方歎服不暇，而處、通二郡相繼以《易原》見示，探先聖之秘，發後覺之蒙，何待後世揚子雲耶？某用過其量，殊不自安。薦士被劾，自當引去，方欲繼請，又值闕雨，策免何疑？遠則杜祁公，近則洪景伯，月日適相似，聊發一笑。吳門侍從之謗猶無利害，殆有甚於此者。若果得歸，便無事矣。病暑疲甚，勉強作此。餘乞保重，以俟召節。《書稿》卷五。

與劉文潛司業惇劄子 一 乾道九年

某竊以秋深暑未退，恭惟都運司業年兄台候萬福。某比將離廬陵，嘗附一緘在趙君處，必無不達。道中日日詢太夫人安耗，知以十三日出聽，其喜可知。向來易占端不誤，然未可輕動耳。某去就

久已眊龜而決，間謀於諸丈者，欲徑爲掛冠計，庶幾泯然無迹。未免藉州家與之保明，不然此等事固難使他人盡言也。二十二日到豐城發文字，不敢拜書，正以密邇臺治，恐勞煩地主。次日即返棹，今與孥累泊清江鎮俟命。或有竄謫，近則湖南，遠則二廣。皆是路口，打包便行。萬一寬恩，止從罪免，又望外也。臨江而上，晚禾極損，贛、吉尤甚。下戶固可慮，富家亦少積蓄，人且狼顧，其將奈何？新報望遞中示一二，切勿遣介，想喻此意。謙之計甚欸，已約其道中一見，未知遂否。餘非書可盡，惟乞保重。忠憲繩治向來談兵者甚急，雍公當避席耶？子正今何之矣？《書稿》卷五。

與劉文潛司業惇劄子 二

某屏迹田間，乃值輶車臨按，釋鋤犁而望英蕩，欣幸多矣。連辱道中三書，又讀青燈之句，不勝感悵。亦嘗補足一聯，恐勞煩簸揚，未敢錄寄。或已成章，願筆示，以爲他時佳話也。使人二十八日自豫章來，云台旆猶未到臺，豈非沿路詢民瘼，察吏姦，乃爾濡滯耶？已履新春，恭惟台候動止萬福，太夫人暨台眷均膺殊祉。臘中一雪數寸，聞至臨江而止。衆謂廬陵積弊得賢者和氣一洗之，乃有此瑞，老農飽飯可期矣，知幸知幸！景望請祠，深惜其去。泰之留否？近聞帥司來取戍軍鎧甲，別有何說？此如坐井，了無聞。繼此或有郡兵回，望諭筆吏時錄一二見報，至懇至懇！周同年檄再勤台念，感刻無已。前此使司差秦指揮使者月給錢二十千、米兩斛，今若只是遙領，則雖十五千不妨聚

徒。或必欲如秦實蒞其事，又恐爲餬口所逼，難於共二。渠頗以爲疑，輒復咨稟。蓋食焉不可怠，非敢無厭也。數日尋便拜書不可得，偶黃察推人回，遂託附此。黃君頗謹飭，向嘗薦之帥，不知於職事間如何，試委之以驗其所長也。《書稿》卷五。

與劉文潛司業惇劄子 三

某竊以上冬薄寒，恭惟某官年兄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頃具記，一向抱病，無由數問訊，心焉切切，略不少置。謙之相從累日〔二〕，縱譚無異在三館時，亦未嘗一語忘盛德。但蓄縮畏人，失參坐之約，徒自愧耳。養志求歸，朝廷定應相諒，謙之云亦嘗奉贊，顧蜀民何幸而江西將疇依乎？果拜命，雖不能親到南浦，倘當走介。某一出兩月矣，家間百事既失料理，而老幼局促蓬牕，狼狽不可言。薄命使然，將以誰怨？晦日，倉臺忽封小報來，請祠依所乞，感戴上恩，寧有紀極！次日即移舟臨江，稍就醫藥，再俟彼中一信便掛帆而上。今却不及此，何也？又報劉子澄審察，王從與郡，想只爭一兩日事，今已具聞之，願以告。年兄在本道，官吏有所畏，小民有所恃，使部刺史悉如斯，天下何憂不治？只是間有姦叵狡詐百出，倍費遮迺。向來妄獻佩韋之言，正恐墮此蠱計中。因下問，敢申言之。秋旱，井泉皆竭。近江汲江，深村沾水於十數里外，麥種不入土，來春憂未艾也。以歉爲豐，不過迎合覓官職。官職有命，豈盡如欲？張松新州非迎合乎？所欲言何限？知當遠別，情懷預作惡，而無以

爲計。向見慈闈在中都〔二〕，却似喜樂安平。惟致指期召歸之祝，尚慰此心，此外萬萬珍厚。

某僭易拜問太夫人眠食日佳，台眷上下均祉，山婦輩附承起居。謙之飲甜酒而不言所自，却舉以蜀中乾魚也。守令曹職官通差武臣，已降指揮否？總管、鈐轄、知閣、御帶之類，却當互差文臣，欲獻此策，以身先之，少贖往咎，如何？佳醞果肴，登時充庖，不復寄庫。前此非是辭仁粟，正恐強予郡組，勢須一叩閩境，夤緣假道，必不虛拘，誠恐重疊傷廉，今方說破也，惶恐惶恐！《書稿》卷五。

〔一〕謙：原作「謹」，據明抄本、四庫本及傳校本改。

〔二〕闈：原缺，據傳校本補。

與劉文潛司業惇劄子

四 淳熙元年

某伏以一氣回春，恭惟某官年兄泰征有日，神人欣贊，台候動止萬福。某特枉誨答，甚慰瞻勤。身在宇下，而一別兩對椒盤。老坡云：「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誦斯言，不覺永歎。至於年運而往，百憂千慮，此則居閑從仕所同怒焉，所謂團拜之樂，固不復夢見也。諸公出入衮衮，蓋新年節氣有以使之。給舍復用何人？諒難其選。老兄求歸有何消息？去留默定，可以任之矣。糟薑蒙決西江蘇合香，遂成繼富，慚荷慚荷！昨日洪景盧云：「景嚴病鼻衄半年，或勸服此藥，但噓去龍腦而已，用

之立效。遞中移書贛州言之。書到次日，適有邑尉病此，危甚，其家中夜扣府門，以身後爲託。景盧送藥二丸，後三日，其人來謝。古方所不載，亦不可不知也。南豐趙令聞甚強明，縣之不可爲自此當更甚。朝廷明知調度費區處，又慮守令肆意科歛，勢須檢押以防太甚。其實令撰無麵不託，故選懦者拱手俟汰，健決者終亦被繩。其間縱有善去，亦幸耳，不然則有以庇之也。家兄銳意乞嶽祠，更看臨時如何。荷垂問，輒及此。《書稿》卷五。

與劉文潛司業惇劄子

五 淳熙元年

某竊以春寒峭甚，恭惟知府侍讀司業年兄辦嚴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歲除嘗以書付袁政者，想徹清聽。茲承移鎮左綿，伏想太夫人暨台眷皆欣然上道，而江右士民獨恨無路可以割截鞭鐙，不肖眷眷之私又可知也。或傳初五日交印，不審定以幾日登舟？春水未生，泝峽良便。職名如何？莫是替吳擴再任闕否？每思芘身封部，欲款教不可得。自此萬里相望，其敢必會面之期耶？偶見舞鱣鱣號狐狸，始知己拜新命。既不欲從官司借急足，輒令耕夫星夜持此叙別。雖戒以毋徒回，又未知能如人意否？蓋此去決自六百里耳，所欲言何限，情切反不能形於筆端，惟乞爲斯世倍保清重，節飲強飯，以俟錫還之寵。

某僭易拜問太夫人，恭想心志舒愉，壽體日益勝健，尊嫂恭人懿候萬福，郎娘侍履均慶。此去昏

嫁之類種種皆便也。山婦輩多致戀戀之意。欲寄書籍、研石爲贖，計台旆已行，遣村夫甚遽，恐迫路不及，謾有湖南高機一端、海南蓬萊香十兩、薔薇水一瓶，輕則速達，意不在物也。愧悚愧悚！撫幹須爲易地計，莫少留歸峽間以俟同塗否？某欲作李仁甫、張真甫子弟書，皆寫不及，他時相見望道下。惓惓。黃仲秉或傳易瀘，而不曾見報，豈遂爲張守所衝耶？《書稿》卷五。

與南昌縣簿政之劄子

乾道九年

某辱示教，喜審雪後清寒，尊履集福。向承擢第榮歸，得奉名理，極爲慰愜。長箋陳義崢嶸，遣詞雅麗，手之不能釋。屢涉筆綴語道謝，而衰病澀訥，竟未能就，愧忤不可言也。昆仲資稟醇正，輔之篤學，今復棄時好，樂古道，其志豈爲富貴利達而已？由修身齊家推而至於治天下國家，皆將深思允蹈而無愧焉。此固不肖之所敬仰，而恨不得朝夕親炙者。謹因人還，略道一二，餘惟良食自愛。

《書稿》卷五。

與楊謹仲劄子

乾道九年

某前日得奉誨益，又蒙出示祖告法書，心目爲之開明。屬迫赴會，不暇求一觴以賞春晴，既退甚

悔之。旋辱真翰，病酒復稽治報，愧恐千萬。即辰不審尊候何如？異味竟煩分餉，益佩至意。三物既經易牙之嘗〔二〕，自此當改評矣。匆匆叙報，冀恕草率。《書稿》卷五。

〔二〕嘗：原作「咸」，據四庫本改。

與宜春尉彭子壽劄子

乾道九年

某去歲失一見，至今耿耿。到家隨坐塵冗，加以病懶，缺然通問，徒深愧仰。子和兄弟來辱書，喜承尊履集福。新闕尚幾時？詩文想益超邁。既嘗一嚮，甚思大嚼，有以教之良幸。餘惟善愛，別需識拔。《書稿》卷五。

與曾無逸寺丞三聘劄子

一 乾道九年

某比荷迂顧，已具雞黍，不蒙少留，別時又以私忌失於迎肅，併深愧悚。墜教，喜承尊候萬福。某自聞典郡，於義難處，免章既爲近制所格，而督赴之旨踵至。方瀝懇求祠，仰惟聖主寬仁，必賜矜許。緣此擾擾，欲致書省幹丈，少酬文房之惠，竟未暇。茲又辱遠餉新茗，一洗昏濁，厚意稠疊，何

以克當？容遣臨安書後，專介併叙謝次。餘冀善愛，別需晉擢。《書稿》卷五。

與曾無逸寺丞三聘劄子 二

某辱示翰，喜承尊候萬福。古調意切辭婉，方駕先民，拜賜欣感。名山在眼，止愧猿鶴。九月間當賴東道主以無忘卒章，茲未敢多謝。才臣解元何日歸館？抱負如此，君家能收拾之，甚善。彼鷄鳴狗盜輩，果可稱客乎？餘冀珍愛。《書稿》卷五。

與曾無逸寺丞三聘劄子 三

某竊以餞觴迎春，恭惟教授朝奉茂對昌辰，尊候倍膺殊祉。某向至玉笥，深望杖屨一來，繼聞微恙未平，匆匆而歸。仇仙云：「江山豈不好，獨游情易闌。」殆真實語也。到家事隨日生，且爲心氣所苦，未暇往記。好音遽及，何感如之？歲事忽復更新，室邇人遙，徒切馳頌。所冀早膺擢序，以協泰亨。酒醢珍餉，佩服眷興。獐臘鹿脩，敬侑壽觥，非以爲報也。天氣盛寒，萬萬保重。《書稿》卷五。

與曾無逸寺丞三聘劄子

四 紹熙四年

某悚息拜啓：久疏奉記，正此馳情。辱墜教，喜承台候萬福。晉貳寺廷，遂將爲郎華省，涵養久矣，今乃寢爲時用，不勝相悅。所恨賤軀自四月卧病，又不入食，羸劣異常，今雖小愈，而咳嗽晝夜爲祟。念念投閑，尚未得報，進退交病，以是未能叙賀，當沐情恕。別紙每得，開發聾瞽，幸甚幸甚！扶憊遣記，無由詳悉，惟幾尊生厚衛，以對九遷。不宣。某悚息再拜無逸寺丞賢友。《書稿》卷五。

與曾無逸寺丞三聘劄子 五

某特蒙不鄙，寵示三劄，意切詞達，忠愛有餘。凜乎得諫臣之體，是當筵七人之列，惟日望之。察院會次告致未及專狀之意。某惶恐。《書稿》卷五。

與曾無逸寺丞三聘劄子 六

板築極荷賜教。今內郡無有無城者，獨此間斷缺百十處。前欲補治，故約費纔十萬緡，姑示藩籬耳，非如沿邊金湯之扞禦也。士人多不曉諳，漕司大爲規模，度不能回，適陰陽家謂九良星在焉，故遷延至來春。舉此一端，則來諭四者可迎刃而解矣。病中草草，續更言其曲折。某再拜。《書稿》卷五。

全宋文卷五一〇三

周必大 九〇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一 乾道九年

某伏以霜風淒厲，恭惟判府經略殿撰舍人榮戟尊崇，坐歛清暇，台候動止萬福。某近因宜州向幕求書，草草寓一紙。中秋至清江，任漕備道往時踏雪遊盤園，恨不獲奉杖履。繼有客南來，頗言卧閣月餘。正念無處問近音，忽被誨筆，知已藥喜，欣懌無涯。吾曹稟受素弱，少時尚作衰態，況年已半百，飲食起居間倍宜自持也。州郡窘匱，所至皆然。交廣獨當外禦內撫之責，曲突徙薪，視他道尤須加意，在通明復何患焉？某未還左符，甚擾方寸。朝廷美意，寧不深悉，萬一矯激生事，使公私兩失，亦豈美事？實緣心志凋落，不堪應務，又骨相屯薄，非輻蓋中人，深恐取辱召災，用是遲遲其行。既未蒙察允，不免携家至豐城，然後繼請，更旬日須得報可。只恐尚口乃窮，別有行遣，或勒令休致，以遂宿心，又望外也。謙之聯事可喜，桂林乃德星聚耶？逆旅從容累日，聞當遣介，輒附此承

詞，曲折當能面布也。仰山爽約，不特病後，正緣與郡之初，薄避嫌疑。舍人冬春之交入趨明光，迎謁可必。未間，更蘄爲國保愛，瞻祝瞻祝！

某僭易拜問碩人，恭想懿候多祉，山婦謹伸下悃。令嗣機宜何日拜辟書？今郊復奏誰也？至先奉祠，甚爲閩部惜之。名香、厚幣，遠拜珍賜。旅瑣未有藉手物，愧忤。數日前梅寺丞過此，云曾到農圃，因思江西一道惟臨江二圃可觀，然安敢望石湖耶？《書稿》卷六。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二 淳熙元年

某竊以杓回寅次，曆紀新元，恭惟知府殿撰舍人玉帳行春，神人欣賴，台候動止萬福。某近屢拜狀，想無浮沉。羅主管人至，領十一月半手書，累番三復，殆不能去手。具聞威愛交孚，一道廓廓無事，詩書謀帥，其效可謂速矣。謙之想已去少嘉，同事正自不惡，石湖風月未應入夢也。近事想皆得報。沈得之內批守荆南，姚令則兼樞，楊子靖復奉內祠，韓无咎除郡，二守史爲吏、工少常伯，又聞李秀叔落權字，王季海夕拜有命而未下，過客云爾，亦未知虛實也。景廬因經從一再見，次對復悠悠，然用實歷減年，旦夕當轉通議大夫，亦何必待制耶？贛守陳季陵恐自池、饒而來，叔晉可以請祠矣。半月前，贛得廣東關報，謂有牛客合茶寇殆二千，破賀州一縣，犯連山清遠界，督傍郡戒嚴。然計來教日子，恐不應爾，既而果無。遠方多妄傳事，然官司不移檄。今消息想展轉自此而北，恐通江

浙親舊書，謾有以釋其疑爲佳。劉、盧、宋皆荷記念。花練真野服所宜，拜賜珍感。芸婢死已半年，想是不能承當東壁之句耳，因問輒布之。逼歲百冗，適此端便，撥置作此，更數日羅氏僕行，別附記。餘乞珍護粹沖，倚須宣押。

某頓首再拜上問尊嫂淑人懿候萬福，令嗣機宜侍履清安，台眷同慶，孥累起居。後院何日徵蘭？犀錢玉果，引領以望。恐有好蜜煎，因來求數種，不罪干恩？巖洞已成圖否？《書稿》卷六。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三 淳熙元年

某伏以杪秋霜冷，恭惟判府經略殿撰舍人制闔成功，凝香清暇，台候動止萬福。某近方因鍾生赴官寓尺書，忽蒙遣騎訪葦門，故人意重，不減衛、霍，慰感何可言也！乞祠恐無是理，舊德英猷，自應歸冠從班，不爾猶當用久任新制，如長文以龍閣再守當塗，石湖未應入夢也。某杜門如昨，雖無疾病，而稟賦虛羸，志氣蕭索，困眠飢飯外，略無所爲，每自愧歎。舍人綏靖五筦，應酬庶事，猶悉力於翰墨間，愈久愈工。如《亭記》、《館銘》，本原經旨，遣詞峻拔，疊疊柳儀曹、劉賓客之上。天之賦予，一何偏也！樂府措之《花間集》中，誰曰不然？陳無己云「妓圍窈窕，爭唱舍人之詞」，今在桂林矣。最後《七夕》篇尤道盡人間情意，蓋必履之而後知耳，奇絕奇絕！此邦時官不好事，相忘於江湖。新報殊不曾見，傳聞曾揆引疾甚力，恐難宿留。李泉自英、韶歸，尚未到贛。他日當以書求

《三登樂》副本也。陳季陵數通問〔二〕，新刻西漢三書想已遣送。近忽云緣多病已開閣放楊枝，而道塗之言則不然。某向在浙中得東壁生，既歸又益一妓，頗能歌舞。初弟欲娛賓，而兩年間併失之，自此不復萌此念矣。恃愛妄輒及之。羅主管殊可憐，張令、劉幹上荷顧恤，崑山何緣數通問，子師平江之政必可觀，亦有明州郎君在彼，正恐復舉半刺故事耳。仲寧聞旦夕赴官，仲賢已侍外姑來餘干，沈持要除宗正，或能誦至先周南之滯耶？

某皇恐再拜上問尊嫂碩人，敬惟玉體沖裕，機宜侍學增勝，諸姬佳履。二藥扶衰朽，三果飫老饕，皆珍異之賜，祇領感激。惟桂粉似虛辱，已令老婦分遺娣姒矣。閒居無可寄遠，因來諭腹疾後多用燥劑，輒往鹿角霜十兩，并新刻《詛楚文》納上。却欲求使府《千金方》，若未訛缺，因劉幹或張掾有人歸爲致一本，不勞專介也。皇恐皇恐！

某伏蒙寵示三大字，雄遒結密，蓋自莆陽外家一變而入顏、楊鴻雁行矣，幸甚幸甚！俟刻成當納副墨，仍寄潤筆也，呵呵！《書稿》卷六。

〔二〕「陳季陵」以下至本段末「周南之滯耶」原脫，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四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猶未甚熱，恭惟判府安撫留守大資參政惠浹威信，麟堂安燕，鈞候動止萬福。特枉墨妙，欣感無量。昨見李聖俞云嘗閉閣累日，旋已無他。天方相英望以究勛業，固應百順來備，何微恙之足云？祠請堅決，尋付三省。既將上，則乾剛確然莫可回，聖俞必詳布曲折。渠所携鈞翰龍蛇飛動，相與歎美不已。諸公欲得范文正帖，已開就否？秦侍郎奏薦，向來指揮甚明，今又得旨，可無疑矣，因會望語及。餘乞嗇神保粹，以需廷告。《書稿》卷六。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五 淳熙十年

某竊以毒暑異常，夜來一雨，方有生意，不審江東如何？即日恭惟德政致祥，靜治多暇，鈞候動止萬福。某比蒙誨諭令姪差遣，即叩諸公，皆云自得鈞翰，亦會所求不侈，遂免留滯。大例難得，近闕亦無。奈何惟孫長孺所求未遂，文親有口無分說處爾。陳申公垂車志不可奪，須進官一等，全名高節，始終無疵，古今蓋鮮儷也。劉正夫可念。錢叔憲睥睨楊闕，既不諧，遂銳意求錢綱，方宛轉已不起疾，猶賴得到家耳。人生如此，竟何爲哉？郵筒未暇他及，惟乞珍御沖理，蚤歸枋任，副中外之

望。《書稿》卷六。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六 淳熙十年

某竊以秋杪氣肅，恭惟宮使大資參政晝繡來歸，神明介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強顏班列，方寸未嘗少安。外姑年益高，羸疾岌岌，緣此荆布驚憂萬狀，亦復抱病。公私膠擾，無有是處。緬懷明公釋管籥之重，結香火勝緣，杖履石湖，日對奎畫，領略奇觀，想覺是身方爲我有，其樂何窮？然德望着簡，僉謂席未暖而召節復行，恐未容久茲徜徉耳。更乞珍輔沖和，副此馳頌。

某比審晉班規殿，式寵舊弼，免章游至，溫詔弗俞，君臣之間，恩意兩備。搢紳欣頌，萬口一詞，況辱深知，喜可知也。方俟受告，專具慶禮，而書函先暨，感激難名。薄遽具復，莫寫情素，尚容續致書次。《書稿》卷六。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七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律應黃鍾，寒威用事，恭惟宮使大資參政賢德光亨，神明棐佑，鈞候動止萬福。謹啓承詞籤史，敢乞省察。

某比聞微恙悉已痊平，蓋造物愛公至深，故納之維摩之室，而使之垂意乎桐君之錄，庶幾功踰房、杜，壽永喬、松，辱知愛者可以賀矣。

某載惟統得乎天，三正稱首；陽生於地，一氣潛升。惟時宗工，帝所簡在。對時受祉，何止倍蓰於他人？所冀乘茲道長，亟持政枋，均朋來之福於天下。臨筆不勝馳頌之至。

某比遣記報丁君差遣事，想已呈徹。謝使君請老甚堅，少須必奉祠而去。承天顯輕捨岳林，今當不自安，謾爲致此意於綉斧，或有幽靜處能與易地，是爲大幸，更宜垂情也。《書稿》卷六。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八 淳熙十四年

某泣血言：邦禍非常，光堯厭世，聖君號慕，臣庶摧傷。參政策名先朝，以遺嗣聖，位隆二府，同國休戚。諒初奉諱，痛苦難任，無從面訴，第均悲愴。不次。

某一自變故以來，聖上執喪過禮，度越前代。日侍軒陛，哽塞無措，坐此致唁稽顙。先蒙鈞誨，慚惕無已，惟鈞慈有以矜亮，幸甚。

某比蒙緘啓盛禮，正緣國哀，未敢視儀以報，謹因尺牘，先謝不敏，續別脩染，伏乞鈞照。《書

稿》卷六。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九

某披訴之後，匆匆遂見長至。異時兩宮龍袞交映，聲氣和樂，極古今之盛事，今乃爲縞素哭臨，寧不心折！宮使大資參政義鈞休戚，固應愁隨一線而長也。只今聖上哀傷過禮，言逐涕下，每入侍輒哽塞。伏恐欲知，遞筒附記草率，倘乞垂照。《書稿》卷六。

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一〇 紹熙三年

某竊以冬臨首序，風雨作寒，恭惟某官乍歸故鄉，意趣愜適，神明攸介，鈞候動止萬福。某昨於邸報中睹當塗謝章，方遣人致賀，旋審再伸祠請，莫曉其故。已而方聞愛女道中得病，久留東壩，開藩之後，竟去閨房。天性鍾愛，決知難於解釋。世間幻化，高明所達。既哭之慟，又津送以時，自應一筆勾斷，不復留寘胸臆矣。無從面叙，謹此少致拳拳，餘乞倍保清崇，仰符倚注。

某扶僊乘障亦既滿歲，前月瀝懇丐歸，計今已有成命。飲食日減，瘦悴異常，不去何待？兼夏間仲兄逝去，老懷極不能堪，便欲引去，適會繆舉紉爵，少待三兩月蓋以是耳。浙中大稔，甚幸。湖湘本亦然，偶地寒收晚，連值陰雨，遂妨收刈，在田登場者皆將生芽。欲去未行，祈禱紛擾，日夕惴

恐。窮人命分惡，大率類此。既不能專介，輒附遞往候記曹，伏冀鈞察。《書稿》卷六。

與黃仲秉侍郎劄子

乾道九年

某竊以搖落在辰，恭惟知府殿撰侍郎鎮撫要藩，神人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去冬不及一見而別，甚怏怏。旋承以忠言結知，正位夏官，已乃親被選除，爲寰內方伯，皆不獲具書致賀，非敢忘盛德、廢常禮也。屏迹山林，日侶耕樵，於當世名卿有隱顯之殊，勢使然耳，未知門下察不察也。北固古形勝地，今又密拱行朝，自非碩德偉望未易輕畀。君侯才名出衛公上，江山想復增重。然上素以輔弼相期，恐亦不容久外耳。某駑才薄命，幸且養痾外祠，乃忝分竹之命。自視骨相，豈堪著輜蓋間？果爲病嬰，進退莫可，再三控免，見席稿俟罪也。偶故人張迪功郎剛行，輒自通其姓名。心氣怔營，書不盡意。張過府下，望賜與進。真父乃止此，念之心折。李瀘州想常得書，姻事已畢否？欲轉附數字，病倦未能作也。餘乞爲國保重。《書稿》卷六。

與汪仲嘉尚書劄子

乾道九年

某竊以霜寒在序，恭惟判府閣學尚書鎮臨巨屏，神人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比遣狀後，尋聞上

眷加隆，升班學士，且循千里借留之請，諒深懽慶。尚書德名冠於當世，治行追乎古人，入而爲公，宜用漢制。繼今馳賀問，茲未敢多云也。某才駑分薄，只合投閒。昨被分符之命，深欲往依大芘，而疾病嬰纏，止或尼之，徒切悵望而已。《辛卯送行詩》今方牽課錄呈，稽緩鄙惡，皆足獲罪，望一笑擲之。嘉叟遽如此，使人太息不已。身後想賴調護之賜爲多，旦夕方欲弔其子也。匆匆具稟，不果多幅，惟乞爲國珍調，早正三事，慰中外之望。《書稿》卷六。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 乾道九年

某竊以霜晴氣燠，恭惟知府大著同舍兄台候萬福。某近見謙之，方知已遂開藩，奉親鄰郡，擴及民之惠於千里，計有可樂。頗聞閔雨，後來莫應祈禱否？某懇辭富沙，自謂必獲大戾。今日聞聖恩賜允，未審果否？若所傳不妄，則感戴寬宥，何以報塞？長與農夫歌詠德化，真幸民也。因契家趙蕃主簿求書，輒附尺牘。趙工詩能文，但以貧爲病，亦知州郡豈有餘力及人，渠既專介遠來，又不容拒，尚望垂念。某復有私懇：舅家在上饒縣前居，表弟王澤監廟旦夕服闋入浙，凡百望賜周旋。頃在行朝，嘗分俸賙之，自歸廬陵，此事遂廢。蓋其家不善量入爲出，隨得隨盡，旦夕欲擘畫百十千寄宅庫，逐月支與，因此便預以布浼，僭越知罪。餘乞爲國保重，別俟召擢。《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二 淳熙三年

某近因李仁甫遣介行寓書，必徹台覽。即日台候何如？申審文字想已在道。若得賢者來朝，遂留華近，雖雅志未愜，而士論則欣然也。誠甫歸，草此爲問。胸次所欲言，殊未能究。少卿遺文哀集如何？携至幸甚。方歎失此奇士，又復哭玉山公，殊令人短氣也。某尸素益多愧，又心志飄零，惟切躬耕之念耳。未即晤語，切幾保重。蔣校尉所寄台翰方到也。《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三 淳熙十年

某辱公劄，至慰。林生行遣指揮想已到矣。海寇既獲兩船，必遂定疊。高石勇其選委副延祥，更望觀其施設一報，人極難知也。牛安十二月以母老進狀求歸，既進一等，又却欲歸故官，何耶？幸諭及曲折，然後取旨，姑少緩月日，自無害也。商榮聞是千人敵，果否？因郵不果親染，切幸台照。

《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四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炎熱，恭惟知府殿撰侍郎台候動止萬福。某辱五月二十八日書誨，不勝感慰。海船錢三省即降旨支撥，憂深思遠，近世君子忽而不講者也。殿司備左翼軍申，泉州又捕得賊船一隻，尚有餘黨未殄，不知果如何？小吳郎林文執之於崑山界，已凌遲處斬，彼中探伺異同，何也？商榮姑留帥司足矣。汀守不戒，乃向在武昌與善括互論者，已審察赴任，未敢保也。仁甫康強如故，三子皆拔解，耆舊凋零，幸有此老耳。昨日已對，勢須進職奉祠，實之經筵史院也。《筠齋記》三復欽歎，自比淵明固無愧，若以長樂比彭澤，則出處不侔矣。今夏毒暑，不可過細思，間閭何以堪之？二浙亦已闕雨，奈何？來介未來索書，有新常州錄參葉昌言却來求數字，藉手伏謁，此乃胡邦衡姻家，因以畀之，望賜一顧，餘乞保重。《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五 淳熙十一年

某辱前月二十七日書誨，不勝慰感。汀、劍之寇如何？昨庚牌所降指揮甚詳。前日提刑司所申，却又有兩項頑民入夥，恐久則黨附者衆。要是民貧思爲盜，此日夜以爲憂而時賢所忽，爲可慮也。四

巡檢事只得任之，上謂以謬懦被執，非唐儉及僑氏子之比，難於急取。若賊勢就衰，未必不全也。心氣想無他，更宜寬裕以處之。如某素有此疾，今任四方之重，非特一道，所謂心地未嘗舒展，又非老兄比。事宜切須日申諸司，節次有交字來耳。

春伯所報雖回互，聞要路怒別駕甚，不免誦言於衆，謂方委討賊，只當少寬，未知竟如何？人實難知。如云向愛珍禽之類，亦宜物色。蓋今時風俗，方見主人相向，亦鮮肯忠告也。又密聞一說，云帥奪盡諸司權，大抵人不肯任事。乍見吾曹向前，便有此謗，亦可觀過知仁矣。如不肖被謗，又不可聽，大抵作事是難。《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六 淳熙十一年

某辱八月初六及十五、十六日所惠教，不勝感慰。訊後恭惟台候萬福。得延憲二十一日將樂報，賊首約二十四日出降，第懲艾父祖，恐未果決。此曹要無能爲，只憂窮民實繁。老兄去冬以來切切欲擇守恤下，乃曲突徙薪計，或者未必不笑其迂，直是焦頭爛額方策勛耳。汀、贛招軍，誠如來諭。但壬申贛擾，正坐殿司。況守令動輒搔擾，雖給以錢亦侵移妄用。若止招土軍乃可，又恐衣糧不繼，仍多占破差使耳。南劍後來得雨否？自古至廣一帶皆旱，廣中固不申來，而林子方亦無一字，疑有相訝處，不可曉也。三司牧放，安有是事？步司反自六合移入湖州，傳聞無稽類此。如點檢海船城壁，蓋

十五年不曾覲着，緩急將如之何？今年略且提起，明後年便是熟成，然亦緊中却放慢。雖暫有紛紛之議，隨即自定。若要無一言半句，則須百事皆不爲乃可，此更是費調護也。老兄悉心公家，屈志從人。然好事者多以爲專，且云不容諸司措手，茲與不肖被謗殆爲一律。蓋人欲因循，此欲振勵；人喜任事之自是自非，此則與之辨白曲直；人好虛辭牢籠，此則盡誠忠告。識真者少〔二〕，公心又加少，安得不以獨醒爲醉耶？其他左轄必能具道，向亦附狀略及一二事，想呈徹久矣。帥司抽摘新刺之軍〔三〕，初未知此法，旦夕便理會。餘乞保重。《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二〕識：原作「職」，據明抄本改。

〔三〕刺：原作「刻」，據明抄本、傳校本改。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七 淳熙十二年

某奉九月二十四日書，喜承台候動止萬福。某病目兩旬，猶未全愈，作字艱甚，所以疏奉尺牘，瞻仰可知。北方遣接伴賀正使，至真定却追回，而令泗州牒報盱眙，謂地遠寒色，權止賀生辰使一年，莫測其由。或恐謀傳授，或恐別有事故，皆未可知。抵掌伊吾，必有其人，衰頹愚戇者，何以任重？又相覲伺者極多，想薄聞之。一身不足恤，正慮謀國無術耳。孤踪又非老兄典郡比也。閩、廣皆

旱，贛、吉亦然，奈何？姜太老既盪平，紛紛不足問也。虜中信符讖，未必不疑。乙巳、丙午，其太子乃留燕京。向諜報製造儀衛兩副，是以疑其將禪付中原於此子，而自處巢穴，縱有紛擾，不失舊物，或留意在茲乎？令弟差劄納去，此最近闕也。令似姻事已畢，可喜。劉充方到，權攝之諭謹悉。他乞保重。《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八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

某近見黨惠，云欲航海而歸，自詭止用數日，故以書畀之，未審果能如約否？今年寒色異常，雪已屢作，閩中如何？恭惟台候萬福。北方事叵測，要當自治。某才力既短，又無助我者，未知何以塞責也。點檢海船未報〔二〕，何耶？功賞文字想已到，陶、葉亦已復守闕進勇副尉，令自效。惟先請移軍兵等，事干軍旅，恐成紛紛，又方有從官奏云：「州郡將兵任責，必見指揮。」此正相戾，所以未敢取旨，當蒙識察。師懍聞頗循良，果否？崇安爲地者衆，今止得近闕倅，此天意也。摹御札謹拜賜，餘乞保重。《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二〕點：原作「默」，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九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天氣暄和，恭惟知府安撫待制侍郎尊兄盛德鎮南，台候動止萬福。增秩已拜綸言，諒深懽慶。特辱書翰，不勝感載。左翼招軍緣隸殿司，須略令勘當，即便取旨。惟揀汰一項見用三衙及御前諸軍法，恐難獨異耳。移寨與施丈再三商量，更欲得兩司審訂，免他日復轉改。此於吾兄獻明未嘗敢少緩，或有所疑，若亦唯阿，則非執事體國之誼，是敢盡區區之情。儻或未安，却望垂教。前此荻蘆掣肘，致指揮爲虛文，今故尤欲審詳，不審蒙恕亮否？鹽筴上自照知，不然衆論豈易遏耶？閩中歲事如何？浙間近清明乃有數寸雪，臨安城內却止微霰，氣候極寒，兩日方和，必損蠶麥矣。去年贛疫，吉旱殊甚，林子方亦不盡知，王倉却曾詳奏也。北方正是相疑，諜報虜主秋間欲復還燕，更看中夏間探人回或知端倪爾。餘冀若時珍愛，以俟召節。《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〇 淳熙十二年夏

某辱此月十一日書翰，喜承台候萬福。五月八日地震，江浙閩廣皆然，而閩爲甚。今長庚復晝見，其將奈何？虜中方放殿試，秋末葛王當還燕。在彼者皆不須問，顧在我者何如耳。某冒尸重任，日益孤危，累月商量，欲二相兼領西府，旦夕須稟旨也。富沙薦二將文字方到。自古若不妒賢嫉能，

何事不成？孔子百篇之書，以《秦誓》附典謨訓誥之後，茲豈細事也？海舟安得不爲緩急之備？庚牌循例耳。比方白遣王厚之料理遞角，正恐將來誤事。其病在衣糧不給，論其本則州縣窘乏，當有任其責者矣。張進方到，所求太高，容斟酌與之。一書答晦庵，望附的便。餘乞保重。《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二 淳熙十二年

某奉六月二十一日書誨，喜承台候萬福。累拜狀，何未達也？勞人送荔枝與侍從、館職，既非急務，兼是創例，傍觀以此爲罪，亦何不可耶？揀汰文字未到，蓋附遞必遲，俟見子細，當商量行下。盛雄飛好與人往還，遂掇此禍。然持身治軍苟如此，豈爲盡善？大抵今時士大夫責己甚恕，議人太過，況武夫乎？亦未須爲同僚道此，恐人心難保也。北方不爲嚴密，顧我自治何如。海舟向來數歲輒一發，今久廢弛，不得不起，出入愆爽者當小懲之。駟召諸將，上必有恩數。如某冒處非據，憎嫉滿前，朝士掃迹不相過，人情可知。自去年稟二相，欲其兼領樞務，偶施聖與堅欲少待，遲遲至今。六月間覺得不可緩，即對衆納劄子於榻前，既而聞臺諫皆有此請。時哉時哉！若得同舟依跛男子，非大幸歟！數路同日地震，前已寫去。聞福與漳爲甚，此正老兄所部，更宜加意爲備，以消弭未形也。長庚又晝見，勢或經天，奈何？餘乞保重。《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二 淳熙十二年

某辱五月所惠書，知前所遣狀一一呈達。訊後恭惟台候萬福。地震閩、浙、江西皆同日，甚以爲懼，在榻前不過奏陰盛防兵動耳。朝士方以爲諱，或云常事。忠簡所存，僕何敢任也！大石林牙始因盱眙采道塗之言，既而漸息，日來蜀中復云爾。大抵皆虛誕不根，好事者遂有縱臾之興，獨當鎮之以靜耳。今葛王曲赦上京，刊石以紀先烈，四月間回香草殿納涼，秋閒歸燕未可知，萬一傳授，乃可憂也。海舟未必用，緣數年不講，恐緩急費力，迨此暇時神而明之。如浙東者止令橫岸，不曾起發，亦省費之一端也。黨商奏已進呈，功賞文字皆了。李雲任數既足，不容破例，曾行下問正闕〔二〕，想已見之。集議鹽法，乃浙東勾提舉乞用少鈔事。如廣西，朝廷初止應副十萬緡一次，後來再應副一年，而歲輸武昌十萬緡亦復不遣，一歲間驟得二十萬，分在諸州，則雖官船何所不可？今聞客旅不多，往往分鈔令諸州自變轉，州以客人請領爲名，其實近乎官船官賣，以此事亦稍定。但林漕與韓鹽方大鬩壑鄰耳。黨君所謂教軍須令樂戰敢死，其說是也，老兄謂今諸將能之乎？餘非書詞能盡。時展《筠齋記》，以慰傾渴。餘惟保重是望。《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二〕問：原作「聞」，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三 淳熙十二年

某辱十一月十日所惠教，喜承台候萬福。陽復道亨，吉人受祉，況惠政浹於編民，固宜入奉清光，臨風不勝頌詠。鄭丈聞借蕭氏之居，極爲宏壯，相從當有可樂。越上紛紛，乃因施設語言太快，啓行時惡少貼匿名書，朝陵宮人取以歸〔二〕，遂成投杼，初無一網之說。左右佩劍，醉醒異觀，古今皆然。孔子所以有疾之已甚之戒，惟虚心無我乃可耳。盛雄飛案節錄拜呈，借使軍用有所乾沒，亦武夫常事，似難深責。惟二年纔五按教，以禁旅送教官，爲將如此，不可謂之每事整理不肯放過。今當趣刑寺約法，一面取旨，無使憲司甘心焉。善宥必欲近見闕，是以留滯，已爲奏陳，如其所欲。贛兄二月當上，到此不欲相就安泊，殊不從容，東坡所謂此身應坐不歸田也。奏議甚奇，他日成書，不能無望於拜賜也。邵武教授徐元德高科弼直，流落困悴，往爲張詔所按，近方到官，有書求自通於門下，蓋慕名德，非爲舉削計，因答書，望慰藉之。所懷千萬，言莫能盡，餘惟爲國保重。鄭丈尚書因會告千萬拜意，比已附狀，茲未果再。知丞留此尚未有所向，每與蹇叔相念也。《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二〕朝：傳校本作「守」。

全宋文卷五一〇四

周必大 九一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四 淳熙十三年冬

某比一再遣狀，想無浮沉。得八月二十六日到成都書，不勝慰感。田、姚指揮想已到，奏辟姚史即批依，可卜信任之意。嘉、叙蠻獠，計已無事。向僭易納忠，欲得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以矯汪玉山之偏，願無忽也。右相所苦漸安，大費調理，內祠經筵恩禮甚優，其他舊吏必詳稟。林生方送去年誨劄來，士人做事無頭腦大率如此。遞中不暇他及，惟乞保重。《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五 淳熙十四年

某竊以暑威日熾，恭惟某官鎮臨有裕，台候倍膺殊祉。連得宇宙二近信，欣感無已。作事之難，

古今所同。碌碌循常，必致誤國，稍出意見，定遭指目。老兄在彼與僕在此內外雖異，其理一也。凡所奏請，聖上皆主張施行，無齟齬者。茶司錢物莫且略知其出入大概否？蜀士多謂徑下州府括賣，恐歧而爲二，有妨馬政，不可不知也。交子中界已有咨目報去，更望致審。若舉十二萬緡支與軍人作貼頭錢，却似正當，未知可否？今歲則無及矣。椿積米麥只得徐徐施行。張季長錢引已悉。邛、綿諸人譽之者多，決無可疑。王履當與一郡，聞其子在此廷試也。茶司吏人誠僥幸，烏可不少抑之？餘冀保重。《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六 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再拜。某才力駑下，叨塵過分，累月以來憂愧萬端，罔知所措。初薦王弱翁，只藉其肯相箴警，可備三益，豈知弗協衆論，望風見沮。舉此一端，他可知也。劉子叙亦宛轉諭使勿來，當以一倅處之，其他悉付公議，不敢自解。素與昭文無怨，只是南北異俗，緩急異性。今既聯事，敢不屈體降心？雖是不學無術，豈不力思自克？縱未能益國，豈忍誤公家耶？同寅詔語，却無意也。只是命分已過，精力大段疲乏，難以尸重任。適踰月不雨，旱勢已成，更慚懼終日，昏昏如在醉夢中，其將奈何？去秋得一孫，謂可長立，少娛晚景，數日前復失之，老懷極不能堪，此亦福過災生也。

某悚息拜問隨軒眷集，緬想上下均祉。赴試船事初豈免云云，今已定矣。都宰爲朱漕劾罷，龐宰

祠歸，想皆聞之，程葺少一考，可以周旋否？某悚息再拜。《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七 淳熙十四年秋

某近兩以書付專人，想未能遽達。太上初感風痰，緣聖性好飲冷，而醫者用大黃、巴豆之類太多，瀉動真氣，今已一月，尚未向安，憂慮不可名言也。回祿事想已報來。聖上明照萬里，保護甚至，何以報塞？今陳諫議以憂去，自可安職，以寬西顧。某前書嘗及決去之意，今則乃未敢啓口。之死靡他，亦臣子之常分，非敢有所避就，只恐衆論不容，自當見幾而作耳。《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八 紹熙三年

某辱此月十四日誨答，趙永州書亦已拜領，併深感慰。秋涼，恭惟台候動止萬福。某藉朝苾粗遣，惟心力疲乏，大非昔比，年垂七十，理固應爾。更一月後即控祠請，望於廟堂張本，免至再乞。若非自覺病軀費支吾，且運氣方惡，亦豈敢備禮也。二事輒具別紙。本欲徧作諸府書，正以心悸目痛未能下筆，數日間專遣謝緘矣。湖北水溢，波及此間外邑之益陽縣，他無可言。瀘南七月十二日紛

紛，甚可駭聞。張帥繼王宗正妄費之後，府庫稍充。其人性清而執，必是於近例支散錢物之類有所撙節，所以致此，其人只可爲監司耳。餘蘄順令保頤，即俟柄用。

一、賣田事。此間僚屬屢勸援湖北例乞免括賣，私謂頃年長沙已曾施行，義當助國經費，不敢有請。又見常平使者，云已申乞免郴、桂、武岡三郡被邊去處，深贊其知體而不復有云。前日渠到此，却云得廟堂書，此事寢而不下。會收宜章滕瑱申狀，謹以封呈。若廟堂知其所得之微，必欣然從之，試問君舉，亦須能言，何止太山一毫芒也？敢望速爲稟諸公，只檢會張倉所申畫旨行下，非惟快便，兼無形迹。偶張倉已往邵州巡按，商量不及，亟以致懇。如姻家戶部方提領此事，必可致力，得附此介一報，庶免迂回，幸甚幸甚！

一、修城事計度又累月。初緣六七十年無人問著，其上皆生巨木，根株牽引，更幾時必盡摧墊。凡費數月工夫，用錢數百千，雇人芟斫，始見缺陷去處，乃敢具稟。若朝廷未許十萬，則亦不敢輕議。今既荷諸公有意成就，即令屬官更加審覈，數日後方敢具奏。大意欲得令漕臣提督，沿邊漕臣皆帶提督修城。飛虎及本州諸軍出力，而令兩倅往來監視，其錢物亦付漕司。某並不干預，非特旦夕丐去，亦自無心力及此，姑發端爲永久之利耳。初亦擬費數十萬緡（二），既見基址可以增陪幫貼，乃定十萬之數。若得度牒自行變轉，或降一半會子，却從行在發往淮西總所截兌所解之錢，似亦兩便。今先陳大略，續有申明文字拜呈矣。過堂能於相參二樞密處稟及，尤幸。《書稿》

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二〕擬：原作「疑」，據傳校本改。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一九 紹熙三年十一月

某數奉尺牘，深愧煩恩，時勤擲答，感愧兼之。霜寒，恭惟表儀禁近，台候動止萬福。某丐祠未允，本欲再請，緣城壁事初意就飛虎舊將數人趁時修築，又慮去計已定，籍漕軍風力成之。既經商量，幸廟堂應副度牒，而或者乃勸漕大興工役，濬隍增陴，規模甚廣。其說未必不當，然與當時所料不同，其費浩瀚，又毀拆民居頗多，定致紛紛，兼迫隆冬，遂未敢下手，勢須別更相度，緣此須候來春方申前請。此非所計，但廬陵子中值歲中連喪兄姊弟三人，獨存任數房百口之責，急難莫助，心甚不安，憂撓殊甚，如坐針氈之上也。長沙財賦全藉違法放倍歲稅，累任漕臣視而不問，往往却於其他名色，時爲寬恤。自某到官，首罷此項，而已放者不可復比，今尤欲民譽時復，降榜住催，遂成窘迫，獨幸年豐爾。苦節未睹其效，先受其害，理固當然，蓋平生分定者。漕相處極無他，前嘗謂賢者過之，皆此類也。項平父暫往省親，館職豈易得耶？桑景詢事，子中寫來，別紙錄呈，末後一節亦足不朽。因《實錄》載贈官事，附小傳於後可也。王氏子恩澤奏已令投下，望催趁，聊以勸忠。效用子弟乞暫廩給，聞議者已恐費無從出，況全給乎？此在朝廷指揮如何耳。中興初，密院典故頃在西府，嘗委編修官編類，徐議筆削，記得纂得數年，承轄所云豈謂此耶？當時雖曾寫得數項，後來歸家，或

舟或陸，或携或寄，今遂無尋處。最是初元御營使與三府並置官吏，降旨則云「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同奉聖旨」，體面極異，至數年方併歸一，此不可不記也。餘乞保重。

築城奏稿并破料數昨已錄呈。當時經商量而後奏，謹以回劄拜呈，庶知非敢造次。本意只藉其威重，且倚爲代，免臨去旋取旨。不謂聽迂闊者大言，聞欲畫圖奏申，其勢難遏。意非不善，事則多礙。蓋內地非極邊比，擾人固是一節，其費恐數倍於今。兼云日須支工錢三百，此間自來無此例，既開則難合。望密與丞相商量，不欲形於公文，彼此俱善類，自爲異同，到則不好看「二」。或恐文字到朝廷只合從元申，或且需後，唯命是聽，況度牒未能便去手耶？願俟台諭，方敢徐稟。更望語丞相，兩司相與初無他，不必他疑。州郡待監司惟恐不至，豈爭閒氣也？此語切勿廣，蓋漕有手段，籠絡士人甚厚，纖悉皆知耳。《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二」則：原無，據四庫本補。

與趙子直丞相劄子 二〇 紹熙四年夏「二」

某比聞大用，尋報紛紛，所以略具尺書爲賀。今審果爲上眷曲留，不勝宗社之慶。偶緣病目未愈，加之欬痰大作，晝夜牽頓，略無少寧。欲遣介已累日，未能作書，今口授小兒，拜稟如後。

樞密同知素負海內重望，今復聖上注意延登，力排邪論，中外無不懽懽。欲報恩知，可以遙度，更望臨事審重，以濟事功。一或爲衆議所迫，如韓退之《諫臣論》之類，亟思解釋，少副僉期，却恐於事稍差，莫能盡善，蓋廊廟之體與侍從不同耳。某偶緣百病交作，心欲有所獻而志不隨也〔二〕。

一、某所請宮祠，本望四月末到此，五月初可歸，今猶未聞俞音，不知奏劄竟付下否？今以病中未能再入文字，俟數日間稍可支吾，別當布稟。

一、三郡賣田事，張倉再有申狀，昨送在版曹，未知尚可提起否？

一、潭州申尚書省，乞截撥四年施利錢修岳廟，想密院不欲干預。然以廟中施利而修廟，名正言順，朝廷必不計此一二千緡，特本州無從出耳。因徐子宜白事，密語之爲幸。某實以病中未能一作書。《書稿》卷六。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二〕紹熙：原作「淳熙」，據四庫本改。

〔三〕隨：傳校本作「逮」。

與陳應求丞相劄子

一 淳熙元年

某伏以深秋天氣浸清，恭惟宮使大觀文相公民望所依，袞歸有日，神天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

伏自向辱鈞翰寵答之後，懼瀆嚴重，不敢時布尺牘。惟是尊仰道德，感激知遇，一寢食間豈嘗弭忘？竊聞新府落成，未獲爲燕賀之客，此心益以馳驚。仰乞上符聖眷，加護相茵，還秉國成，永隆邦治，某下情不勝懇懇。

某罪垢孤蹤，得奉祠田野間已爲厚幸。忽蒙上恩，寄名館殿，大懼無以稱塞。自非相公昔者甄陶於當軸之日，今茲薦進於均逸之時，則如禿翁，寧望甄叙？荷戴鴻施，筆舌有不能盡者矣。閒居難辦牋啓，輒以手書少叙寸心，伏乞鈞照。《書稿》卷七。

與陳應求丞相劄子 二 淳熙十年

某竊以凝寒在序，恭惟致政少傅大觀文相公功成名遂，德業久大，神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強心爲智，日虞戾及。伏睹相公榮錫安車，揮金故里，縱未能恥躬不逮，勉繼高躅，猶當揣分量才，力求閒散，少贖既往尸素之咎。不然，聞伯夷之風而弗思廉頑立懦，其何以齒士大夫之列乎？慕仰至深，不覺忉怛。餘乞珍調寢味，永延眉壽，公師之拜可馴致也。

某自聆告廷得謝，雖嘗一再馳辭以慶，而緘啓未修。非敢怠也，誠恐謙德素隆，必將視儀寵報，故寧自墮簡忽之域而不欲仰勞鈞重。今蒙寵賜公禮，實出倒置，慚汗踖踖，殊不自安。尚望原其初心，特與寬貰，某下情無任懇禱之至。《書稿》卷七。

與史直翁丞相劄子 一 淳熙元年

某伏以季秋之月，氣序和暢，恭惟判府大安撫開府相公收斂經綸，惠綏一道，顯幽相佑，鈞候動止萬福。某灌園粗適，遙芘鴻鈞，引企翹材，無階祇謁。敢乞加御鼎珍，導迎時祉，即還上袞，迄濟多盤，下情不勝頌詠之至。

某近因永福曾豐主簿人行，再附尺牘，似聞道中滯留，未審今徹鈞聽否？茲者遠馳帳屏，酬以翰墨，屈三事之重禮一禿翁，相公謙德如此其厚，某之感激宜如何哉？尚惟鈞明孚亮，幸甚。

某載惟相公以格天之業，膺分陝之權。開藩以來，道洽政舉。苟可愛人利物，至捐俸稍而爲之。惟古賢哲恥一夫不被其澤，相公之心蓋本諸此。春來雨暘順序，麥已向成，計閩部亦爾。榮戟清崇，輕裘緩帶而人自得，於八郡數十縣之內可謂樂國。顧左相虛位二年，上意終有所屬，恐不容周公久居東耳。

某伏蒙鈞慈寵錫文集方書、子魚蕉荔，物偕意重，荷戴莫勝。寒鄉環堵，了無可獻煢坐者，惟有愧忤，寄之尺書。何當曳履，面攄謝悃！向風戀戀，日以有加，伏乞鈞照。《書稿》卷七。

與史直翁丞相劄子 二 淳熙元年

某伏以孟秋之月，暑威滋熾，恭惟判府大安撫開府相公民庸既著，相業滋隆，顯默護持，鈞候動止萬福。某望門牆雖遠，而鴻鈞所及，實與蒙賴。所恨未能接武多士，曳裾材館，驚心馳神，何翅繫馬而止？敢乞順迎氣序，保固粹和，早還上台，永弼聖治，不勝拳拳之禱。

某伏蒙鈞慈遠馳單介，墜況榮牘，且有荔子珍賜，絳囊玉質，儼然未改，敬薦屏攝，屬饜親黨。仰惟意重嵩岱，惠均珪璧，蓂爾肺膺銘佩，有不能勝者矣。來人如期到此，令少休數日而後遣，伏乞鈞照。

某竊聞閩部雨暘順適，麥禾皆登，此蓋相公歛收燮調，惠此一道。想見民有喜色，里無歎聲，潁川渤海何足進於今日？左相虛位，三年於此，當虞廷考績之際，適公旦東歸之期。傾耳制麻，均受膏澤，非諛言也。某嬰譴奉祠，榮望都絕，上恩天大，驟畀貼職。自非元老舊德甄陶士類，初不間於內外，曾是愚陋，何以得此？方俟受告後敬修尺書，少叙謝悃，而相公記存厚甚，流問先及。永福曾簿雖未至，固已益感激於襟抱，形慚赧於顏面。略此敷述萬一，草率是懼。《書稿》卷七。

又同宰執答史少傅劄子

淳熙七年

雄等竊惟觀書盛禮，少傅相公兩嘗提領，自當寵顧，以爲儒術之光。既已得旨，方敢具稟。曲荷開允，正切欣幸，忽蒙峻拒，莫喻鈞意。或以坐次爲疑，則當從權以成謙德。切望便賜迂趾，非特諸儒皆閣匕箸，且恐來日無詞可以奏謝。餘令去介詳覆，伏乞鈞照。《書稿》卷七。

與史直翁劄子〔二〕

一 淳熙八年

某竊以歲事將更，物華資始，恭惟觀使少師公相天祉道妙，交相爲和，鈞候動止萬福。功成名遂，年與德新。今固罕偕，古亦難儷。鄉閭父老，子弟族姻，椒盤頌花，簪合雲集，非時盛德，孰享榮樂？至於上心虛佇，士論攸歸，期以衛武之年，更邁汾陽之考，此在明公爲餘事，而聖朝則有賴焉。敢乞保輔沖和，丕延壽嘏，以對延英之召。

某自遠星躔，日勤斗仰。兩修尺牘，皆酬大況，未能先也，其爲愧忤，豈易名言？茲審少卿餞客禮成，主知彌厚，輟從司府，改貳宗卿。昔明公由此顯融，今賢似復濟世美。衣冠盛事，朝論榮之。敢因書郵，敬以伸賀，惟鈞慈矜亮，幸甚。

某仰賴鈞陶，充員於此，又復改歲。孤立無助，加以直情徑行，動與物忤，踪跡久已不安。昨過流虹，即謀自弛，而歲饑民流，上心切切荒政，勢未敢率然啓口。開春當伸懇悃，未保不以罪行。仰恃知憐，輒布一二，伏乞鈞察。《書稿》卷七。

〔二〕自此篇以下與史直翁諸劄子原均題作「又」，似仍爲同宰執答書，然觀其內容，實爲周必大一人之辭，今改。

與史直翁劄子 二 淳熙八年

某竊以仲冬之月，寒色方凝，恭惟觀使少師公相綠野雍容，穹忒協佑，鈞候動止萬福。某仰繫河潤，尚此充員。內省素餐，方謀自弛。末由跪履，更切馳情。敢乞珍侑至和，益綏天祉，代工論道，行續尚父之考。臨筆不勝懇懇。

某自違袞繡，慕仰道德，如飢如渴，實攬寸心。兩伸籤史之敬，皆酬先辱；今茲踐長觀復，又不能虔致賀儀。夫豈甘蹈《相鼠》之刺而不悔，實由困於職務，日虞戾及，屢欲執筆伸紙輒憤憤而止，竟煩緘翰勤渠，逆施藁品。謙而益光，大賢固爲盛德；過而不改，在某將何以自文也！尚惟通明，俯賜矜亮，幸甚幸甚！

某載惟周重天正，漢嚴亞歲，蓋黃鍾萌動，君子道長之時也。觀使少師公相盛德備躬，陰功及物，調元補袞，久著顯庸，俾壽而臧，方膺百順，對茲令序，榮樂可推。外則鄉閭父老相與一笑爲樂，內則子孫族黨爭致千齡之祝。拜榮家慶，自昔罕偕，況近世乎？欲形頌言，殆無所伸其喙，徒致贊喜之情如此，尚乞鈞照。《書稿》卷七。

與史直翁劄子 三 淳熙十年

某竊以梅霖未解，恭惟觀使少師公相蟬冕山林，安榮兩得，神天贊相，鈞候動止萬福。厦成之後，竊聞談經著書，再爲丁年之事業以惠學者。歷觀前輩名遂身退，不過吐故納新，爲壽而已，孰能精力益強，學問益光，如是之絕人乎？又況子孫滿前，福祿純備，考之方冊，殆未有也，甚盛甚盛！某末緣趨侍，徒極慕仰，敢乞崇輔鼎餼，來班槐位，以副中外之望。

某碌碌充員，日惟愧恐，不能時修牋敬，意獲棄絕罪於大君子必矣。敢圖屈損威重，親染尺牘，俯賁晚生！此爲銘佩，固不待言，而禮出倒置，慚懼又如何也？前日宣諭，云少師奏海寇既平，宜趣定功，可催制司保明。玉色欣然，深嘉體國之誼。諒非忠誠素著，樂於成人之美，何以爲英主敬信如此？下情歎仰，迄今未已。因酬來賜，輒具稟知，伏乞鈞照。《書稿》卷七。

與史直翁劄子 四 淳熙十年

某竊以秋暑轉炎，恭惟觀使少師公相德爵俱尊，士夫所望，默膺神助，鈞候動止萬福。某身遠門墻，心懷誨勉，敢乞珍調鼎餽，永綏壽嘏，爲國元龜，不勝祈頌之至。

某茲審抗章北闕，願還官政。如少師澤潤生民，勲在帝室，謙虛不有，中外之所共悉，況數年前固已疊陳封奏，素懷亦可諒矣。然而以道事君，與國同休，竊揆聖心決無曲從之理，徒與搢紳共深歎仰而已。

某特蒙鈞慈墜况緘翰，禮意勤懇，甚非么麼之所當得，下情第劇慚感。馘賊第賞，仰恃知遇，有聞必罄，重蒙諄諭，反增震懼。如某於門下，豈復有毫髮疑外之意耶？仰惟通明，必賜矜亮，餘續馳稟。不次。《書稿》卷七。

與史直翁劄子 五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正寒，恭惟致政太保公相盛德備躬，天心所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屈指望履之期不翅望歲，更乞加衛鼎茵，來對宸睞，下情懇懇。

某近者敬修緘啓，仰致懽悰，且謝不敏，恭想上塵聽覽。洊紆誨帖，禮遇益勤，內循么麼，何以稱塞，一味慚懼而已。提舉郎中既未離郡，且宜少安，不必遽爲祠請，未審鈞意以爲然否？有所見不敢不控稟也。

某昨日蒙令似宗正訪及，下詢明公赴闕入謝合與不合辭免。竊謂拜恩與赴召不同，難徇常禮。宗正云昭文謂當略遜。審爾，則措辭之間恐須說有命當承，無嫌可避，然後略題破曾魯公自外乞掛冠，歲月未必盡同之意否？某尋常慮事太迂，更乞與識者商訂可也。

曾公亮先以集禧使在京，五日一朝。熙寧四年，緣西事起知長安，至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詔復令赴闕，五月十三日再除集禧使，六月四日致仕。其制詞云：「頃求解於鈞衡，旋出臨於藩屏。璽書趣召，方載渴於儀刑；奏牘引年，遽深祈於靜退。」觀此則似召而未對，已遂休致之請。《書稿》卷七。

與史直翁劄子 六 淳熙十年

某竊以搖落在辰，霜明氣肅，恭惟致政太保公相盛德備躬，陰功及物，高穹薦祉，鈞候動止萬福。謹勒啓伸詞籤史，仰祈省察，幸甚幸甚！

某一違鈞表，晦朔屢更，慕仰道德，昕夕敢忘？茲者宗祀有日，趣召元老顯相於郊，非獨與搢紳

諸儒共欣快睹，抑使晚生復見祖宗之盛典，何其幸也！百懷敬遲面稟，茲不宣備。

某比審宮使待制侍郎升班次對，歸奉親歡，固嘗略伸賀悃。旋蒙誨墨之賜，下拜不勝感愧。今者又聞馳遣王人，特頒寶帶，煌煌金紫，輝映鯉庭，儒林壯觀，里閭歆豔，伏惟懽懽。因酬大況，併以爲慶，敢乞矜亮。《書稿》卷七。

與史直翁劄子

七 淳熙十三年

某伏枉誨函，仰佩謙施。明良慶會，榜題燦然，再拜敬觀，凡目眩駭。向者四明惟有宸奎閣焜燿精廬，東坡實爲之記。今聖主翰墨同符仁宗，以寵元臣，足光儒術，而太傅跋語典雅，無愧前哲。二者皆仙里榮遇，書之簡策，垂勸千古。《六老圖》尤爲衣冠盛事，非但壯觀野史而已。拜嘉以還，欣荷無斁，併遲面謝，伏乞鈞照。《書稿》卷七。

與史直翁劄子

八 淳熙十三年

某惶恐敢言之太傅公相鈞座：乃者光堯殂落，率土哀摧。茲者七月屆期，啓攢遷坐，主上至行，過於閔、曾，臣庶無不傷感。重煩唁問，仰佩記存，謹此布復，切幸鈞照。《書稿》卷七。

與史直翁劄子

九 淳熙十五年

某竊以夏序云初，或暘或雨，恭惟某官燕閒成趣，高厚扶持，鈞候動止萬福。某稍邇崇屏，無由一望袞綉，愈極慕仰。敢乞珍調寢味，茂迎天休，昭合千齡之祝。

某昨蒙鈞翰，即已附遞稟報，何爲未達？茲被旨恭導太上靈輿，已遂復土。慈極日遠，寸心斷裂，以是未暇展布尺牘，又勤損惠翰墨，禮遇有加，慚感無斂。迫歸，占謝不能如儀，宇量素宏，愛忘惟舊，因恃以不恐耳。《書稿》卷七。

與史直翁劄子

一〇 淳熙十六年

某竊以春序未深，寒威尚峭，恭惟某官道尊德備，名立身閑，有來神助，鈞候動止萬福。更乞加意鼎食，永綏壽祉。師垣之拜，維日俟之。

某雖不得朝夕望顏色，而從往來士大夫詳聞啓處，固已少釋瞻仰，近又見御前以所進《書解》付之秘閣。年近伏生，學則過之，千歲墜典，至是復續。所恨無由執經絳帳，面質疑義，徒切欽歎而已。

某仰惟儒宗文師，三朝所敬，重明繼照，莫須入覲以副兩宮之虛佇否？都人士願因此一瞻衮繡，在某尤切切爾。

某迂愚自信，本非廊廟之具，推排至此，冒寵愈多。一昨詔除甫下，惶駭控免，凡擾擾再旬乃定。伏計備聞曲折，職是修謝稽晏。伏蒙鈞慈先墜緘牘，倒置如此，何說可以文過？惟恃知遇有素，或賜矜察，臨文更深愧恐。《書稿》卷七。

全宋文卷五一〇五

周必大 九二

與陳季陵侍郎劄子

淳熙元年

某比方走介奉狀，忽領近誨。恭審鈴閣晏清，獻詠多暇，台候動止萬福，下情感慰。歲豐氣和，千里蒙賴不淺。廬陵晚稻損十四，冬苗恐稍費力耳。前漢三書謹拜嘉，此殆作文之關鍵，而來教乃喻之小乘，一何謙也！某嘗患近世學者貪爲高之名而不踐爲高之實，往往未得魚而忘筌，未得兔而忘蹄，其不自餒者幾希。三復是編，可以警發愚陋矣。德輔筆力不減程致道，長者爲發明之，何待後世乃有揚子雲也，幸甚幸甚！賢郎過此，千萬寄聲，當款留一兩日。某雖廢學，尚當效農馬之智以求證也。開閣放楊枝，比樂天似太蚤計，真世閒大丈夫事，抑造物方欲尚父黃髮亮武王，固宜愛公深耶！更乞爲國保重。《書稿》卷七。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一 乾道九年

某辱十月旦書誨，喜承台候萬福。郊裡禮成，少監虛位，兄當少進耶？太夫人進封，助喜無量。某命薄而病多，不容不辭郡，知識或以爲高，極愧反不自安也。興化兄已赴官，獨與子中談話過日耳。旦夕封贈文字諉舊吏吉、馬二生，望兄呼來問其次第而督之。欽之成改秩否？餘冀爲國保愛，壺內大小吉慶。《書稿》卷七。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二 淳熙元年

某比奉十六日誨字，茲勤嗣音，益佩眷腆。臘寒，敬審台候動止萬福，太夫人壽祉增茂，眷愛均吉，欣慰無涯。毗陵新命，當問去天近遠，不當計俸薄厚也。或者諸公欲緣此牽挽入奏，遂踐清禁，觀揚抽馬韻語不言漳、常，殆亦以是耶？堂帖會當發來，不必走介也。某緣洪、撫間得小報，謂此月五日有召，命賓客踵門，不容分疏。本州姚進奏者每每有申狀，已得初六日所發，殊不及此，是可疑也。不然中格未可知，更看數日間如何耳。近報十一月晦蔡子平已過界去，此月十日賀正北使却入吾境，韓子師奪服守平江，謾恐欲知。餘惟倍保台重，新春密邇，即對泰亨之寵。《書稿》卷七。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三 淳熙十一年

某近再遣狀，未審達否？辱誨帖，喜承已次近境，台候萬福。令子侍履清勝，造朝適遲速之中，甚善。宜徑從定叟求一安泊處，即便入門放朝見，在法應上殿乃供職。比申省取旨，候班便是數日，不妨款寫奏劄也。告命見留閣門，勢須涓日先受，此等知雜司當能具稟矣。舊職不許辭免，劄子恐遞中相失。若發謝表，却就甚處借印？不然不可通也。叙述似稍繁謾，擬數語於前，有吉州叩印紙方可用，無即拜受之後俟登對控謝，如何？更惟裁之。連日大雪，江行當有佳篇。《詩派序》已傳，都下爲之紙貴也。探俟至止，別當遣問。《書稿》卷七。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四 淳熙十五年

某辱貽問，欣審仲冬涓辰洗印，地偏事簡，足以坐嘯。惟財賦艱窘，此則郡縣通患也。春元密邇，敬惟台候寧嘉，眷愛均吉。鍾將之所附書方到，前固知其佳士。李賀州所乞郡皆除，人方從渠別問所向。郭杞已受告，喜可知也。鄙文煩大書，當用棗塞鼻以避臭氣。南唐名勝云爾，偶忘之耶？聊發一笑。餘冀保重，續別奉記。《書稿》卷七。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五 慶元元年

某方謝不敏，已勤先施。喜二人之同心，異一矢之相遺。寫麈之書不誤，設醴之意彌加。郡官上玉除，卿月升金掌。併借舊詩之句，敬爲新歲之祈。拳拳於中，嘒嘒奚究？《書稿》卷七。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六 慶元元年

某昨蒙遣騎致歲端之禮，才蕪思澀，正如劉師服遇彌明時，營度不能出口吻。今方强成數語，何止不能奇而已？藍尾酒得無底清，渾舍知幸。不腆羊麵，聊納厨人，望恕輕觸之罪。《書稿》卷七。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七 慶元元年

某前阻郊勞，乃蒙都騎過之，復勤折簡爲報，謙德固有光矣。奴飯馬芻，末由少致其敬，則某之失禮，罪如之何？縱累百言，祇文過耳。某茲者已拜綸告，一昨傳聞得謝，環詞首及，賀刺隨至，大貺重複，么麼奚勝？雖嘗面稟，未能躬造崇屏之因〔一〕，尚當專人控陳，慚感！伏惟高明裁幸。《書

稿》卷七。

〔二〕因：原缺，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八 慶元二年

某已復數語，爲迎長之慶，盍致微物，少伸頌詠？非特旨酒肥羜已爲長者所先，而茅柴毳羶亦難出手。輒援趙漕故事，營糟丘而致九江之系焉，雖愧右牽，聊備左持。一笑領之，幸甚。《書稿》卷七。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九 慶元二年

某清晨灌園，忽拜墨妙，釋桔槔而欣感。雙鹿爲賜，使適麋性而與豕遊，眷念之意尤厚。然兄素有折角之剛，乃如君子之舍，一何謙也！教以芻秣，敬服仁心，佩刻之情，言不能盡。《書稿》卷七。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一〇 慶元二年

某前蒙大書天香長韻，今已刻成，摹本爲獻。茲堂託傑句以不朽，何幸如之！海棠二絕，一洗工部不下語之恨。代花賡續，想付笑粲。遣介重虛拘，一羊十壺，聊備晚酌。薌林天醇雖不甚冽，然自有一種風味，可略見故家遺俗耳。《書稿》卷七。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一一 慶元三年

某經年不望顏色，如隔霄漢。車騎倏臨，人爭快睹，而不肖者先焉，非厚幸耶！侍玉趾，登層樓，閱天香，顧於閭巷爲有光，而奴飯馬芻，略不容展，心實忸怩，人亦謂其無以留重客，爲可羞也。雖然，私禮儻許，公會叵辭？實聞諄諄之誨，縱欲援投轄故事，其敢哉？謹此叙慚謝之萬一，尚乞矜亮，來年春社尚躬布之。《書稿》卷七。

與楊廷秀寶學劄子 一二 慶元三年

某衰病不能往叩函丈，既從才臣知近作，何翅望梅止渴？今蒙錄示《陶舟賦》。紆徐敷腴，如挹北窗之風；烈激宏壯，如臨采石之狀。文筆高妙，一至此乎！立遣報，不盡謝悃之萬一。《書稿》卷七。

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一 淳熙二年

某竊以春序頓暄，恭惟教授朝奉尊候起居萬福。某臘月叨被召書，格於免章不容上，即以書懇政路，乞爲反汗。既而省劄趣行，不免單騎至洪、饒間，乃以病告，庶幾進不違上意，退亦安其分。方治行擾擾，未暇遣狀，特勤誨翰，情意誠確，如待至親。惟今朋游面縱臾而退擲揄者滔滔也，獨兄爲不肖謀甚忠，爲搢紳慮甚遠，自非愛人以德，長慮却顧，安能如此？感荷不可言也。薄遽具謝，且以叙別，殊愧草草。尚阻會晤，切幾保愛。

某拜問親闈，想惟福慶駢臻，眷聚均吉。道中有委，勿外。《政要》已領，何不且留看也？臘中臨川地大震，家有薄田在太和、廬陵兩處，村夫皆云如此。方且驚訝，乃聞江寧、當塗、宣城亦然。

又傳虜使賀正者有所求，二十七日集臺諫侍從議甚久，豈非夷狄陰類有不臧之謀耶？《書稿》卷七。

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二 淳熙六年

某竊以歲華伊始，恭惟教授朝奉尊候萬福。泮林之譽藹然，而《子虛》未達上聽者，狗監之罪也。雖然，心實拳拳，顧力不足耳。遠辱嗣問，且以所聞相告，感幸感幸！繡衣素不爲朝論所與，故謠言一興，無爲辨明者，亦可閔也。併寨事尤見遠慮。某三十年前親行辰州，道中見所在絕無民居，數十里間僅有一二兵而已。以此推之，所謂城寨之傍寂寥可知，或者藉此數輩以爲保聚乎？若論禦敵，誠可寒心。更望子細詢三州之解事者，詳以相告，容將白於當路。不然，恐利害未盡而遽有更改，却貽後患耳，如何如何？餘冀善愛。

某上問：龍泉安問絡繹，知丞審察之命可慶。有委勿外。《書稿》卷七。

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三 紹熙三年

某竊以踐長觀復，恭惟某官陰功益著，賢德方亨，台候茂輯繁祉。某密瞻臺治，無從曳履，敬遵約束，不敢具公牘爲慶。所冀乘茲令序，亟踐禁嚴，副善類之望。

某前月丐祠，旦夕須得報，別容奉記。鄒浩聞擬徒三年，就此拘管，尚未取旨，俟到併商量劉都巡一節也。修城文字先下，得度牒百道，元乞專委漕提督，亦奉俞音，庶不妨衰病告歸耳。永明黃尉儒雅醇實，似非河西尉材，更數日還任，恐進趨不中度，望與芘存之。得范至先之子書，云諸葛武侯祠在石鼓，張欽夫爲之記，曾過目否？其書封與傅教授，必往面稟。餘祈爲國保調，仰符眷簡。郴州奏已報行，少沮貪人，其補宏矣。薄禮具別紙，庶留幸甚。《書稿》卷七。

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四

某近附來便再奉狀，必獲過目。鄒浩斷敕已下，詳具公文，似已適中，却當作全文戒約季峒以不殺之意而禁其再犯。劉巡檢者欲申乞與嶽祠，如何？對移則須先擇可任之人。前日使司所差止是待闕官，又難兩易，更望垂誨，當奉承也。張副將毛舉正官之過亦是不靖，未審體究得如何，併願批報。初欲一時解紛，來諭深以爲然，不料武夫聒噪人如此。趙子直書謂廟堂許用項平父，而不知諸司兩疏皆籍於中書，今想未暇及此耳。《書稿》卷七。

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五 紹熙四年

某比因按臨，獲奉名理，適緣尚甥之戚，不得延款，迄今愧赧。比遣介嘗致尺紙，計泝流方達而雲翰已至，玩味不能去手。喜承觀風餘暇，台候倍膺殊祉。某丐祠文字四月上澣已到臨安，緣先懇諸公力爲開陳方投奏劄，適值昭文丐去副樞禮數未斷，遂遲了數日，計旦夕可被命而去，尚容專奉記也。芒種前偶值甲子大雨異常，此去恐有乘船入市之慮。漕司今祈晴，衆論又謂非其時，更看數日間如何。深恐秋間必閔雨，只賴諸臺福星耳。蠶麥所在皆損，夏稅何從取辦耶？薦士奏已備數，向在朝見諸路薦人多用監司印也。項平父對策極強人意，要是學問文采氣節參備乃能如此。傅子顏曾見之否？黃夕拜駁章極痛快，其推尊子直甚至，諒必思所以副善類之望云。餘冀順序珍調，倚需召節。

某悚息拜問台閣仙聚，緬想長少均祉。蒙催督夏汝義公事，今右院勘作不是使令，而寧鄉專以楊師祐等在此爲解，不免依條押下，勘證解州，姑令從實結正。所謂減口一節，須俟使司移推乃可見。次第當如此，他時責自有歸也。《書稿》卷七。

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六

某近以書附河漕急足，其至必速。聞台眷先還龍泉，何遽也？茲再有白事。夏汝義獄固嘗面稟，欲別遣官就寧鄉鞫治，台意不以爲然，不敢固請。今縣中果不能了，既付右院，追逮頗多，竟未得要領。雖日加督促，然不敢諭意，恐涉鍛鍊。劉掾凡才，本無鉤距。徐則以何令親嫌，自前政令不受寧鄉之獄。耿尤平平，特以累世忠義暴著，姑容其在官耳。淹延滋久，干連無辜，或致死損，誰任其咎？勢須除緊要人三數輩外，餘且知責，却恐有敗露之理。但高明孜孜此事，安敢自信？其詳輒具公牘，望早賜施行。不然，使司有可委任之人望示姓名，當令與見。今獄官權暫對易尤佳。古今被殺而不獲行兇者何限？況周六十一本非善良，而李小二、李三十二兩人已爲尉司所殺，豈特足以相當而已？急遞馳布，顒俟台命。琛卿將死，倪君折簡約其同行，鄉人皆以爲怪，不知果如何？揆聞苦臂痛，亦覺瘦悴，進退觸藩，縱有定力，亦安能無撓於方寸也？傳聞日邊有好語意者，賴大手一振紀綱耶！

《書稿》卷七。

與葉夢錫丞相劄子

淳熙二年

某伏以孟春謹時，恭惟右丞相任專軍國，望重華夷，天相精忠，鈞候動止萬福。某尚阻趨侍，敢乞仰體注意，益調鼎茵，茂凝不世之勳，永書尚父之考。民望則然，敬以爲祝。某爰念久違黃閣，未嘗一日忘歸嚮之心。向緣復職，冒修竿牘。伏蒙鈞慈特賜誨答，自爾不敢游以姓名干瀆造化，蓋屏跡遠外，事體當爾，實非懈怠，自取疏外。仰惟鈞明無所不燭，必能深察其情，某亦恃此以不恐也。

某去冬伏睹麻制，相公正位宰司，兼領兵柄，台符增煥，國勢日尊。夫以碩大光明之才而遇聖神英睿之主，同心合德，圖回治功，豈待期年，必臻儒效，蕭、曹、房、杜何足進焉？某庇身大治，實深欣忭，修慶不先之意已具前幅，非敢自文其過，尚乞鈞察。

某至愚極陋，一無可取。向者力辭郡寄，實緣疾病，非以爲高。不謂宰路急於用人，弗遺葑菲，力加論薦，致悞上恩，特加收召。今朝廷號召賢俊，更易守帥，莫非人望，實格天心。於斯時也，如某輩豈容亦點高門之地！正使不病，猶難冒進，況心氣舊疾，元未平愈，觸事昏忘，不堪驅使，已別具劄子陳稟，乞收還前詔。伏望鈞慈憐其抱病已久，察其無用於世，特爲奏陳，俾安閒散，實爲莫大之賜。緣再準朝旨催發，不敢家居，見乘舟至洪、饒間，聽候指揮。萬一聖君賢相必欲加惠陳人，即乞且畀江湖間一待闕小郡，在公朝未爲棄物。仰恃知遇，傾倒底蘊，伏乞矜念。《書稿》卷八。

又乞與王弱翁嶽祠劄子

某有少愚見，適過堂欲得面稟，偶不獲望履，又緣直宿未能詣府第，恐緩不及事，輒冒言之。宣教郎王謙者，今李夔州婿也。在上庠日嘗取其程文，後爲廬陵教官，與之頗熟，識趣議論皆可重，只是矜氣高談，取憎於人。向調萍鄉，決知獲罪上官，昨日果袁州劾書到部。揆之事理，蒞職方一月，不應催科，遽如按章，特欲借乏典重坐之耳。且符帖付茶食人，可見不差公人下鄉賣狀及鈔紙等，江西例皆如此。茶引不散之寺觀，將付之何人？此等皆縣道常事，兼甫交印而寇薄境，勢或未暇更革，亦可觀過矣。丞相頃在江西，伏想略知其人。所可罪者，不自度不能爲邑而強爲之，既爲之不當如書生妄自尊大，不施敬於守倅，坐貽窘辱。乃若所犯誠不可恕，倘與嶽祠，理作自陳，似乎兩全。如謙人物，稍加涵養，他日庶幾可用，此亦國家所宜愛惜者也。冒瀆鈞聽，不勝愧汗之至。《書稿》卷八。

與韓无咎尚書元吉劄子 一 淳熙二年

某竊以霜寒在序，恭想知府待制尚書政化已成，坐歎多暇，台候動止萬福。謹此復來況，伏幸台察。

某近者送茗人還奉尺書，計關台覽，薦勤誨翰，仰佩謙德。恩恩叙謝，有懷莫盡，一味馳情而已。

某比聞丐祠未允，且有增秩之寵。以尚書文章譽望獨步斯世，紫樞黃閣宜遂延登，久淹藩服，彼民幸矣，如士論何？許昌唱和聞已板行，前人文獻略可追想，所恨《石林全集》未傳於世，諸郎當任其責。通家之舊，莫可勸之否？其費私家可辦，何必當官耶？不然，長者取其本付麻沙，用小字刻印亦善。自老坡後少見其比，孫、汪何敢望也？

某慵懦多病，豈應塵點班列？上恩洊及，悚惶不可言。有以教督之，使免於戾乃幸。伯共久不通問，其弟小試輒魁胄子，亦可喜也。趙德莊身後極可念，昨沈持要懇福、昇諸帥，求賻其家，以畀趙子直，爲置少生事，不知尚書有意否？某亦割俸百餘千，所恨持要遽去耳。《書稿》卷八。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七。

與韓无咎尚書元吉劄子 二 淳熙十年

某竊以中夏炎熱，恭惟宮使龍學尚書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日困緒使，雖心懷德誼，而尺書不能頻致，計高明有以恕亮。茲奉榮問，感悚交并。趙成忠筆力不凡，議論尤高，品題精審，自應爾也。但近地宗室員闕，皆兩三政使以嵩祠處之，俸固薄，却免待次。嘗勸以才學如此，一第真相

恩，姑藉是爲結課計可乎，渠幸俯從，尤切歎服。惟是尚書不鄙而告以佳士，爲賜甚厚，而某無以成之，愧何可言也？餘冀若時保裔，以俟延登之寵。《書稿》卷八。

與喻宮教良能劄子

淳熙三年八月

某頃游廬山，處處見執事題詠，雖不肖何足言詩，然錄示知音者，皆云上規晉、唐，近法坡、谷，非近世泛然之作也。當是時，竊喜流涎麴車，顧猶以未得大嚼屠門爲恨耳。今茲幸甚，乃獲同朝，又蒙不鄙，舉編帙而示之。伏讀旬日，字字起敬，如《古甕》之賦，《紆竹》之記，《詩》《禮》《左氏》之說，皆意深詞古，追跡前輩，而今而後乃知執事不獨長於詩，蓋尤豪於文也。雖然，鈎繩規矩，固容窺一斑矣。若乃得於心應於手而盡曲直圓方之妙者，不識繼此許其面請乎？匆匆先此爲謝，伏惟幸察。《書稿》卷八。

與王宣子侍郎劄子

淳熙三年三月

某竊以春季暄和，恭惟判府安撫寶文侍郎契丈鎮臨會藩，神物森衛，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去冬因湯才行附狀之後，日爲緒使，未能嗣承記室，瞻仰道義，斯須靡忘。自聞開藩，譽問休洽，如侍郎久

儀禁近，歷帥名藩，曾是尺一詔歸，士夫日夜頌望也。財匱所在皆然，古人謂藏之於民，雖似迂闊，其實可信。而近世省部專務籠絡諸路，諸路却籠絡郡縣，取之不遺餘力，略無至誠相與之意。彼爲郡縣者終無損家貲裨用度之理，直取諸民耳，吏又蠹蝕其間，欲不匱得乎？今湖南得侍郎，其少蘇矣。兵既難增，惟得一二良將，則緩急可倚，不知部下亦有其人否？聞侍郎嘗以靖州曲折告於諸公，今想無事矣。提點司檢踏官宋子諒忠翊乃古親也，正得趨事，幸甚幸甚！因其介歸，輒附此。未拜見間，更乞珍調寢餼，以俟大用。《書稿》卷八。

全宋文卷五一〇六

周必大

九三

與朱元晦待制劄子

一 淳熙七年

某竊以歲事將新，恭惟某官褰帷有俶，台候動止萬福。學道愛人，中外信服。前已試活人之手於千里，今又擴而充之，及於列城，斯民幸甚。咫尺末由再晤，伏幾順令保裔，政成來歸，益摠素蘊，茲固士大夫之公願也。

某茲承涓辰洗印，諒深懽愜。遞中嘗寓尺書，必無浮湛。茲蒙雙緘，重以手劄，禮意交厚，下情感激。十連相與講明荒政，何事不濟？遏糴前後降指揮甚明，而州縣不能奉行，因來諭更當申明行下。減半賞既及他州之人，莫有應募者否？范金陵又畫旨賑濟之，賞米到即行，不候畢事，尤可示勸。更望印榜曉諭，恐村落不能徧知耳。自餘續當稟布。《書稿》卷八。

與朱元晦待制劄子 二 紹熙五年

某竊以歲事將新，恭惟某官甫膺宸渥，茂擁眷祺，台候起居萬福。謀帥而得詩書禮樂之君子，豈特可寬顧憂，湘中士民企望久矣，計公亦眷眷未忘於此也。乃如繆政，有賴掩覆，又何幸歟！某經歲抱痾，今既得歸，即還廬陵，尚俟近音。首馳尺牘，不欲遣舊治急足，謹附醴陵毛宰專人。病倦旅瑣，未果詳悉。惟冀若時珍護，式符泰內。《書稿》卷八。

與朱元晦待制劄子 三 紹熙五年

某竊以夏暑浸溽，恭惟某官台候起居萬福。某比以書附廬陵葉尉專使，謂甚速而不達，何也？初聞擇月望戒塗，方且遣介迎候，茲蒙損教，乃知千騎已過宜春。私居不敏，無所逃罪。侍講以儒宗人望起鎮藩方，中外倚重，獨愧糠粃有煩簸揚耳。邵陽決知無他，大抵群蠻星居，不相統攝，兼無資糧，所以未易扇動，惟在察官吏無令擾而已。寨官俸薄，又多不支，且無使令，何以責其宣力？此最急務也。李壽翁之子遠來相訪，適某月初失三歲之孫，今長孫女又病痢，頗殆。初謂止三二千字，略計乃六千，富哉言乎！已約渠留人等候，須精神稍定，日寫二三百字，二十日可了。蓋老眼昏澀，不

能多書耳。荆公稿跋甚慚率爾。季路性緩，猝未寄來，得別本甚幸。新補《祭禮》，遂爲全書，拜嘉感刻。劉黻志氣可取，子澄之門賴有此士。銳欲迂勞，偶失探伺，秋涼簞三席，一書遣納。《書稿》卷八。

與朱元晦待制劄子

四 慶元二年冬

某前以便人立俟書，具謝極草草，所欲言殊未盡。如《仁錄》乃名公筆削，非如近世傳聞鹵莽且有好惡之私。其於呂、范經營西事，若果爲國交歡，豈非甚美？是時呂氏子弟親戚布滿中外，何故無一字譽及？必有難言，遂兩忘耳。舉此一節，意略可見。《書稿》卷八。

與沈編修瀛劄子

淳熙七年

某竊以炎煒正熾，恭惟崇道編修台候萬福。某衰病不才，分無他望，忽叨進擢，不特大駭物論，自亦不知所措也。委誨勤懇，以感以愧。執事家食滋久，士論稱屈。近者王景文起倅廬陵，嘗爲丞相言朝廷無棄才之理，使誠有過，猶當計歲月乘除之，況本無過乎？某自度實無寸長，至於以一己之私擯天下之英才，是謂逆天理，誤國事，斷不敢爾。矧於執事有舊而無怨，第干丞相，自當贊成也。勿

勿占報，莫究悃悞，願加保嗇，以需召節。《書稿》卷八。

與趙秀州善仁劄子

淳熙七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恭惟某官台候萬福。每勤惠翰，良佩眷與。令弟通判必且留府中，近日添差釐務，蓋絕無而僅有也。和糴既貼降會子，必不難辦。蠲後來之數，見商議將上。支散軍衣，深歎敏手。徽、婺旱暵如此，漕司與省劄日夜行移催督，畢竟無之，須俟來年也。匆匆占報，有懷莫盡，願加保嗇，即契殊寵。《書稿》卷八。

與李舒州異劄子

淳熙七年

某竊以歲事將新，恭惟某官年兄台候動止萬福。特枉書翰，深佩眷與。勸種二麥，已成故事，勢不容廢。但守令得人，則奉行自可無擾。不然，雖有良法美意，必轉而爲害。萬事皆然，奚止此哉？春麥明知後時，方聖主孜孜農事，未免聞斯行之。范金陵道郭都統之語云：北地一名劫麥，庶得三分可食，如禾孫之類耳。嚴州丁錢已例免一年，徽絹日下倚閣已不少。澄原正本，朝廷所當留意，然非某獨能爲之，此日夜所以愧懼不自安也。垂諭外臺猶未相諒，殊不可曉。欲祠堅確，固拂輿論，考

績陟明，乃所當然。止緣家兄相代，恐不知者妄謂縮闕，亦復不敢力贊。相坐善學柳下惠，未免蔽賢，所謂克有罪者。春元道泰，宜有天獎，更乞保重。《書稿》卷八。

與江東運使曾原伯劄子

淳熙八年三月

某遞中蒙諭指定番異獄案事。向固因大卿獻言申嚴此制矣，今觀奏牘，益歎仁人之用心，已付刑寺看詳。只是次數愈多，後來必愈重改易，蓋慮前勘官愈多故也。其如無辜干連之人瘐死何？近見諸路漕臣得此等獄案者，往往付僚屬看定，經年不決。比其終也，便文自營而已。其間實肯留意，復懼前人獲罪，不欲改易，則是滯獄無時可決，冤獄無時可伸，其將奈何？雖然，使前推誠爲誤勘，則坐以失入乃其自取，亦豈必曲爲之地？不審台意以爲然否？刑寺所定固未可知，偶叙所見以代面談耳。

《書稿》卷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一 淳熙八年

某遞中辱誨帖，至感。放稅一分，仁言之利溥矣，上已欣然開納。辟差蓋右〔二〕，丞相得君侯親書甚掛意，只是未肯將上，且下部指定，更當贊成，某與其父子自相熟也。朱提舉到彼，凡百必可商

量。似聞遣人止流民西渡，此意固善，但恐無以贍給之耳。黃倬知軍曾瞻識否？昨趙丞相以其丁母憂，專爲奏知，祿乃父以宮祠，聞張帥幫俸下縣，遂成畫餅。頃雖來哀鳴，然念使府匱乏如此，只可減員，豈可增添？不復與書，或因入府，望慰藉之，使略知此意，幸甚！與之本不相熟，念其有平茶賊之功耳，皇恐皇恐！《書稿》卷八。

〔二〕蓋右：疑誤。明抄本、四庫本作「善石」。按下文，此當是人名。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二 淳熙九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恭惟知府安撫端明尚書鎮臨有裕，台候動止萬福。室邇人遙，每切馳仰，音郵往復，賴以自慰。倉司賑恤，須先有一定之論，然後酌度事力爲之。今顧不然，自應費力也。來諭發廩之說，若止是所見偏猶且無害，往往有爲而發，實難調停。尋常只知直情徑行，遇事須辨是否。近頗覺衆論不相容，若復含糊爲患失計，心又有愧，此未易以筆舌既也。小民苗米既已盡納，寄居與上戶自當奉三尺以從事。前所謂殘欠指去年無疑，蓋今年省限猶未滿，何名欠耶？末由會晤，切幾爲國保重，以需嚴召。《書稿》卷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三 淳熙十一年

某辱七月中泚誨答，不勝感慰。訊後恭惟台候萬福。上賓尚書於邊藩，豈獨如他人森戟凝香而已，固欲緩急獨當一面，爲國長城也。今固未可先發，正望廣間探，測事機，若彼傳授之後或有動作，自應別爲措置。惟是廬舍、器具、芻糧、兵甲，理應先備，州府雖從撙節，恐亦難辦，此當在所慮也。幕中有精識遠慮可共事者乎？劉幹如何？黃漕云已發職司文字，改官當無疑。潘弼亦可供使令否？有葉成功者，是陳敏客，屢來獻利害，緣待新任闕，無可安排，丐支積俸亦不敢遣去。偶見使府月補舊欠千緡，意或從容，謾往一狀，不可則置之，可則方取其券歷送去，今時當識好惡也。餘乞保重。《書稿》卷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四 淳熙十一年九月

某辱書翰，具審鎮撫成功，台候動止萬福。合肥何可不守？議者欺誑，誠如來諭，方共圖之。但前奏直欲氣吞胡虜，今乃靜待，可見精審。所謂失措置於十年之前，已無可言。今既徐圖，恐須具合行次第以漸爲之，如農之有畔，乃不費歲月。更望見教，旦夕亦當奏稟也。葉承節券歷并官會同往，

望與次第施行，然後支給，庶得穩當。想諭防微之意。餘乞保重，以需大用。《書稿》卷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五 淳熙十一年

某辱九月既望所惠教，喜承鎮撫餘閒，台候動止萬福。某碌碌腐儒，凡百皆不逮人，平生所得惟在「守道不如守官」一句。蓋道者人人可行，我不能守，他人固能之矣，今不能守，後世固有人矣；惟居是官而失其職，則其害有不可言者，心實懼焉。故方其從容翰墨間，未嘗敢一語及軍旅之事。自蒙上恩躡實樞筦，愧恐無以自容。蓋負國不過誅殛，利害止於一身，若誤國則將奈何？所以夙夜皇皇，諮詢求益，未嘗須臾置，然竟亦何裨也？逃卒事已悉。石湖關等比有旨令張都統過江就行相視，更移書與畫長久之策，甚善。武真等劄子錄呈，其說可從否？民兵文字緣合兩路申請子細參酌，致行下頗遲。今當呈徹，凡有未當，毋惜疏示。濠、梁前知其無狀，公文已見之。倪震能如此，大幸。推而廣之，杜預、羊祜何難之有？張幹乃禮掾也，修城前後文具，竭民膏血不可勝計。頃固有旨三處分認修葺，不知可與二君先議定共爲申請否？不然，恐彼有詞。正緣自來人憚守廬，專主歷陽爲自營計，所以衆聽未孚。自郭振後，惟尚書能繼之耳。前奏副本未見，豈筆吏不曾封來乎？葉承節拜賜，甚感。餘乞保重，以俟召節。《書稿》卷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六 淳熙十一年

某特辱惠教，喜承新陽將復，台候動止萬福。論合淝重地，兩淮喉襟，而議者平居每以爲難守，況緩急乎？錄示舊稿，不勝欽歎。今諸將既未有當此地分者，而聚糧之計亦復悠悠。比雖有旨許增兵三百，亦何足恃？展城恐亦非目前可辦者。所謂兵民亦有可付之人否？王宣已差黃州將領，若作西水寨總轄之類，與倪震輩臨時粗可倚否？劉倬既是光祖之子，想只名目而已。偶目疾，作字草率。餘幾爲時自厚，以俟大用也。《書稿》卷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七 淳熙十一年

某蒙十月誨及此月三日書翰，不勝感慰。止歲幣無之，只辭賀正及生辰使耳。來春彼傳位似無可疑，毋恃其不來，古今之常理。但合淝控扼淮西，衆議謂決難守而專守江淮，朝夕以爲言，而寡不敵衆，未能定也。尚書自當一面，利害非輕，合本路兵民之數亦可支吾否？有合陳請亟圖之，當奏稟，竭力應副。惟多得好將官乃爲上策。封事不曾降下，王宣者一面取旨差充西水寨統轄。今歲諸郡皆教民兵，太守中頗有可仗者否？所在險隘處，分大兵則決無力，使諸郡自守以撓敵，度亦無難，然須預

行約束。池州張都統以巢縣是其地分，乞築南邊城及通月城而別開濠，似是自爲謀，蓋巢非衝要也。其他有可垂教，毋惜諄諄。目疾正作，寫字極難，不盡鄙懷，續當上狀。《書稿》卷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八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東風解凍，恭惟知府安撫端明尚書班春有裕，神物森相，台候動止萬福。更冀順時致養，益綏戩穀，以對嚴召。

某久違犀匿，日切馳仰。雖相望稍遠，然治譽傳聞，固無異聆警效於左右。若乃趣還班綴，延登政塗，朝夕得以親炙，則又欣幸矣。某載維三陽交泰，內君子之時也。矧君侯德望揚歷，實右漢廷，履此端月，入覲無可疑者。士民縱欲借留河內，上豈先一州而後天下邪？敢以爲賀。

某特枉緘啓，禮厚而詞親，自非謙德絕人，豈能若是？區區感悚，殆不容言。修報率略，恃契愛以不恐耳。《書稿》卷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九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華年有俶，恭惟某官千騎班春，神明欣相，台候萬福。合淝委重君侯，已具公牘。自此合

區處事不一，敢望精思熟慮之，仍須得三兩人好兵官準備緩急。吉肇可用否？前蒙諭及，故敢咨問。倪震間探必精，虜主傳位恐有論定，不然安肯深入舊巢也？諸州箭鑿宜與立一規模，蓋守倅未必皆能辦事，或擾而無益。鐵甲必遣舟楫般取，數亦不少矣。山水寨等人全在糾合用之，高明固已洞照，何待諄諄也。王安節姑以舊物處之。餘乞保重，以需枋任。《書稿》卷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一〇 淳熙十二年

某比附記，度無浮沉。聯獲教況，喜承台候動止萬福。虜主四月十五日曲赦上京即過香草澱，秋末回燕未可知。去年已得邊報說西夏事，是可怪也。民兵教閱未見公文，俟諸處齊足，擇其善者而行之，豈容擾也？招信事不曾申來，近亦聞濠民緣闕食往北界收糴，爲被迫逐，有被殺及溺淮者，未審果否？大抵州郡有美聽之事則絡繹申來，稍礙手必避罪掩蔽，此大害也。舒倅曲折，極感台念。五月八日五更，江浙閩廣同時地震，不勝憂懼，淮上如何？恐在寢不曾覺，試爲詢問一報。餘乞保重。

某有少事請教。沿邊歸正人自得馬立、倪震爲之統率，聞大段整肅，可備他日之用。震既再任，立復升路鈐，上之委用至矣。然亦兼人而舉其偏，防患未然，最爲政之要務。近數有士大夫陳此利害，惟今者一紙，心平而理通，不欲自朝廷行文字，恐成疑沮意。望尚書斟酌具申，然後取旨施行，不審可否？耑此布稟，更俟來命。厚載不搖，幸甚。招信逃移人已知主名，方作措置也。《書稿》卷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一二 淳熙十二年

某辱誨翰，知前緘無遺墜，不勝欣感。秋涼，恭惟台候動止萬福。劉倅所苦如何？謝映同黃漕所申已到，一一從之。所諭却恐諸人疑其有意，正不必爾，謹爲留下。帥司自應節制，記得曾降指揮，旦夕更申嚴行下。安豐、光州既無他，只是濠州鍾離須作區處，不知新守可丁寧之否？或從使司覓一文字，專論科擾項目，當取旨禁戢，若泛言則恐視爲文具耳。馬立做事或稍過，即如前日來教，徑擇人易置如何？併在裁處。教閱民兵事件，緣兩路申明不一，又事繫久遠，容子細籌度行下，併冀台照。《書稿》卷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一二 淳熙十二年

某比於赦遞拜書，想得速達。茲蒙誨帖，至感。北峽事起於林倅要奉漕司，漕司要媚朝廷，謂可省費。初不知國家爲長久計，豈惜此數千緡鐵錢也！無事不爲備，有事即惶擾，古今通患，而彼爲甚。與錢乃不受，無錢則雲擾，操切其上，使不得施設，天下寧有是理哉？更望丁寧劉倅，節次具修

築次第垂報，旦夕亦當行下，毋使或者滋以云云也。民兵賞罰專指事藝之人，非謂官吏。若緩急要令此曹作正兵前驅，是送之死地，前後龜鑑甚明。區區之意只欲人自爲計，保其城邑，恐臨時無由分兵相助。孔子所謂「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或誤指準耳。若夫可用與否，全繫守令奉行如何，朝廷區處不過如此也。濠倖續有指揮，倪震已承盜馬，甚非所望，更告嚴戒之。嗣有所聞，切幸諄諄，不敢以此期他人也。《書稿》卷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一三 淳熙十三年

某辱近誨，喜承鎮撫功成，台候萬福。北虜慮固當切切，以爲圖我，似未可知。恐緣去歲兩淮教民兵集海舟，彼必諜知，疑有掩襲，遂爾爲備。若欲南侵，則修汴宮，築城壘，先張皇以蹈覆轍，老葛更事，豈應如此？設遇緩急，自應遣正兵爲助，使府姑備芻糧庠屨可也。水寨課子望趣兩處具數來，即取旨行下。廖守對揚稱愜，旦夕復與州郡。新將想因三省令措置禁戢花厝漏泄銅錢，遂以勸農爲名，躬親相度。殊不知太守一動，繫人觀聽，可謂不思矣。有聞毋惜垂教，他人悠悠愛憎之言安敢憑耶？某自去臘一病至今，三好兩惡，殊未清快。元命多災屯，深欲引去也。《書稿》卷八。

與王仲行尚書劄子 一四

某前日附遞謝來況，茲以病倦未暇再作書。蘄州兩縣科擾，若循其本，罪固有歸，近時方以愛憎爲賢否，豈復計國事與民情？是可歎也。北方曲折，惟邊頭可以探謁，然備豫不虞，常若寇至，則彼雖強，亦何能爲？正病未能盡其在我者耳。諸將中才氣勇略，毋拘官序，因風望示及。近有旨許帥守不限人數薦歸正忠勇者，莫已見否？願尚書爲之唱也。《書稿》卷八。

與詹侍郎體仁劄子 一 淳熙八年十二月

某蒙台諭御仙帶，適已遣人拜稟。再思得一策，鄭丈尚書初一日以後即是散齋，大宴及虜使辭□，並不合赴，此兩日皆可暫假。若初六日朝退，則徑從木丈或趙丈取而用之。惟明日入賀，且計會閣門立本品，固亦無妨。伏幸台照。《書稿》卷八。

與詹侍郎體仁劄子 二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寒凜，恭惟知府經略殿撰侍郎年兄偃藩暇裕，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者一再遣記，尋專修賀緘，而來介亟去，遂留連至今，愧悚無已。有唐侍保義行，亦附狀，度道中濡滯未能呈浼也。奏劄諸公交口譽歎，咸謂文采議論伯仲陸宣公，甚休甚休！城壁因循至此，安得不長慮却顧？都提舉一節，尤繫兩路利害，丞相必縷悉具報，其他輒具胡漕書中。自惟相契至深，辱愛至厚，恨愚闇無以少裨閎慮，然拳拳門下則異乎他人，高明必賜加亮。餘乞爲國保重，以需趣召。《書稿》卷八。

與詹侍郎體仁劄子 三 淳熙十一年九月

某竊以秋氣浸肅，恭惟某官年兄綏靖南邦，神明介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叨塵過分，既辱公禮，又枉手書，眷意如此，愧無以稱。平蠻指縱之功，首宜推賞，上謂鹽筴流通，方圖久任，且進華職。今者先形袞褒，蓋近時所稀，勝於甘茂之十官矣，祠請何謙也？其他公賞一一取旨行下，恐遞中遲滯，今以省劄付專介。馬守自應爲法受惡，却明言其任內支錢鹽數多，他日不妨進用也。繼今更望物色〔二〕。邊州勿令拖欠乃善。胡漕以死勤事，極可嗟惜，丞相深以擇代爲難，蓋曉事者未必體國愛民耳。末由晤語，臨筆增情，願言加意調攝，以對殊獎。《書稿》卷八。

〔二〕更望物色：傳校本作「物望更新」。

與詹侍郎體仁劄子 四

某竊以天氣凝寒，恭惟某官年兄鎮撫南交，天人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時勤墜教，感慰無已。再求十萬緡，固嘗力贊諸公。數郡小歉，聞依兩司所奏行下。今侍郎又軫念諸郡，濟胡漕之不及，良法美意遂將孚於上下，信於久遠矣。宜蠻功賞文字恐爲幹水功德者所匿，輒爲拘收，責付急足。沙候將任滿，似欲歸來。若治部欲留此人，宜早諭之。偶經月病日未愈，作字甚艱，具記草率，恕察爲幸。餘蘄順節加愛，以俟嚴召。《書稿》卷八。

與詹侍郎體仁劄子 五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氣序暄和，恭惟某官年兄班春南國，神祇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歲事更新，流年冉冉之歎，諒彼此同之。遠勤誨翰，祇益悚感。思立寨等已降指揮，要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既依來諭兩易郡將，必能治辦，然不可失之太過，更望密達此意。如錢鹽尤當及時支給，使夷獠無以藉口乃善。王守瓊州撫定之功已減磨勘三年。所奏邊賞，當時居官者不知水土惡弱，信手刪減，衆論大不以爲

然，今已下部看詳。防盜給據繁碎難行，已寢之矣，併冀台照。餘蘄珍愛，以需嚴召。《書稿》卷八。

與詹侍郎體仁劄子

六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庚暑正炎，恭惟某官年兄德化已成，鈴齋清暇，台候動止萬福。比遣狀，幸無浮沉。茲蒙誨答，不勝感慰。修城增秩，上因此示眷知爾，繼此當有殊拜也。辭免即下不允之命，想遂祇拜。沙、韓自應安心營職，以副使令。科歷事試奏來，容爲稟旨。凡使司辟差之類並不曾下部勘當，仍爲催督付身，責委邸吏傳達。遠方既不許權攝，而正差例爲省部多方阻抑，寧不廢事？尋常不憚草草遣記者，正恐凡百欲知其曲折，勿過其簡率乃幸。餘冀以時珍攝，蚤膺嚴召。《書稿》卷八。

與馬晦叔提刑劄子

淳熙八年

某竊以初夏暑清，恭惟某官台候動止萬福。自聞入覲，詘指計會面之期，故未果再遣記。茲承委誨勤懇，感荷無已。諭及道中二麥秀實，足寬宵旰。但雨意垂垂，每聞簷溜，心輒震悸，蓋游饑之後如傷弓畏虛弦耳。即諧晤語，更不忉忉。未間更冀保裔，來承晝接。《書稿》卷八。

與沈衢州劄子 淳熙八年

某竊以天氣炎熱，恭惟某官台候萬福。特枉書翰，良佩謙抑。借支軍糧奏狀已降下，緣一兩處皆然，見此類聚二萬石未可得也。蠲減錢糧已悉〔二〕，緣戶部匱乏甚，往往謾應。而或者又謂管內催欠頗急，亦須有以覺察之。稅額酒課尚可措置否？捨此別無利源，想游刃恢然，必有以處此。更幾順令保嗇，以需召節。《書稿》卷八。

〔二〕糧：原作「數」，據傳校本改。

與嚴州劄子 淳熙八年

某昨日已拜狀，今日又得旨應副軍糧萬五千石，幸便遣人般取。價錢必有指準，既不用時直，度易辦也。賑糶米萬六千石，上並令改作賑濟。新守與吳漕是親，未必便來，迺吏切勿多遣。尋常交承，恐或相訝，今以繡斧臨之，可以無疑。若移所費救千百飢民，事勢輕重不相侔也。近沿江官員入對，備言流徙者盡是饒、徽、嚴三州之人。已下饒、徽二州具析，惟嚴陵被災既廣，又使節新到，所

以聖主多方應副，正欲自此人安其生耳。伏恐欲知，故爾詳及，敢幸台察。

賑濟弊多，須委鄉官土豪及僧道之類。咫尺嚴宸，無幽不燭也。《書稿》卷八。

與岳池州劄子 淳熙八年

某竊以中春氣暄，恭惟某官台候動止萬福。比勤惠問，深佩至意。豁除積欠而催見欠，此爲政之要務。若新舊登帶，徒費文移，資鴈驚之搔擾，果何益也？屢見申明財賦事，版曹以吝爲主，朝廷又無以償之，每涉筆未嘗不愧。下車浸久，措置必稍就緒矣。匆匆布復率略，惟冀爲時珍嗇，以需褒表。《書稿》卷八。

與胡湖州南逢劄子 淳熙八年

某竊以歲晏凝凜，恭惟知府郎中台候動止萬福。上考既書，宣勞多矣。歲中所發上供幾至百二十萬緡，何其盛也！使治既中熟，又不曾和糴，所謂糴濟莫不至如常、潤費力否？德清楊宰固可罪，但用此罷去，則他邑村夫習知長官可脅，將復效尤，有旨鑄楊一官，以行君侯之言，他日或有過，重劾未晚，想諭此意。匆匆布復，莫盡所懷。願言保嗇，即慶環召。《書稿》卷八。

全宋文卷五一〇七

周必大 九四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一 淳熙九年

某竊以臘寒嚴勁，恭惟判府安撫大觀文相公衮衣晝錦，交映鄉部，神人贊相，鈞候動止萬福。開藩浸久，夷夏歸心，事權寄委，自此方隆，午橋綠野未容遂也。新軍政恐財用不繼，所以未曾降旨揮，鈞諭盡之矣。歲律將新，伏乞上體簡注，加厚茵鼎，以需公師之拜。

某比因郵附尺紙，幸徹鈞覽。茲蒙謙眷，以某叨塵西府，既枉雙緘，又勤手牘。仁人君子篤念疇昔，託契辱知之不薄，爲是繾綣。顧某么麼，其何能稱？惟有感激銘於方寸。聞急足走限，亟此叙謝，續具緘啓附專介，敢乞鈞察。《書稿》卷九。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二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秋晚氣肅，恭惟某官分陝成功，天人夾輔，鈞候動止萬福。某疊蒙誨答，禮意兩厚。自非敦念門闌之舊有加無已，豈易及此？不勝感激。教閱錢米，胡松年者力引舊事，務爲支離。上令特支漕司口食錢，恐止認二萬緡，輒檢照舊牘，明言貼支萬餘緡，庶免將來再有申請。張幹緣是左遷差遣，不敢創取，今幸董生憂去，可以填闕。三復來示，愧慙無已。一宗文字並具數封納，繼此可備使令，願效綿力。惟招效用一事，恐他處援例，未敢放手。而飛虎移屯曲折頗長，少待來春，必有區處。新路鈴李雲勇果異常，緣游高是其婦翁，遷延未赴。丞相教義勇，竊謂宜得此人，略加部分，緩急可當一面。蓋所在大軍多役民兵爲鄉導，爲僉人，遇重難則驅之使往，及其策勳了無所預。今若令與正軍相表裡，彼必樂於趨事赴功，未審鈞意以爲然否？催雲赴任劄子併乞鈞旨趣之。餘祈崇護茵鼎，維師尚父，日夜以爲祝云。《書稿》卷九。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三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

某竊以窮冬寒沍，恭惟某官德業久大，神人具依，鈞候動止萬福。間奉尺書，喜無遺墜。茲枉真

翰，感慰交并。某強心爲智，已非所據，又北方事緒叵測，先事而備，人不謂然，緩急則懼失措。累月以來，鬢髮皓然，齒牙脫落，病目昏暗，衰相具現，特未敢言去耳。仰恃知己，輒及大概。大城江陵已降指揮，前議已格，更不出奏狀，止行奏劄，似記前代多城公安之類，因而委秦幹及土人討究如何？義勇文字且留，俟義勝寨屋，並如來請。彭杲初謂不可移，後來却改其說。人數既不多，業已安於蜀道，今驅之使遷，未必是其本心，尚欲商議也。巽巖骨肉想已達眉，夷陵小擾，必是隨行人少委曲，先過繁昌亦曾紛紛也。紀虎豈敢令望袞繡，止囑秦幹芘存之，乃蒙俯賜批誨，慚感無量。閩中時通書，怒者未已，適所部旱歉，深爲之慮。比方進職因任，勢未應去，玉音云爾，正與鈞諭合也。末由瞻視，敢蘄調適寢羞，以俟公師之拜。《書稿》卷九。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四 淳熙十二年

某比已具記，茲領誨翰，仰佩謙德。曹徐風逸去，乃在鈞坐未開藩之前，而體究官則丘疇也，丞相何預焉？止緣北界故意牒回此人，所以有旨行遣孔異，而密院吏行移之間失於回護，在某不爲無罪，臨筆豈勝愧慄？奏牘登時付出，次日進呈之際，上灼知了無干涉，不欲降「無罪可待」指揮，却成爲蛇畫足，但令收起。恐丞相欲知其詳，乃敢覲縷，尚乞矜察，餘續具稟次。《書稿》卷九。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五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涼颼漸至，恭惟某官德望益隆，藩方綏靖，神天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頻遣記，幸無浮沉。時枉榮問，謙予有加，感激倍萬。歲事告豐，一洗累年之荒儉，宗工所臨自應爾也。修城浮言，自無足恤。比遵嚴戒，奏令郭帥始事凡百必爲經遠之計，民兵器甲一一稟旨行下。若計料錢數不多，諸司協力，上必有以相助。水軍及儲粟、官券三事却且少緩，其餘盡載公文，更不怵怛。餘乞珍輔冲理，蚤冠百工，汔扶興運。

某皇恐僭易拜問府中鈞眷，欽想長少均祉。東閣學士差遣如何？岳漕極强人意，敢不在念？秦奎熟知之，近所論數事皆言於上，次第施行。比王自中者因對亦及其姓名，召節將頒，有故而止，聞少薦章一二，昨問李叔永却云不應舉。趙倉文字已得之否？張鎮不相識，丞相冰鑑公明，定無虛士也。紀虎薄命如此，可駭可歎。有委乞賜約束。《書稿》卷九。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六 淳熙十二年

某昨日方具狀拜稟，鉗燧得祠，鄧諫從已到，但恐遞筒遲滯爾。隨被誨帖，不勝慰感。裴光遠必

已安職，其才亦可驅使否？義勇築城等上並令依奏，且宣諭陰雨及寒凍即暫止役，倍加存恤。蓋小民怨咨，自古固然，恐江北早寒，時月既迫，則工程未免迫促，亦令道此意於郭帥矣。臧否狀宜亟進，前此適緣林潭州文字先後到，玉音遂不謂然，別無他說，伏恐欲知。《書稿》卷九。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七 淳熙十三年

某比於遞中附記謝秦幹所遺鈞翰，因襄陽走卒具稟。董佐才審察推恩，未審幾日得徹鈞覽？茲蒙嗣問，意愛益隆，下情感激，且愧酬而不倡爲失禮也。秋深涼冷，恭惟鎮撫成功，軍民帖泰，神天贊相，鈞候動止萬福。茲審抗章請閒，溫詔不允，傾耳玉音，期獎有加於前。衮衣來歸，指日可俟，豈容挹袂浮丘也？崇階寵進，始借版築以爲名，其實上意自可屬耳。不欲與總領二帥並命，眷禮可見。鄙意竊謂丞相專以此三人爲一劄奏聞，以待詔旨，餘人却別狀保明，似爲兩得，未審鈞意如何？有所見不敢不密告也。糴米緣三省先已得旨令總所糴六十萬，今以丞相有請，就撥二十萬，亦出獨斷。神勁軍衣甲已特支八百副，併恐欲知。子直馳驅王事，真叱馭之忠。某今歲元命又大小運併尅，況衰病交侵，自應引去，旦夕即控祠請，當於田野間觀丞相燮調元化爲國立大功云。餘乞精調鼎食，臨筆頌望之至。《書稿》卷九。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八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上冬寒色鼎來，恭惟某官德望益崇，袞歸有日，憩棠清暇，鈞候動止萬福。崇階晉陟，蓋聖主特示褒優，不專以城郢也。抗章辭避，溫詔弗俞，諒即祇拜。密窺聖意，傍采輿言，再游揆路，行矣宣制。願戒舍人趣裝，此非泛泛語，切望垂聽，真切真切！

某久合引退，前日本便遂請，適別有少事相牽掣，不免少留，殘臘定可去，或冀迎相車於塗耳。子直頻得書否？辟王龜齡之子爲鈐幹，令就荆南俟迓吏，亦作數字與之。和糴計以就緒，倉廩宏壯，想前此所未有。軍器文字已進呈，詳載公文。足食足兵爲後人無窮之利，丞相歸坐廟堂，他日亦易於指縱也。餘乞倍保鈞重，永對宸眷。《書稿》卷九。

與趙溫叔丞相劄子 九 淳熙十四年

某自去冬因郵附記，稍疏嗣問，方極傾仰，緘翰沓至，敬服謙施，且佩愛予之有加也。董佐才識見高遠，他日必可用，修城亦在增秩之數矣。子直政事自應一新，但恐難得助之人。馮總領甚可惜也。沅州羅鬼國雖無足慮，但邊備不可弛，邊民尤不應擾。今以官錢科之土丁，寧不產亂？昨三省行

下頗悠悠，密院再降旨，併委諸司。方丁寧趙德老，適其改命，更望丞相主盟此事，爲悠久曲突之計也。他具公劄，伏乞鈞照。《書稿》卷九。

與趙德老總領彥逾劄子 一

某遞中時奉公劄，亦嘗遣記，必無浮湛。邊瑣以安靜爲本，豈可爲鼠竊以啓釁？凡有所聞想須具奏，此正報發御前軍馬文字之職也。或傳彼積糧簽軍，却恐未必然耳。歲計回奏已一一進呈。茶引既不科降，舊者必可逐旋發洩。自來堂胥制部吏之命，視總所爲外府，務相拮拾以爲招權自尊計，凡所科撥，往往有名無實。今即位乃舊治而非遙領，頗可頤指否？江、黃會子且遵前詔多方那融，蓋去歲救荒增印稍多，而南庫絕無見在耳。《書稿》卷九。

與趙德老總領彥逾劄子 二 淳熙十二年

某八月十九日辱七月所惠教，喜承台候動止萬福。軍額事上極稱歎，即以啓目行下，更俟回報。蓋諸州招人固擾且無益，本軍則有將隊率斂之害，只就總所招選如何？但恐費用頗多，幸條具奏聞，當稟宸指。營屯田亦聞郭帥措置有方，興利除害，和糴誠不可緩。二事密院皆不得而預，更容造膝及

之。趙守見在此待對，又除張守，是子公之子。照劄發遞恐相失，輒欲借一介迎與之。想渠已替，未有所鄉，待此甚切，故敢拜浼，切望留念。虜主還燕無疑，其他聲東擊西，神出鬼沒，乃其常態，何可信也？有所聞，無大小乞垂諭，餘冀保重。《書稿》卷九。

與趙德老總領彥逾劄子 三 淳熙十二年

某辱九月所惠教，喜承台候萬福。錢物事吏輩既不肯分明打算，官員又無緣細考，便文自營，積成大害，終至漏底，數爲諸公言之矣。招軍一節見此商議，更數日須行下。荆南築城所費必過元料，與人不足，勸人修屋，其來久矣。北方今冬想無他，向後則未敢保。大要軍中有間探，惟不惜重賞乃能使人。郭帥歸日更望與之理會，此事誠不可緩也。餘冀以時保裔，別俟召拜。《書稿》卷九。

與趙德老總領彥逾劄子 四 淳熙十三年

某辱九月二十七日誨答，不勝感慰。比聞按行良勞，適值武昌火災異常，又煩回轅措畫。奏劄已取旨行下。新守既得椿積米，莫可以少助賑恤否？招軍事郭帥欲收正額效用，庶幾應募者多，然其費極夥，與民力相妨，亦嘗再下商議，未報也。來諭諄勤，足見職思其憂。兵雖統於帥，而招則不專在

焉。前後議論汹汹，皆謂在軍不免陪帖，在百姓則又被害。所以向來分下諸州，諸州又皆苦之。惟不惜費，就使所措置，猶是下策，蓋充軍則要情願，若有利則彼必來，苟須鼓合誘引，縱時下樂從，終歸於逃竄而已，更望與郭帥細評垂報。飛虎請給，湖南諸州煎熬已極，豈容添此一項？其出於戶部無疑。二版曹已自無說，但省吏未必體國。近見科撥來年歲計，頗多畫餅，將來須費申請也。人皆云飛虎當併入江陵，殊不思湖南歲有獠人強盜，自得此項軍兵，先聲足以彈壓，是爲曲突徙薪計，茲固可以默喻矣。張鄂州書極荷介念，他需續布。《書稿》卷九。

與趙德老總領彥逾劄子

五 淳熙十四年

某前日方復狀，既而詳味來諭蜀中久困之說，且及成都亦有拖欠錢物，固已關念。連日蜀士可信者來云，使所督責州郡經總制錢頗峻，不令分文虧租額，仍追成都吏以警其餘，往往那兌他司名色以應期會。近又據制置司按長寧軍無錢糧支戍兵，至上廳毆擊吏人。雖太守庸謬使然，亦是無可措畫乃至於此，不勝憂懼。更望深賜體察，於文移間稍加從容，幸甚。蓋執事廉清勁正，天下少比，宵人恨無瑕可指。若因財賦爲因誣陷，則要路豈能無惑？又如長寧紛紛之類，亦將借以自解。此某愛執事至深，念執事孤立，不得不萬里竭誠相告也。水至清則無魚，某方以是自警，故復以獻之。執事相照有素，不訝其切切否？《書稿》卷九。

與趙德老總領彥逾劄子 六

某比聞蜀士皆謂使所督財賦太急，州郡移用他司錢物以應期會，深恐盈篋之言浸成市虎，曉夕繫念，已兩遣書道曲折，但路遠附遞未易遽達。今聞長寧軍守臣因乏支，致戍兵上廳毆公吏，爲制司劾罷。深恐他處亦有類此者，不勝萬里之憂，亟此附金州便介，千萬亮其拳拳之心，先事過慮而未督過之，實爲幸甚。《書稿》卷九。

與陳制置峴劄子 淳熙九年

某遞中時頒公劄，不勝感慰。譚汝翼事止緣前來蜀中當官者姑息，養成爭端，近復因張遇貪謬無識，委信其家，致令妄作。今既遇重貶，又且勘劾，俟案上方能決。龔總不通變乃爾，可怪可怪！辟官想已遴擇，墨崖去年承台諭即催促給告，不謂無厭如此，今處置如何？若使守倅得人，自能折衝消萌也。李景厚慘虐刻剥，殊駭聽聞。若非先差盧倅攝貳，則臨行害民愈不可計。潼川提刑司雖究見曲折，正恐橫斂之錢撥作回易，今不盡存。萬一給還指揮既下，其他人戶紛然來請，何以應之？兼夔州軍歸喧闐未久，故欲詳審，已備錄奏章行下林帥，併乞取見數目，候到即降旨矣。大寧監事將來全在

本路漕臣任責，既與使司所申小異，須斟酌爲悠久之計。見此商議，續當奉稟次。令似機宜蒙書況，知徐下班所附尺紙已達，冗迫未果再奉狀，附此爲謝。《書稿》卷九。

與趙總領汝誼劄子 一 淳熙九年

某辱誨翰，至感。一冬無雨雪，嗣歲可慮。昨日得江叔源未離荆南時劄子，備言和糴費力，如使所及漕司莫可稍裁其數否？想自有所處矣。況教授申狀却不說劉璧所撫一節，三省未肯施行。今須徑從劉取一印狀，自靖州繳申，庶可施行。事既涉兩路，而京仲遠已到任，則湖北漕司亦難起文字矣。切望速以此意諭之。若蔡定夫到此頗速，尚可商量也。劉子澄因冠梳之禁遂具奏及禮俗，深可敬仰。羅守已到任否？邊頭及軍旅有所聞無惜垂誨，幸甚。《書稿》卷九。

與趙總領汝誼劄子 二 淳熙十二年

向來諸軍揀汰，逐歲津遣，在軍既無留滯，分在州郡亦旋來旋替，未至擁併。自淳熙七年因旱權留，不覺積壓數多，公私兩皆不便。殿步司緣在此日夕煎炒，故兩年稍稍遣去。然併在浙東、閩中兩路，諸郡數來避免，至閣其俸不支，安得不爲區處？今且將七年、八年、九年分權留之人盡數令就三

總領所，依合入差遣撥遣一次。所降指揮甚爲詳備，雖使所稍有支費，却使久在行伍之人免奔馳道路及等候幫俸種種狼狽，亦足少勸從軍之士矣。合給朝廷付身者，幸便令攢具封以見示，即便發下。尋常省部糜費極多，合當少革。如合就使所出給則固無慮，不知衣絹米麥請受供給兩歲共約幾何？若會計每月減半，積至五六年，其所增亦無大相遠。心計裕如，當不較此也。《書稿》卷九。

與趙總領汝誼劄子 三 淳熙十三年

某特勤嗣問，不勝慰感。所諭亦知，其病痛將何以藥之？此差遣本出宸斷，初但見人稱其有志事功，長於恤丁，故欲調和使無他，而不知者遂疑某有所偏，每切悚然。近者力祈退休，正爲力難任重，疵吝日積，此其一也。今雖少留，愈劇臨淵之懼。恃久要略布心曲。繼有所聞，毋惜詳諭，同於爲國，利害實相關耳。《書稿》卷九。

與楊明州獬劄子 淳熙元年

某蒙台諭吳邦興創病，恐斃於縲紲，不免驚衆，已得旨令先次酌情處斷，餘依前降指揮。恐省劄到遲，亟此奉報，可施行也。餘案幸速上，仍望示諭，庶可催促刑寺耳。《書稿》卷九。

與成都徐運使詡劄子

淳熙九年

某竊以天氣漸熱，恭惟運使察院按廉餘暇，台候動止萬福。繡斧之權方隆，漕輓之節已至。由邊城而遷益部，事任風物固有間矣。敢冀上體倚信，加厚保調，以迓九遷之寵。

某特枉雙緘，禮意勤厚，不勝感悚。輶車幾日達少城？繼此續當拜狀。屬自聞宜春兄之訃，老懷惻楚，疾病隨之，占報極爲率略，切幸恕亮。《書稿》卷九。

與廣西胡運使廷直劄子

一 淳熙九年

某竊以秋暑加熾，恭惟運使寺丞馳傳勤勞，台候動止萬福。易地非獨彰上眷，亦身任通融之責，免至掣肘。兩路必被實惠，以寬顧憂。更幾順令保頤，別需九遷之寵。

某遠蒙書況，貳以長牋，極佩謙予。既更使事，不果視儀修報，皇恐皇恐！詹丈已到否？兩賢協力，民其蘇矣。第遠方最困將迎，如廉守遠在福州，必俟接人方赴海邦，借請不直錢。此利害之大者，共與詹丈同議，稍節得此一項，甚善。蓋朝廷雖日下號令，彼畏當官者，終不肯改，惟帥與監司相迫近，却可禁戢耳，如何？

某僭易上問慶門眷聚，想惟上下均吉，有委勿外。北客落南者多，宜有以賙之，不可以尋常省費爲拘。如周敦義參政最長厚〔二〕，獨於寓跡寺觀者痛阻之，雖出於佞佛，亦是鄉里從容不恤北人耳。非執事不敢及此，彼妄用而不肖者固無足恤也。某僭易再拜。《書稿》卷九。

〔二〕敦：原作「敵」，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與廣西胡運使廷直劄子 二 淳熙十年

某竊以冬閏寒凝，恭惟運使寺丞馳傳勤勞，台候萬福。某數奉記，必獲呈徹。鹽法當遂流通，昨惓惓不能自己者，止謂體國之人少，窮理之慮難，深恐愛莫助之，倍勞區處耳。韓廷玉頃求潮、惠小郡，諸公尚遲遲，一旦以詹同年薦引，遂超授使節。豈欲爲異，直是所見未同，故權其輕重，務求至當耳。計今必須議定。更有一事，吾曹當權之時，僚吏多觀望迎合，凡所詢訪，少得其實，臨事更望以此察之，自無隱情也。某敬服砥節勵行，公爾忘私，是以思效小忠，未審以爲然否？前通韓廷玉書，亦勸其毋固毋我也。餘冀若時珍愛，別俟寵渥。《書稿》卷九。

與夔漕張季良續劄子

一 淳熙九年

某竊以炎暑可畏，恭惟運使秘書台候動止萬福。遠勤誨翰，感戢無已。秘書一代名士，已嘗登瀛，昨緣祥琴初御，姑即家而畀符節，行且召矣。十連性太剛，甚煩調護。金字牌既到，必能深體上意，相與釋然。既寬顧憂，亦惠一道，高明白當得之。其餘章考功必能具布，忍乃有濟。贅言知罪，末由會晤，切幾順令保頤，以承天寵。

某特枉緘書，申以別幅，展誦數四，欣慰亡斂。巫峽奇峰，又蒙傳寫爲寄，平生未省有此偉觀，亟排壁間，恍如接談塵於白雲樓之下，感幸不可言也。向睹公文論羨鹽補三費事，日夜念之，所以未敢遽行，正緣有不足復科之語。既無定數，他時弊將若何？恐非徒無益而已。又李帥所欠民戶錢既支用無幾，若便降支還指揮，不知何以酬之？望詳加紬繹，蚤賜垂報，幸甚。《書稿》卷九。

與夔漕張季良續劄子

二 慶元元年

某悚息拜啓沖佑直閣少卿台座：中冬凝凜，恭惟卷懷賢業，台候萬福。瀛州再直，閩祠均勞，雖適雅志，然通明練達，中外揚歷，固已簡眷知，孚人望，而淵源之學、黼黻之文未施演潤，搢紳共嘆

淹抑。更幾致和宣滯，導迎時祉，以對趣召。不宣。

某悚息再拜。自頃通問，尋嬰拙恙，經涉累月，自度不能再堪吏役，懇還舊隱。自春涉夏，屢瀕於殆，今尚疲乏不能食，此亦衰老常理，無足怪者。開歲年及納祿，無嫌矣。六一公集此間宜有善本，乃大不然。少卿頃刻版左綿，哀類特詳於他本，非博物洽聞，豈能致是？然書類不一，雖公諸子編定時亦淆亂無倫理，方力加整比，重爲刊刻。第閑居難得可委督責匠者，未免遲緩。他時逐旋摹印，從令壻轉致，惟恨無由求正於左右。如河東河北奏議及自館閣謫夷陵時百餘日舟行所記，所在皆無本，今偶得之云。

某惶恐再拜。向蒙委次先大夫行事，固知盛德君子豈妄庸所敢措詞。迨詳王漕行狀，乃知先父既附戊戌榜，又頃同事朔垂，可謂綢繆之契。雖欲以骭骹爲辭，誼有不可，輒勉強撰述，敬授使者，未知入台意否？三世廣漢，豈獨近世所稀，古亦鮮儷，是以表而出之，他時當爲衣冠盛事。才元侍郎筆札妙天下，莫可求書丹否？向欲跋《禮院遺事》，今併見之誌文，併幸台察。《書稿》卷九。

全宋文卷五一〇八

周必大 九五

與錢師魏參政劄子 一 淳熙十年

某竊以梅雨未霽，恭惟判府大資參政政化益新，神天贊相，鈞候動止萬福。更冀上體宸眷，加厚保調，以需廷揚之命。

某坐遠台躔，每形夢想。雖幸通音驛，顧豈若日接茵憑之爲慰也？通班規殿，蓋兆登庸。間寓賀誠於寸牘，每愧緒使，不能敬修公禮。豈期謙德過厚，特枉盛儀，佩服以還，慚忤斯甚。尚惟鈞慈矜而恕之，不勝幸願。某日聞治聲藹著，京師蒙九里之潤，私竊歎仰，而每得來教，常有知足之言。此固高懷度越一世，顧潁川入相，具存漢事，雲間洞天，徒揭扁榜，必欲徜徉其中，猶當在三十年後耳。田生蒙不鄙棄之，如某受賜。渠只俟的報，即走專介。敢乞鈞照。《書稿》卷一〇。

與錢師魏參政劄子 二 淳熙十二年

某比屢遣狀，幸無遺墜。茲枉誨答，感慰無已。庚暑正炎，恭惟德業日隆，居守餘暇，鈞候動止萬福。汾陽謗者紛然，恃參政主張公道，可以彈壓風波耳。爲將而廉勤，撫士又有志，事功斯亦足矣。而世俗方且責以軟熟結託，豈理也哉？萬鈞藥石之言，彼當服膺，豈止聽信而已？海舟奏劄詳明，上一一施行。沿海巡檢恐擾而不能辦，已專委溫、台、明三州矣。器械之說，毋惜繼陳，幸甚。梁承節至末事，俟其乞闕即與之，尚未得來示也。他委願效綿力。餘乞保輔粹和，蚤還陟路。《書稿》卷一〇。

與施聖與樞密劄子 一 淳熙十年夏

某茲審夢記熊羆，慶均家國。六月多雨，已符崔革之占；方人也奇〔二〕，行應太師之卜。幣儀不腆，敬祝千齡。尚惟鈞慈，俯賜容納。某下情不勝愧悚之至。《書稿》卷一〇。

〔二〕方人也：原缺，據明抄本補。

與施聖與樞密劄子

二 淳熙十六年春

某竊惟堯以是傳舜，舜亦以命禹，古有是說，今乃備於聖朝。恭惟某官以碩德重望，歷壽皇之二府，爲嗣聖之端尹。豈特與中外縉紳同此大慶，固將趣頒召節，平章國政，多賀多賀！某尚冀修問，先勤誨劄，不勝感悚之至。《書稿》卷一〇。

與施聖與樞密劄子

三 紹熙元年

某竊以王春有俶，寒色尚峭，恭惟宮使大資樞密，怡神大滌，德望逾尊，天人交衛，鈞候動止萬福。某屏迹故廬，得遂麋鹿之性，餘波所及，蒙潤多矣。邈焉候謁，徒劇馳情。所冀仰承眷注，保輔饗寢。調元之拜，斯拱以俟。

某去夏罷免，本自三衢陸歸，夤緣一望履舄，踐升堂之約。無何，幼穉觸熱番病〔二〕，急拏舟過陽羨。已而災撓頻併，不覺留連三月，中元後方爲泝江計，蓋不敢復道餘杭耳。差池晤語，迄今惘然。陸走川浮，艱勤殊甚，近冬方獲定居。向聞術者謂丙午人最畏己酉，如王季海之厚德，錢師魏之強壯，皆不能免。有如庸懦不才，叨踰特甚，若非顛頓狼狽，則其死必矣，詎敢不知幸也！仰恃契

愛，因筆及之。

某自違鈞範，日夕思仰。每士大夫來自上饒，必敬詢近況，具審神觀益清，飲食快美。雖不復引滿如平時，而午橋燕適不減唐賢，暇時則繙閱經傳，日力無異少年，每切欽歎。自惟名在罪籍，方不爲公論所與，不敢輒以姓名污几格，理所當然。高明賜之澄察已幸矣，乃蒙墜况緘翰，未替曩眷。盛德如此，足厚風俗，豈直私情感激而已！欲叙謝悃，言莫能盡。《書稿》卷一〇。

〔二〕番：原缺，據明抄本、傳校本補。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一 淳熙十年

某竊以中夏暑雨，恭惟知府安撫制置龍學尚書鎮臨暇裕，台候動止萬福。比具賀緘復來況，計猶未達，茲領三月書翰，益深感慰。北方誠叵測，招闕額軍兵，去年十月即有指揮，自付出來奏，即併修堡寨、核糧草事，降旨劄下。緣貼黃云云，所以並作勘會。然相去極遠，非使司督責，則未免悠悠耳。請受不等，方此商議。蓋事體稍重，故不容造次，亦不敢作兩司文字也。貼支度牒，更當與三省言之。郵筒未果多幅，惟乞爲國保重，以需登拜。宋太丞與崇慶郭守一書急欲得達，望便遣行，至懇至懇。《書稿》卷一〇。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二 淳熙十年

某竊以仲夏炎熱，恭惟某官鎮撫全蜀，神相名德，台候動止萬福。某近方以書入粉牌遞，又枉誨筆，益深感佩。奏劄深歎遠慮，已一一報去。內有不可行出者，稍從節略，其實皆元文也。蠻獠誠無能爲，顧應之何如耳？貼黃及文州事，殆蜀士傳聞之過。彼初未嘗申哀鳴等語，亦不曾降指揮依奏，只是令隨宜斟酌施行。秦黎州乞祠已不允。作過人逃入夷界，自然百端鼓惑，須用重賞募人擒捕，雖加誅戮何傷？所謂移文瀘南，語言不倫，趙丞相莫有以摧折之否？大要多是吏人陰與交關，若物色得其主名，懲一勸百，乃伐謀之上策也。度牒、邊備，已再三爲二相言之。餘乞爲國珍練，以需大拜。

《書稿》卷一〇。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三 淳熙十一年九月

某竊以秋氣澄爽，恭惟某官鎮臨餘暇，台候動止萬福。比拜狀，想無浮沉。要衝城申請一一施行。虛恨雖就嘉州受賜，或疑包藏難測。今黎州爲備甚至，若犍爲有備無患，乃策之上也。梁憲想已至，望與熟籌之。大要在押寨官以時支俸給，乃可責其勿私役部曲，使得一意扞邊耳。宗室、歸正添

差人，與去年使司辟差不許先權指揮了無干涉。今進狀陳訴者紛然，上意本欲用金字牌發下，却恐張皇，只入粉牌遞，切望便施行。四路漕司劄子亦煩亟發下。上再三丁寧，徑自回奏尤佳。公文中不能達此意，輒復具之。夔路措置土丁，欲省播州城官，若柳傑可用，別示合入闕，便當應付。尋常使司所辟差遣，逐一督責，所屬或有留滯，切幸垂諭。黔州蔣介所傳不佳，果否？誰可代卑牧耶？黎州秦嵩今不復求去，自詭底績，不知竟如何？或別欲用人，但同諸司具奏，即稟旨行下。蓋往復動是一時，豈容含糊也？折估文字雖到，而戶部議論迂泛，三省旦夕取聖裁矣。餘乞保重，以俟大用。《書稿》卷一〇。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四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歲宴凝寒，恭惟某官望重雲山，百神所勞，台候動止萬福。間數奉記，不敢必其無浮湛，亦辱誨牘，感慰無斂。胡子遠已握蘭，前書竟曾到彼否？勾躍可謂公薦，上方倚用，遽聞游岱，極可嗟惜。秦嵩舉職甚善，采木不爲無因。上不欲降指揮以示沮，但令尚書密加諷戒，使知思懲後，望達此意。諸司條具邊事奏，尋即付出，可行者便合徑行。惟作過則誅，恐須斟量輕重，似難一切，想高明自有所處。水洛蠻若能存立，亦中國之利。來諭疑其終亡，不知今復如何？王茶馬偶因舊屬妄有訾毀，通國皆不信之矣。宗室并歸正赴上曲折已爲詳奏，比亦有遠來朝廷注授者，此皆部胥並緣乞覓之

過。前此使司乞給付身之人例是沮駁，近一一施行，稍礙格則爲取旨。蓋萬里往復，淹引時月，安得不加意也？春元密邇，泰內何疑？願趣曹裝，以需大用。《書稿》卷一〇。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五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上眷名德，併疇茂勲，正學士之班，爲大用之兆，諒深懽慶。屬者急遞拜書，想無不達。去夏所遣文書，初慮遺軼，反成稽滯，愧悚愧悚。凡使司所請，無不即行，非獨張敏也。嗣有可委，悉願聞之。蠻夷曲折不一，又漢人有導之者，諒胸中成算素定，足寬顧憂。袁弄止可附帶中馬并奴兒結等數事並得旨依，任輝亦如來教。惟黎、雅再添土丁，上恐異時錢米不繼，却或欠闕，姑欲練習見在之數，使之精銳，則一可當二，不然人數雖多，適用却少。兼尚書延登之後，他人不能撙節雜用，應副不足，反成大患。聖慮甚遠，備載公劄。尚有可議，毋惜再陳。若已一面施行，則望細計收支細數，更當奏稟也。秦嵩欲去甚急，向舉劉師顏，或謂施設不逮議論，而王去惡雖有戰勝之功，後來幾至擾擾，亦恐取輕軍民，更須審詳下諭。上既以全蜀付尚書，凡百固難遙度也。蒙丹足、都提二人，上以非首惡，初欲遣歸，既而復令如所奏，分送利、閬軍中。却望諭兩處令與安存，庶幾餘衆歸心焉。所薦四士，大孚人望。前此例召一二，今偏有處分，可卜倚信。倪教授蒙剡奏，價重千金，寸進有期矣。《書稿》卷一〇。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六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庚暑方炎，恭惟某官鎮臨底績，台候動止萬福。五月七日拜狀入遞，尋亦領幅紙之況，感荷亡已。虜主曲赦上京，即回涼淀。傳聞秋末還燕內禪，恐有此理。大石契丹傳聞難信，金字牌既到，必與吳帥子細商量也。田世雄易地未必樂，又爲范漕所按，貶秩一等，更望丁寧，毋蹈前轍。大抵守邊以廉爲本，豈容放縱？或是金州匱乏，朝廷未曾應付，致令多方經畫。黎非金比，財賦却須稍足，更望時警策之。袁弄分地可疑，恐其合以謀亂，倍宜關防。劉師顏、王去惡皆施行矣。郵筒不暇詳悉，惟冀爲國保重，蚤登政路。《書稿》卷一〇。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七 淳熙十二年

某遞中辱五月二十三日書翰，甚慰企仰。數日前曾用粉字牌發一書，未審無濡滯否。群蠻畏威懷德，坤維幸甚。田守亦有母年八十四，別無兼侍，方苦辭此行，會漕司劾章至，上令貶秩，而夕即封還，已從罷黜。黎州又須擇人，有旨委兩司差擇，勢不可緩。王齡頃覺心氣微不寧，後來必無事。向有兵亂一節，姑留以張軍聲，如何？此在裁處，不敢遙度。若已奏辟，自可先令赴上也。葛王四月半

赦上京之後，復還涼淀，別無動作，止是江、浙、閩、廣同以五月八日地震，而太白頻年晝見。自治之策曉夕不皇安，方用慶曆故事，乞兩相同領西府，庶幾名德福量鎮壓中外，坐以無事，使疲駑者未底大戾。因筆敢私布之。《書稿》卷一〇。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八 紹熙元年

某竊以王春有倣，恭惟大丞相調元餘暇，天人咸相，鈞候動止萬福。輔佐之功，冠絕古今，去一小人，多士誦歎，至形賦詠，雖田野亦聞而知之，垂諸簡冊，厥功大矣。更祈善衛鼎餗，永弼昌運。某謁違誨席，已歷三時，渴仰在中，雖造次顛沛未嘗忘也。姓名缺然於公府，理所當然。敢謂眷念有加，墜况榮問，貳以上方之奇芬，蔀室頓覺光輝，感激非言可盡。亟此叙謝，且不敢略致芹獻，仰惟高明，必賜矜察。《書稿》卷一〇。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九 紹熙三年

某竊以秋序已深，天氣澄肅，恭惟某官顓面正朝，亮工熙載，天人擁佑，鈞候動止萬福。某仰資鴻芘，粗安職守。比緣繆舉，宜底大訶，敢謂開陳，祇從薄罰，其爲慚感，寧有紀極？不敢修啓，恐

勞損答，更切愧惕。賤息未能赴調，止望坑冶司一幹官，乃蒙陶冶，倅貳名邦，去家近便，過於自擇。闕雖稍遠，大例則然，比之他處，猶爲近者。私心佩戴，尺書莫盡萬一。餘乞加衛鼎茵，即正公師之位。

某衰老且病，久欲掛冠，荷鈞播俾守湘中，不敢固辭。今已期年，自合引去，緣絀爵方具表謝，是以少緩。念此邦當湖廣走集之地，而城闔鞠爲榛莽，人莫孰何。自到逐旋補治，已有所費，念非干懇朝廷支撥錢米，決不能濟。輒錄奏劄拜呈，并具狀申尚書省，敢望鈞慈特賜矜允。若得度牒百道，餘貼會子，雖此間不可用，然有合解淮西總領所官錢可以兌換，似爲兩便。所以乞委豐漕者，蓋某便爲歸計。而豐已知首尾，且風力易於辦集，免使後人旋來經營。鄙意如此，伏惟融明洞照悃悃，某無任懇禱之至。《書稿》卷一〇。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一〇 紹熙四年十二月

某竊以嘉平紀月，寒威凜然，恭惟某官股肱帝室，師表百僚，神人翊贊，鈞候動止萬福。某自夏間一病危甚，迄今腹疾猶未痊愈。中間嘗因請乞一再具稟劄，聞主書例却外路尺牘，未知得徹鈞聽否？茲望泰階，邈焉瞻近，乃情依鄉，豈易名言？敢乞上體注意，精調鼎食，即正師垣之拜。

某茲審播告昕廷，疇庸上宰，榮升亞傅，改胙大邦。恩禮駢蕃，華夷鼓舞。大丞相學臻聖域，德

冠民夷，上符天心，下愜人望，永毗聖主，迄底丕平。方且無官可酬，是宜有識同慶。某以匆遽未能修啓以伸頌詠，姑此布懽悰之萬一，尚蘄鈞照。

某老邁不才，理合休致。或恐事當有漸，所以先伸祠請。竊聞五月間大丞相灼知誠心，欲賜啓擬。既而某痰嗽大作，不入食者半月，入秋又得腹疾，服藥雖多，效驗轉遲，形容憔悴，心志衰落，見者莫不憐憫，有識則又謂其不知止也。忽蒙恩詔，移鎮豫章。蓋君相未欲使之徒歸，姑以鄉部假寵。此爲榮感，固不待言。其如力不能任，禮當得謝，若猶冒昧，人謂斯何？已一面具奏辭免，徑還廬陵，恭候允俞之命。敢望始終洪造，安全暮景，即賜開陳，畀以祠祿，少安孤跡，免致人言。尚有納祿一節，猶煩再造，臨筆慚懼之至。《書稿》卷一〇。

與留仲至丞相劄子

一一 慶元二年

某竊以歲晚，天氣凝寒，恭惟某官游心靜密，道腴日勝，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年益老，病益加，最是心氣久虛，兩耳常如風雨大至。舊好與士人游，今對語不辨，亦中輟矣。丞相浩養素充，留神內典，日有所得。某愧仰固非一日，何由瞻侍？臨筆拳拳，所冀保輔饗寢，以俟歸袞。

某自聞鈞旆如湖湘，道由臨江、宜春間，自合走介承訶。私居難辦專介，又例與州郡相忘，不欲借人。亦謂今黃守家此，必便有急足往復，不料久猶寂然，遂成不敏。鈞慈知照有素，諒亦未以是督

過之耳。邵陽素號樂土，二千石又出甄陶。仰惟高明簡重，何適非安，豈以外物動其心哉？夜永觀書之餘，不如袖手觀碁，此消閒第一義也。偶善化宰是表弟，借人附此微劄二百番，聊助著述，皇恐皇恐。

某惶恐拜問隨府鈞聚，緬想均介多祥。諸位學士幾人在侍傍？聞令孫隨行，尤更俊爽，公侯衮袞，固應爾也。有委願聞一二。《書稿》卷一〇。

與京仲遠尚書劄子 一 淳熙十年

某竊以暑雨未解，恭惟運使察院按部雍容，台候動止萬福。英猷奧學，宜在中朝羽儀多士，持節雖寵，未厭輿議。更冀遵令衛生，別膺召寵。

某茲承涓辰視印，諒深懽愜。長牋多幅，禮意勤厚，三復不勝悚感。屯田議已施行，郭帥亦自畫旨措置。若兩司交舉競勸，他日稍省糧運，其利豈淺哉！北方畢竟如何？衆謂葛王無恙，則和好必不輕壞，易世之後，便須動作。雖有此理，然比來沿邊皆報增戍修城治道路〔一〕，豈恫疑虛喝，抑事或不可料也？大軍所駐，宜有諜報，望常以虛實囑總領飛報，此最急務也。應城駐馬軍固便，但胡虜爲寇，率在秋冬之交〔二〕，是時已水涸，必無數渡之艱。而目下移屯，恐州郡大有所費，民力似難支吾，更望與諸公深籌之。利果十，則安敢憚小勞耶！

某悚息拜問親幃，想惟壽祉增茂，眷聚均吉。劉子澄通判已歸否？與羅守皆儒者，或不及事，千萬芘存之。漢陽莊璋簽判吏事如何？所居窘匱異常，望略與假借爲幸。有委，敬俟來命。《書稿》卷一。

〔一〕增戍修城：原作「增城修」，據傅校本改補。

〔二〕在：原無，據明抄本、傅校本補。

與京仲遠尚書劄子 二 紹熙四年

某以秋暑正炎，恭惟判部尚書曳履中臺，論思多助，台候動止萬福。某二月間人回，連辱教賜，且拜十書新惠，皆欲之而未獲者，其感荷何可言也！尋聞暫過豫章，即非趨謁，便合具書，且慶且謝，而涉夏大病，伏枕兩月，遂成因循。平時素荷知愛，必能諒其無他。至於欲去未能，大宗伯相會可問而知也。再晤悠邈，瞻仰增勤，所冀厚輔寢羞，即登政地。

某比審對揚稱愜，擢長秋官。夫以德望歸然，使蜀又底成績，稽參前此，便當大用；尚迂塗轍，蓋示詳試之意，計今已升二府。屬病倦不能具公禮，致懽悰，惟台慈矜亮，幸甚。吳、石二公抱負奇偉，仕而不達，邵公濟、李知幾學問詞采絕人，皆賴尚書表而出之，斯文有光焉。自此操進退人才之

權，多士忱有賴矣，聊預言之。

某悚息拜問隨軒寶眷，敬想長少均安。路倅得眉闕，想過所望。蕭宰闕不遠否？因通問僭有少懇。長沙大辟無日無之，三獄常繫數人。今具事目，敢望丹筆早賜斷下，造次知罪。有委，敬以爲請。

某蒙寵教詩詞，清新嫵媚，追配前修。非特歎服才藻，亦以知大才異稟，折衝餘暇，乃爲騷人之事業。其視寒瘦推敲者，何翅九萬里也。敬藏什襲，永以爲好。《書稿》卷一〇。

與何道夫秘監耕劄子

淳熙十年

某竊以首夏清和，恭惟提舉侍讀秘監靜治雍容，台候動止萬福，間闊不勝瞻仰，昨復狀爲開藩慶，計已呈徹。繼弊政雖少勞，然率下以正，行其無事，則亦無難。便民數事亦略施行，甚休甚休。會晤悠邈，萬萬保裔，以需環召。

某衰懦不才，益進不已，內自修省，無非可愧之時。豈謂高情念舊，遠貽函授，三復惟增慚赧，莫知所以謝也。惟台慈加亮，幸甚。《書稿》卷一〇。